



蘇平仲文集

蘇

平

仲

文

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蘇平仲文集序

文以理為主而氣以據之理不明為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駕文之盛衰實關時之否泰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國之興廢豈苟然哉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製雖殊而其造意出辭規矩繩墨固無異也唐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形於言不矯揉以為工不虛辭而強聒也故理明而氣昌玩其辭想其人蓋莫非知德而聞道者也而况又經孔子之刪定乎漢興鑿表周之敝於華而反之於朴也故豐沛之歌雄偉而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於此而高祖文帝之制諾天下咸用簡直於是儀秦鞅斯縣河之口至此幾柱是以賈疏董荼韋傳之詩皆妥帖不詭語不驚人而意已至由其理明而氣足以據之也故周之下享國延祚漢為最久有自來矣武帝英雄之

才氣蓋宇宙而司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之以啓其夜郎印笮通天桂館泰山梁父之役與秦始皇帝所為無異致勤持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輪臺之詔然後僅克有終文不主理之害一至斯乎相如既没人猶尚之故楊子雲用是見知成帝然而朴厚之根未嘗拔也故趙充國將也而有屯田之奏劉更生宗室之子也有封事之言往復開陳周旋辯折誠意懇至理明辭達氣暢而舒夫二人者非汲汲以鴻生碩儒爭名當代者豈非習尚有源而得之於自然者乎於戲此西漢之文所以為盛國祚絕而復續譬如元氣之不壞而乾坤不死也論不及此而以相如子雲為稱首不亦悲乎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雄文要亦不改故尚故亦不失西京之舊下逮魏晉降及於情惟日趨於綺靡而已是故非惟

國祚不長而政化所暨亦不能薄四海後之
觀國風者蓋於是焉求之乎繼漢而有九有
享國延祚幾及漢者唐也故有陳子昂而繼
以李杜有韓退之而和以柳然後氣復昌而
理有所駕詩文皆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
繼唐者宋而有周程張歐蘇曾之徒出焉於
是乎文追漢唐而高者上窺三代豈不以理
勝而氣充乎元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過百年
而劉許姚閻吳虞范揭歐黃之儔詩文皆可
垂後則由其土宇之宏廣也

大明撫運土宇之大上軼漢唐下與元同而
廣於宋雖混一未久而高文宏辭已有若翰
林諸公余故人子蘇平仲其一人也平仲於
文定公為九世孫文定公長子諱達以徽猷
閣待制工部侍郎守婺遂家于婺故平仲今
為金華人起前鄉貢進士選為國子學錄郎

陞學正

上親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一時號稱得人
見於著作者語粹而辭達識不凡而意不詭
亦由其明於理而昌於氣也余與之同朝每
得而讀之未嘗不為之擊節焉

聖天子龍興江左文學之士彬彬然為
朝廷出者金華之君子居多典冊之施文檄
之行故實之講燁然足以華國所謂如圭如
璋令聞令望而顯顯叩者則能或過於
平仲有由然哉他日徵我朝文章言語之工
有以鳴

國家之盛而追配漢唐諸作者其必於平仲
有取也夫平仲文藁留余所良久今得告
省觀金華於其行也特舉古人之大槩序而
歸之以致期望之意云洪武四年春正月十
日開國靖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前御史中

丞蕙

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枯蒼劉基序



湖江按察司副使劉霖紹興府學八府備覽計卯

無庚寅季夏式日

太史蘇先生平生所著詩文若干篇前蒙陰縣簿林與直編類分為一十六卷鏤板郡庠歷年既久朽失過半印行于世者亦泯沒無存嗚呼惜哉正統庚申子授官括郡公暇訪求先輩遺文故老首以先生是集舉嘗欲求一觀竟不可得後因公事抵溫郡謁少保黃先生先生以平仲文集見示予讀之竟日手不忍釋惜乎集中字義多昏翳訛繆有不可讀處諒求假而歸公暇躬自磨礪校正繕寫成書命工重壽諸梓以求其傳與同志者共覽焉

正統壬戌八月望日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詒謹識

太史蘇平仲文集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解曰願方略何如耳濂謂去病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伺隙者常紛然謀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覆也難哉為文何以異此古之為文者未嘗相師齷積於中擴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為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瑰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未之多過其初亦奚暇追琢締繪以為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夫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

凌厲以震蕩人之耳目辟猶蔽帝漏危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郛鼎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辭精博而不麓澀敷腴而不苛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

皇朝由國子學錄為學正 上親擢國史

院編脩官以贖辭歸濂以翰林承

旨致政將還

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即以平仲應

詔既至復固辭

上亦憫其誠特 賜文綺楮幣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

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濂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閣待制遲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為妻之金華人去文定公九世矣洪武十三年冬十月

前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宋濂序



迪功郎蒙陰縣主簿宋嘉林與直編集

卷之一

雜著

周書補亡三首

師檢訓

蒼五軒釋

萬軒解

金子權字解

聽竹軒對

名亭辯

志敬虎

太素原

補范宣子復鄭子產經解書

畏慎訓

默存齋釋

中各解

橋亭對

蠅航辨

望雲亭志

廣原志

冲靜齋

卷之二

雜著

分野論

蘭雪軒銘并序

柱孟平字歲

表文

代翰林院勸

翰林院賀

代秦王府官

誥用文

懿祖誥用文

懿祖此誥用文並代同學士作

問刑

全有堂歲

國子學賀

登極表

中書省賀平抗湖方越表

謝表

制誥

代管學士封靖西王制

潘典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誥

王珂授駝騎衛同知指揮誥

項贊

節婦黃氏旌門項并序

夢芝軒贊并序

宗憲簡公畫像贊

段撰王公畫像贊并序

太師韓國公畫像贊

鄭氏三老圖贊并序

祭題

國學公試祭題八首

卷之三

說

養素齋說

默齋說

常吉孟迪字說

戴生名字說

樓彥珩字說

傳

穆美傳

蕭壽傳

胡嘉祐傳

王銘傳

慎伯齋說

存齋說

范氏二子字說

譚氏三子名字說

祭說

武德傳

范幹小傳

金貞婦高傳

謝成傳

卷之四

傳

譚濟傳

黃夢庚夢裴傳

黃母劉傳

天刑生傳

張正傳

張毅傳

陳郎婦傳

梁道士傳

序

林氏族譜序

黃氏家範序

古詩選唐序

偏芳輝證序

范氏文官花詩序

三壽圖序

獺虎集序

譚氏家譜序

吳氏孝義集序

重校漢隸字源序

心學圖說後序

蔡氏重脩族譜序

陳氏文錄序

卷之五

序

說齋先生文粹序

中屠先生詩集序

陳子存藁序

腐山樵唱詩集序

王子文字序

王子成傳後序

送陳李明序

送胡先生還金華序

張路公詩集序

黎菴集序

鄭堞集序

鄭叔文字序

宗元常字序

送歐陽公輔序

送陳伯柔序

送譚鎮撫調平陽序

卷之六

序

送晉王相汪君序

送梅知州序

送樓生赴國學序

贈高士敏序

贈玄默子序

贈岳德清序

送孫太初序

送孔成夫序

送田同知赴太原序

送徐生還國學序

贈林子山序

贈金與賢序

記

天寧禪寺大佛殿記

太平歸元禪寺記

清泉卷記

松陽縣學後射圃記

開元教寺興造記

重建廣福院記

重建江口斗門記

霞田記

卷之七

記

國子學同官記

陳氏祠堂記

一心堂記

友恭堂記

慈敬堂記

寶自堂記

瞻雲軒記

懷遠亭記

王氏祭田記

脩睦堂記

同慶堂記

壽堂記

春暉堂記

師萊堂記

春暉亭記

商山舊隱記

厚德卷記

時思堂記

卷之八

川上書堂記

劉氏水竹居記

安遇堂記

存古堂記

景古齋記

莊齋記

靜學齋記

沈心亭記

南軒記

南華論居圖記

卷之九

定軒記

聽松樓記

皆山樓記

水壺軒記

臨清軒記

遂初堂記

西枝草堂記

愛竹山房記

厚本亭記

平村山書舍記

世美堂記

節義堂記

師古齋記

堅白齋記

松石齋記

幽齋記

梅初亭記

清源書廳記

清風幕記

聽泉樓記

三然樓記

湘南清趣軒記

蘭芳軒記

南野堂記

縉玉山房記

竹林書舍記

栖霞軒記

青山巷記

卷之十

題跋

跋陳彥弼誥

跋王魯公除少保誥

題鄭曾撫墓誌銘

跋譚侍郎傳

書賢良王公遺書後

跋先文忠公墨蹟

書靈嗣栖真院題名後

跋黃侍講送鄭仲舒序

跋張永旨練百歌

書張孟漁字說後

書徐進蓋三命辨後

羣書百考跋尾

書德泉銘後

跋先文忠公和章詩

書上滿陳氏族譜後

祝文

國學大成禮備造祝文二首

上梁文

康都督府上梁文

張都督府上梁文

碑銘記品

悟真寺碑 蘭室馨禪師石塔銘

天地泉銘 井序 辯證室贊 井序

天香室品 清淨碑 卷記

蒼雪軒記 無涯偈

送王上人遊方詩序 澹遊集題辭

謚議 南陽先生謚議 遂初先生謚議

祭文哀辭 為胡左丞祭常忠武王文

為齊平章祭忠武王文

祭許祭酒文 祭段知府文

祭胡先生文 夏太史哀辭 井序

貞惠先生哀辭 井序

卷之十二

碑誌唱

故元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包公墓誌銘

金華衛指揮副使王公墓碑

温州衛中左所千戶馬公墓碑

故元吳江州儒學教授孔公墓誌銘

梅軒處士林君碣銘 郭君墓誌銘

黃京昭墓誌銘 欽齋處士林君碣銘

張母林夫人墓誌銘 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周公墓誌銘

故元承德郎浙東都元帥府都事鄭公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竹坡處士俞元瑞墓誌銘

卷之十三

誌表述

故元温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故元朝請大夫僉大醫院事包公墓誌銘

逸史處士徐君墓誌銘 宋君墓誌銘

許處士墓誌銘 魯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韓君墓誌銘 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謝氏西山行表 吳府君墓表

故元承德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周公墓表

譚府君行述 陳子公墓表

先左司府君瘞誌

先郡君墓板文

卷之十四

誌瘞

性府君墓誌銘

譚益之墓誌銘

孔教授妻任夫人墓誌銘

楊子瑜墓誌銘 見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林縣丞母吳夫人墓誌 周君墓誌銘

能知州妻王夫人瘞誌 柳君妻潘氏瘞誌

鄭婦鄧夫人瘞誌 亡弟思誠瘞誌

東谷先生趙君墓誌 玄逸子瘞誌

郭府君墓誌銘

兩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虎瀾先生王希言甫墓誌銘

卷之十五

詩賦辭

義門詩并序

鈎勒竹賦

雲林辭并序

古今詩

周伯寧春晴江岫圖

送蔡思賢參政使蜀

送蔡待制出守隴州

送朱起居還金華

文潭古劍歌

送曹叔溫赴淮安悞

郭熙開山雪齋圖

題承會稽扇

題耕隱卷

送金主簿赴吳江任五首

送李丞赴堂邑

流觴圖同龍子高作

送饒秀才遠行江二首

送陳思可赴進賢任

長江送別圖饒朱仲雅赴山西省幕

申丞劉先生閣前山茶一枝並帶因效栢泉體呈

陪諸公郊行

絕句

送王希賜使交趾

即日

贈徐季子

朱澤民畫

方壺雲山爛熳圖同胡士恭題

庚戌七月九日晴時飲奉 鄉筆宣喚賦此

明日入見於 奉天門有 國史編摩之命口疏

明日詣相府控辭述懷

越三日丞相以辭職歸養 聞欽象 俞允志喜

尋被留校讎元史 寄吳文明憲副

贈王檢校還北平四首 連兩雜書一首

史館雜書 東齋夕書

絕句 雪夜聯句

卷之十六

別集

空同子贊說二十八首

蘇平仲文集目錄

蘇平仲文集卷之一

處州府推官章貢蔡汝政正

雜著

周書補亡三首

獻禾

叔虞弑于唐越有未異畝同穎乃獻于王拜手稽首曰天子茲
 惟祥我國敢知茲惟不祥我罔敢知矧敢曰其未乎休皇天
 上帝亦既崇建有夏有夏人用顛覆亦既崇建有殷有殷今用
 顛覆嗚呼天命難知禾則匪難知勤教舊禾乃殖教舊不勤禾
 罔依殖禾殖惟人不殖惟人故天之降命于夏于殷亦惟其用
 德天之斷命于夏于殷亦惟其不用德天匪難知不常厥德肆
 不常厥命我聞天有咎徵厥咎無大亦允罔或愆乃不可不念
 休穢滋至自及雖惠乃亦不可念時則罔有親嗚呼天子無望
 曰出于祥惟曰未有善風夜自教德無豫無怠斯永不墜天之
 降休命

歸禾

唐叔獻禾于王王命歸之周公乃言曰嗚呼休茲匪我幼冲人
 克臻茲亦惟叔父周公德惟時周公雖厥身居東厥心罔不在
 我周邦曾我股肱耳目誕濟我家于多難而我幼冲人不明弗
 克知天肆崇降威以震動于越蓋復顛降休祥用載公暨予不
 帝若一人嗚呼惟時周公天尚不庸釋予焉敢不祗若天子曷
 敢道公功尔其歸周公于東哉王曰益有丕顯成湯格于皇天
 猶有賴于伊尹亦越我稽祖文王受股命暨我昭考武王迪有
 祿並有賴于號叔及闕天及散宜生及恭頤及南宮括列我幼

冲人做公教告之做公左右之我則弗克我受民矧曰其能
 格于在上嗚呼尚既乃心以予萬年款承天之休嗚呼無曰予
 冲人惟用顯于先王文武

嘉禾

周公既得命禾庸作書以誥曰伊來乃命齊子以嘉禾曰臻茲
 在予且嗚呼予且尚懼弗克蔡于王以獲矣于天夙夜不自皇
 其皇敢行貪天之功曰厥休且之休其惟王克嗣文武德天乃
 用申厥眷命休祥彼集嗚呼時則大可慶亦大可恤我思夫人
 未道祥乃罔不畏既道祥乃罔或畏惟不畏畏乃誕築厥淫洗
 息做以速厥辜故自古小大邦罔不用降災日與罔不用降祥
 日亂嗚呼王尚永寅念于茲哉王尚若商王中宗之祗謹于桑
 穀哉王克謹惟天眷命有申王惟不謹天不惟不有申命亦作
 尊王亦入于畏我非敢多諾王惟心我惟股肱心不憂股肱克
 有濟鮮哉嗚呼國惟厥終永保茲爾休命

書亦有賜禾嘉禾篇目而亡其書竊意雖唐叔之
 獻禾當亦有書益俱逆矣昔白居易作湯征以補

亡君子不罪也伯衡雖不敏報效効之作獻禾歸

禾嘉禾凡三篇陶竊在與受丁酋父辛爵屈生敦

台夫鼎比妍其真不知量哉其亦大可哂哉伯衡

志

補范宣子復鄭子產輕幣書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伯患之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
 子說乃輕幣復書于子產曰四鄰諸侯以做邑之為盟主也朝
 以脩好幣以將誠無時無之寡君嘗命其寡大夫曰我聞河

沼止之毛纒繫蓋藻之菜屬野金之器漢汗行潦之水可以
爲羞今列國來朝供奉玉帛以爲庭實將焉用之吾人其辭諸
寡大夫對曰非玉帛之是利惟禮之是供國之大禮惟朝聘
凡朝聘有珪有璋有好貨有陪鼎有贈賂是之謂禮禮之設以
矣誰敢廢之盟主將範諸侯以禮者也若欲無煩諸侯而幣之
不用是廢先王之大禮也可乎寡君用其寡大夫之言惟務行
禮是以受之而不辭也不然敝邑於諸侯之幣受且不欲矧欲
重乎蕭魚之會執事蓋其主實重之以宗器以悅于我吾子所
知也當是時也諸侯之屬厚在敝邑者見之曰晉鄭兄弟之邦
也今鄭之厥事晉猶不敢不恭而加幣焉况我異姓之邦其誰
敢受犧牲玉帛而不以申禮于晉於是乎幣莫不有加焉自是
以來幣之重也庸有之矣然則加幣以爲禮則執事之是若若
乃幣加而寡君弟止焉賈句之不敏不能滿祭規諫以至此也
句敢不伏其辜今吾子不比之罪句以爲敝邑類之而重之以
復諸侯其無乃未之思乎敝邑雖福小公賦不必盡素惟是乘
鄆晉系孤績慶伯國邑之賦以供百事庫嘗有餘實也抑諸侯
之幣幾何而曰賴焉其雖倍之昔我先君仲公施舍出糶以爲
民也國無溝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至于今不替則
弊色之於民也生之而不浚有自來矣民猶弟之浚而况諸侯
乎凡我同盟匹也而敢有浚心恤其匱之通其有無無救不力
若曰浚之又誰浚哉或者君其奇匿時作庶民罷葬土地所生
不足供事以異日之加幣也悔于厥心其從初也則懼以爲計
其不從初也則懼無以給請之又憚煩也乃藉句以爲口實乎
夫主齊盟者將惟禮是講豈其愛幣禮以幣行亦以幣成禮

足矣豈在重乎雖君之務省福亦敝邑之所喜也禮苟無廢幣
初之從寡君之始願也敢有貴備我知享而已周書有之享多
儀儀不及物曰不享寡君之於諸侯識其享亦識其不享不享
必棄信棄信必背盟背盟必怒鄭怒鄭將不免以一矢加遺雖
欲辭幣相周還也其我之能矣於初幣之非禮之朕也不惜愈
於不享而執事其圖之

師儉訓

惟義門鄭君仲德既嗣總家政乃至子師儉堂登進厥家人用
告之曰子弟子經子子子孫咸聽子訓昔莫相鄭侯置田宅送
在窮鄉作室不樹垣牆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乃爾彼聞亦爾彼
師嗚呼惟爾彼師宜惟鄭侯之儉哉古之人茅茨不剪土階土
銅則有若唐堯乃不可不師早宮室惡衣服非飲食則有若夏
禹乃不可不師嗚呼惟堯惟禹時乃聖人猶儉若茲惟子暨爾
矧曰凡民奈何弟儉惟堯惟禹時乃天子猶儉若茲惟子暨爾
矧曰凡人奈何弟儉思夫儉若車之稅若馬之勒車以稅止馬
以勒閑人而無儉情之從欲于何其制相古今邦君及鄉士及
百姓固有克儉而或不吉罔有不克儉而或不吉今子與爾其
無胥曰儉無益亦無胥曰不儉無怨尚胥風夜僕哉嗚呼先祖
有訓曰毋縱奢侈以干天刑每旦聽之厥惟舊矣今子曷又若
汝汝訓惟汝鄭氏肇我家于汝自彼有宋我九世祖爰始誕焉
義聚越五世迺克臻大競又五世迺屈于今今子與汝彼君彼
用厥室廬暨厥什器罔匪先祖之遺無有割壞無有奇巧斯其
成見之不惟遺哉後嗣者若茲我聞先祖之自奉至於衣衣至
于食飲地亦無有輕肥惟我先祖豈曰無耳目口鼻之欲亦惟

不敢不于儉德是尚是若是庸是迪以制厥心以慎厥身以保厥家以永厥圖嗚呼先聖克儉不惟其言于其身惟若故故在我後嗣報之式克有今日周人有言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子其可不制于時予其敢不訓汝惟儉之用彌焉求念家之升降在故則其無幾幾無肆欲無怙侈無耽樂凡厥服食器用以至于百為與其過于奢寧過于儉去厥泰亦去其或不泰從厥約以從其所未約嗚呼爾克用予訓爾迺克惕于先袒爾亦式克師古之人是之謂義門之度周運師檢堂尚無暇面目惟爾後人迺亦永有師師厥家人皆曰政有不恭再拜趨出仲德延屬眉山蘇伯衡書諸圖具訓于子孫

畏慎訓

趙君彥嘉畏慎自牧爰作齊居大書揭諸座右故豈曰用朝夕

觀省其亦將訓迪于後之人予庸作訓曰我國取職業業若涉春水若履虎尾時曰畏又聞洞洞屬屬若執玉若奉盃時曰慎心非畏害制事非慎害應惟畏慎特乃要道肆君子不敢不率嗚呼惟心之動若火之炎若川之決若馬之逸君子宅心若棼火用畏為水若防川用畏為土若御馬用畏為勒車心罔有弗存惟事之至若絲之芬若輻之縷若蔓之滋君子位事若治絲用慎為勒若運輻用慎為較若除蔓用慎為斤肆厥事罔有弗濟相古先民有若堯有若舜有若大禹有若成湯有若文王武王有若周公孔子既克聖亦罔匪惟畏慎之行有若丹朱有若商均有若紂有若桀有若紂有若幽厲不克聖亦罔匪不惟畏慎之行嗚呼豈惟聖狂彼在迪畏慎與不迪畏慎諸侯克保厥大夫克守厥家士克存厥位庶人克全厥身亦惟克畏

克慎畏不畏慎不慎未有不亡厥邦畏厥家失厥位凶于厥身嗚呼凡人畏厥畏慎厥慎亦罔不能雖無收畏亦克用畏汝曰盡慎亦克用慎茲惟鮮能哉必所其畏慎其乃無畏否則終入于畏雖慎可及嗚呼予以聞先正之格言威告爾矣爾其夙夜畏哉慎哉爾尚無畏畏哉爾焉不畏亦畏哉爾尚無慎慎哉爾尚雖慎亦慎哉爾乃克存乃心爾乃克齊乃事爾亦則惟克由聖哉茲不啻不凶于迺身爾如有位有家有邦尚亦永保哉嗚呼易哉易哉

蒼玉軒釋

軒曰蒼玉者何四面竹森然玉立也竹則何以曰玉貴竹也何貴乎貴其德也其德何如君子以其冬生仁也中虛道也有筠文也特立志也理而析義也直而不屈勇也為律為簡為矢為箭為邊為篲為杖為篋為簞為篋無不宜材也聲中節奏樂也辟君族處不悖不亂禮也其德美如焉奈何不貴之貴之而不顧之以玉何足謂之貴則焉為曰蒼玉玉其質也蒼其色也質之溫然玉無以異也色之蒼然玉無以異也子之以玉之質而不以色子之何乎玉有六焉蒼壁其一也禮天以之祭莫大於事天故玉莫貴於蒼壁竹而謂之蒼玉貴之至也然則何以軒焉爾君子貴夫玉故佩之故無故不去之其貴竹也猶其貴玉也何獨竹而無故去之夫是以軒于其間動作也食飲也寢處也無不與之俱焉又從而記之何也所以成君子之貴竹也亦所以貴夫君子也焉成君子之貴竹也着之文辭昭其美德是謂大其貴大其貴則夫人莫敢不敬竹於玉而竹之為貴倍於天下矣言亦所以貴夫君子何竹有似乎君子故君子斯貴焉

非君子雖有竹莫之貴也然而君子之貴之也豈曰誤其耳目哉亦曰此德云尔是君子之德見於貴竹矣貴德之君子其可貴不甚於竹乎甚竹之可貴也足以其所貴亦貴之貴其於貴至於記其所貴則人得曰所以記之也凡為君子也夫是之謂貴君子之德也君子氏名何居何郡邑里兩原並君尚賢也今以選為平陽縣丞軒在南原之下鄰鄉視埠作於洪武戊午秋七月十日云

默存齋釋

余君可立謙易尚口乃窮揚然有警於是默存名其齋而或者非之曰語默何常之有哉惟其時而已矣時不可默夫查得而默時不可不默夫安得而不默不可默而默則踏仲无之所謂隱不可不默而不默則踏仲尼之所謂隱君子不為也踐君子亦不為也今可立以默存名齋蓋有取於默者存之語也是得存為緘默苟存之徒矣焉往而不為隱哉事親也其能柔声以諫乎事君也其能犯顏以請乎交朋友也其能忠告而善道之乎何哉可立之名齋也余曰可立之名齋未必過也而子之求之未必不過也可立之意亦將以默而存其不默云亦不默而以默存古之人亦有之矣楚莊王驟陳諸縣公皆慶申叔時獨不慶不慶非默乎莊王謙之申叔時雖其說焉固未嘗終然是其不慶於始者乃所以存其親也故說行而陳以封信陵君赴趙門下土皆諫侯贏獨不諫不諫非默乎信陵君詰之侯贏効其計焉固未嘗終默是其不諫於始者所以存其計也故計用而趙以全申叔時一默而存已隱之陳侯贏亦一默而存喪亡之趙則默之所存亦大矣人不知不默存於默不能

以默存不默言不中而身不能有益無足怪者夫不默以默存者天之道也天之有雷不猶人之有言乎雷收聲於秋冬寂若無者此非以默存不默乎當春夏之際轟然而鳴天地之間品物之衆有知無知之屬無不鼓舞動盪甲者折而勾者申凝者散而覺者遂其功至于若是則固存於秋冬之默也使雷日夜隱隱咄咄又安能神其用乎故夫人愚不能默耳不愚不能不默也苟能默矣於不默乎何有平居默然似不能言者及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定國是功存社稷澤存子孫名存宇宙此善默者也而非明乎天道者烏乎能之哉不然自古以敢言而受上賞者既多以不言而遭顯戮者不少然則不默果不足以存身乎默果足以存身乎客愧而默默聲書以為默存齋釋

寓軒解

天下無物不有寓寓也明寓日月感寓雷霆潤澤寓雨露肅殺寓霜雪土寓夫生植水寓夫灌溉火寓夫烹飪春而發生寓之夏而長茂寓之秋冬而收斂堅貞寓之不惟麗乎天地位乎四季者有所寓命乎兩間者皆有所寓也聖之寓於相商蔣麗之為蕭葭萑蒿之為蘋藻菁茅之為芝蘭若之為茶蘼菊之為桑麻神之為善龜蚌之為魚蟹美之為稻粱黍稷蔬果蠶之為網范紙紈小蟲水草甘之為鴉駝雞兔犬羊鹿豕賤之為牛糞馬勃珍之為珠玉金貝水銀空青鐵之為齒草羽毛絢之為粉黛丹赤而服食器用寓焉而况於人乎是故君臣貴賤所由寓也父子慈孝所由寓也兄弟長幼所由寓也夫婦嗣續所由寓也師友道藝所由寓也而况於一身乎人知聽寓於耳視寓於目出納寓於口呼吸寓於鼻運用步趨寓於手足而不知三

才之理于心焉寓也惟夫三才之理寓于人心也是以昔者
 聖哲有作別九州畫井牧而疆理得所寓衛公使柳大夫士居
 士農工商而職業有所寓制為衣裳網罟揀字舟車耒耜杵臼
 弧矢酒食鍼砭棺槨泉幣而利用知所寓立之朝觀會同冠婚
 喪祭蒐特飲射而禮文以寓設之金石絲竹匏土革不羽籥干
 戚繼也而樂舞以寓定之象刑而禁令以寓布之網圮而法則
 以寓為之郊廟而敬以寓刻之符璽而信以寓於高城深池寓
 促防於彰善殛惡寓勸懲以規寓賞以矩寓方以繩寓直以準
 寓平而又一切寓之簡冊以垂式於千萬世凡此皆財成輔相
 經綸參贊之所寓也而所以能爾蓋由其理寓之心也故君子
 欲得其寓者莫如身寓其身於善則心之理全寓其身於不善
 則心之理失全其心之理斯為知為賢矣其心之理斯為愚為
 不肖豈獨吾之知愚賢不肖高焉道術之類晦風俗之美惡家
 國之興替世運之盛衰莫不於吾之用舍寓焉必也百歲之中
 兢兢業業不容一日暇逸以求盡夫人道然後吾寓形於兩間可
 無愧也苟以宇宙為傳舍人物為逆來視其生也若寄視其死
 也若蛻其存也蠶養其浸也泯泯則其名雖曰人其實木石焉
 獸蟲魚草芥之不若矣而謂君子寓之乎禮部侍郎黃君子筮
 以盛年粹學膺才雅譽為特名鄉寓其興於詩酒山水則有不
 暇也寓其情於歌舞管弦則有不欲也寓其志於富貴功名則
 有不為也寓其術於權謀則有不屑也寓其言於荒唐則有不
 取也然則君以寓名軒夫亦欲全其所寓而寓於無愧之域而
 已矣吾故為之解

中谷解

無偏無倚無過無不及之謂中至下至淵至大至廣之謂谷中
 所以範圍天下者也而不外乎正谷所以囊括天下者也而不
 越乎虛書曰王道平平非正而何又曰王道蕩蕩非虛而何君
 子之於天下也不可一日而不正亦不可一日而不虛夫惟正
 然後能中夫不中夫惟虛然後能容夫不谷歆於左則偏正則
 不歆而焉有所偏優乎右則倚正則不優而焉有所倚有餘於
 前則過正則無餘而焉有過不足於後則不及正則無不足而
 焉有不及是則不中之所以中者正而已矣高者不可藏虛則
 下而何所不藏淺者不可受虛則深而何所不受小者不可容
 虛則大而何所不容狹者不可居虛則廣而何所不居是則不
 谷之所以谷者虛而已矣中即正而谷即虛也故學以中為體
 而以谷為要焉中也者萬善之所出也谷也者萬善之所入也
 非中不足以為學非谷不足以成學古之聖人或執之或用之
 或建之以此知學貴乎中而亦求至乎中也古之君子或寬以
 居之或謙以自牧或虛以受人以此知學貴乎谷而亦求至乎
 谷也然中無定在者也故堂一家之中也而不可為一國之中
 京師一國之中也而不可為天地之中惟洛邑則為天地之中
 而謂之一家一國之中又不可中之無定在也如此而執一焉
 何怪乎天下之不中者不出於中也然谷有限量者也故溝洫
 一成之谷也其於江河之所納者不能納江河一隅之谷也其
 於四海之所納者不能納惟四海則為百谷之長而溝洫江河
 之所不能納者無不納谷之有限量也如此而我取盈焉何怪
 乎天下之不谷者不入于谷也是故君子其於中也而不患其無
 定在而患吾無以中之其于谷也不患其有限量而患吾無以

谷之故將中天下之不中必先中吾心之不中將谷天下之不
谷必先谷吾心之不谷人之一心三極之主宰萬化之本原也
可以制萬事而不可偏於一事可以包萬物而不可有夫一物
苟為一事之折準一物之所衡則不能自中何以中事不能自
谷何以谷物喜而無使之勝焉怒而無使之遷焉哀而無使之
傷焉樂而無使之淫焉所以自中也自中然後無我而中者
形焉夫何患乎不中先入之言而無使之留焉自是之意而無
使之萌焉驕吝之氣而無使之長焉滿假之色而無使之作焉
所以自谷也自谷然後無礙而至谷者形焉夫何患乎不谷不
中之在我者中則其在天下者不足中矣當出而出當處而處
當受而受當辭而辭當言而言當然而然當賞而賞當罰而罰
孰不出于中哉不谷之在我者谷則其在天下者不足谷矣舍
垢而藏疾兼聽而博采俱收而並用山負而海涵天覆而地載
雷之大而業之富孰不入於谷哉夫為學非中固無林然非誠
意又何以致中夫成學非谷固無要然非立志又何以致中知
此者可與論學矣可以盡性矣趙君伯容其先朱宗室也世為
儒家而伯容嘗登故翰林特制柳公深秉先生吳公之門講論
殊如濼洛之學方將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自號中谷子嘗試
問之蓋有見於此是以為之解

金子權字解

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可之中而有不可為者不可之中而
有可為者則何以處之曰揆之以權而已矣君子以權揆事也
猶其以權稱物也令夫物斤斤而累之自一鈞至十鈞至百鈞
至千鈞至萬鈞推而上之其累之也愈多則其所累者愈重斤

斤而折之由萬鈞為十鈞為百鈞為十鈞為一鈞推而下之其
折之也愈衆則其所折者愈輕輕重之變錯出吾之前其不折
亦已甚矣惟有所衡而衡有刻也此為鈇焉此為兩焉此為斤焉
此為鈞焉此為石焉而又有權焉權也衡所持以平者也權移
前却以從乎刻以極其變是以高者不可抑而低也下者不可
揚而昂也重者不得以為輕也輕者不得以為重也莫不通其
情而莫之或欺亦莫之敢爭也古之所謂君子者當變故之糾
紛而審乎不可之計而取舍向背不失其宜者亦權而已矣
天界我以心而使我以之制事也蓋有自然之權焉是故不可
一日而廢也要必告也而大舜之娶則不告親為不善者不入
也而佛吟之召孔子則欲往管叔也蔡叔也霍叔也皆附夷庚
也而周公則或誅或不誅齊也衛也宋也皆以金錮也而孟子
則或受或不受夫聖賢之權固有所在也而常情豈識哉故夫
事有非常者之所以應之者雖不守常而於常道未始或矣焉
不惟不交且克有濟焉夫是之謂權權也者臨時之巨慮變之
用也夫無權者猶知為之衡而不知為之權以從乎刻者也其
何以極輕重之變而使之平乎故君子之學莫大乎權莫難乎
權夫惟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者可與權可與權故卒然臨
之以大變不可得而亂也故大任可得而當也故大事可得而
屬也故大議可得而決也故大難可得而平也然則權可以一
日而無之乎因字思義而口進於學而深造乎道而謹執乎義
遇事之變而昧臨事之宜則吾弗之信於戲嗚哉

橘亭對

越之士陸孟文家于姚江之上登山之治圃以蔣橘中橘而

構其落成之日問名於客客巧屈之莫當其意也題名之日稱
 享其友高明遠說于客曰孟文鍾情於一物因亭而寓名諸公
 亦知其志歟或對曰我知之矣蜀漢江陵千樹楠其人千戶等
 孟文之志大率以此不然珍菓之產于越者不為不少矣而孟
 文之圃非楠不勝美名以偏其身者其豈無之而孟文之亭非
 楠不侔則何以哉或從而非之曰噫此志乎利者也孟文何取
 焉孟文君子人也而為利乎而獨不聞乎巴東人有楠大如甕
 削之見二叟對奕其中相顧曰此樂不減嵩山孟文夙懷高隱能
 無景慕之情乎薛楠盈圃亭于其間而日夜望之固有不能自
 已者長方其逍適自得釋然解聲利之纏脫然去嗜欲之措雖
 處乎一圃之中一亭之內而若乎有二叟之趣亦高世之士哉
 又有非之者曰甚矣若之流於誕也世有斯事吾未之信藉今
 有之不已怪乎夫君子之於利也且猶不為况於怪而為之乎
 竊謂孟文無慕乎爾也彼蘇耽者鑿井種橘病者以井水服橘
 葉即已足蓋不必據富貴之位攝尺寸之柄而可以推其及物
 之仁矣孟文廢於進取而切於濟利者也聞其風聲得不願幸
 之乎惟其所願學者耽也是故耽之所種者孟文不獨特于其
 圃而又以之名亭然則孟文安性而不為耽哉明遠曰允若爾
 之言於計亦左矣吳越楚蜀文廣之晚何地無橘何橘無葉以
 方比之葉而已人之疾何獨於耽見之而他未之聞焉耽固自
 有道術焉耳不得其術而欲燕幾其為雖有西人之心寧不為
 矢人之忍乎則孟文又何取於斯耶三子者請曰然則其志果
 何居明遠曰亦若屈原而已矣原之頌橘也謂其受命不遷也
 謂其文章煥爛也謂其內白可任也方之伯夷而真以為象焉

自古知橘之深而尚橘之至豈復有加於原者哉今孟文之於
 橘也其知之猶原之知也其尚之猶原之尚也是以果之珍者
 非不多而其圃之所蒔則惟橘焉名之羨者未嘗無而其亭之
 所尚亦惟橘焉原知而尚之形諸頌孟文知而尚之表於亭此
 德於橘其志一也於是三子者孰爵為孟文壽脩之以敬曰有
 橘有橘豈石皇之嘉植乎有亭有亭藉之以為慶實乎賢美人
 之好脩豈其花是玩而其實是食乎荃獨接其中情曰希彼靈
 均於焉此德兮頌爾子孫勉爾封頌兮庶以永君子之澤兮

聽竹軒對

沈復春性故仙隱羽之孫也世家瑞安之北湖養性嗜竹環其
 居皆樹之而起居食飲無弗與竹俱招與出遊則謝以聽竹不
 違暇有客問焉曰竹可聽乎曰竹有聲何為而不可聽竹之聲
 何若曰類宮非宮非宮類宮似商非商非商似商以為角為徵
 為羽非角非徵非羽以為非角非徵非羽非商非羽非商非羽非
 羽聽以何特曰風可聽也雨亦可聽也雨可聽也雪亦可聽也
 遠之而聽可也近之而聽亦可也俯仰而聽之可也坐卧而聽
 之亦可也聽之何如春春容容聽而耳不聾刀刀累累聽而精
 不搖風爽剝亮聽而懷抱暢通滑滑吸聽而根塵清不哇不虛
 聽而不怡心不恣不慧聽而不喪志有金石萃木管絃之屬可聽
 而又焉用聽夫竹曰琴瑟搏之拊之鍾鼓考之伐之笙簧吹之鼓
 之瑟要擊之篋播搖之而後有聲而無餘聽竹也不持不拊不
 考不伐不吹不敲不擊不播搖而有聲而有餘聽有餘聽者
 自然也無餘聽者非自然也吾何為不於其自然者是聽韻聽
 其非自然者哉雖然隱几傾耳此吾之聽竹也故心遺形此吾

之不聽竹也吾之聽竹得於人也吾之不聽竹得於天也聽竹固若爾乎曰胡不破爾琴舍爾瑟破爾絳相與聽竹於吾軒於是客曰噫以人之聽易子之聽不可也以子之聽易吾之聽可乎哉乃歌曰携佩光氏之手兮問途於無聞之叟兮逆吾無聲之圖兮何必溺於物兮從爾後兮復試而去

機航辨

客聞機航而姓觀焉詰航之主人曰公治軒於第而名以航吾未暇論也昔之人藏舟於壑可謂固矣半夜有負而去者矧於之航於此焉機航人不負之去得乎曰彼之舟載矣而不機焉是以人得負而去也我之航則固機矣又孰得負而去也吾見江湖之上州者之側舟之泊者非不機也揚沙拔木之風卒然而起蹴天沃日之濤油然而作蛟龍龜鼉之倖駭然而觸卒之權敗而傾覆者亦多矣則機也果足賴乎曰夫機非徒機也有其具焉有其地焉機之而無其具無其地猶不機也有其具矣而其不美猶不機也有其地矣而地不善猶不機也故善操舟者其物以機必先治之其處可機必先審之治其具使無不美審其地使無不美然後乃可以機此機之道也先美其具則大患可得而禦雖卒過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動又善其地則大患可得而避雖卒有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及風恬浪靜擊楫而進有風怪雨轉柁而止而豈至於權敗且傾覆哉天下之險者無過江海而天下之濟險者無過舟航固濟險之具也而世之操舟者恃其可以濟險也遂利而不知止直前而不知戒方其張帆順流一日千里自以為快及乎風與水爭飄蕩掀跋而不可禁止也蒼黃而機非惟機之物素不治而機之

之地亦素不審雖取其於臨時地勢不計乎險易是烏如機之道哉夫具有而不美地有而不善則與無地無具何以異乎雖欲極人力之所能為以禦避乎風濤蛟龍之變而不可得至於束手熟視其權敗傾覆而不可救故此非機之失也機焉而非其道之失也我嘗亂浙河渡揚子等淮絕汲濟濟沿漳而北遊又自直沽遵海而南歸環顧前後左右之舟未有具完地利而權敗傾覆者也亦未有具不完地不利而不權敗傾覆者也夫操舟一機之間尚得其道以免於患又况君子之行已而身之安危家之興廢所係焉者可以無道而欲免患乎嗟夫勢利權謀之可以涉世不猶舟航之可以涉險乎人之倚勢利權謀而趨世不猶操舟者之恃舟航以濟險乎世道之險甚於江海富貴之禍甚於風濤蛟龍恃舟航而涉險者其舟危倚勢利權謀以趨世者其身不危哉奈何世之君子貪得而無厭冒進而不顧也觸罪罟蹈危機首領膏於斧鑕妻子芻為俘囚將誰咎乎將誰咎乎故我之仕也於彼之所倚者畏之如虎狼遠之如仇讎奉身而退仁義為之權樽詩書為之棹楫道德為之羅忠信為之可進則游乎學之海止則泊乎聖之涯今也年踰五十苟更世變身之不辱而祖宗之無忝非敢自以為能避幾幾焉焉耳矣則固機之力也休吾身於斯軒強吾軒以斯名因物理之察察者以圖終而訓後則亦安而不忘危之志也而客又何怪焉客不能詰遠邇而退余時在坐獲聞其辯以其言之足以有警也於是錄之航之主人名永宇仲階浦江人世所謂義門鄭氏也

名亭辨

義烏縣路之上胡君伯器之家在焉伯器臨流作亭旁植黃竹
 浮光靜影上下映帶不知毫髮之接壞也因名其亭曰水竹洞
 天容或難之曰何哉君之名亭也洞天者真山之館而亭者遊
 遊之所以燕遊之所方之真山之館可乎夫古人之名亭尚其
 人者有之即其地者有之以其物者有之寓其意者有之未有
 無其意而冒其名者也今以洞天名亭尚其人乎即其地亭以
 其物乎寓其意乎借曰取其勝概似之云乎則初非穹嶺蓬壺
 之奧區無有驚心駭目之瑰觀不必梯危絕險犯靈蛇龍虎之
 不測斯可闢其境若三十六洞天者名雖美於亭何有焉伯器
 以告空同子空同子曰名亭者非非也難者非也往應之曰若
 以爲洞天必在幽遐峻絕之域乎則穗石羊角華蓋或巫迹闌
 闌地之廣表不過尋丈未嘗凌風雨而薄星辰也若以爲必真
 仙之所栖止而後謂洞天乎則安期萊門亦松洪厓固曾混迹
 齋衆周流濁世無事不在非必專名山以爲窟宅也今吾蘇絡
 衆源而上次民皆安於畊藝俗朴淳而有古風又際時休明盜
 賊屏息物無腐疵而吾之亭據山溪之要會風氣之錦窠水竹
 之清華禽魚之下上飛來夏鳥焉如在世外行道之人觸塵埃育
 風日沿溪流度阡陌迴望荒墟於蒼翠之表將以爲何地然則
 吾亭之在籍上不循洞天之在穹壤間乎名以洞天矣焉而不
 可也賢大夫士東西行過吾門而吾延之亭上與之寓情耳目
 之樂抗思羣瑤之外講論德性提身之學內王外霸之略其人
 往往山澤之置列仙之儒莫不充乎自足泊乎無求浩乎不為
 外物所牽然則吾終日相與羣居不惜真仙之與君乎名以洞
 天奚爲而不可難者如曰子之言辨矣抑古之人有諸則又應

之曰有之宋程公開之知福州也得圓山巖峯之際作亭於其
 處以其山川之勝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
 之山於是名之曰道山之亭吾之名亭與程之名亭固無以異
 也道山之名不見非於君子則洞天之名又孰得而非之哉客
 果不能難焉伯器乃求空同子次第以爲名亭辨而數諸望

望雲亭志

余蒞南瀛蕩次于平陽間過余可立可立坐于亭上目其指問
 榜曰望雲余笑謂可立日子日夜持籌與商賈較錙銖於市區
 亦望雲雲若余也耶余嘗登山嶺時積雨方霽見山氣與澤氣
 初若萬籠煙升自山腹少焉上薄于天彌漫充所曠物持恍恍
 覆冒者而隙處杉松檜檜栝栝不翅小草見雪中成大風濤上
 采力與之搏奮霍動盪若鑄銀若沈水久而不勝也遂刺劇
 解剝鷲若鶴若裂帛若東西散去燿然日出虹光上燭林彩掩
 映紅殿翠甍又類補僧伽黎衣奇哉觀也余躊躇凝望不能去
 自是折兩後輒登而望焉子於雲也亦暇若余之望而亦同余
 之所見否歟可立曰先生之望適意也吾之望寓意也蓋吾兩
 昌人上拜宋濂章太守孝順十二世而翰林直學士曠湖六世
 祖也 朝廷以吾粗知讀書見謂儒者召至 京師授以
 征商之職而以去年飲至於此頓吾母在南昌今年六十有三
 矣高年不樂就養遠方迎致不可也歸侍不獲也定省之夕曠
 思慕有不可勝言者引領而望焉吾親不可見所可見者親舍
 上之雲耳雲也朝夕卷舒於吾親舍上而吾曾不如以故望而
 感焉雲也飛揚騰蕩而吾親舍其下吾見雲猶見吾親以故望
 而 焉足感而又足慰也以故朝而望焉暮而望焉迺若先生

之道吾何有焉余聞而歎曰孝哉可立乎子之望不同於余其與登太行而望者夫豈不同乎固有曠百世而同情若是哉雖然子知思而親矣望雲以自慰矣亦知親之恩子而荷門而望子之出仕也而親故忠之訓豈無望子之能官乎亦格遵於早夜勉勉以舉職而已職舉則能官能官則子職亦隨子職隨則悅親有道親親有道則雖不在親側而親未有不喜慰者也而子亦足以自慰矣又安用於是雲朝焉夕焉而望焉也哉可立曰先生有以處我矣請揭諸壁間以時觀省焉作望雲亭志

志殺虎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某子甲垣攫其豕豕啖然作聲甲虎遂覓豕行至黃土崖見兩虎叢薄中呼曰虎在此虎在此知靈鄉里幸與我共殺之不惟吾豕被其攫諸公豕之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客且恐及人於是聚高溪一聚壯者搯及與群弱者聲鏗鐵器往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震其以懼衆衆不為懼益鼓噪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遂揮一隨虎虎怒爪之其右股被劍甲之幼弟奮戈刺之自嚼貫一虎隨斃其一獨咆哮作聲人狀然聲我保僅若牛鳴衆知其無能也宜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刺其腹豕固在也虎於毛蟲中最暴突人間談虎且猶膽掉畏之而况敢攫之乎使其據深山大谷雖日攫麋鹿雉兔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願恃其暴突縱逐逐之欲入墟市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自謂威權足賴而貪欲無厭忘者其亦知所養也乎方甲行竟

豕惟二弟從車先衆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侮必兄弟豈不信矣哉甲殺其豕既而斃兩屠誠若快意者然為酒食以勞鄉黨鄰里實抑亦喪失一弟又幾不脫於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則不謂其得重賞以其皮之傷也牽於吏議乞弟之賞然則出死力捐家貲以除暴虐者上功懷府而散文法更無吹毛求疵而欲沽賞與別可得乎矧可得乎

養原芝

金華陳如圭甫築其母于蘭谿豹山之明年墓下產芝一莖其色赤而紫其高可尺許其蓋輪囷五重與今畫家所繪紅女所繡金銀玉石器皿所追琢者絕相似而光彩煥然過之如圭甫自以為得天瑞焉宋而蘇諸家且十餘年矣其生色猶澤澤然也長山胡先生過而見之知其為補祥無疑也乃為作原芝而如圭甫願以未得余言為懼而請焉投易書春啟皆不言芝詩三百篇於草木之名最悉亦無有所謂芝者尔雅釋草曰蘭芝芝之名始見于此楚風原作九歌其山鬼章曰采三秀兮山間王逸注三秀者芝草也他如抱朴子析載有秦成木梁建寧等名段成式酉陽雜俎所載又有夜光隱辰風腦白符威德等名則芝之類蓋非一矣漢四皓采芝于商山歌曰樂舞紫芝可以療飢稽諸本草芝有青赤黃白黑紫六色而歌獨以紫為言豈紫者獨可服食與然當時但取以療飢耳初未嘗以為瑞也武帝元封中甘泉齋房生芝九莖帝為下詔故天下既又作芝房之歌以為子郊廟則始以為瑞矣自是後世有天下者莫不担而茹焉於是有所瑞光得則元芝出王者仁德實有遠觀者志則有是應之說與矣則以之為瑞豈一日哉抑柳宗元嘗云痛壞

猶能蒸出芝菌則芝與菌本一而已大抵無有根苗初無播種不假培植不資灌溉皆非人力所致而出於蒸然但太和所蒸則為芝陰濕所蒸則為菌菌常有而芝不常有不常有而間有焉則謂之瑞可也出于國都若甘泉函德定禮大同壽昌之所產是為有國之瑞生于民間若李興祖墓趙清獻僑廬李清惠家朝陳時吳齋閣與夫近代吳全節寢室之所產則謂之家之瑞可也今藏于如圭甫之家者果類古何等芝則不敢臆決而其色與本草所言固無異不謂之瑞可乎善言天者必有微干人是芝之產也不干其家而干其墓則謂之孝感所致也可余雖未獲快覩長山先生豈敢我哉又奚必目其奇形詭狀始信其為槁梓也作薦者其

太素京

絲之潔或涅之可謂太素乎曰不可玉之朴或斲之可謂太素乎曰不可物莫質於疏葉越席味莫真於玄酒太羹音莫淡於蕡稗土鼓惟其淡也真也質也是以純而不雜也純而不雜此之謂素而太素云者則極其純而其不雜無以加之之謂也然而涅焉朴玉而斲焉謂之素且猶不可而况可謂太素乎是故疏葉越席而施之以文綉綠飾則非復質矣玄酒太羹而和之以麴藥盪梅則非復真矣管磬土鼓而鄭之以管音律呂則非復淡矣何也猶然之涅也猶玉之斲也雜而不純也夫文繡緣飾足以壞質麴藥盪梅足以損真聲音律呂足以亂淡孰謂夫人五色耀目而悅之五聲盈耳而樂之五味適口而嗜之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乎而况哉賊斲喪之者有甚於彩色音響其味者乎於感人之所以為入以其有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天地

之心也一偽弗萌萬善成備未有不純焉者也而汨沒于利欲流轉而忘冥宗之何其不祿也蓋人之生不能無欲而可欲之物又交乎前惟上智之人能不為其役為中智而降不為其所役者幾希夫役於物則將窮其智以求所欲盡其力以爭所欲苟憊其欲則雖處污穢混濁而不辭行詭巧狙詐而不耻其性有不饜乎其心有不失乎尚何去羣惡全萬善居太素之域之望乎廋山林者多愿愈救朴無他焉不見外物也處市井者多矯偽說論無他焉物引之也由是言之士之出于無懷氏葛天氏華胥氏之世者夫安得不質如疏葉越席乎不真如玄酒太羹乎不淡如管磬土鼓乎不潔如不涅之絲乎不朴如不斲之玉乎無他茹毛飲血而口不役于味也衣鳥獸之皮而目不役于色也擊壤鼓腹而耳不役于聲也巢居穴處而形不役于安佚也不識不知而神不役于好惡也其性不鑿而其心不失也此其所以熙熙乎皞皞乎渾渾乎其太素而後世之人所以不及也然則生今之世欲返古之風亦惟去其欲而已矣無作奸無作惡無偏黨素之門也惟精惟一執中素之方也若顏子之三月不常素之効也若文王之德之純素之至也如是而失其赤子之心吾未之信也使夫人皆不失赤子之心而民德不厚士君不淳風俗不美吾未之信也而不熙熙不皞皞不渾渾不太古若者吾未之信也浦江趙忠復傷雜道之喪而眾為是醜也思追華胥氏葛天氏無懷氏而從之自號太素生而質諸余思復儒家者流余故不欲從焉竊生之後披先莊之似瀆告之作太素原以贈

中靜篇

曩余過隱者金華山中方誦嵇康詩曰冲靜得自然榮華何足
爲余問何以則冲靜隱者曰天地之道冲靜而已矣得天地之
委和以生得天地之委衷以運者人也其有不冲靜乎冲者不
能不冲靜者不能不靜則亦自內出者滑之自外入者鏡之耳
出自內者喜也怒也欲也惡也憂也樂也之六者伐冲之斧也
入自外者得也喪也利也害也榮也辱也之六者汩靜之淫也
之十二者不出不入不入不出則不滑不澆不滑不澆則冲者
未有不冲者也靜者未有不靜者也而非知道者不能也知道
則安乎命任乎真以其安乎命也故榮辱利害得喪雖極萬變
而視之泊然不知孰爲得也孰爲喪也孰爲利也孰爲害也孰
爲榮也孰爲辱也以其任辱真也故得而不喜也喪而不憂也
利而不欲也害而不惡也榮而不樂也辱而不怒也古人之
遊心於懷合氣於澹察出于此而已矣惟冲故懷惟靜故澹懷
故與物皆春澹故與物俱息夫是之謂得乎自然知之者蓋鮮
矣而况於蹈之乎斯言也余識之又矣來乎陽識張君子玉子
五年垂六十鬢髮都然愉愉乎其容也津津乎其色也揚揚乎
其志也休休乎其不知老之至也怪而問之曰子玉非有華耀
以居也非有膏粱以食也非有文繡以衣也而休休乎而揚揚
乎而津津乎而愉愉乎意殆有道乎不然則何以能若是也子
玉謝曰吾何道之有思夫大塊賦我以命也猶其賦我以形也
長短肥瘠妍媸黔皙非所謂形乎休咎通塞成敗脩短非所謂
命乎命稟於生之初一定而不可易不猶形稟於生之初一成
而不可更乎則吾百歲之中貧與富也貴與賤也休與戚也吾
何容心哉何所用吾智力哉何逃於大塊哉炎必弊吾精神勞

吾戚體利之是殉而名之是孺於朝莫問哉窮居野處而吾樂
焉桑樞甕牖而吾安焉布衣常帶而吾達焉飯糗羹藿而吾甘
焉則吾何爲而不休休而不揚揚而不津津而不愉愉而又何
道之有餘廼始知子玉唯無慕乎外故無營於時無營於時故
無礙於物無礙於物故無動於中雖不敢自謂知道其幾於知
道之爲乎而子玉即蘇息之所求記於余余愛重其爲人廼爲
誦隱者之言焉因其所言而求其所未言則於道也幾幾矣

蘇平仲文集卷之一

蘇平仲文集卷之二

雜著

查真慈說校正重刊

分野論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城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魯為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為始詳每謂秦為東井與鬼之分野魏為常星與參之分野周為柳七星張韓為角亢氐趙為昂畢燕為尾箕齊為危室魯為奎婁宋為房心衛為營室南宮為室星吳為斗越為牽牛婁女而鄭陳成則謂堪輿雖有列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辰營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蔡或守心宋景禮其各實沈為秦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為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為可疑者杜預等注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圖中之封或於星則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屋官史家然之以度數毫分標所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坐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嗚呼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為言固已疎遠及賈公彥肇乃授古昔受封之曰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為證若然則三

代之分坐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坐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坐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既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坐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為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此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至以天之地極為天之首其体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羌其感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九物莫不皆然矣故天齊星是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為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為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百運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曆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

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做矣抑分野之說豈
專條是哉

問刑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數曰信然則帝舜何為誅鯀流共
工放驩堯竄三苗周公何為戮豐厲武庚致辟管蔡孔子何
為誅少正卯曰懲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
未嘗以之專造天下也而聖人至於無已而用刑也必本之以
歛恤行之以哀矜致恤仁也哀矜恕也恕故不喜刻而致深也
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是故聖人之刑不徒曰刑而曰義
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者宜也在下者非不宜於
天理不宜於人情不見刑見殺也在上者非宜於天理宜於人
情不刑之殺之也宜於天理人情而後刑之殺之雖刑之殺之
而無愧焉不宜於天理人情而後見刑見殺雖見刑見殺而不
恐焉是故義殺舉而天下莫不畏威矣義刑施而天下莫不遠
罪矣帝舜在位所理竄流放者棘共工靡荒三苗而已不聞他
有所理竄流放也周公相周所殺戮致辟者蜚廉武庚管蔡而
已不聞他有所殺戮致辟也孔子相魯所誅者少正卯而已不
聞他有所誅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
而不尚刑也不尚刑體天也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不尚刑
保國也故曰式敬尔由獄以長我王國周道既衰判為十二折
為七國而刑日非古矣至于秦而極焉商鞅倡之李斯和之趙
高從史之呂政力行之胡亥成就之有棄灰之刑有偶語之刑
有腹誅之刑有督責之刑有相收司坐之刑有見知故縱之刑
刑人半于道上而尸積于市咸陵自是以來有國家者耳目習

熟謂刑不重奸慝不息也謂刑不重號令不行也謂刑不重紀
綱不有也謂刑不重遠近不肅也故雖仁人之議刑寧過于重
難仁君之用刑寧失於重往在往以刑而鼓其勢以刑而作其威
以刑而濟其怒以刑而繩其下甚者則以刑為瘡而膚堂之上
郡邑之間朝夕之所務無非刑者夫刑故聖人之所不廢也易
嘗以專造天下而後世奈何獨盡心焉善則而致深加之罪而
求其死其刑其殺果義乎果非義乎果無愧乎果無怨乎曰然
則三代以上刑愈省而犯者愈寡三代以下刑愈繁而犯者愈
衆何歎曰古之刑用必得其當無罪有罪生死殊塗人心灼然
知所好惡則安得不覺重其性命如泰山也後之刑用不得其
當有罪無罪同歸于戮人心怡然莫知所趨舍則安得不輕坦
其死生猶朝暮也是故人之重性命於泰山而重犯法者由在
上者視之重故亦自重也人之輕死生於朝暮而輕犯法者由
在上者視之輕故亦自輕也夫不此之恩而矣及焉有羨視其
臣民之心而惟恐其刑之不勝也前刀鋸而後鼎鑊左鞭撻而
右箠搯使無辜之徒駢首接踵以就死豈刑期無刑之道哉孔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耻且格則人之善惡顧所以道之者何如耳又安用多殺為且
牛羊犬彘雞豚魚鼈人資焉以養生者也其於人也異類聖人
之殺之猶有所不忍也而用之必以禮焉殺之必以時焉何至
為民父母視其同類曾牛羊犬彘雞豚魚鼈之不若而忍於旦
且劍之刑之誅之表之也雖能使人屏氣服慄不能自必其性
命而於國脈亦已傷矣殺窮則噬鳥窮則攫况於人乎或者不
堪其毒而解起治肆以决性命於斯須不識能盡誅之否也昔

人有云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勢以刑張其亡也速故嚴秦以刑懼天下傳國二世成周刑措不用歷年八百此往事之驗也自古有國者其於社稷之靈長則皆欲同爾之賢其於刑之輕用則不免効秦之尤此吾每觀前史未嘗不嘆其何心也曰然則如之何而用刑曰明德義以訓之謹好尚以儀之旌善良以勸之申命令以救之而猶有不平不悅者焉於是擇其尤無賴者誅一以儆百是之謂張其勢以德不以刑用其刑以義不以勢

蘭雪軒銘

天台陳庭舉給事德華在繁劇而意度閑雅間則退休一室取詩書而詠歌焉因扁其居曰蘭雪夫生于深林者蘭也而其芳無遠不聞兩於窮冬者雪也而其白垢莫能滓故蘭蘭之芳者悠然而心神清抱雪之白者凜然而毛髮疎人之於蘭未有不變之而於雪未有不畏之者也人之生斯世也行不脩而善名無稱節不立而隨俗雅化不足起人之愛慕最敬殆二物之不若矣大拙善學者往往會萬物之理以為一己之用是故喬梓俯仰觀之而明父子之道棟宇相承見之而得兄弟之情於風激雷厲而相益之義以著於日映月盈而持滿之方以寓於松栢而識固窮之節於履霜而知防微之戒凡若此者未易以彈述也古人之觀物如此則庭舉之於蘭雪也夫豈徒哉曰其請為者銘曰

有蘭非莛有雪莫突伊維取之以為軒名洵美陳生式燕以文匪物之玩惟德是觀莫馨靡蘭莫馨匪雪馨故不泯潔故不涅不泯不涅君子攸同匪玩乎物德焉是崇知悞中積美華外溢清白自持勢利莫移匪蘭而馨匪雪而潔君子之風君子之節

全有堂藏

監察御史王君元輔以全有名其堂余知其有志於學也同其請為作全有堂藏其辭曰
惟人之初生一而已焉及其至也為智為愚為狂為聖不啻天之與淵其何以則然豈不由固有之性能全與不能全乎於誠在我之天其孰能遷之奈何不勉以希夫聖賢有如斷喪而不敢奉以周旋則處斯堂猶將向背其將何以無愧於兩者之間也
桂衡孟平字藏

人之取則者三尺之衡權之設也有前有却物之懸者有重有輕而九銖兩斤鈞惟於衡焉是德寡則低多則昂不低不昂斯得其平夫然後民情以張莫之敢欺亦莫之敢爭而衡之所以平則由其無物我之情斯衡也猶出於人之經營若夫人之具手足形也蓋有自然之衡與形俱生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又曰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惟人日用之間雖不能無情而能君斯衡之不用其情自一言一動以至于進退澠渾惟王道之微行惟天君之是聽浩乎其無適莫也泊乎其無將迎也湯平其無偏黨也澹乎其無愛憎也漠乎其不作聰明也則事變之錯出于吾前者雖綬轡而縱橫吾之視聽何至不免於管吾之剛昨何患不得其正而吾之於踐形也庶幾其有造庭矣惟乎惟衡我字我名天之與我者恒恐弗克奉求而晝夜以兢兢尔名尔字用弗與余京余將致愛助之誠夫安得不以父師之訓我者為爾之丁寧

表文

代翰林院勅

進表

代以續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宅尊得萬國之驕心宜先於建極
蓋惟體元而居正斯足應天而順人是以高帝開基甫四載而
即位于汜水世祖興復僅一年而踐祚于鄴南雖遠畧之不逞
而玉稱之是講義有攸當道在隨時欽惟

躬膺曆數之歸德合軋坤之大亥符顯握江左首平黃鉞番麾
澤陽適定符爲蕪收於漢孽提封奄莫於楚興來享來庭南交
廣西麗蜀于墀于理左濠泗右河淮含齒食毛者咸懷像戴阻
兵恃險者悉就誅擒推聖人兼愛之心委上將軍征之任義旗
所指群即之內附有季仁聞所孚連城之款降踵至蓋師出以
律而民遂其生斯不戰而服人故大悅而歸已今則士誠象首

於闕下會稽通籍於域中弓矢求藥輿高載關此皆二儀
協贊以申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豈切盛烈之著
揆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膺曾諸兩漢則已晚是雖聖明
謙讓之德夫豈幽顯仰望之情臣念眷命不可久遠運政難以
固拒輒陳愚懇冒瀆宸慈伏望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
明詔俾擇良辰講其禮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却廟社
稷萬靈永有所主華夏蠻貊億載得以承事

國子學賀登極表
寶曆在躬歷千齡之上聖珠圖啓運得百姓之驩心
臨御之初謳歌爲盛中寶曆惟明天縱剛健日新仗尺劍以定
群雄道符漢祖登一紀而成大業功邁唐宗陶範南來以歲北
而上帝時欽詩書禮樂以造士而下民祗若風行雷動敷治象
於多方春育海濶播仁聲於庶類仰正統之誕紹知京命之永
延九在生成罔不慶賴臣等獲觀鉅典幸際昌期東向執書高

文行同倫致治恭陳於善頌堂有庠術有序國有慶敷言類積
於成能

代翰林院賀登極表
皇穹垂佑誕錫貞符

哲后誕生丕承正統華夷永賴臣庶均驩中欽惟四馬渡江大
龍御極大明建國八誕咸圓於照臨洪武紀元九域同歸於
戡定於昭駭烈有赫鴻猷仰沐恩波叨君翰苑雲從龍風從
虎幸逢千載之昌期河出圖洛出書願啓萬年之文運

中書省賀平抗湖秀起表

伏以近悅遠來舉土歸
聖人之德南征北伐無敵爲王者之師適瞻齊魯之特班適見
捷書之洊至群情皆愛一統維期中臣聞高帝開基載興齊楚
之役太宗格運復加充實之誅夫欲和衆而安民則必兼弱而
攻昧事非得已兵不留行茲伏遇

皇帝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廓清區宇番馬衣披乎恩尤膺
撫遐荒雙道上供其方物頌茲浙右尚阻華風爰致斯猷之戒
用副保蘇之望收海陽以遏其僥倖定秦都以攜其腹心溟涘
泗水舉若摧枯臨淮壽春取如拾芥計益窮而負固地逾感而
偷生宸慮亦切於解懸戎車遠勦于再駕勢成犄角人效智
能引領義旗親黨之投戈恐後化懷仁葦謀臣之稽顙爭先若

響首平吳松繼下齒鐵唐於郡縣登會稽於版圖崑山傳檄而
從距牙斯杖檣李據誠而耐番昇悉空叛將就磔於藜街禁萊
環攻其外郭放魚天眷實出廟謨城駭渠魁佇看震之不騰離
其士女幸覩克之授時臣等叨列星垣獲觀幣布烟火萬里式

歌神武之功干羽兩階水底文明之治

代秦王府官謝表

伏以誕膺景命開車書一統之基爰建懿親為宗杜萬年之計
茲肇闢於上宇遂董正於官寮中謝臣歷觀夏商以及周漢方其
授茅土於子弟孰不任忠良為股肱蓋九前後左右之人固非
吉士則得脩齊平治之術斯為令王今
神聖之膺圖仰皇王而取則方立經陳紀之始為宗子維城之
規况秦國四封奄有關內而形勢百二在其域中府署之開傳
相之設固將藩屏

帝室豈惟保祐王躬宜得重臣以申器使臣等經文緯武才不
及於曹參博古通今學有愆於賈誼夫何僥倖乃辱執收效蓋
伏遇覆載等乎乾坤將曲成於庶物高明齊乎日月靡求備於
一人斯朽鈍之微踪亦叨塵於華選臣敢不虔恭夙夜苟非磨
竟履舜之道焉敢陳祗通訓謨罔俾河間東平之賢傳其美

溢明文

蘇祖謚明文代謝文舉上作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奉曾孫嗣皇帝臣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先於造
達 相切宗德禮莫大於正名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象而
為國考文於古建謚在令代惟 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
存謹厚克勤克儉俯身永念於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垂
裕背陶唐上崇於少皞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京
履霜露而懷休傷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鴻各乃
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璽玉惟崇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帝廟號 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繼志述事敢云有道
之曾孫啓土建邦永賴在天之烈祖謹言

懿祖此謚冊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

奉曾孫嗣皇帝臣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必由於
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先華皆重闡之積
累嚴備課享敬上徽稱伏惟 皇曾祖妣坤道順承壹儀雍
得檢遵濟濯德音夙著於宗綱禮備溫恭履歷延於孫子實
由中助玉頰前開惟種德於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逆
今眇質獲履至尊受帝社永膺令名重程禱求莫遂生祭之禮闕雖麟
恒皇后誕受帝社永膺令名重程禱求莫遂生祭之禮闕雖麟
趾尚祈陰相之功謹言

制誥

代詹學士封靖西王制

朕惟實融保五郡而事漢武躬推載之忱李績舉十州以歸唐
蓋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過越常典以褒嘉者爾外藩忠於
內附為績既懋其報宜豐具位某曩在北朝屬為近戚任維城
之重寄乃朕土於遐陬撫御合宜官府各稱其職業恩感並著
部落咸賴以安全茲朕誕開瑞業之初惟爾灼知曆教之在審
於夫執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興師以及境知同馬
授之識真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
而授任朕使守其祭祀豈惟保茲民人於戰錫萬疏封不志誠
服之意柔遠能迓實切龍綏之心尚思對揚益崇中蓋可授光
祿大夫靖西王仍給金印俾其子孫世世承襲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陳庭官以疏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少先於
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駿勇器量雄深胸襟豁略之奇故服詩
書之雅早登華貴作鎮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之風定提攝藉
戶爰一旦而宋歸明炳幾先忠於內府蓋去留灼知乎天命
危疑克斷以人謀解項從劉知同曲逆舍勇去迷識疑伏波凡
我師徒來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按堵有如泰山靖言思之既
功懋矣是用權看有為俾贊桓桓匪詔功頌之勤式示輸誠之
勸於厥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既肇錫以殊恩奮國士之
報以酬國士之知益圖於顯功可授

潘典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詔

飛衛之司責左右勳者是任用表勤勞具官某直而能容剛
而不撓方緩四之伊始即拔策而來歸奮前驅而摧彼南征則
中堅而保救東土奔走禦侮蓋無戰而不從艱難備官斯有功
而少錄戎將再獎命存膺雖有休聲既克副於望責誥加峻
秩庶足展其威名督騎士總材官任良重矣訓武經申兵法爾
其勉之可授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詔

壯嚴之守必在於爪牙拱扈之臣視之猶心膂克茲膺選管轄
其人具官王弼沉靜可嘉果敢無敵始列右廣繼長千大屬案
鞬而率先戎行時將十載聞鼓鼙而克勤乃事勇冠一軍懃時
之恩愈隆汗馬之勞益著世茲升擢彌切倚毗帶礪山河朕不
遺於故情功銘竹帛爾式克於欽承可授

頌贊

節婦黃氏旌門頌序

姑蘇吳縣之閭門里有旌門焉朝廷所以寵褒節婦者也節
婦姓黃氏名妙清歸姚氏為諸祭之妻生男女各一人而榮以
病卒榮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九子文聰纔二歲貧甚力紡績以
俯育或勸其更嫁節婦曰夫死不嫁婦人之常况有子可從何
為而更嫁此足一移我則匪人不聽後十二年張士誠入據姑
蘇亂兵掠文聰以去數從人問消息比二年不聞問或曰異日
者有子可無更嫁也今子存矣無論死藉今生歸亦不可望不
錄將焉待乎節婦曰我豈以子存子亡為去留者哉終不聽又
四年文聰始脫身來歸節婦喜且泣曰姚氏有後矣我死亦
無憾後八年里耆列其狀上于縣若府監察御史為言實以聞
制下旌其門為節婦之門則洪武七年春三月也今節婦榮壽
且三十四年季已六十有三文聰恩無以侈 上賜而昭示罔
極聞伯街嘗造屬太史氏介朱恪即金華山中求書其事勸諸
樂石伯街惟唐虞三代之世其教既明其化既成其民俗之美
至於比屋可封當是之時旌其門闔表厥宅里猶不敢遽然則
所謂樹之風聲使民益勤於善雖唐虞三代之聖人猶不能不
以之為務也况當世倅俗漓之後有天下者不善其善以為勸
與可哉 皇帝受天景命君臨萬邦凡有係於風化者無
加表異蓋以此也而姚榮妻黃以貞節著聞家被寵褒如此是
猶唐虞三代之民加唐虞三代之令與矣遠近聞之其誰不感
慕而興起此所謂賞一而勸百者也不其休哉不其休哉夫推
明 聖意而播諸聲詩者史氏之職也罔不辭而為之頌頌曰
天眷 聖神民君民師臣曰治民亦欲迪之 聖神奉天式和

民則陸陸化權作新萬國衰嘉郵義錫以旌書風行而表孰不
薛趙非有館歸自率規矩四維既張五倫攸叙吳縣有婦姚妻
氏黃年二十九良人遽亡儲無僮石室若懸壘母子貧窶相依
為命霜風淒其落月照帷間關機杼影與形隨人或憐之勸之
他適胡乃茹荼有善如蜜慷慨自持辭與弟俱何以入焉而犬
寤如我不即死我志靡他我下從夫我子如何子未成童掠於
亂兵倚閭而望寒暑霜更愈曰已矣安知非死無子焉待不嫁
奚俟婦曰噉哉何言之早我志可易太山可嘯太山可嘯我志
不易仰天一歎血淚兩集時既寧謚子亦生還雖無甘旨志終
做全郡守郵史交謂宜褒乃具封章乃請于 朝乃被綸音旌
其閭里苦節之報庶其在是昔視其門門則以帶今過其門門
有綽綽綽綽龍光有耀匪爾之私俾世規劾嗟嗟臣事君猶
婦從夫凡百在位曷鑒焉圖婦道不虧尚稱 聖意巨節輝
有不罷異刻辭堅珉以昭鴻恩以揚清芬以詔後昆

何遜山先生贊并序

晉城何氏自唐會昌中諱晉者避兵來娶其後子孫遂為琴人
故吾琴之有何氏與安陽韓氏東萊呂氏實同其盛衣冠奕世
壽為皇宗皆所謂能世其家者也而於我蘇氏代有婚姻之好
焉有若遜山先生伯衡生晚雖不獲拜其烏屐然其素行循言
蓋嘗聞之矣今觀趙魏公原里公之書讀蔡酒詩君之文能無
重老成人之思乎不揆末學採錄之以替贊曰
退不絕俗進不同塵易之嘉遜先生其人况問學之該博經折
之精純循今循於奕世備推德於一身仕不釋棹而全委質之
義醫以自詭而惟及物之仁用能澤被乎鄉鄰望重乎精神贊

一郡之文獻後百歲而益振慨筆木其已拱執儀刑之可觀此
所以想高風於往日而嘆我生之不並辰也

華川先生王棉生於至治壬戌十一月十有七日

華川先生王棉生於至治壬戌十一月十有七日是年先生大
父南樓公年七十歲是日則公始生之旦也前夕公慶芝產于
所居之軒眉意者有異兆也棉乃生遂告贊者贊曰先王壽長
之法無傳焉請望之過離之貴登人占之曰離火也文也良山
也贊飾也最嚴者而有蕃草木華采有耀火自下燭芝雖異卉
伊草之族穉其以文鳴乎王氏其復興乎芝也其瑞乎故錄曰
篤實而輝光以歸于蒙人文章也又曰利上行南國之祥飾為
蓋其門有仇家乃昌也公既得緣因名其軒曰慶芝所以志也
今天子定鼎金陵而先生遂以文學被選由侍禮郎三轉而掌
制翰林於是二百八十有八甲子矣然則南樓公之慶豈非所
謂有開必先也歟哉里生蘇伯衡追為之贊贊曰
恂恂碩人兮維德之行歷今則然兮自高曾有種必獲兮無
善不徵之兆于慶兮而明發孝孫以生頭角斯然兮嗚嗚嗚
於芝芝兮又何必乎九莖歐脫登崇兮天下文明特與休哉兮
匪家之祥維國之禎

宗忠簡公畫像贊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覆夷而安夏始以一言
能更此布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給
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聰度河之志未開而大星已殞於
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媚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
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叱也

殿撰王公畫像贊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淳光人自淳光徙國自閩徙溫至公九世矣公
宋皇祐賢良儒志先生六世孫也諸益大字居安累舉進士不
合於有司開中獻平戎十二策羅國史編校歷三省樞密院
主事書門下省錄事判太醫院主官崇道觀丞相陳宜中薦
授右文殿脩撰德祐失國執節不仕以壽終于家其子與仕元
以樂清縣尹致仕推恩贈公永叔郎同知瑞安州事江浙提舉
陳先生放寔銘公墓類則太常博士柳先生貫家焉伯衡獲從
樂清君之林洲瞻拜遺像而誦銘文謹撫其槩而述讚曰
有卓其識有壯其猷志欲吞乎戎狄榮愛獻於冕旒無適不宜
無試不功章文薦於唐堂位歷職平章要宗鼎既移拂袖未歸
酌東海以樂飲慕西山之林薇生氣凜然遺像斯在雖去今已
邈悠可想見在風采

虞文靖公真蹟并序

故蜀國文靖虞公以碩學雄文際遇文皇帝明表海內伯衡每
誦其文未嘗不想見其人故幸從危翰林素得公遺像而拜焉
既命工摹寫遂為之贊夫以公之盛德豈後生小子所能形容
而伯衡尤區區如此者蓋不勝夫仰止之私焉耳贊曰
生手閩閩之門奮乎熙洽之辰接羣儒之統緒煥一代之人文
終之消搖丘壑時山則止始之雍容臺閣道信乃信故能使人
敬之若著祭而於時仰之猶鳳麟想聞其議論風采外至四夷
遐享乎采名富貴十有八春局不觀此揭衣角巾委蛇如山蕭
颯絕塵百世之士全德之人雖儀刑其已遠凛生氣之如存九
原倘可作也吾敢辭執鞭之勤哉

太師韓國公畫像讚

學堂韓公秉國之成鴻業以定經費以盈群賢以健百廢以貞
四夷以服品物以亨公初無作執得而名天奮生之光輔
大明天下之士藉其儀刑想其風采不謀同聲曰漢蕭何唐之
玄齡功成而退不伐不矜衣木末烏安享尊榮蒼顏白髮時遊
大廷其德日新其福日增 天子萬壽共享太平

譚君小像讚

堂堂乎果毅之姿卓卓乎雄深之畧其村之奇由生長湘潭對
嶽其功之高以戰關既闢湖漢萬里輕裘緩帶之容昔風詩而兼
梁奶好賢下士之風每嘔吐而髮揮時方際乎 盛明年未及
乎矍鑠吾將末之雲臺難開君妾得撫松於丘聖也

鄭氏三老圖贊并序

是余見睢陽五老圖於朱澤民所又從故相吳履齋之孫琳見
看英國其人雖不出於一家其生雖不同於一氣想其以盛德
高年叅會於一時風采足以疎動朝野雅望足以敦享風俗可
謂一代之盛美矣未嘗不咨嗟歎美而慨夫生不並時以為恨
也今鄭氏兄弟三人伯陽仲德高蹈遠引於山林之中仲舒名
成身退於港游之日而並為一鄉之達尊且其人出於一家其
生同於一氣慈愛良悌藹如也視睢陽洛社諸賢名位固不侔
而其為一代之盛美殆且過之矣而余也厚與之生同時居同
郡且嘗獲望其間登其堂挹其光儀聆其緒論此余觀此圖類
髮時咨嗟歎美有加焉而又自以為幸焉抑聞之陸古盛時上
有聖賢之君則百姓尊厚民多壽考或上壽或中壽而夫國者
無之今伯陽兄弟以垂白之年崇慶於嶺溪之上雖天也亦惟

國家仁厚之德濟然之澤發祥廣社其民無異陰古是以鄭氏一門而三老出焉然則三人者優游佚道之中安享子孫之養而為太平之民與必引年復尸之令行袒割饋醢之禮加斯為象上之賜哉矧強健聰明三人者如一飲食起居略不見衰憊態其福沛乎未艾也鄉人士君子歲時陳五豆六豆尊之長之於庠序之間觀一家之慶而 聖朝之昌見焉則三老乃邦家之光豈上鄭氏之人瑞云爾哉其圖之也固宜咨嗟歆羨之不足贊以一辭以配壽朋之什區區之情有不容已者矣而况仲舒重有請乎贊曰

番番三老惟鄭之良既多受社既壽且康亦既就莫望于一鄉以我青年際今盛世時和家給風清日爽式相告語無遠具近仰有松竹俯有泉流可以休息可以諒游今我不樂亦又何求伯氏攸君仲氏來赴李從而後禧如翼如左圖右書其樂愉愉人孰無兄人孰無弟食則同場處則同宇老而益親嗜若鄭氏此今兄弟端然鼎立自天享之扶我人極天既享之又壽考之維 國之華匪宗之老曷不觀此雪蒼霜暮威儀赫赫七縣具瞻豈惟七縣 一人其惠之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問為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經書隋文之傳餐同為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秦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為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會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為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

危不同焉學者之論事推其未至之理難為說而救其已往之跡易為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而其後効相反以備請問之及襲其所以成而改其所以敗庶有取也問能稼而能穡斯謂之良農能獲而能烹斯謂之善獵能開邊而能安邊斯謂之優於為國故漢收河北兵不再興唐復河隴夫嘗出師今西蕃朔漠之地秦漢唐宋之所不能有者我國家談笑而悉取之矣伊欽使戎狄質服不敢南向而牧馬兆龍鈞鋏之虎目不規旗旄耳不聞鉦鼓而安於耕鑿必有良策二三子其志陳之

問井田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為法雖不同而先後皆相資類淵問為邦而孔子則以四代之禮樂語之滕文問為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編發欽夫為治未有不本於古而可行於今者也孔孟所言具在方冊其說施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于上

問義和之典曆台變之典樂阜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彙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為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一歲之內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學於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卑而耻於効一官歟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時洪水方去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發滯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於一職與夫急於進取而無當職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之勢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問常衮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定法可謂

虛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譏崔賂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為法乎則涉於避嫌以准為法乎則近於專權專權致威福下移之謫避嫌失竭誠拘國之義而謂賢相為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於伊尹傳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數求哲人傳說則旁招俊又周召則明揚俊民既不自以為德而其君亦不以為疑是果何道歟為相不師伊傳周召顧自處於常推之間抑不可數請為之說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胥子之教專之於后堯成周國子之教總之於樂正則樂豈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圖而弗諱歟古者與師其出也受成於學其反也獻俘獻馘於學則兵豈非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忌諱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為聖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為空言後世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能避城關則其習至于今而尚存成村就實則其人質諸古而有愧豈非學校僅以者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疎歟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關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明大義而不汙精偽或指斥權臣而寬責不恤亦當見之而君子以為盛事果向以致之歟其豈所謂不特文王而興者歟 國家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二子遊焉息焉豈惟稽往行以自鑒擇善者以自從而已凡古法之當施於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揅陳之以備舉缺陋使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望也

問教為六府之一農者八政之首是故為國先務未有或先于

訓農者也 今天子每歲孟春躬耕藉田以率天下之民郡縣之長吏皆勸農之職重農亦云至矣是宜事本業之徒什伯於逐末作之輩也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而民多遊手何暇持盡驅之緣南畝歟則井地之法未易復限田之制不可行何以給之不為之禁與則國家之調度一切取贖於有田之家不能無賸削之病而操奇贏者顧安享利將見肯本而趨末者滋眾品調銷息之使農民無所傷而遊民無所利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之乎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干古訓于何其說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日董仲舒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廢古而先王雖持天下之大經大法陽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興撥拾於煨燼之餘其豈無一二為先王之精然自秦迄今千五六百年時君世主初未嘗尋詩然取法之為務也而不害其為有天下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篤於師古者矣而無救於其昏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垂憲歟夫豈高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尊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惡宇文之庸固自有取亡之道歟將善復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貴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迹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誣而商周之書乃虛言歟幸推明其故

蘇平仲文集卷之二

蘇平仲文集卷之三

說

養素齋說

章貢程詠校重刊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為其太古之士為聖為賢達則能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政養民不達則能以著述養萬世而今之士不免為鄉人而於聖賢之所能為者皆莫之能焉夫今之人所食者聖賢所食之粟也所衣者聖賢所衣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晨興而夕寐無不同之目以視耳以聽口以出納手足持且行亦無以異也何獨聖賢之所能而不能乎且聖賢者其形與吾同其性與吾同非四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心也而吾身之所具者亦未嘗缺其一也彼聖賢何獨能為吾之所不能者耶亦惟養之有素而已耳蓋人之所以為人者不獨身焉爾也周流乎身者氣也主宰乎身者心也存乎心者性也發乎心者情也聰明而不惑者智也勇敢而有為者志也寬裕而有容者度也持達而有能者材也堅忍而有立者節也而皆不可以不素養也節不養則廢材不養則偏度不養則隘志不養則陋智不養則昏情不養則流性不養則失心不養則被氣不養則緩身不養則不安慎起居節飲食所以養身也直所以養氣也寡欲所以養心也存誠所以養性也執禮所以養情也致知所以養智也自強所以養志也正大所以養度也問學所以養材也灑耻所以養節也節養則全矣材養則成矣度養則宏矣志養則不可奪矣智養則不可罔矣情養則不誘於物矣性養則不蔽於私矣心養則無往而不存矣氣養則無往而不大矣身養則無往而不泰矣養之有素而呈焉者之謂聖賢之有

素而未至焉者之謂賢不養則鄉人則夷狄人今也不此之養而徒養其口體稍異焉者則文飾以養其過吐納以養其生朋黨或養其交矯偽以養其望奢侈以養其欲而無幾乎聖賢養功業以名位養天下以道養民以政養萬世以著述宜其不能哉是故不徒養口體者知貴其身者也不為今人之所養者能拔其類者也是所謂能以古人自任者也平陽吳元范氏敢而好學翁而有守以養素名其齋余病世之士養之無其素也久矣喜元范之知所養又恐其未知養之方也故為說以遺之

慎齋齋說

平陽有雅德之士曰宋以庶氏年幾六十不懈于學故有讀書之齋名曰慎齋間謂余曰願為著其說以相吾志余曰至矣哉予之所以名齋也鄙人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雖然昔者嘗私淑之矣唐虞三代之聖人或統統業業或兢兢業業或翼翼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一念苟不慎焉一息苟不慎焉則人偽參之而天命幾乎熄矣而吾與天二矣而失吾所以為人之道矣焉有失為人之道而身備者乎而可以為人乎此所以慎之而不敢朝夕以寧也嗚呼於穆不已者天統亦不已者聖人聖人與天同運宜若無事乎慎而其慎猶然學者固可忽焉而不慎哉慎之柰何如執玉如奉盈如見大賓如承祭祀如臨師保不親而戒謹不聞而忘懇所以持其心克如是則知所以畏天矣知所以畏天則知所以事天矣知所以事天則循乎天而不失所以為人之道矣身其有不脩乎蓋命於天而具

於吾身而著於吾身而接於吾身者各有五具於身者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斯五者其名曰五性著於身者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斯五者其名曰五倫慎則由乎仁而親疏無不愛由乎義而裁制無不宜由乎禮而品節無不當由乎智而是非無不察由乎信而言行無不實五性於是乎盡焉慎則親極其恭而作又言極其從而作肅規極其明而作忠極其聰而作謀思極其審而作聖丑事於是乎得焉慎則君臣以正父子以親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五倫於是乎敦焉身其有不備乎慎者備之要也備者慎之功也非慎固無自而備非備又烏足為慎不慎而無不慎聖人也慎而後慎賢人也無忌憚而不慎小人也聖人不慎而無不慎故其身不備而無不備賢人慎而後慎故其身備而後備小人無忌憚而不慎故其身故僻邪侈而不謹由是言之學者亦儆焉自慎而已苟或不慎日以其心與事物相轉旋於無窮幾何其不為無忌憚之小人也存亡係於操舍而吉凶生於敬怠不慎則至於為小人人夫何足怪然則慎之於人也亦大矣如之何不慎余於子之名焉乎不重有甚乎書曰慎厥身慎思永則頌相與共勉之也

卷之二

天下之道有小者近者貴者而又有大者遠者隱者其小者近者貴者我可以言傳也人亦可以言求也其大者遠者隱者不可以言求諸我也猶不可以言傳諸人也言不可得而傳也故夫子罕言命不可以言而求之也故子貢得聞夫子之文章而不得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夫言傳不可也豈不可心授乎夫

言求不可也豈不可心領乎焉有心授心領而不默焉而與者針之於石者乎此非苟默而已矣誠以為道至微妙非言語所能形容也苟闢道而事乎言語之末非惟不足以盡之且將開是非之端而好奇立異者不勝夫紛紛也孰若默示以行而使之默悟之為愈哉是故善學者若欲求父子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親欲求君臣之道惟替心於其所以義欲求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別所以存所以信而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未得則默而思也既得則默而行也扣之而不答也難之而不辯也詰之而不告也咻之而不顧也吾方深思力行之不暇而暇答暇辯暇告暇顧乎哉如是則其於道也登之精矣見之審矣得之深矣執之固矣豈言不得而非之高談不得而動之新說不得而惑之飛語不得而沮之夫安住而不默乎故其默也豈三緘其口哉默契於無言之域也雖欲不默其能不默乎彼置書者皆於道無得者也惟無得亦未嘗見焉卒然而問而莫知夫問之為是為非泛然而應而莫知其應之為非為是而遽然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是非未脫口而左右前後之毀譽已盈耳則又譁然而與之爭雖欲默其能默乎而况為學之務先治其心之在人也未應接欲靜將應接欲明既應接欲一而主默焉默則無慮然則無欲然則無為無為則一無欲則明無慮則靜靜則足以制動明則足以燭奧一則足以郵煩默也者心法也故善學者務之遊於夫子之門三千人而秀出其間者獨顏回從事心齊而終日默如愚而夫子亦獨稱之曰好學甚矣默之難也是故顏回慎默也慎默而後恭恭然而後肅肅然而後治天下亦豈外淵然哉都俞希是不得已而

然也要其極致夫何為哉泰已正南面而已矣蓋其精神心術
常與造物遊於播聲無臭之表其然其天是以先天而天弗違
從天而奉天時不必若後世之君臣日夜勞於論議而天地自
位萬物自有中國自治四夷自服也至哉然乎為學之先務為
治之要道乎禮部侍郎括蒼吳君景春嘗以默名其齋而微說
於余余謂景春昔處山林而事學也既以頽回之所以治心者
治心今處 朝廷而事 上也當以堯舜之所以治天下
者治天下則其為是齋也非徒與共學者默契於無言之域而
已因為若余之所聞者以為說且特觀焉

存齋說

言小而可以喻大者吾於吾齋微之矣西齊之姬亡其耳東隣
之媼往告之曰何啻曰聞姬耳士以故來啻曰視吾耳存乎曰
存耳亡而耳不亡吾耳士耳而吾不感也而媼吾言則亦過矣
曰姬之耳金玉也金玉重寶也姬亡之何以不感曰耳能聽斯
貴矣非以金玉為耳而貴之也耳之存亡於耳何如損而感焉
於人之人有身不猶其有耳乎而爵位之於人不猶耳之於耳
乎所貴乎人身者以其有仁義之心而已矣豈以爵與位而貴
哉仁義之心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爵位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
存乎天之所以與我者雖無爵位不失為貴也亡乎天之所以
與我者雖有爵位何足貴也是以仁義之心不可不存而爵與
位不少存奈何世之士於爵位則知存之而於仁義之心則不
知存之古之士存其不可不存者而不存其不必存者故不可
不存者存而不必存者不至於亡今之士不存其不可不存者
而存其不必存者故不可不存者不存而下必存者亦終於亡

夫亡而後存焉固不若不亡而存者焉亡而知存焉猶愈於亡
而不知存者焉豈惟爵位以仁義而存哉存亡之間君子庶民
之分也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庶民之所以為庶民係乎仁義之
心存與不存則怨焉而不存之可乎哉且夫是心與生俱生無
不存者也有不存者奪於欲利之心而無所不欲云耳故曰其
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欲之為人害固如是乎然則果能視凡可欲之物如吾之
隣之姬之視耳而視仁義之心如其視耳則不可不存者不存
吾末之信也李君伯章以其就存齋微說於余伯章嘗倅應天
府知常熟州今僑居平陽與編氓伍他人處此特不勝感感焉
伯章何以無不豫之色有自得之意也豈不以存夫天之與我
者哉豈不以存夫天之與我者哉其就曰存齋也宜矣余辱友
伯章有年知之深故為之書

常吉孟迪字說

國子生常切遜從余遊有年矣一日作而請更其名余乃名之
曰吉字之曰孟迪生曰名若字先生既命之矣其義何居幸終
教之則語之曰大易之卦陽爻多吉陰爻多凶其故何哉蓋陽
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之於言也不順乎道不言君子之於行
也不順乎道不行言焉無過行焉無悔夫安往而不吉乎小人
之於言也不順於道亦言小人之於行也不順於道亦行言出
而過行發而悔夫安往而不凶乎故曰惠迪吉從逆凶迪言善
逆言惡惠迪從逆猶言向善從惡也且夫吉凶豈有常哉然君
子常吉非天之福吾君子也君子所為者常善有致吉之道也
小人常凶非天之禍彼小人也小人所為者常不善有取凶之

道也故曰性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今生以忠武王之孫定遠侯之子國之右族家之貴介而資質絕朴氣象安和不謂之吉人其誰信之如欲自童而冠冠而室室而仕仕而林動無不言亦惟自一話一言以至於飲食起居造次顛沛而必惟道是從而已自一話一言以至於飲食起居造次顛沛而必惟道是從生其為庶常吉士矣箕子所謂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家用乎康豈不於生見之乎生尚因余言而益向道哉

范氏二子字說

余游平陽范君元璉見其二子伯也俊拔而倜儻仲也樸茂而周慎皆稱其家他日元璉請曰名聊字士東吾伯子也名昱字士寅吾仲子也願賜之字說使得以勉焉讀書炳也昱也均為明也夫天下之至明者無過乎日而天下之所恃以為明者亦無過乎日日出也求一物之不見不可得也日之入也求一物之見亦不可得也夫日之明故無不燭然其明嘗自東自寅始東明之方也寅明之時也中于天自東而升也至于午自寅而進也于酉于酉則云暮矣炳與昱之冠也以之二言製而為字豈非本其始乎所以必本其始者我知之矣時乎寅也日出東方是為平旦夫人惟平旦之時其清明之本體與日同量而其致用之功足以繼夫日之不能為清明之氣正氣也雖日以之而况於人乎人不能無政者也及乎晝而交於物則應於客氣於是昭昭者昏矣夫是以責於存養也清明之氣固當存養而存養會敬則何以哉東方發生之地也寅者故之謂也養老於東學子也春於東郊祖生氣也朝曰寅寅天地曰寅亮亦不外乎故也炳為昱之冠也以之二言製而為字豈非

使之敬以存養而滋長是氣乎夫惟主敬而後正氣充周而後天理流行天理流行則物之在外者安能累我而明之在內者焉往而不猶日哉發之為事業業非乎其光輝著之為文章煥乎其光潔昭之為聲名燁乎其光大而於稱夫名之素也何有兄弟弟第一本而成因余之說交致其勉此敬父之志也亦余之所望也

戴生名字說

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陰陽而已矣其光為日月為星辰其威為風為霆其舒慄為雨為露為霜為雪其氣為寒為暑為燥為濕為明為晦其時為春為夏為秋為冬其跡為鬼為神其微為林祥為妖孽其運為泰為否其凝為山其流為川其生人為男為女其生物為草為木為鳥為獸為昆蟲為魚鱉而莫不有牝有牡有雌有雄其位為君為臣為父為子為長為幼為夫為婦為君子為小人為中國為蠻夷戎狄其於風俗為淳為澆其於天下國家為理為亂其存乎人也於性為仁為義為禮為智為信於情為喜為怒為哀為樂為愛為惡為欲於身為榮為辱為貴為賤為剛為柔為強為弱於資為明為闇於行為善為惡於事為吉為凶皆陰陽之所為也而皆不可不和也於是聖人作樂以和之聖人之作樂也亦取諸陰陽而文之以管磬絃匏鐘鼓控柷而已是故六律陽也六呂陰也為之度數為之鈞節以調律呂以諧音聲而平其曲直均其繁簡叙其小大比其終始使之秩而不亂協而不乖不凌不犯不沾不滯則無不和矣取諸陰陽者無不和凡陰陽之所為者有不和哉由是動盪其血脉流通其精神煥發其善端禁遏其邪思克其資質之偏全

此生師質訪專人其亦以為弗咻矣乎

譚氏三子名字說

其性情之正成其文武之材胥為吉士之歸由是閭門之中父子親長幼叙夫婦由是朝廷之中君臣正上下辨政教與由是郊廟之中天神降地祇出人鬼享世運由之以昌風俗由之以美風雨由之以時三光由之以明四時由之以順六氣由是而不為災休祥由是而舉至妖孽由是而落消萬物由是而各遂其生君子小人由是而各得其分中國由是而寧四夷由是而服天人一原感應無間如此然後可以言樂如此然後可以言和非軒轅氏之大春磨陶氏之大咸有虞氏之大韶夏后氏之大夏殷人之大濩周人之大武孰能與於此哉後世德之盛極之建不能庶幾六代之聖人方是時也非無管絃鞀鐘鼗控揭而充莫能事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息災寧遠群生位天地則知樂者聖人作之而初不徒作之今徒見八音之陳列則謂之樂五聲之鏗鏘則謂之樂是知有器之樂而不知無器之樂也有器之樂工能之和也無器之樂非工能之和也工之所能和者末也工之所不能和者本也今夫樂不惟有本抑又有要而皆在乎人也何謂本和之謂也何謂要有為律而聲為度之謂也本之立者樂不勞而和要之得者和不期而至聖人之於樂也非本立而要得哉蓋聖人之體天地之帥也聖人之性天地之德也聖人之聲天地之和也天地之帥以為體天地之德以為性天地之和以為聲獨聖人哉吾猶聖人也聖人能立其本得其要以和陰陽而吾獨不能乎反諸身而已矣求諸心而已矣自強不息而已矣浦江戴生叔能甫之子也年甫弱冠而有志于學其名曰樂而其子曰和之吾友方希直既廢其端以致其勉余也能不思所以繼之故因其請而申之說如

長沙譚君齊翁有子三人伯名祭仲名棊李名集於是皆伯衡曰吾伯子仲子生于金華葉儀先生嘗為著名說而皆未字也類為我字之辭而祝之夫斯禮也古者冠而行焉今吾之子皆未冠也而行斯禮焉庶其早知而風成也幸無以為樂檀而鮮焉伯衡辱及濟翁今踰一紀矣而識三子目其孩提之日俊奕而英發皆令器也能忘受助之情乎其敢以不做辭乃祝之曰有衣之載此之謂祭門之貴盛則列乎是棊雖一器足以顯人之門地而况於人豈不能乘時乘動以顯其親嗟小子棊字爾公頭爾尚昂哉朝夕以賢哲自勉正弓之祭此之謂棊弓之弛乘則資乎是棊雖一器足以輔弓之張弛而况於人豈不能行道濟民以輔其君嗟小子棊字爾公輔爾尚昂哉朝夕惟賢哲是慕嗟小子集公義爾字集之為訓猶積云爾海之深也積水天之高也積氣道積于躬君子攸貴尚論其要莫先積義積則氣浩然充塞乎天地當大任處大事臨大節夫大議沛乎其有餘裕勗爾公義尚故內而且外勿始勤而終懈既祝已又語之曰踰親子道也輔君臣道也積義為學之道也大抵皆人道之所當務也夫盡子道不盡臣道不可以為人盡臣道不盡子道而可以為人乎又焉有為學之道不盡而子道臣道克盡者乎然則入而事親出而事君固三子之所同也俛焉而為學三子可不交勗之哉苟父勗之則為人之道孰有不盡乎三鳳也昔見於薛氏而今於譚氏見之矣三子者勗之哉勗之哉

博學新字說

荀況注周禮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柳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蘇頌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千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為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雀雀之為色也左丘明之徒道總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為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為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程程非程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及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淺太史宋公學為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搢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其所為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此勉焉余自歲歲存盡心於文重垂五十而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之所以跋愛助於希直也

傳

繆美傳

武毅將軍繆美壽州人豈人歲壬辰江淮大亂集勇士捍鄉井推陳也先為上帥乙未夏與陳也先渡江而朝梁陳也先所為後必敗以丙申春三月率所部千餘人馬三百餘疋自歸上于陰巷上以厲故越國胡公是月從胡公攻下建康

上于陰巷

出北門追水寨軍東勝克鎮江丹陽五月克復德宜與八月攻常州所過也堡若金澤楊思明皆降丁酉春二月拔紅菱橋洛社諸寨三月克常州四月從攻寧國會長樂獲寧國美與戰報獲甚衆既下寧國復從攻下徽州七月苗軍楊元者侵徽州出戰西門又出北門戰又戰于東門連捷追北二十里戊戌春從襲阿魯反院判管破之進攻於潛昌化獲其隸甲上之三月從攻嚴州道遇長鎗戰却之進攻嚴州五月為吳張士誠與楊元者合軍犯嚴州敗其舟師東門追至大浪灘而還文分兵出西門程其精銳自是苗軍勢衰矣八月壽昌急領其兵援之十月克蘭溪甬江用降人蔣元帥為導攻義烏遂會胡公金華城下上至金華美從胡公大敗處州胡深元帥軍梅花門外逐至交道盡獲其緇重金華遂降己亥正月分兵取諸暨略地至紹興十月還次金華十一月獲從胡公擊處州軍據蒼巖其地險隘衆莫利先登美軍敢死士持短魚貫奮擊奪其堡以入我師守將石末翁政棄城而竄分兵畧年浮雲得元帥乘深使諭元帥胡添曰今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自附將誰與戮力且去年爾之衆戰而大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與其阻險偷生旦夕孰若攻圖可以保富貴也深然之出降龍泉慶元皆平遂以胡深葉深劉基入見內出銀碗文綺賜之而遣還金華庚子四月餘胡公帳前萬戶閏五月從擊信州偽漢陳友諒軍狼狽引去胡公還師金華留美從林都督守信州辛丑二月以其師取石港五月張士誠軍犯諸暨胡公促美都督兵東還禦之遇於楓橋戰却之未幾陳友諒軍犯信州復以永嘉侯倣往援行至華並聞敵保玉山馳

赴之戰于東津橋以寡敵衆無不一當百敵懼而却遂復玉山
永嘉侯命爲前鋒北達信州又命特守嚴壘之後絕其歸路城
中開發兵至開門夾攻交諒軍脫者無幾

疏一文綺三郎賜之壬寅春胡公命引兵還金華至常山關胡
公爲蔣英所刺乃蕭程進至金華發喪張士誠軍乘胡公之喪

攻諸暨急善國李公遣表以援請於守將曰夜斫其營其衆可
亂而走也從之呂副樞果棄船重僅以身遁事 聞有卸衣之

賜甲辰三月移守嚴州四月謝再興舉諸暨叛附張士誠美從
胡叅軍城新城敵撓我版築美統奇兵出敵背決戰敵敗北西

城以完遂留守焉乙巳三月張士誠大舉圍新城號二十萬聲
振浙東美切應之北門之外覆牛最之下敵攻西門又趣當之

再戰再捷會善國公大敗之于龍潭美逐其餘黨至湖頭受上
賞丙午正月從王指揮拔浦城拔無蓋洞紅山寨遂敗陳安定

軍于紅山大寨五戰而入浦城洪武元年春從下建寧延平四
月復從林都督珍海寇于昌國十二月除武毅將軍管軍于戶

明年春從曹國公北征克景州刺州惠州戰綿川六月從攻上
都復取道通州往授大同戰黑河遂與大軍俱還比平三年二

月從軍都督攻下雲州五月復從曹國公擊上都敗蠻子太尉
軍于察罕腦兒進攻應昌分兵擊花環寨曹國公命護送江文

清士馬至北平十月班師南還定封行賞錫以世襲之命則四
年二月也六年夏城中都而以七年春移戍平陽平陽岸海而

故城規制弗稱美改作之在平陽八年年未六十輯致其事君
子以爲急流勇退有賢達之風云

史氏曰有古豪傑之士其克成功名非獨有過人之才畀要必

又能據所從而去就焉馬援不吝隱居而歸漢光武尉邊秦不
舍劉武周而歸唐太宗特勅爲浮囚之不暇尚可望新息鄂國
之封哉夫元之將亡與陳也先共事者亦多矣獨將軍逆知
其無成而決意臣附 今天子於草昧之初將將軍令也
勲在 帝室爵爲武毅位冠千夫澤流後嗣不亦宜乎於
戲去就之所關繁豈輕也哉

武德傳

武毅將軍武德壽州安豐人至正末江淮用兵以材畧募馬
義兵百戶累功至千戶慨然有志於功名而共事諸將皆不足

與成功從元帥張鑑渡江轉戰寧國太平之地且三四年言於
張鑑曰天生勇猛之姿堂堂雄萬夫今日卿於東明日卿於西
事勢可知矣不早擇所依一旦與草木同朽腐豈不可惜哉張

鑑善其言乃以丙申三月相率自歸 今上九月從鄂國
常公攻毗陵將下而從常公援魏國徐公于牛塘明年三月復

從攻毗陵克之五月與張鑑攻下秦州六月攻高郵七月除管
軍千戶十月從曹國李公赴常公于池州戰尤力流天中右股

後去之血流至踵弗顧戊戌三月從取於潛昌化三月乘勝克
嚴州資以銀碗由千戶爲萬戶五月苗楊左丞軍軍烏龍嶺
曰可襲取之願爲先驅李公問曰何以可知襲取對曰乘高峴

之見其軍勢首尾衝決部曲特徙舉不安又其誓誓以此知之
李公以爲然從李公出擊獲其營早月移兵取蘭溪十二月
上至金華其守將竊安慶以城降從入金華己亥正月分兵克

諸暨三月復從李公擊紹興鼓勇爭先右臂傷而戰自若李公
曰人人如武某何敵不捷哉資米三石加銀碗後二年二月王

保反金華越國胡公遇害賀仁德及處州院判耿公遇害浙東震動德以是月從李公定金華三月從張指揮進擊處州遇賀仁德軍于劉山德馳當之戰手罵仁德曰爾初無容足之地來歸我 國家命爾為元帥爾不思報効而行叛逆若爾者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誅爾死在頃刻尚敢逆戰耶仁德大怒揮戈刺德中右股德引刀斷其戈追擊之大聲呼殺入諸軍繼之仁德敗走為背城之戰德又默以精銳突入其陣鏖戰仁德遂為其下所誅處州平回守嚴州甲辰官制行改管軍百戶乙巳三月偽吳張士誠軍犯諸暨從李公擊退之賀綵繪二

李公遣從朱指揮撲浦城所過若金剛橋無蓋洞諸寨皆下丙午春江山之十四都民據山寨為亂從徐元帥直抵其處群盜大驚德徐晚以楸福則相與羅拜頓首死悉撫定之洪武元年正月復從李公下漳州劍州汀州還師徙都督林公捕海寇昌國之蘭秀山七月復從李公南入閩悉定閩溪諸寨十一月李公請于 朝以為管軍千戶而 命下以十二月階武畧將軍

三年移備州四年 朝廷定功行賞賜世襲 制書文籍三箱如之三年靖海侯吳公出行邊德被檄赴靖海侯于平陽靖海侯察其可屬任而平陽重鎮外控島夷命就鎮平陽十年換武毅將軍鎮平陽八年將六十乞致其事得請則十四年春也其冬 上以內悉乎定而雲南歌外聲教還將統諸衛軍合十萬致討以德宿將命與諸大將將兵偕行

論曰昔馬援去既覽歸光武輔成漢業為漢功臣封新息侯歸老私第及光武命援將兵討交趾援雖老不敢辭蓋忠盡之臣心乎報國身之不恤義當然也武將軍棄昏事明委質

聖朝去就之間動中機會至於起自休致出從征伐間 命即行慷慨許 國其智識忠義於授豈非異世而同符也哉書之簡冊千載而下想其風烈孰不歎慕援不得專美于前矣

承信按討蕭壽者德安人也字君美年十六喪其父而克自奮發以樹其家識者已知其不凡年二十陳友諒起荆湖被為萬戶交諒寇池州太平壽皆在行日夜思自效歸附 大明不得聞不克如志居嘗缺缺歲安如八月 今上親率諸將與交諒戰鼓轟湖湖鞋山戰湖曰交諒中流矢死壽同事者率還立交諒子理于武昌壽乃乘間以所領舟師自歸 上于

蕭壽傳

嚴州乙巳四月偽吳張士誠軍軍大浪灘其舟如鐵壽乘快舸挺戈而前衆皆披靡大軍繼之士誠軍大敗追北二十里有白金之場八月士誠軍復犯烏石從嚴元帥出擊敗之獲戰艦一偽萬戶一人仍賞以白金加職文丙午八月從曹國李公取桐廬富陽餘杭十一月乘勝下杭州吳元年正月李公奏為管軍百戶二月 命下九月從永嘉侯朱公攻台州先登火其浮橋獲馬二戰艦二賞白金如初台州既下分兵守黃巖水砦十一月大軍南攻福建諸路書田海道領舟師夾攻洪武元年春福建諸路悉平還次金華四月海寇據昌國之蘭秀山煽亂從都督林公擊定之七月復從李公拔閩溪諸寨二年正月進昭信

按附統於徐指揮從李公北征則其年二月克惠州錦州太平全寧丁遠度遼河敗慶曆國王軍進攻上都四次通州八月往後大同敗孔與脫烈伯二國公軍明年五月從擊與和越昌慶州

四〇

高州分兵據紅螺山等也堡遠及大軍與蠻子太尉軍戰于駱
駝山而以七月遷金華四年二月世襲制下賜文錦綉各六
端後二年之三月由金華移平陽十年四月換承信校尉十四
年冬與千戶馬俊出擊山寇自平陽之林來浦越龍潭過泥輿
以破吳品岩雖小龍銀屏若以扼萬松林暨福寧之岑嶺具村
所頭轉而涉瑞安之烏山萬丈林會大軍以殄餘寇凡破數十
碧勳首二百級生得偽官士卒三十人奏功賜指幣

史氏曰人材之生必于與運匪獨將相重臣兩有文武凡暇隙
屬亦一時之選也千載之下尚論其世知有伊呂蕭曹而已其
能因事見于方明者幾何人哉壽事明兼管職干戈從征戰歷
馳四境之外轉成一統之業亦可謂能矣而使之無綱可乎故
其事余喜為之論次焉

范幹小傳

相軒先生質行君子也聞人之善輒好誦贊之聞人之不善輒
法語繩之先生曰吾直尚口哉吾恐夫人不得為善之判也而
息故思所以激之激之故獎以好語也庶使人歡慕而勉焉耳
吾懼夫人狃於不善也而滋故思所以匡之匡之故繩以法語
也庶使人懼耻而成焉耳先生處里鄉黨之人因先生之言而
恤其先人之遺孤而棄其黷族之無主後者有之兄弟異爨而
偃同居者有之屠沽而折齒為士者有之而為不義者至戒人
無以聞於先生或過先生謝焉或過先生而面發赤焉先生益
有道者也蓋王烈郭泰之徒也然余有感焉世之爵祿得則富
貴失則貧賤此其可歎也豈直好語比乎邦君大夫以勸夫
善者而曾莫之勸也世之刑罰輕則鞭笞重則劓剕此其可愧

耻也豈真法語比乎邦君大夫以懲夫不善者曾莫之懲也法
語不足以傷人之形軀好語不足以濟人之匱乏而其使人懲
勸也顯反捷於邦君大夫之所操者此其故何耶既而思之豈
毀譽之出乎公論而予奪牽於私意歟豈此之德乎於言而彼
之令未信於下歟豈人可以理論而不可以利誘威怵歟不然
大之不榮而榮其小大之不愧而愧其小人之情固然耶使刑
祿果不能勸懲也則聖人何設焉先生名幹字景先妻之金華
人父懿許公之高第第十自號柏軒人因稱之曰柏軒先生云

胡嘉祐傳

義士胡嘉祐永康人字九柝永康在婺之東南在處之西去處
之縉雲可三十里元之李處屬縣寇蜂起元帥石林宜孫雖勇
之以兵不能止也於是縉雲弱溪之寇應民杜氏以乙未冬
出永康境上殺掠以逞嘉祐憤然曰卿郡有急可坐視之乎走
縣曰令願助官殄寇令問安所得兵乎對曰募武健之士又問
安所取錢乎對曰請輸家財今日吾即歸散家財募武健之士
得千餘人而什伍之大者其旗為義兵寇至輒迎擊由是寇
氣遣其徒黨來降嘉祐以為此特款降以息我師耳益訓練其
衆俟同明年四月寇果復搆賊郭焚廬舍入據縣治四出殺掠
郡將勤兵致討嘉祐率衆助郡將遂復縣郡將駐縣中其帳
下士間出暴橫嘉祐乃排帳直入問郡將曰將軍之來吾以為
欲為民除殘也豈意乃助寇戍民乎郡將執手罵曰若真愚人
我惟不忍民之殘於寇也故勒兵而來除寇何絕謂助寇殘民
嘉祐曰即如是兵士暴橫何不禁郡將遂拔帳前旗于嘉祐曰
其爾之吾兵士有收擾吾民者立斬旗下嘉祐出旗樹于懸

言曰將軍令獲民者斬此旗下於是士卒不復出縱出亦不敢
 暴橫鄉井乃按諸令計事無訪司庶使問今縣有可與共患難
 者乎對曰有胡嘉祐文學雄存誠者過其邑子也乃從旁言小
 人習知之此人以重義者聞縣中嘗有人媚嫉之而誣汚以大
 罪獨無左驗得釋及其人賊殺家奴經人事將抵罪感勸之曰
 此報怨時也報謝曰人以針煩我我亦乘其隙而傾之人固可
 鄙而我獨非鄙人哉終不報怨凶年鄉人粉草根本實以為食
 誠諸子曰人皆飢餓我與若獨飽安乎遂發粟賑之其他存恤
 族鄰鄉黨之孤者寡者疾弱者未易以一二數此其重義蓋天
 性然也真可與共患難者應使乃為徽書曰義士胡某使使郡
 軍中援嘉祐陣統諸義兵珍寇且給以鎧甲之屬嘉祐遂與方
 允中等引兵去將五里而屯于鯉溪或言此寇往來處奈何也
 此嘉祐曰是乃吾所以也此也吾非以我等之衆足以珍寇也
 勅官軍作聲勢掉敵鄉井耳我等在此則寇不敢越而深入寇
 不敢越而深入則自此以西可保無他虞矣奈何不也此時呂
 玄明壁方巖自守亦致書嘉祐曰君提孤軍當據衝恐非萬全
 計為君計者莫如去鯉溪壁方巖而共守焉乃可萬全也嘉祐
 曰吾將秣難以保鄉邑此吾衆之所以集也若去難就易此皆
 為身謀而不顧鄉里相扶持之義者也我豈忍為之不往而諸
 保受圍解分兵掠之往往以寡勝衆丁酉正月大破寇于盧平
 于合德二月又破之前倉乘勝追北至黃碧又明日寇乃盡銳
 從道繞出方巖呂玄明與戰巖下其徒殊伯純戰死嘉祐聞
 事急以明日黎明引兵往助玄明遇賊于占田遂大戰而寇至
 者多嘉祐顧謂方允中等曰衆寡不敵矣退提取覆也惟乃

戰耳自辰連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死于陳嘉祐厲聲曰
 不令兩賢傷死義且戰且罵不旋踵死之縣令野遂達而聞之
 曰嗟乎胡毅士未世骨斗椽寸組一旦曠急而能以私財私
 贖鄉兵屢挫賊鋒利安一邑吾獨為天子命吏顧不知為計里
 其幾於鼠輩又不能殺之吾獨不獨大懼於心其負忠義士抑
 亦甚矣為之流涕率諸義兵登夜而以禮祭之
 史氏曰元制復一縣者賞官六品不幸而死于難則視其所當
 得官超一等褒贈之嘉祐於制得褒贈郡為上請報未下而
 天兵取襄城褒贈不及矣洪武已酉 詔脩元史嘉祐於法
 得立傳其子以事在前代無碑 聖朝既不致以聞而時人又
 無能以其事送史館以故秉筆者亦莫得而登載焉有知嘉祐
 之所樹立豈以褒贈不褒贈立傳而立傳而加植哉夫其以義
 自奮志在為國殄寇以身殉之且猶不恤况家財乎斷可謂大
 忠矣苟無稱焉則何以激勸哉余適求康父老為余言是以具
 畧之

金貞婦高傳

貞婦高名文奴溫之端安人年二十六平陽金切芳時以為婦
 明年生子暉暉生七月而切芳以病卒金故平陽富家盜起海
 上其家交川濱海焚掠蕩然無遺繼以軍興盡賣其田供給幼
 秀卒高出替研露之始克奉是時方左丞明善周總督從道日
 事兵爭切芳兄弟析居父矣携其妻孥東西走避之不暇何暇
 扶持高母子高執乳媪負暉窟窟山谷間紡績以自給艱苦之
 此人至不忍見而高無毫髮怨慰聲改勸之曰世有此子猶不
 足恃者此三尺孤又足恃乎遺世多虞饒於貧者且不能全活

况一弱婦具貧之乎不及時釋所從他日妾賤何及高曰我足一踐金氏門知死金氏而已餘尚復何慮乎與其懇懇生就若死就死矣死兵也其推志堅不為浮言所撼如此碑七八歲日夜樂勵之以詩書曰不學何以成人不成人有子與無子何以異感母之言亦知自樂勵成于成五今年二十二歲矣高今年四十有七鄉人士無不長咸稱之曰貞婦云

論曰人皆謂貞婦儒家女龍江曹阮山長高鳴負板其父也父講經史貞婦自幼居父旁聞之故其見義明其抗時操於艱苦之中喪親之際固當於感奮如是則名為儒者當何如哉然吾見較急而奪志者亦多矣若貞婦豈惟世之為人妻者愧之貞婦其可謂無愧於聖倫也已

王銘傳

廣威將軍指揮王公名銘字子敏和州人歲乙未平章預國俞公炮兵于無為之海子口以應 今上公性從之預國公

一見公大奇之留居懷下夏六月從攻下米石磯乘勝取太平而元中丞獲子海牙殺以兵屯宋石丙申二月預國公與常忠武王合兵攻之公以驍勇裨君奇兵之列正兵方與之合公率諸奇兵大譟騰之其衆不能支遂破其水寨三月從攻陳也先嘗於被卷拔之進克建康鎮江七月偽吳張士誠軍薄鎮江擊走之追奔至江陰石牌而還八月從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偽吳軍合乃還軍檢大將軍徐公子牛塘丁酉三月從攻下宜興七月與偽吳軍大戰于太湖流矢中左臂引刀出鏖復戰勇氣彌厲預國公勞之曰力戰而創不恤壯士杜士李度賢將也其麾下士表創而戰固當顧予何人而得此於爾哉八月從攻朱

州刺軍于石牌戊戌四月復從預國公擊通州拔黃橋絕項張榮等寨有白金文綺之賜遂從攻歙刀趨于池州之樞陽冬十有二月從 上親征婺州英子五月為漢陳交諒軍入太平犯龍灣從預國公迎擊敗之遂北至宋石公獨馳入其陣敵攢輿刺公傷頰而公轉旋三周殺傷過當血流滿不顧也賜文綺銀鞍各一 上察公忠謹辛丑六月被於行伍以備

禁衛佩刀劍侍左右無寒暑朝夕頃刻不離八月從 上取江州癸卯八月偽漢軍犯南昌 上親督諸將往討之公被聖執銳奮從遇交諒于彭蠡湖之康郎山聯舟酣戰湖水盡赤交諒軍敗退保鞋山我舟蔽江而扼湖口者旬有五日交諒軍之食出禁江口求戰又大敗之支諒中矢死兩戰公買勇爭先功為多尋分遣諸將撫定荆湖公往吳山脩諭沈頤等

曰爾主連城數十方地萬里精兵百萬大艦數千猶不能全而一旦送死禁江口爾等保區區尋丈之險况能久生哉今大兵四出追討偽漢遠望爾不早歸順尚安所逃死乎弗聽遂加兵諸壘壘悉平有功擢管軍百戶甲辰三月從黑丁指揮往擊廬州七月克之八月往復安豐乙巳五月從常忠武王攻下安豐襄陽九月還攻秦州閏十月克之丙午夏四月轉擊淮安又下其秋 上命諸將攻浙西公從常忠武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敗北直抵城下公與有功偽丞相張士信悉境內精兵來投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忠武王簡仇健士由大全港繞入東門復出敵背為奇兵以分其勢且填壘薄巷絕其歸路公在行旆尤先擊壘晝夜之力又敗其援兵偽元帥徐敷之擊于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來解

州大小之戰數十丁未九月蘇州破橋士誠師還而公以十月分兵守禦松江洪武元年春被旨佐翁德指揮守禦太倉二年二月制授昭信校尉依舊管軍百戶四月從翁指揮捕倭寇海上遇於海門縣之上封及其未陣擊擊之所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以獻復有白金文綺之賜三年七月泉州漳州不靖從平章廖公往撫之悉定其地四年二月都試百戶用鎗之精無與公敵者與百戶尤宜角三合三勝立除武署將軍太倉衛管軍副千戶後二月召至闕下超拜宣威將軍長淮衛指揮僉事五年八月詔若曰溫亦東南重鎮苟非其人豈堪付托其以長淮衛指揮僉事王銘為其衛僉事公拜命以九月蒞溫審利害度先後而施張弛舒慘之功厥行惠流而遠近為之易視政聽常再奉旨造海舟數十艘心計指授井井有條吏無所售其奸民用不擾瑞安民周廣三等盜弄兵三魁私帶者聚至六百餘人殺巡檢公選士授以方略盡獲而誅之乃上奏曰臣所領鎮岸大海而控島夷城池樓櫓因陋就簡非獨不足以壯國勢幸有風潮之變抑將何以禦之勢瀆政為臣敢以聞報下以七年八月繕城而陶甃堽之延袤三千餘丈高視舊益三之一既崇飾雉堞改作各門層樓使宏敞鉅麗與城相稱又每若干步為敵樓三間環城之上九五十餘樓以八年十月浚濠自南門至東門以丈計之一千而贏其深與層皆倍於初又砌二堰開曰南關曰堰頭為蓄洩之限以九年十月增築外垣首起海神山尾屬郭公山為丈二千有奇其高與濶各十有二尺由是海水縱暴患不及城矣換廣威將軍錫以世襲制書則十年四月也十四年冬十月祐寇吳連三等

構亂犯平陽端安公出兵捕之比延安侯唐公統大軍至則寇之就誅夷者十六七矣延安侯五閱月而戰寧一方奏凱還京定公力之以為十六年春公得告往和州改葬先公先夫人且行郡之耆庶填道蹈行揚言曰吾士民賴公而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瘵者得其休息奈何舍我去焉不得前公慰遣之則皆垂涕以別及公還自如州男女無老稚爭相遮迎咸欣欣然有喜色郡守長相顧曰吾屬為天子牧民民視吾屬去來漠然不以為意王指揮職乎軍者民其去也戚而於其來也喜乃爾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哉吾屬愧王指揮多矣史氏曰凡人之才有所長者必有所短是以武能戡亂文能附眾一人之身兼強二美謂之全才夫其生也豈偶然者求之往古代曾不數人焉公生當興王之運方用武時從諸大將東征西討則奮其才專無戰不捷而功以建及天下大定東被寵眷臨制方面則興廢舉廢推恩布惠而民以懷况謙恭而不伐敬慎而無愆於戲若王公豈非才全而德鉅者哉論次于篇以見公之賢非流輩之所可及一以見聖朝將帥得人之盛事蹟前登

謝成傳

十戶謝成字德用濠之定遠人歲甲午萬戶陶洪材其為人以前前驅六月與俱取泗州盱眙十一月破雲山峇嶺乙未正月遂從故鄉史大夫衛國鄭公按和州署百戶六月渡江克采石進克太平八月從克溧水溧陽十一月還守太平署千戶歲丙申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集舟師屯采石衛國公與常忠武王洽共搗敗之成獲其戰艦二三月從拔陳也先營于秦屯獲卒三人乘勝克建康獲卒七人因留守禦六月從從衛國公

取廣德歲丁酉二月克長興六月偽吳張士誠遣兵入寇從陶
萬戶出城東門奄擊走之獲卒二人七月攻下徽州以功遷萬
戶十一月苗軍揚完者盛兵薄城澤勇敢士性嘗之咸推成成
率數百人橫戈鼓譟衝之衆皆辟易自相蹂躪大軍繼進遂獲
其師揚完者僅以身遁論功成最受上賞歲成二月從攻於
潛昌化獲卒七人三月進攻徽州之後一月張士誠兵圍嚴
州率所部出擊追北二十里獲卒五人遂還守徽州歲辛丑八
月復從衛國公文下樂平馳克饒州獲名馬一移兵指撫州獲
其迎敵將一人卒十五人遂得撫州歲壬寅正月從守南昌偽
漢陳友諒發精兵襲南昌成分地守幸步門寇犯寺步門成先
開矢石與賊獲其驍將三人寺步門既捷寇兵奪氣遂潰衛國
公言於 皇姪大都督曰今日之戰氣吞敵者惟謝成爲然賜
銀統二加文錦一歲甲辰四月從攻下吉安及太和州十一月
從圍贛州乙巳正月克之五月前克安福州還守南昌官制行
實授百戶會忠武王克襄陽 上命衛國公鎮襄陽以成
從洪武九年別從指揮王誠下兩陽進攻唐州又下遂以其兵
攻泉白光石鵬等若或諭降或進討報獲其衆遂盡得黃口之
地均州房州望風皆下二年 制授昭信校尉襄陽衛管軍百
戶三年三月從王指揮成金州九月回守襄陽十一月復從王
指揮成高縣四年閏三月仍回守襄陽四月 召爲虎賁衛百
戶佩劍扈從八月以元從功多超授處州守禦副千戶階武軍
將軍處大郡也襄多岩險其民稍缺望輒負固跳梁成至燕雀
竊發者守處之五年青田之沐溪民間大約私蓄盜聚四百餘
人益出平陽縱三魁巡檢都衛檄處州平陽守將會捕檄至之

日成投表而作曰此行非我不可也即日領兵向沐溪今歲所
過無所犯師次沐溪一卒入民家獲其鵝一成立執而刑之衆
愈益懼服時八九月豆芋盈野無敢私取者駐師之所有大塘
魚充初其中主家私自意漁且竭矣比師還視之則魚固在其
行軍以律如此周大的等悉名得矣而平陽守將利剽掠使卒
持文書來捕餘黨五十家成擲其文移于地曰藉今果其黨與
猶當休朝延寬大之意賞之况非其黨與同解網之手爾卒曰
而歸白而帥羅織平民有常律無自違辜也如不用吾言我當
具奏被乃不敢違嘗是時徽成五十家無無類矣沐溪民以爲
感相率祠之又二年錫以世襲 制書授武毅將軍又三年以
兩軍後衛後浙千戶 召至京師明年 上遣千百夫長
凡二十四人督造海舟浙江成在道中當殿之分水諸見道者

率縱私人凌辱縣官榜繫役戶家橫過取無如之何而成獨不
然天從而爲區畫焉執事者樂效其力未半載而舟首完其歸
報也父老持羊酒追送浙江成堅謝不受後諸見道者以虛說
後期例黜就卒伍蕭成雲南獨成以稱 旨遷播城其從都督
孫格備倭寇海上則十七年夏也秋七月有 旨守禦平陽先
是守平陽者以其地岸大海過於關防民舉足輒獲矣成至一
切除去遠近安之不咸處州矣成平生不事詩書而爲於奔走
以禮法檢身始從軍上有老母下有稚弟軍行常藉以從自繼
時與弟文才貴睦同居共食雖富貴不變而二弟事之如事父
不命坐不坐所至門無請謁雖吏士候於大門外非公事不得
入而持摺紳先生恂恂早讓惟恐夫一士間辱致三老問民
所疾苦懇懇白之守長兩賜或慰時輒愛形于色自奉養約甚

無寒暑衣大布之衣家人進錦衣迄不衣狗馬聲色滯然無所好蓋其天性然也

史氏曰謝將軍當刑平借亂之日身列行伍之間轉戰吳越秦楚之域所至輒與有功非勇且智烏乎能之其為衛國公之所屬任也宜矣尚論 皇朝大將有古賢將之風未有盛於衛國公者也而謝將軍在衛國公麾下論一紀則其孝友恭儉下士愛民異乎彼之長千夫者固自有所漸被哉
聖天子興王之際得無小大無不得其人予於衛國公謝將軍徵之於戲豈非書所謂天惟純佑命則商實者乎

蘇平仲文集卷之三

蘇平仲文集卷之四

傳

譚濟傳

章貢教諭諒校董刊

譚鎮撫者名濟字濟翁長沙湘潭人也其先曰世績仕宋官至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至濟七世矣濟少力學歲壬辰湖湘騷動濟集眾捍鄉邑會武岡楊勉者元帥率其部東下濟遂與俱東甲午次江右以功擢千夫長明年次宣城廣德遂至錢唐蕪管軍器軍儲事丙申春除湖州路知事尋陞萬夫長戊戌秋揚完者為左丞江浙行省與張士誠大尉有郤戰不勝自到死其所部皆欲降張士誠濟獨持不可曰依人烏可不慎今欲得所依莫若往歸胡統軍耳歸胡統軍不獨得所依亦可借力為揚左丞報讐也於是行樞密院同僉員成立遺濟持書往歸胡統軍胡統軍者故越國胡公也特以上將鎮建炎濟往歸胡統軍胡統軍賜濟文綺銀袍各二即日署為萬戶負同僉與諸將校聞之於是相率歸胡統軍濟歸胡統軍之冬從王元帥攻下蘭溪金華既已降遂與俱守諸暨遂乘間拔蕭山更佐王元帥戊辰安戰成臨步大捷又捷於金山橋更成衢州從王元帥攻下廣信而留戍偽漢陳友諒軍圍廣信從出擊生得偽萬戶一人更卒二人馬一遂從衛國鄭公攻下臨川進兵援南昌引兵拔建昌凡三年而還戍金華其年十月偽吳張士誠遣謝虎判寇東陽義為從戰東江橋生禽偽萬戶一人屠歲餘復從擊張士誠軍于新城之龍潭生得偽萬戶一人轉南戰鉛山遂至浦城敗賴元帥軍南峯寺下進破景江橋寨生得一特四卒更從曹國李公轉西戰桐廬富陽餘杭遂從下錢塘而曹國遷濟為

鎮撫使從曹國南取建州劍州汀州洪武元年從胡左丞東平
寇昌國海中蘭秀山後一年忠顯校尉勅書下其夏從徐指揮
北征至北平遂屬征虜副將軍鄂國公追也速丞相軍於大寧
全寧錦州遼河復從曹國赴大將軍魏國徐公于慶陽由涿州
過中山渡浮沱出井陘至太原而魏國已舉慶陽於是別由代
州踰鴈門搜大同行至馬邑遇劉平章軍與戰虜千戶一人行
未至大同四十里與大軍共敗孔興成列伯二國公軍於懷仁
追北十五里得元帥一人又追至東勝豐州黑河雲內乃還明
年復從徐指揮出居庸夾擊雲州遂及蠻子太尉沙不丁平章
軍戰勝脫山等處從攻上都得虜戶一人從攻應昌得院判一
人因逐魯王軍黑松林至慶州古城還次高州從趙左丞往松
利盡詢下諸屯堡還至全寧曹國遣之部送元之降臣及宦官
之北平已而復從曹國追沙不丁餘丁至三不剌野馬川而回
北平以深入賜文綺二北羊十班師詔下還金華而計功行
賞矣劍賜濟文錦六帛六披濟制書其令子孫世襲戍金華
三年為洪武七年調平陽會校營衛者六百餘人出入瑞安之
小村百丈殺三魁巡檢溫州衛命濟領軍往捕悉奄捕及接送
欲明年夏青田民葉保五謀反處州衛徵溫州衛合軍捕之亦
以命濟濟曰此小孽何足煩吾官軍取之以弓兵足矣即率梅
頭東山高樓三魁洋望仙口六處巡檢往會慶州軍于楊山寨
竟破之虜者七十餘人蹤跡禽之然於民秋毫無擾平陽民揚
伯存造偽鈔鑿山九年夏事覺濟直搗其地獲之吏嗾伯存殺
數十人濟獨其奸詰伯存曰此數十人為余造印耶抑行傳耶
伯存對曰非也吏救我援之耳濟切責吏曰當先按汝數十人

還平陽繼福者千戶事往往廢關仍攝以存攝一年事無鉅
必盡心焉有持燧來訴者或歸其事有司或以屬各所後必問
所處當否即有不當折以片言無不心服上官或執所見必問
陳使悟乃已濟雖乞謝還而溫人稱之則于今十四年秋平陽十
六都康以仁亦以造偽鈔發覺其鄉人初聞官來捕大懼既而
探知來者鎮撫更相慰藉曰是皆捕造偽鑿山者無懼也濟
悉十六都捕以仁及黨與竟還村落聞知其冬慶州寇吳達
三等紀平陽西都官軍出討兩百戶戰沒二三人老諸縵千戶
言曰賊勢如此宜募民丁作聲勢今小民所敬愛無若譚鎮撫
者可任也得將軍謂濟曰無惜一行濟至江南告其民曰事急
矣何不團結相保守咸扣頭曰惟鎮撫命於是其子弟皆荷竹
鎗木檝而前一晝夜得七千人分扼宜山梅奧烏石嶺石塘賦
間風為却敵日毛指揮軍乃至縣西南不幾破濟之力也已而
延安侯統大軍駐縣境寇冠窮逃入海去選濟沿海往來徵巡
無使敢得下海士卒或散入鄉村害民得必軍法從事地微至
下林巡檢誦有游卒十七人宿汝家盡縛其家人汚以通賊暖
語方肆行榜掠奪之去矣濟追及之縱民而縛十七人者還其
主帥曰余卒為凶虐其自治之維時從征者祇不棄濟鄉人呢
女惟濟弗忍云

史氏曰余讀宋史至譚世續傳觀其侃侃立朝堂堂推律而整
身以死未嘗不欣欣焉乃今見其簡牘有若濟者所謂賢者
必有後誠然哉方濟與等輩決去此之際非明柄幾先何能令
也當自按歸本朝四方從征以成功名而福澤施及後嗣此

其材器真過人哉天下大定守封疆於海隅間與郡邑之吏共
事舉措粹出人意表仲尼曰君子不器其濟之謂歟其濟之謂歟

張正傳

張孝子者名正字忠中溫之平陽登瀛里人九歲父仲達喪鞠
於母林十三歲母瘡發于頰左角瘍醫視之曰此瘡惡不可言
腫若至鼻雖秦越人不知焉計矣正憂懼蒼黃走城隍祠匍匐
泣禱引刀剖股肉持還家獨啜粥以食母瘡立愈切瘍醫見其母
之瘡之愈而不知其愈也正食以股肉駭曰吾見患此瘡者十
人十不救張母獨無恙何哉已而其事頗聞人比之孝已正事
母極濡慕之情事無鉅細不容決不行年三十娶婦陳惟帳套
褥施于床者機以錦綉正曰吾在極抱時母推燥而就溫今吾
母寢處何如而吾乃獲處此於吾安乎即以讓其母陳事姑稍
懈正輒曰要所以為養也若不盡力奉吾母何以爾為陳嘗有
間言正曰我豈孝衰於妻子耶不然此言何自至白其母切責
其妻其妻亦感悟更為恭順之行洪武丁巳秋母病下伏枕血
糞淋漓正時以手搦去之了無難色後六年春母疾病叢豎人
人以為切其脈祭其豎不可為正曰吾聞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
坐視而不營球之理矯子東嶽行祠復剖股和藥藥未進而母
病革矣母歿朝夕悲號感動聞者及既墓日至墓所未嘗不流
涕於殿正可謂孝義人也已或曰吾見其孝矣烏在其為義也
曰正持身端謹見人交通權貴漁貨賄以自肥慨然曰一時意
誠快如子孫何其家無餘資鄉隣故舊夜不能舉者必竭力周
之而又幸好義有往助之有禁本者家貧母老而病篤曾有召
命本且行恐母不諱無誰為收悲甚正曰而母誠不諱棺歛吾

吾責也本行將半歲其母死正邊買棺收之本丁粵來歸數月
亦死一子猶未晬收之亦正也如此九十餘人可不謂之義人
乎余友譚君潛翁者慎許可特推許正余固意其必有過人者
及邑士林賦徐尤為余道其事為益知正之過人而譚君之推
許不偶然矣皆闕損孝而孔子稱之臣章非不孝而孟子辯之
豈為二子計哉雖善扶義無夫人知所勸爾孔孟之時去古未
遠也且猶如此况千百載之下乎若正者亦難能矣亦難能矣
論者于篇余烏得而廢諸

黃夢庚夢傳

黃夢庚字伯明弟夢裴字伯晉處州麗水人秦府紀善其
兄也
或奪官獨夢池左仕龍江宣課司大使後以其入課鈔惡製刑
部獄夢庚聞兄繫獄走京師視之會有詔省罪無大小得
輸粟還郡自贖夢庚謂夢池曰兄罪不可測夢庚日夜憂之計
無所出天幸有此額爾魯家之田往輸庶兄弟可白首相保也夢
池持不可夢庚曰父母遺歸與祖宗遺業孰重輕夢池曰我豈
不知弟今日當田即吾父母他日何食夢庚曰兄繫獄父母朝
夕食且不下咽使兄獲免罪歸見父母父母啜菽飲水無不樂
者兄知終已持不可夢庚當擊空查爾故自言
天子輸粟
贖兄罪夢池恐乃許之夢庚馳還家以富田事白其父文彬夢
裴樂然持羨東西奔走從人買白金予學廣夢庚乃北行七十
餘里道病幾死者數矣然猶自力以達大同輸粟五百斛刑部
乃義出夢池夢池在獄中母張沒二弟棺歛盡禮極力營葬事
夢池一如事父其兄召試京師留關中龍江兩人者未嘗不更

番省侍夢漢妻葉夢池妻魏初聞其夫魏常田轉從旁曰勉之勉之竊聞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使而兄得生還言易歿死無憾勉之勉之君子以為黃氏兄弟始雖皆非常人也論曰昔晉明兄弟至相與爭田今夢漢兄弟盡當其田以活其兄無秋毫憫惜者論者往往謂今人不如古人觀此兩家兄弟古今人果孰愈耶夢池九世祖師恩師恩兄福州節度推官四分先人遺貨命三子各取一分而以其一拜師恩師恩不惟不較尋推其金帛重賞予兄子若夢漢夢池真師恩子孫哉且世人舉事敗於婦言者何可勝道方夢池夢池當田脫其妻或一人便之雖不中輟痛詎知不失機會於感葉與魏可不謂之賢婦人乎

張毅傳

張毅字身剛揚州人元之將亡四面兵聚揚州毅奉父母避之大同國朝取大同立都指揮使司以毅讀書而曉法律召為書佐毅亦喜得俸養父母不耕為書佐治文書兄謂毅敏也無不可干以私洪武五年冬母趙病卒毅棺斂扶護兩歸行至直沽其父又以六年冬死于直沽毅以力薄不能歸兩喪為里外久之而負骨歸揚州以十年夏補丁讓祖墳之東除都督府起為書佐出補浙江都指揮使司令史毅有兩叔父其次叔父客死瓜州殯焉其長叔父居鄉里老且病貧甚毅為今史都指揮司舍次叔父喪未舉長叔父老病貧乏乃爾日夜憂死至感泣十五年夏從延安侯平寇溫處還司謁告歸省父母墳墓舉次叔父喪以拊奉錢官為長叔父壽數日告長叔父曰毅不幸父母喪矣賴有叔父在得相依頓摩半役欲留侍叔父不可

得御叔父以往則叔父已老又病甚不可與俱行毅還浙既富且貴口用餘額其除以奉養叔父叔父雖老病無苦戚感也其叔父曰汝克萬里還葬父母土叔亦頓汝免暴骨異鄉且克葬念老身而奉養之有姪如此我且多死不恨吾姪讀書知顯親大節勉之勉之吾漢庶其後報乎於時揚州人見其叔姪如此無不歎曰曩雅兵革之禍鄉里存者百無一二於其父母生不能養而死不能葬况能養其從父者張毅者乎毅亦賢哉余不識毅譚濟有示余劉子仁所著孝行錄且盛稱毅在都司有能譽及居延安疾僕府推不忍之心脫人於忍若者手凡全活者若干人免罪辜者若干人象其愚者若干人然則毅可謂仁壽人矣孰得以文墨史目之哉蓋有為有守而不幸為吏也雖為吏而無愧於古之君子其義可尚也由是子仁錄之齋翁魏之莫非出於義也於感孝所以事上也仁所以恤下也毅克充之焉惟而不為君子哉余喜文墨吏中有若毅故論次之云

黃母劉傳

黃母劉文淑姓劉氏溫之永嘉人宋宣和辛丑其先名士英者為州學教授能出謀募兵却避寇方臘而全其城靖康丙午通判太原軍府事金人犯太原死之封忠濟侯詔立廟鄉額曰忠烈在今明倫坊學官之東於劉為八世祖父某早土母林是明養后劉以弟不慧身任養母保抱扶掖懇懇焉及歸黃氏猶時歸流濯補衣裳遺餽候同榻於途識與不識稱其孝如出一口黃氏求蓋故名族問閱與劉氏相望劉夫曰松陽縣儒學教諭德發應登父衢州明正書院山長南一南一父儲職即通道道父朝奉大夫恭甫而年紹興二年進士御史檢法官家

實七世云劉為黃氏婦善事舅姑姑張性嚴數家人章鮮得其
 權心劉委曲奉食上立侍不做不遺晨昏禮父益恭姑愛之
 猶女歸鄉後八年無子乃為聘婦生子通通生五日而所生母
 死劉鞠育使長大通年十二應發卒時劉三十有六歲第一尚
 無恙然其夫私念通非劉產而恐劉有他志也憂見于面劉始
 知其情無泣曰夫在日妻且俯仰望通終身而視之謹謹別夫
 士乎有如不一心黃氏養老人而字通孤者有如日自是幸德
 愈篤南一乃喜過望越三年南一亦卒劉居喪哀感甚治喪無
 違禮營殯信與以樂舉夫之棺合窆焉日夜攻絲枲通從鄉
 先生陳公蔣學進士業通亦自知政禍禍明蔡氏書一日夜書行
 且讀不覺涕淚中出得狂易疾劉謂其宜父生者不亟娶黃氏
 宗托將自吾世新乃為之聘屠氏之女生子性前此應發以通
 未成童乞養婦之子劉中啟為子雖乞養子劉恩之不管如通
 授以室矣中孫見通狂易私心甚喜自意通且喜死即其家黃
 當奄有而不意屠氏生男也性生中孫殊執執勃然怒刃入卧
 內成之類劉奮當其鋒得不死刃下隣保不義中孫相與執送
 官寘諸法後九年通果死狂易劉營營與性居而中孫諸宗百
 端偵伺索贖之未幾海上盜又起兵與繼以飢饉科擗室集劉
 辛若支吾門戶終無恙劉意又未嘗廢職時飾犯事與夫族鄰
 鄉間謁問屢常禮人益以為難能與性居二十二年為今洪武
 元年秋得疾且革執性手曰我為汝家婦不幸寡括二世短命
 保汝父子醫藥進艱棘中雖不敢不盡死力然一弱婦人耳
 安敢自意無他萬一有不測我死有餘罪今天幸得見汝成立
 有婦有子我可以下見介祖矣雖然恩兩世孤寡先緒不絕如

既克有今日益感激涕零宗以成吾志爾焉可不勉言畢而
 逝年七十有九今世以雅饒橋于鄉君子謂性之賢劉之教云
 史氏曰余聞性之妻之弟王崇道則事未嘗不謂焉為之太息
 其豈非再造黃氏之察者乎始有通次有性其後性獲全皆君
 之由是黃氏之先不遂為若教氏之殺非再造其家而何蓋不
 獨奉節之懿無媿委倫其存心之孝先見之明勇而材又孰能
 企之或曰何君夫不姑而為夫實少室斯不亦存心之厚乎計
 通必死而為納婦斯不亦先見之明乎中孫兇暴以身拒之而
 迄脫性非勇而能之乎雙身持家政道多難而家滋殖排材而
 能之乎若劉其女婦而丈夫哉於嚴賢乎矣

陳節婦傳

陳節婦胡正溫州平陽縣人宋國子傳去卷其曾大父也專與
 兄國史院編脩官芳俱以神童登嘉定了已第節婦年十九父
 祺孫以妻同縣陳彦道彥道於宋其州通判用中為曹孫歸陳
 氏三年生一子乘夫而彥道病卒節婦屏脂澤弗懈惡并始服
 人不能堪而安之彥道族之人風以再行節頌向姑泣曰妾何
 敢爾也夫士婦稱未亡人藉令無子亦辨作陳氏鬼况有子乎
 妾幸生長衣冠家曰聞禮義之訓豈可過聞左無識者伍而等
 先乎便妾之足一移不獨妾大氣弗若老姑幼子倚仰之誰其
 有不夫所者耶言已泣不止其族人風之不動則逼之節婦曰
 我知之矣欲我他適而奪吾之田余田與節孰重輕耶棄田以
 昇夫之族而曰彼力紡績仰以養姑俯以育子雖積其餘以養
 其夫子長鳴宋刑部尚書周姐之孤孫女為之室姑享年八十
 乃終以禮喪其之惇惇一婦人既完其節又克盡送死之禮而

保有味民之氣可不謂難哉君子過其門指曰是家有節婦
歎息而去節婦年五十一卒卒時年七十二

史官曰世所貴閭閻之家者豈以其傳述彙編或嚴法嚴飾故
及後昆至更數世而不移世教有所賴焉故也有若國博胡公
兄弟並起進士則其教之行于家必有可觀者矣至於孫曾
婦人女子亦能以貞節自守食蔬飲水澹澹不可厭視君子之
澤入人之深如此哉余特表而出之作陳節婦傳非惟以彰胡
氏之賢亦將以愧夫世之生長故家而不令者云

天刑生傳

天刑生者名闕天刑生其孰也生生而病鬼關因名闕而自號
闕翁及年世更得盲瞶拘攣病生傷目之不明也耳之不聰也
手之不能執也足之不能履也曰類若吾唯吾善吾善吾善者

孰為之天也天何刑我焉也吾殆有隱應乎古之刑幾而吾今
具四刑悲夫以此更令號曰天刑生云或曰生當生族子德備
既沒內庫物簿錄其家就速 南京 今天子獨其非幸卒還
其家財而縱之歸 天子即天也 今天子不忍生罪而謂

天且刑生執信之或曰生大父父仕皆不大顯未嘗為主柄作
威福高法報復醫獄而漁色淫利而毀貨亦未嘗武斷而兼井
和者窮故而暴珍天物生又讀書梳理未嘗多行不義事執親

不得所以致疾狀而生乃有斯疾信隱應致邪夫天於人也
隱應循且祭之而醴之薰之釂之如此則陽為不羞者又
當何知人之竊主柄以作威福者何法以報復者何獄漁色淫

刑毀貨者武斷而兼井者極奢窮欲而暴珍天物者多行不義
事者何則可則可則可則可則可則可則可則可則可則可則

是為禳乃陰權生目薰生耳聽生手飲生足不既失刑乎所
福善禍惡者非邪或曰天人曷嘗相干生者生死者死吉者吉
凶者凶天何與焉而生乃謂天刑之不亦尊天也歟哉或曰

若生者而信天刑之則亦天之未定耳天定且將以刑生者而
刑其可則可則可則可則可則可則可則可則可則可則可則

之咎雖然歌衛人之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生姓潘
氏金華人其先世仕宋中書舍人默成先生最顯後六世而宋
亡又二世乃至生生通經能詩文而詩出語尤絕人生口吃然

喜而戚否人非得失期期言不已喜怒弗相入以此箴憚之
有陰事惟恐生知之而發之見生輒趨避去之生今杜門不復
出遇事猶解作詩風刺向令生不以疾廢 詔起文學儒生且
首推上生使生得如江柯董拜御史亦且誇誇如乃袒而生竟

以疾廢矣君子皆為之太息曰不幸不幸云
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潘生者得不為善人乎而其疾患
至于此則夫善人天何與之之有哉仲丘而不得位瀕淵而短

命死毋伯牛而有疾子夏而喪明聖賢且如此獨潘生乎人皆
謂生之自號為敏察其言乃可謂能自反者莊周云知其無可
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其潘生之謂與

梁道士傳

梁道士貞者字松間處州麗水人其先世仕宋多由儒科起家
禮部侍郎荷最顯貞禮部之第制茶材之曾孫也八歲喪父母
十二投紫陽觀為道士時玄妙觀有高士曰特授希玄先生楊
景雲以道化遠近貞若紫陽六年不見道乃入玄妙事希玄統
傳其道希玄弟子數十百人而貞為高第希玄既歿去貞遂游

江翰淮涉汴過呂梁以至燕山碣石候羨門安期生之徒特進于大宗師一見器之留居蓬萊宮十餘年乃與集賢大學士六十四薦于朝得處州路玄妙觀住持提點領本路道教事貞南歸領職未一年

今天子命越國胡公取處州貞入青田

山中以避胡公延之相見乃詣軍門見胡公則軍士即觀而屯固無隙字矣道聚死于鋒鏑與赴水投崖死者相枕藉也於是收而掩之即藏殿以栖丐食飲以卒日所親關館招之辭曰吾所以如此者祖師之香火不可委而去之也不往軍士毀盡皇壇繕城貞稽首曰壯士幸勿毀而毀不為止則卧壇上曰此不可毀也即毀當身與石俱碎耳軍士揚其言乃止不毀而更為葺之耿院判俚建普大齋所獲信施以贍其眾以予各莊市牛種一髮不歸已稟後二年番軍亂復作衆不汚觀不燬頰頰為及參軍胡深歸鎮興州俾建醮三日夜參軍觀之梁棟傾圮曰失今不治他日將何所用力貞曰前年預借報去年行和羅道士憂徵輸之無從取也暇治觀乎參軍惘然為捐觀之報三百餘石施以白金二百兩盛二千什貞即盡心彈力支款危補罅漏既迄功慨然曰粗足塞吾責矣辭去參軍與知府程孔昭不聽會嗣天師亦強起之乃復為強起雖起然熱去一切俗務而獨求諸內一室蕭然致惟登几人不堪也而庶處超然客至對坐清談竟日無一語及世間事得酒即滿引竟醉過其得意授稚琴鼓一再行使人目擊而意酒四方賢士至處州無弗致門願見之邵嘗天旱長吏遣巫禱雨者構且兩月終不雨何指揮者詣貞請禱貞謝曰不能無已則設醮耳然不喝誠雖設醮雨不可得也指揮乃命貞隲方歲事當午日炎炎如烈火俄陰

雲四合大雷電以風雨大作三日乃止咸以為貞所致詠敬之貞曰我豈能致雨雨適與離會耳諸公聞之曰長者長者建州兩道士爭住持相與怨于中書丞相李公命玄教院擇高行道士往平之而玄教院以屬貞貞至建州折以片言兩道士委服乃奉幣物為貞壽貞即罵曰若等出家者乃爭至煩我遠來市人不若也何復以市人處我趣反而幣物無以點我也兩道士慙而退初希玄蛻去常住收其田而其遺蛻父莫為瘞者及貞歸自燕始鑿石室遷山冢頂瘞而樹碑焉貞之留燕也與上元楊敬脩為友往來相善敬脩病負為延鑿具藥靡廢三千緡錢從貞南歸敬脩從人假貸以償貞曰朋友有通財之誼何以償為君遠客此土而我行且歸鄉里何以償為敬脩持錢未償終已不取貞自燕歸無幾時敬脩從經略使經略江南行次處州經略使得便宜除拜敬脩工用事郡縣官可立得也敬脩見貞刮目焉且曰若有親故欲得官者以姓名來貞謝無親故群嗜進子爭啖貞以重賂要為關白貞大驚且怒曰我豈為若輩關白者耶人以告石末叅政叅政嘆曰此真道士也益敬重之貞既出家為道士惟一兄行年五十一娶貞妻善謂兄曰兄先人世嫡奈何不要異日宗祀將誰屬者而兄終不肯娶貞涕泣以告族姍曰兄不要梁宗誠不祀矣幸為我勸兄其言懇懇惻惻但族姍相率勸其兄其兄乃肯娶貞整囊中金為兄娶婦曰兄娶果得子得子梁宗以祀整金以全梁宗誠不恨兄娶連得二子而卒時其長子三歲其幼子生未周卒今長者年十三幼者出就外傳數字一出於口有族子六歲而孤貞所以數字之者同於兄之二子今亦且冠矣此皆德行固君子所汲汲者貞地迹方外

而今則其見重於四方賢士豈徒以道術哉
論曰始余見道士蓬萊宮時道士方客遊而意氣自得視其類
輩與臚劍履侍祀帝所既如也後見于玄妙則披雲書領鄉鄰
道教人皆爲道士榮而道士澹然無毫髮之異自不見道士令
又二十年及見之亦無毫髮異始見時年已六十餘矣目光矍
矍燥人似欲飛動此非有道者耶余亦安足知之次其平生事
于篇始見其銜氣機也括多名山廬中論章居簡徐虛寂之流
托焉而出八人間道士括產也詎知非其徒耶

序

林氏族譜序

平陽林氏五季時自長溪赤岸來居四溪宋中葉自四溪所居
嶺門嶺門之族字數伯者持其譜圖指示余曰惟我林氏自周
仲陵公歷十八代而至于今二千七百餘年其名字世次皆於
此見焉然以時論之今距宋唐未遠也上距晉魏則遠矣又等
而上距漢秦周則已遠矣遠者難稽近者易考考者當詳難
稽者當略今吾世譜顧詳於遠而難稽者畧於近而易考者無
他焉年代綿邈卷帙浩繁兵火之存更存於散軼之後得於毀
裂之餘由唐而上全而有徵由唐而下不全而無徵故也吾於
其有徵者既不敢忽而不錄於其無徵者亦不強求曲證故
以舊譜實于前而闕自所可知者爲嶺門譜系附于後蓋林氏
之在平陽也皆祖福唐尉後若干世徙四溪又七世徙嶺門又
五世支爲四秀曰文曰行曰忠曰信其初兄弟也服雖窮親雖
盡而同所自出也先生嚙以爲弗畔則願爲我序之於戲君子
重乎譜者非以誇門地也所以慎同異別親疏也故无所據而

強加之是謂誣其祖可據而反遺之是謂忽其先祖不孝也
忽其先亦不孝也今敬伯之所爲不妄援於已遠不輕棄於已
疏真知孝之道哉仲尼不云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者也古今林氏以德業顯者余不暇論姑言敬伯之所自出
者焉若福唐尉之執喪廬墓可謂孝矣若知諫院之直言極諫
可謂忠矣事親不過乎孝事君不過乎忠臣子之事君親而於
忠孝無憾可謂盛德之士矣盛德者必百世祀此其子孫之所
以有行而無替也自今敬伯率其族人相與勸勉處家庭則以
耐之所必事親者事親列朝著則以諫院之所以事君者事君
則信乎能繼述矣其於孝也又何加焉余見林氏之福澤方衆
而未艾誦之所書豈但若是而已哉

譚氏家譜序

譚本姓子爵其分土在今濟南歷城之間齊魯之附庸也入
春秋三十九年周莊王之十四年魯莊公之十年見滅於齊桓
公而譚子奔莒譚自爲齊所滅子孫遂以國爲氏而其後有漢
譚平定亦有去言爲單氏者而其後有梁東南寧州刺史單無
克而齊明帝時寒陵有譚弘質以四世同居居陸表門閭蠲復稅
役長沙譚氏莫詳其所自出有仕版宋爲澄部侍郎贈端明殿
學士者名世績其先自南昌來遷而長沙之譚氏自端明公始
顯蓋自端明而下及今八世矣子孫鮮碩其以才學行誼自元
者往往有焉至正壬辰丁亂以來族人四出避難披譜由是散
秩其七世孫濟大懼久而後人不知其世也來謀於余余以爲
宋豫章黃文節公之爲譜也七世以上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
皆略而弗著蓋慎之也今取法於斯其豈不可乎於是勸自所

知為本房國既成復屬余叙叙曰古有大宗小宗之法先王所以叙天倫係人心明教原政本者也由漢以下宗法廢而門地盛於是譜牒之學與為族之有譜其猶宗法之遺意與近代言族譜者二家為法厥各不同世經人編取法史氏之年表則歐陽氏也系雖以屬若禮家所為宗廟者則我蘇氏也其為使人重其本之所自出而尊尊之義明辨其支之所由分而親親之道立則未嘗不同也尊尊親親而譜法盡矣是故宗法既廢之後先王叙天倫係人心明教原政之本遺意猶繁然於族譜見之君子無忘於存禮則已有志於存禮昔其復忍置而弗講乎禮氏之族遠矣其系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所以真辨者兵燹之荐更數籍之無存焉耳今譜之為書雖不能如我蘇氏致詳於所親而不遺於所疏然於歐陽氏之法庶幾有合焉乎自天下多故雖名士族鮮不苟簡以廢禮而漸獨汲汲於此加之意其可謂知禮也已矣濟字濟翁今以忠顯校尉為管軍千戶所鎮撫守禦金華云

黃氏家範序

治國非難治家惟難古有是言也夫國大而家小不難其大難其小何哉家主恩者也而其流也義至于滅義矣欲家之治豈易易乎故欲治其家者必以義濟恩以義濟恩全禮法則何以哉漢唐以來士庶之家雖服窮禮盡而能聚族以居者東平張氏九江陳氏金溪陸氏今浦江鄭氏亦惟範之以禮法而已矣故範之立不惟可以治家抑亦可以保家鄭氏同里黃君嘗善有見於此爰立家範總九十則自冠昏喪祭下至米鹽細務事為之制有禮有法的然可行乃以告余曰吾與吾弟皆深

讀之合食而同居非有範也而歷三紀猶一日者親也今吾之子與吾弟之子十有一人矣自今而後吾之孫與吾弟之孫不知其幾人焉吾之曾與吾弟之曾又不知其幾人焉親者能必其不遂至于疏也敬而不為之範可乎此吾家範之所以作也若夫類益之則繫予焉是聖於嚴君家之範豈余得而損益哉為君叙之可也叙曰國之所恃法焉耳矣其立與立其廢與廢故一日不可無之然法立而不行謂之廢法法立而不奉謂之玩法法立而不遵謂之停法停法玩法其責在下廢法其責在上有法而樂與無法同有法而玩與無法同有法而停與無法同家之範猶國之法也其可一日無哉使有範而與無範同則雖立範又何貴焉則範雖立又何補焉是故善治國者行其法者立賞玩其本停其法者無宥夫然後法無不行而國無不治治國猶然而况治家乎今黃氏之家有範矣其克奉與克逆者必賞以家範之賞其不克奉與不克遵者必罰以家範之罰何患其不行而家之治也又何難哉合食而同居雖百世可必也抑黃氏義家也義家子弟不待乎範而興行孝友平由禮誼固當苟特範之立而後勉強人斯陋矣矧範之以範而不奉焉不遵焉至于見罰而猶不耻焉不悔焉不勉焉則亦匪人也已矣則亦匪人也已矣於戲言出余口猶有弗忍焉者孰謂黃氏之子孫而忍為之辱尚念之乎尚慎之辱

吳氏孝義集序

孝義聖在諸聖尊節孝卿即南宋曹恩所居里也恩事見會稽志而里是由恩以名里之吳氏其先世居開化鄉之峽上宋熙寧中玄丘居士泗由峽上來近而孝義之有吳氏自此始傳十

一世至錫西翁宗元而家益裕族益大乃同室廬以處合釜羹以食通其有無其休戚子孫遵之今且五世矣閨門之內秩秩乎其肅穆也群從之間抑抑乎其慈良也小大之政井井乎其有倫紀也吉凶之禮鑿鑿乎其中樂度也隣里之中醇謹乎其盡恩禮也僕隸之微循循乎其能謹勅也道其里指其門而相告曰此居孝義里而行義無愧前烈者唯乎人人無間言也錫西之孫敏念作始之難而懼保終之不易尚與采者無嘗諂謀而相與繼述之此孝義集之所以編也親親之道莫大乎昭本始故謂圖先之開家之方莫急於守先訓故家敎家範次之文辭所以鋪張德業者也故記序銘讚次之而歌行附焉蓋誌所以垂示不忘者也故碑銘行狀次之而挽詩附焉人之交也各以其類觀其交際而其人之賢否攸見故尺牘次之大人畜也性於孝感於人而然也故孝大錄次之靈為八卷總為成帙因其鄉先達桂仲晦請余為之序予觀天下之物厚其積而後其勢隆浚其源而後其流遠世家之澤有引而無替未有不由子孫之善繼善述者也善繼述者將何所致其力哉亦惟盡心於日用數倫之所當為者而已耳是故父慈而子孝夫義而婦順兄友而弟恭上下之和睦孰使之性使之也性本於天而人順兄弟之友恭上下之和睦孰使之性使之也性本於天而人同此理故賈氏之於吳氏姓雖異而孝義之行若出一人自南宋至于今時雖殊而孝義之聞若在 時性之在我雖異時異姓之人猶且同之何獨至於同時同姓之人而不同乎是集之編其名蓋有由矣夫以八卷之書不忘其所始則觀是集之人其可忘其所本乎故能充孝義之性斯能盡孝義之實茲孝義

之實斯能延孝義之慶延孝義之慶斯不失為孝義者之極而可以居孝義之里詩書所稱孝慎厥德追配前人敏寧不至之來商乎尚懋勉之不然徒有是編也亦未矣

古詩選唐序

詩之有風雅頌賦比興也猶樂之有八音六律六呂也八音六律六呂樂之具也風雅頌賦比興詩之具也是故樂工之作樂也以六律六呂而定八音詩人之作詩也以賦比興而設風雅頌但詩人作詩之初因事而發於言不若樂工作樂之初先事而為之制焉耳於戲韶簫也大夏也大武也以至於秦魏齊諸國其樂之作也陳之以八音和之以律呂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商也周也魯也以至于邛鄯衡諸國其詩之作也經之以風雅頌賦比興賦比興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樂音之有治有忽不係八音六律六呂而係世變詩音之有正有變係風雅頌賦比興而不係世變哉夫惟詩之音係乎世變也是以大小雅十三國風出於文武成康之時者則謂之正雅正風出於夷王以下者則謂之變雅變風風雅變而為騷賦此變而為樂府為選為雜愈變而愈下不論其世而論其體裁可乎李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其世蓋屢變矣有盛唐焉有中唐焉有晚唐焉晚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中唐之詩也中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盛唐之詩也然盛唐之詩其音豈中唐之詩可同日語哉中唐之詩其音豈晚唐之詩可同日語哉昔袁孝揚伯謙選唐詩為唐音錄蜀郡虞文靖公序之既夫聲文之成係於世道之升降而終之以一言曰吾於伯謙之錄安得不數夫知言之難也蓋不能無憾焉無他文之日降譬如水之日下

有夏之能禦者故唐不漢漢不秦秦不戰國戰國不春秋春秋不三代三代不唐虞自李唐一代之詩觀之晚不及中中不及盛伯謙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其豈不以此乎然而盛時之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之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

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也其亦異乎大小雅十三國風之所以為正為變者矣詩與樂固一也也不管音不足以知樂不管音則何以知詩伯謙之於音如此則其於詩也可見矣此文靖之所以不能無憾也哉平陽林敬伯蚤歲誦文靖之序添有榮乎其表及遊國學館諸博士貝廷瑤劉子憲而知唐音夫取出其嗜好也其文象陰餘簿

暇日乃更選焉非有風雅騷些之遺韻者不取也得七百六首隨其世次第為六卷以所選皆五七言古詩故目為古詩選唐敬伯之言曰竊聞詩緣情而作者也其部則有風雅頌其義則有賦比興其言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其篇或長或短初曷嘗拘拘於其間哉又曷嘗曰我為風為雅為頌也因事而作出於國人者則曰風出於朝廷者則曰雅用之宗廟郊社者則曰頌又曷嘗曰我為賦為比為興也成章之後直陳其事則曰賦

取彼譬此則曰比托物起意則曰興如斯而已矣奈何律詩出而聲律對偶章句拘拘之甚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盡廢矣故後世之詩不失古意惟有古詩而今於唐詩亦推選古律以下則置之而况唐之詩近古而九澤臨夏若李太白杜子美至於韓退之雖材高欲自成家然其吐辭暗與古合者可勝道哉而唐音乃皆不之錄今則不敢不錄焉余常其論之唯識之曼而選之精也是以備著之於載此詩選勝於唐音遠甚使文靖

復生而見之聲不快於其意必有以發揮敬伯之用心者矣惜乎九原莫作願使余序其徧端也

重校漢隸字源叙

伯衛於隸法初不通晚何以言哉雖然曾壁科斗之書出孔安國為隸古定非漢始有足隸也自秦人變篆象以便隸音則隸國權輿於秦矣而謂漢隸為字源何哉隸雖肇於秦至兩漢而法度斯備點畫俯仰之勢脫去篆分之意遂成一代之文隸子玉

孫雖梁鴻鍾繇諸人傑然以之名象百世之下咸取則焉雖隸謂之漢隸可也雖謂漢之隸為隸字之源亦可也經為世代不克人用其私智徇於今之厚歆於古之略臨學之家扭于習熟

承其論而理其謬所從來久矣馬志于古學游心於藝事者不本諸漢為乎本哉夫本諸漢者豈曰隸之去古未遠云乎亦惟漢法六體書試更君頡之教史檣之學夫人誦而習之字學猶近古也是以有取焉耳蓋書之體雖殊總其實不越乎六書而已六書既通篆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外焉故士

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尚論書法之源舍是則何以哉世人下筆往往與古背馳而流於俗謬者六書之學弗講也因之以周衰重之以秦火保氏之所掌小學之所教雖不可考也而說文解字序序等書簡有足徵焉有誠能反本循源而求之於斯其於形聲事意轉借之辨何至於昧文字子母聲音之源何至於迷

波磔點畫偏傍位置之類復何率之有然則隸法雖備於漢而所以觀其會通以極乎書之為書者其可畫漢而遽止哉此宋

儒童機字源之所由作而季子之所以重校也歟錦愈氏有不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相述兩漢途之迷者希矣根柢六書源之絕者希矣雖以之盡古今之書神然有餘裕矣宜惟謙哉豈惟練漢求能讀古書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也季子生車書混一之代年學俱富志于稽古推其餘力重校此書其有關於字學之大者世惟無事考文則已倘有事於考文將於是乎徵焉抑聞年官命張敬父齊學遂能讀鼎刻杜鄴從敏子吉得其餘餘亦以小學名家至於敬受學之師史乃逸其姓名君子概焉今季子述其承傳之自甚悉使人觀其書而知其師亦賢於政也已矣

偏旁辨證序

扶風馬侯未出仕時僑于嘉禾嘉禾之士相率委質而師焉侯病世之學者於書學宜而不講自一字以至偏旁永偽踵誤十八九乃為書者干篇曰偏旁辨證與承學之士講習云及侯出而為郡臨川而東陽蔡侯適以進士通守其郡謂侯此書誠有補於小學者也可不廣其傳乎覽書全幸屬余叙之于惟先王之教小學必以六藝書其一也書之周官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有保氏焉三歲則一考之以同其文其為教如此是以其時士無弗知書是非有正而人不取用其私也歷秦漢而至于唐經傳救絕已久書之為書也因世生變超便就簡非盡復先王之舊矣然猶有維持之法焉太史試學童能風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今史吏民上書或不正輒舉劾漢之制也取士有明字科學館諸生試書凡書學石經說文字林先口試通乃舉試說文字林二十條十

八通為第唐之制也其為法如此是以其時士亦無不知書是非有正而人不取用其私也自時厥後特異制殊非惟先王之教不復而取士之法亦莫之行矣學士大夫率謂書非切已事高談性命者慕遠大而忽近細游心藝事者較工拙而論短妍班揚賈許陸薛二李二徐之說雖有存焉者幾何人能盡其心也亦形聲筆意轉借之辨迷文字母子聲音之原夫豈獨後生小子哉先儒朱子志之嘗欲取說文解字序序為書篇以詔于來學惜乎有其志而未就焉嗚呼成朱子所改為之志以明先王之所以教豈不在後之君子乎此馬侯之書所以作也竊觀其書凡一字之全詳偏旁之不經流俗之習熟傳寫之差舛牽強而穿聲杜撰而因襲一識一字之分一畫一字之別同音異用同形異從之類莫不推尋其端緒論列其得失考訂其微體區別其部類而其取舍義例有不合於班揚賈許陸薛二李二徐之說者蓋鮮矣明先王之教成朱子之志端在於此書乎 國家方稽古以制度學校之教脩取士之法行吾知亦將有取焉而於同文之右不無功矣豈惟有補於小學云爾哉是用不謙而為之序使覽者知其書實維先儒而依而盡其心焉庶幾察侯之志也

心學圖說後序

金華坦溪之上有隱君子曰鄭君彥淵宋川陝置制忠愍公之六世孫也始余得其拜書汪釋讀之圖意多淵儒者乃今讀其心學圖說信彥淵之為儒者無疑矣夫堯舜禹之相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萬世正學於是乎出焉商周繼之其間聖賢馬不絕而亦為有外此以學者哉逮乎

周衰聖人不作異端並起其所以為學君天抵非帝王之學漢
 興群儒撮拾遺經於秦火之餘往往弱於訓詁而不知反求諸
 心則既失矣後千數百年濂洛諸大儒出當宋世相與倡明聖
 學而論者為子貢之徒所不得聞於仲尼者昭然若揭日月天
 下學士始知不知道不可以言學不明心不足以為學夫何種
 習既久雖有叢桑之材亦皆為先儒之成言是謂莫肯以精
 力自致而今為甚譬言如侏儒之觀場人致掌亦致掌人鄉翰亦
 鄉翰其目且猶無見也其心况有得乎則其夫愈遠矣夫千古
 帝王之學固因濂洛諸大儒而後明至於天地事物之倫理性
 命道器之精微諸大儒又宜敢自謂其言蓋矣痛矣後之學者
 無所容心無所容喙也乎哉此亦謂之書所以作也及荆優游
 事外於九聖經賢傳旁及釋老之書靡所不覽而未嘗所以為
 同異思而然体派造而自得得其說直欲逾濂洛涉洙泗窺先
 天之秘推其用心可謂勞矣非儒者而能與於斯乎惜夫是書
 出於三百年之下而諸大儒莫之知而莫之取也向今茂淵與
 諸大儒並時而生從而就正焉其有不傳信乎而復使余得而
 讀之豈知言義唐許胤宗國學也而不欲著書以為豚之候幽
 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得吾之所言而不得吾所不言則
 於諒有不能明而且妄投棄矣於歐醫家之說萬失之其揭止
 于傷人吾儒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遂至于亂世然則儒者若
 書視聖者若書豈不愈難乎故余平生為學不敢為信成言亦
 不敢輕出臆說觀茂淵之超諸獨得多所發揮寧無慨然若乎
 圖與說所不能隨者茂淵尚然有以激我哉

范氏文官花詩序

京口范氏自宋至今為郡望族其先世嘗植文官花以為庭實
 辛稼軒所為賦水龍吟者也近代趙松雪御茶磨諸賢或有題
 詠總若干首是夜唐時惟學士院有之其珠形異色余固未嘗
 得見竊誦諸賢之賦詠而想望焉豈非范氏之嘉祥哉蓋草木
 於天地間為物雖微乃若鍾夫粹美益為英華忽焉而榮故焉
 而悴是則下偶然也故孔楚之檜斯文之興發條焉廣陵之覆
 世道之盛衰係焉田氏之荆王氏之槐門梓之升降係焉則草
 木有關於人事也又矣而况天地生物有定形則有定色曰者
 不能若紅者不能紫今以一卉之微一日之間而連為之變而
 具有其色又花之異常而不多得者也孰謂范氏之有是花也
 暢茂敷榮數百年猶一日而可委諸偶然乎是宜諸賢喜傳而
 樂道之也於賦言天者常徵於人則於是花可以見范氏之所
 積矣觀物者取少于天則於是花亦可以見造物之厚范氏矣
 不然宋德既衰元入中國元德既衰 皇明膺運天命
 之去留人事之盛興且至于弄故家喬木不與海桑俱化者鮮
 矣何獨是花之在范氏庭砌間雖運去物改而其節超挺秀自
 若也世之物然赫然以貴富之家身得之而身失之者多矣又
 何獨范氏一門傳儲愈遠而流澤愈長賢材繼作項背相望不
 惟詩禮贍承抑且組綬蟬聯也吾祖文忠公之銘三槐堂謂
 公之德與槐俱萌君子之於范氏觀德有不在是花乎范氏之
 嗣人尚無替封瓊哉他日余過京口倘獲寓目當賦角弓之詩
 而諸賢之篇什愈慰君方將錄板以傳故為之序

蔡氏重修族譜序

平陽多年故尚論其盛則未有加於蔡氏者也宋先世有國三

百年而蔡氏舉八行一人登文科者十五人特科八人補入太
學者十九人特補二人請漕試二十八人上書者二人勉解八
人冠武科者一人登武科者四人凡八十二人焉其不由選舉
而以進納得官者又五十四人焉嗚呼可不謂之盛乎其
族舊有譜明應先生子朱子寔叙之毀於洪武乙卯風潮之變
此譜則八行七世孫仲謙因循腐儒而修補者也持以示余
徵文烏序嗟夫族著而分世遠而疎地殊而志此其勢有必
至者然而君子使之合於已分感於已疎不忘於已疎未嘗無
其法焉三代以上雖持以宗法傳業以求維持以譜法譜法之
行猶宗法之行也何也自吾之所自出以至大父之所自出以
至於大大父之所自出文推之以及乎始受姓之祖又推之以
及乎屬之疎遠者無不登載昭穆以辨之字行以聯之系序之
承傳支派之分美皆可得而詳雖數百世之及千百人之衆其
初一人之身其一人之身而齊疴疾痛不相關乎平居或有老
壯推弱不相敬讓慈愛者寧不愧乎或有力不相藉矣不相救
死不相救者寧不悔乎或有以富貴加之而凌侮之者寧不改
行乎則雖分而恒合矣雖疎而恒戚矣雖殊而不忘矣蓋聖所
繫如此有尊祖敬宗收族之心者未有不因其情者也余觀
蔡氏之譜自九府君至仲謙十六世仲謙之下又四世世常
百餘人不為不蕃由五季歷宋元至于今不為不遠感家賜
吳或家步廊或家新域或家永嘉不為不殊而某為叔伯行某
為兄弟行某為子姪行其名某其字某其配某氏未嘗不相
可考其合族之人服雖窮親雖遠而歲時伏臘未嘗不相
往來冠婚喪祭未嘗不相赴告患難緩急未嘗不相扶持

豈不以譜之立乎然則仲謙於譜之修為得不汲復用其情也
雖然今通都大邑故家舊族雖可指數而子孫日就康替其克
保先業者蓋甚少也而蔡氏獨茂衍豈殖不改其舊果何以致
是哉天下之物其甚厚者其積高其源深者其流長故積善之
家傳委必垂蔡氏由九府君而下皆知力學而有德行質諸許
忠簡公誌八行銘蔡文定公誌制史墓之文則世為其慶非朝
夕之故矣其族之昌大非他姓所可及尚有由然哉夫然則焉
之後者固當謹家謀尤當繼先德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
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誠克念焉無忝焉則蔡氏之盛又當
何如是皆余之所敬慕而屬望者有焉

三壽圖序

浦江縣東行二十里其地曰長塘有大姓曰黃氏世其家其上黃
氏之良曰資善曰資深曰資文其生也同氣其分也同軌其為
人也同德其舉家也同心其壽而康也又同而有連山有清
流有茂松巨竹有佳花美卉有禽魚園史琴奕可以娛其耳目
志意而三人者寄懷其間不知日之夕也吳興林子山過而見
焉於是繪為圖以著其事指焉而告子曰擇弟而中坐者資善
也觀書而坐于其左者資深也袖手而坐于其右者資文也鞠
躬而進茗飲則資深之詞子宿也是雖存其大節而資善怡神
以垂白之年相從於山林之下衍衍以相交怡怡以共適錫然
恭順和濡之風亦可想見也已斯人也而使之遊于鄉鄰之人
尚有所觀感乎而使之居于邑邑之人尚有所觀感乎而使之
養于國學國之人尚有所觀感乎故吾圖之不獨以表黃氏一
門之盛蓋將以疎勸夫人之為兄弟者爾子史官也其言足信

序之以文以管諫歌木屬之子將誰屬焉予聞善也者存乎人而命於天者也非智可取非力可獲非財可致以故世之兄弟並疎善讓者不多見也籍令見之往往出于一從再從三從擊從之間若夫同氣而生同姓而分而同壽者不常有也籍令有之私其妻子田廬貨賄較夫長短得失強弱以手足之親而猶棄越人之相視則雖欲同居合食休戚相關有所不能焉籍令能之善好不同趨舍亦異或仕于朝或買于市或耕于野或離之日常多而會合之時常少則雖欲朝夕聚處自初至老未嘗相舍有所不得焉籍令得之寡非給足時非休明凍餒切於膝膚追呼勞其筋骨皇皇如也則雖欲優游佚道之中共享有生之樂有所不暇焉今貧善伯仲於在天而智不可取力不可獲財不可致者如此而於人之所不多所不常所不能所不得所不暇者又如此求之一邦未見其倫况一邑乎求之一邑未見其倫况一鄉乎予山雖欲不侈以圖安得而不侈之以圖展卷之項觀其伯仲之參坐也氣岸莊重凝然若三趾之鼎足以鎮浮威儀煥發炳然若三階之星足以美俗且猶使人欲慕之不已而况於其族姻時親炙之者乎而况於其子孫日周還于其左右者乎恭順之心不油然而生則吾弗信矣然則予山圖之予又從而序之非過也宜也

陳氏文錄序

陳氏文錄者宦遊東昌之士為今浙江都指揮使陳公作之文詞也公以廣威將軍平山衛指揮鎮東昌十有四年功紀之多何可算哉士或記之或序之或詩之特最章其大者云爾聖天子之於公知之尤深 恩寵優渥度越尋常不次超擢斷自

宸衷由是有浙江之命而公之蒞浙江也開塾延致會稽鄭元直先生使諸孫師焉先生因屬其諸孫稟集記序詩為一快題曰陳氏文錄不以伯衡陋而辟序其篇端伯衡辭不獲乃為之序曰古之君子紀德銘功汲汲如不及者善善之惠長惟恐其不流傳而已矣蓋文詞之於功業也猶符之於故也礎之於鐘也鐘無礎鼓無符則不鳴有功業而無文詞以發揮之思隱之精微何以見經畫之周密何以知惜曰其事接於人之耳目其者有時而老老者有時而往則有志有為之成績亦與之俱往焉在其為流傳也編之口說若托之翰墨藏之心說若藏之簡冊在昔名公卿未有馳譽於當世垂名於方來而不載此若也文詞之所係亦重矣宜乎東昌之人士表章公之事業不存自已庶幾古君子之遺意也故始公以文武材畧受知於聖天子制業之初普過日陰圖任益重及取中原即以東昌孫公而公登夜鳴其思慮為之經畫率士卒殄倭寇亂軍前棘闕城郭列府寺樹樓櫓廣市井相地宜立疆畔通溝渠葺疏稻聲威以著寇賊以除反側以安疏亡以歸生聚以庶遠近以孚商賈以集餼餉以足漕運以省徵歛以寬誠音播而垣赫矣然都邑間見之窮陋僻遠則莫之盡見也 九重知之四方則莫之盡知也乃今伯衡得是錄而讀之舉以質善辭不華飾蓋不啻涉其境而覽觀鉅屨焉然則當世欲知公者徵是方未欲知公者亦少徵是而先生之所以稟集者其亦士友之所以表章之意歟雖然公以勳舊為 國重臣矧制乎方回事當什伯於此震今而權後固自有史氏之大書特善是錄其豈非

權輿也哉

穆氏孺虎集序

古人兄弟俱善文詞士林未嘗不以為盛事故二應之在魏二陸之在晉二盧之在唐當時稱之後世傳焉余觀於平陽在元之世兄弟並以文鳴則有若鄭氏居今之世兄弟並以詩鳴則有若穆氏鄭氏兄字季明弟字季亮而其文集曰聯璧穆氏兄字仲好弟字仲貞而其詩集曰孺虎夫鄭氏一門而能文者同氣二人焉穆氏一門而能詩者同氣二人焉此余每覽其聯璧孺虎集所以歎嘆平陽人物之不可及也且言之精者為文而詩又言之精者也然而鄭氏兄弟固難能矣穆氏兄弟豈不愈難能哉序聯璧者翰林承旨朱先生也今仲琳乃以孺虎集請余序其首簡顧余豈其人乎雖然以仲好為兄而有弟若仲貞以仲貞為弟而有兄若仲琳麗澤交映迭發鏗鏘炳煥震耀遐迩固足以使人歆羨初仲貞膺薦至京師官之而不拜後仲琳應詔至京師官之亦不拜仲貞之來歸也縣令程君延為訓導欣然而府就仲琳之來歸也縣丞彭君延為訓導亦欣然府就不及汲於利達而切切焉為國家作人是務其出處之際若人合符節尤足以起人愛敬然則仲琳仲貞之在當今不猶二盧之在唐二陸之在晉二應之在魏真士林之盛事哉覽孺虎集豈何如也是為序

蘇平仲文集卷之四

蘇平仲文集卷之五

序

說蕭先生文粹序

宋自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倡明性理號為道學遞相傳受至乾道淳熙間紫陽朱子頗漢張子東萊呂子鼎立於一時而東南學者翕然宗之說漸唐公出乎其時又與呂子同居于婺而獨尚經制之學真可謂特起者矣而豈立異哉尚論道統由周程等而上之至孔孟由孔孟等而上之至三王又等而上之至于五帝經制者二帝三王之治迹也聞之曰治本於道道於心得其心與道而後其治可得而言則經制性理固自相為表裏者也苟從事性理而經制弗講焉不幾於有体而無用乎公之尚之也有不能已者矣立異云乎哉公與其父侍御史堯封其凡饒州教授仲溫樂平主簿仲義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間自相師友不惟史學絕精而尤達於諸經自謂不專主一說不務為苟同隱之於心稽之於聖人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謂三代治法悉載于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知古此其志為何如哉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金易靡數郊曠學校并野畿疆莫不窮探力索於遺編之中而會通其故不啻若身親見之上下古今如齊樹酌之以絲世變精粗本末兼該並舉其所造又何如哉使得志而大行焉舉帝王之大經大法於千載之後輔成一王之治俾天下之人復觀唐虞三代之盛夫何難之有然天性廉直利不能回勢不能撓忤物既多謗讒彼歸仕未通顯而遽自引退其欲發而措之事業者僅推而托之論述此君子之所以追恨而深惜者也所著書六經群百

五十卷九經發題經史雜著孝經辨愚書各一卷諸史精義百
 卷帝王經世圖譜十卷乾道秘府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地
 理詳辯各三卷故事備要詞科雜錄各四卷陸宣公奏議詳解
 十卷說文集四十卷今去公垂二百年存更兵燹行乎世者
 惟經世圖譜諸史精義耳其他傳者蓋亦無幾矣楊雄有言存
 則人亡則書致求公於公之書而其書又如此不愈大可惜哉
 諸特撰故為是極力搜訪得文集焉觀士介所為存乃重刊本
 也以發題為書足四十卷之數且駢體之什應用之作居多然
 則亦非彙文之舊矣故未擇為文粹嘉惠承學則又懼以寡聞
 淺見而輕去取犯不韙之罪伯衡曰梁昭明太子統管以一人
 之見去取秦漢至本朝數千百年諸家之作為文選矣宋姚鉉
 嘗以一人之見去取唐三百年諸家之作為文粹矣他若文鑑
 文類未易枚舉至於昌黎之文自謂約六經之旨就其去取之
 而公嘗擬取二十六篇為韓子今是舉也猶是意也奚為而不
 可便是集出則公之學術廢亦粗足表見幾公而作者有志於
 學而無從見其書一旦得而見之豈不深可惜而若獲拱璧哉
 於是讀故林釋論議記序書錄奏議標著館職策一百五十四
 首卷為十卷其於題愚書則真于前詞科仍列于後合十五卷
 不歸以序見獨伯衡晚陋何足以知公竊嘉惠故不墜其家學
 喜承學之士得有所考故不辭而書之且以見公特起於流俗
 之中絕學之後所益之精微所造之高妙不盡在是猶愈於繁
 乎無微云爾

張路國詩集序

故元翰林學士承旨嶺北行省平章政事致仕潞國張公既覽

之十一年其方外交北山上人彙其詩來兩京獨前靈隱住山
 見心復禪師類次之將刻以傳會伯衡自金華召至乃請為之
 序伯衡棄在史局讀公之傳念其詩文莫之收拾又且鞅墜嘗
 竊歎焉則今於北山之請也其能以不敏辭乎夫文辭之盛衰
 固圓於世運而世運之盛衰亦於文辭焉見之然則誦其詩而
 欲知其人可不尚論其世乎昔元起朔方有天下不至元貞大德
 而盛莫如焉公之生也適際其時其所鍾者粹矣其言之昌也
 有以哉然而羈窮不偶留滯江湖之表詠歌寂寞之濱幾五十
 年至正初始用薦者通朝籍至是而昔之耆老凋謝殆且盡矣
 由國子助教八轉拜翰林承旨連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天下
 斯文之未賤實有賴焉而孰知夫養之也厚而用之也不啻是
 以其望實如彼之暴者也豈僥倖於一旦坐致顯融者所同日
 語哉自公居翰林國事日非疆圉日蹙故其鋪張帝載翻轍王
 度之什既與清廟我將之頌鹿鳴鳥驚之雅比隆至於緣情托
 物發為聲歌願於匪風下泉有取焉方焉其盛而遠播其衰不
 亦悲乎夫何天不慈遠而公云亡公亡不獨詩亡而元季亦亡
 矣文章世運固迭為盛衰者與觀魏漢唐以來凡以文鳴者靡
 乎天地之運之盛也其制述乃有治古之風逮夫光熾分裂皆
 靡然若循風之泛弱舟不有作者不能自振焉今公晚年之作
 雖當運去杳杳之餘其情舒而不迫其氣淳而不散其言簡以
 壯和以平猶之盛年也其然非其中有不隨世轉移者存然乎
 不謂之作者可乎則其詩誠不宜無傳也公平生高情詩酒所
 作至多而不自惜撮其遺尚五百餘篇皆可垂憲來學者公無
 子一女亦先卒其體也卜地蘇京城南而安厝之北山之力居

多北山廬陵人受業衡之福巖寺遊燕京三十年雖佛之徒而
喜從吾儒者遊與公文最善今老矣而國公之不朽者甚焉視
應勤之於六一居士庶幾無愧也已伯衡之會試禮部也公寔
同知貢舉得所對策最賞不真同事者以其言切直黜之公爭
之不得每與歐陽文公言之以為恨而文公以語伯衡雖不獲
經公門生之末而公亦伯衡之知己者矣就筆序公之詩於政
止之後俯仰今昔滋然久之

申屠先生詩集序

甲君君以詩鳴元統至正時其素既多類皆放失於兵燹之間
幸而流傳於好事者十猶二三其子微極力收拾蓋自君沒後
十二年始克彙次成集以授余求序其端余聞君自總州知學
郎善記覽工辭章號編萬才時出為歌詩先輩爭下之而君不
自足也延祐間故侍講黃公筮仕于其州遂變已事焉侍講文
詞為世指模然剛中少容從之遊者鮮克當其意而獨器重君
悉授以心法他從遊不得者君盡得之而君又能因侍講之言
以治經之餘力力追古之作者於是君之詩與年日進沛然莫
禦而其聲光勃然而起炳然而不可遏時之名能詩者風斯下
矣抄鄉達兼善外史張伯雨至謂侍講之有君也猶吾祖父忠
公之有黃山谷陳后山其取重精神間如此哉始余謁伯雨於
杭之開元宮伯雨以君和其詩三章示余私心慕焉及君來為
經師吾鄉校遂獲與之交自是或歲一再見或間歲一見見必
以文字為娛樂海寓變故以來出處不同山川間之思見其人
遊乎不可即矣此余歸自江東過其舊遊之處輒為之腹痛問
見其遺稿翰伏讀數過不自休而不能無九原可作之歎則余

於微之謂其能已於言乎昔者朔陽方先生謂父栢吳贊府善
父學謝軍誥羊父皆以古詩人自任東朝之士翁然師尊之論
者獨推侍講為得其宗而君侍講之世嫡也則其所諸亦可樂
見矣余復河言哉竊獨慨君生長文明之代才高而學瞻使其
與一時鴻生望士文學侍從之臣通籍著庭之間錄金鑄辭作
為雅頌藉為歌咏以輔張太平雍熙之盛豈不優為之然年踰
四十再舉于鄉始以春秋乙榜樓連學政幾十五年未及改官
而運去物政愁君傷庶曾不數年竟以不幸死矣今其詩之見
于集中者多黍離麥秀之音則其志不亦可哀乎尚幸有子若
微賢其遺業世其家學足以慰君子地下云爾此余所為撫卷
不自知悲喜之交集也君諱性字彥德申屠氏越諸暨人

黎應集序

聖憲集詩文若干首平陽孔子升先生之所作門人同邑林與
直敬伯之所彙次也敬伯以告余曰先生志於立德者也立功
且非其志而况於言乎然而先生由進士科出身雖不第以文
辭名世而求文辭者則固以先生為首矣則先生雖欲不述作
烏得而不述作嘗聞諸先生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此至論
也凡吾之所作亦應用云爾吾敢自謂之哉以故先生雖為文
未嘗留意于第門人間私錄之亦不多也先生既棄代其子源
為與直類將為刪卷附以詩四卷因先生自號題曰黎應集一
二同志將鐫版以永其傳敢請為之序余取而讀之理到矣氣
昌矣意精矣辭達矣典則而嚴謹溫純而整峻該洽而非綴緝
明白而非淺近不粉飾而華彩不餽鍊而光輝古之有德必有
言者蓋如此尚論文章何以加諸至於詩則出於性情而不窘

於哇叮有優游詠嘆之思風雅賦比之遺而先生自視殆然何
哉豈不以世之為文者於學無所聞於道無所得歟其語以
為奇僻惟其字以為古隱晦其意以為深突兀其體以為高而
流俗之所向也先生則不出乎是自意不足以追世好而云然
也歟嗟予文辭之陋未有甚於彼者也嘗謂先生而為之手人
固有却故栗而進規始者亦有舍布帛而取編者苟弗貴先
生之文而惟流俗之所謂文是貴則與是何以異乎夫規始可
適口而不可療飢爾德可悅目而不可禦寒養生則必以菽粟
而不以規始也卒歲則必以布帛而不以編也先生之文布
帛也菽粟也世之所不可無人亦不得而弗之貴者也故伯季
幸於其遺學奇蹟知所貴者矣然則先生之有敬伯不猶楊子
雲之有陵色也歟先生世系爵里行實詳見墓碑此不重出

陳子上行墓序

子上陳君既沒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道業得詩
文總若干首詩為四言為五言為七言為古為樂府為律為絕
凡若干卷文為記為叙為銘為贊為議為說凡若干首加註次
焉雜為若干卷題曰陳子上行墓序載于家叙曰夫所貴乎文
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
人無足取君子猶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凡其人若子上
者抗特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污其身可
謂貴矣而其言也接諸性哲而有合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
沒而無聞乎此余於其道業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
言子上無弗學而以求道為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
於理者益鮮矣自為舉子時其所作已為泥輩雖重金華胡仲

申先生以古學名嘗傲視一世人於文章新許可獨敬愛子上
而稱之曰能其摧進士也朝之名公鉅人皆翰林歐公太常張
公禮部賈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文宜用之朝廷
施之典冊相與論薦之而子上以親老頓取慶元略錄事朝遂
赴上未二年度時不可為輟自免去擅兵柄而徧強州郡間者
爭欲致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為其用周流東西所在常使人
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也最後總戎其州者必欲脅致之子上
遂棄妻子南至于閩又北至于懷慶尋以疾卒于懷慶既卒而
其文亦無能為收拾者以故平生所作存者止此云嗚呼得其
材於天成其學於已不獲措諸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
幸也至於述作又多放失不幸抑何其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
以暴於世則天下之於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余之
所以重有慨也其友謝復元氏欲率同志鑿板以永其傳力雖
不逮而未嘗忘之其豈不猶余之情歟豫章揭先生伯防稱子
上之文上本選固下錄諸子詩上遊漢魏而齊梁以下弗論可
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敬哉

鄭璞集序

安同高君廣叔才甚優敏其長余二十餘年其伯兄則誠甫
又先左司僚友高君於余父執也而厚與為忘年交今三十年
矣歲之正月會于平陽出其詩文曰鄭璞集者俾為之序高君
之文根柢六經出入子史詩則淵源風雅沉浸騷選莫不經到
而辭達氣充而韻勝味備而光采余素知而愛慕焉今觀凡在
集者粹然大玉珥玉之質也炳然琬瑋瑤瑤之輝也雖然瑤珉
珞瑤之音也謂之未理之玉人猶疑焉况譬諸已厝之鼠又孰

信之而名其集曰鄭蕪何與恩而不得則以問諸高君高君曰彼以腊鼠而與璞玉同稱亦惟自負太高而已自高故詞學詞夸故實不副實不副故始聞之意其五也而故與之市終見之則鼠也謝而去焉無足怪矣古人之文章大抵出於道德明備之後是以言立而人信之今世之士屬辭聲韻稍暢則曰我能詩言語布寬成章則曰我能文此其自大不猶鄭人之於鼠乎人之視之其有不猶周人之視鄭人之所謂孽乎吾嘗以為戒而不敢不潑其實此吾集之所以名也而又何疑焉余於是益歎高君非獨文詞人未易及其處已取名尤人之所不敢望先文忠公曰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故實浮於名而人誦其美高君之謂矣然則高君之鄉為文辭者固多可傳論者亦衆而人人獨稱求高君之文得其片言隻字心滿志隘而去豈偶然乎夫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固非人所得輕重然持金玉而欲市者持錢而求金玉者必有足為輕重之人居其間而後欲市者與求市者倍而無疑焉今高君求存其詩文不就可以輕重之人而顧以及余余官位學行無足動人是非可否無足取信料何以塞請命筆文之久也不敢終辭始述其名集之意以為序竟存者可無異高君而有所自警矣

為山樵唱詩集序

言之精者之謂文詩又文之精者也夫豈易為哉然古詩三百篇有出於小夫婦人小夫婦人而可與能則又若無難者是河大序下云乎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有是志則有是詩譬如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聲出焉蓋莫之為而為者夫何難之有自古詩變而為選選變而為律天下之為詩者

不必皆本乎志驚於茫昧之域寄於聲偶研揣之間取聲之詞合言之文斯不易矣又况不能積歲月之勞極其材力之所至而徒模倣以為工而欲馳騁以盡夫人情物理之妙宜其愈難哉是故知詩之作在言其志則可謂善於詩者矣孔君顯夫持所謂為山樵唱微為之序余閱之累日合古今體八百首托物以道端比事以見義屬辭以致意發吟風弄月之趣於聲嗟氣嘆之間大篇短韻雜然並陳鏗鏘振發而曲折省知也余乃為之嘆曰美哉顯夫之詩也不研揣不模倣不費辭而及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人之所難而顯夫獨無難焉若是者何自而能之蓋顯夫自初明乎六藝之學兩舉校官皆辭不就其志宜故取世科以濟世美年二十四得勝疾既不可有為於時而又申之以變故患難則其平生之情歡愉非憂思慷慨觸於物者宜有以昌其詩而發焉則豈非所謂本於志哉人固有困於疾而名於世者若張藉之於詩是已今顯夫雖以曠而志不獲申其詩豈遂泯滅而不傳乎是用語顯夫曰子無自附於樵唱世將有采而陳之者矣顯夫名克烈先聖五十五代孫今居平陽平陽有山曰南瀉陽顯夫嘗隱其間故以名其集云

鄭叔文字序

人之類衆矣不可以無別也故為之名焉又從而為之字焉名字者人之所以自別於衆人亦使以識別乎我也然而衆人之中有聖人焉有賢人焉聖人賢人之於衆人其具耳目口鼻手足之形與夫飲食衣服動靜語默之節無以異也其所以為聖為賢而傑然異乎衆者德業而已矣名字之不在欲自別於人之類且猶不可得而况德業其可以不立乎是故務以德業

自別者果有以異於人者也務以名字自別者非果有以異於人者也世之學者無不慕聖賢之異於衆人者而於名字則知所以自別而於德業則不知所以自別是猶不克爲衆人也何以別於人哉是故善學者不汲汲於名與字之美而汲汲於德與業之崇浦江鄭榜叔文來徵字存余思夫古者冠而後字之字之所以貴之以成人之道也則字之於人也亦重矣知所以重字則知所以重身知所以重身則叔文之徵序豈直求美於名字之間者哉乃告之曰物相標而適均之謂物故其字一從文從武人也或文有餘而武不足或武有餘而文不足謂之適均可乎不可也或偏於剛而不以柔克或偏於柔而不以剛克謂之適均可乎不可也或質之勝而流於野或文之勝而流於史謂之適均可乎不可也其必勉焉極其過增益其未至使可文可武知柔知剛不野不史夫然後適均而可謂之成人也已雖群於衆人之中而衆人莫不推尊之以爲出乎其類也已此謂不以名字別其身而以德業別其身其爲自別也至矣夫叔文義門之秀妙年而好學多能而善詩於予有世契予欲以是致愛助之意於戲版文亦在勗之而已

王生子文字序

涿溪王主問謂余請曰小子名江字子文願先生爲著說使知所勉乃告之曰天下之至文孰有加於水乎水行地中海爲鉅江次之江出岷山歷唐過澗瀨下三峡合漢沔并沅湘吞蔚益以趨于海而軋之排之鼓之梗之逆之迫之浸之觸之沮之激之而爲淵爲澗爲波爲瀨爲旋爲澗爲澗爲澗爲澗而或變或舒或亂或密或徐或疾或斷或繼或仰或昂或大或細

而如雲如霧如縠如帶如輪如泗如未如鱗如酸如暴而天下之文悉備矣然何莫非自然也哉惟其自然此天下之至文必關諸水也嗟夫大凡物之有文者統不出于自然獨水乎哉是故日月星辰雲霞煙霏河漢虹霓天之文也山川林澤丘陵原隰城郭道路草木鳥獸地之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郊廟朝廷禮樂刑政冠婚喪祭蒐狩飲射朝聘會同人之文也而莫非天下之至文也夫是以可以觀時變可以化成天下其在此則堯之文思舜之文明禹之文命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以爲文此文也其在經也則易之卦爻辭彖書之典謨訓誥誓命詩之風雅頌賦比興春秋之實善罰惡內中華而外夷此文也不然則何以經天而掃地凝庶績而植人極盡調萬代而爲百王法式哉古人之所謂文者如此豈辭翰可擬哉奈何後世區區以辭翰而謂之文耶自夫以辭翰爲文也文之用未矣彼彈一生之精力從事於其間者音韻之鏗鏘采色之炳煥蕪畫之或媚則自以爲至文矣而烏在爲文也嗟夫文而止于辭翰而已則世何貴焉而於世却何補焉音韻鏗鏘而足以爲文也則文又何難焉采色炳煥而足以爲文也則文又何難焉點畫蠹媚而足以爲文也則文又何難焉此之謂文其去文也不已遠乎今生之家以孝義稱闔家有則也執禮有節也處事有倫也發物有儀也內外有辨也尊卑有序也親疎有恩也管文有宜也亦可謂文焉乎矣生耳濡目染日引月長周還遠進唯若步履升降俯仰馴雅詳慎可觀可喜亦既異乎區區以辭翰爲文者矣誠能開由聖賢之訓耕耨詩書之圃游泳道德之涯歸循仁義之奧究極天人之蘊成就文武之材出爲邦家之光則天下

之至文不在水而在生矣余嘗病夫世之人溺於辭翰故以此為生告尚念之也乎哉尚勵之也乎哉

宗元常字序

羹口之味有水草小虫蝴蝶蛙野果之實然人嗜有嗜有不嗜至於豹之拾腥之管封熊之踏則極味之珍異矣然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者而人性無不嗜惟倫梁黍稷魚肉蔬菓而已是故若梁黍稷魚肉蔬菓謂之常食輕暖之物有鈔穀膚褐狐貉羔羊之皮然上俗有宜有不宜至於雉頭之裘火鼠之布蔽人之綃則極物之珍異矣然非可常致以禦寒暑之變可常致以禦寒暑之變者而土俗無不宜雖絺綌吉貝絮縵縐帛而已是故絺綌吉貝絮縵縐帛謂之常服常也者人所資以為養生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故自生民以來食焉而易絺梁黍稷魚肉蔬菓服焉而易絺綌吉貝絮縵縐帛未之有能焉於戲豈惟服食然哉三代而降九流百家之說並起可以言可以愕可以眩世可以駭俗可以動萬乘亦已衆矣而獨克辟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者謂之常道是則人所資以為人不可一日而缺者惟聖人之道而已蓋具於人心者有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按於人身者有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長幼曰朋友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人之常性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人之常倫也而皆天地之常經也夫聖人設教豈有術以強人哉不過為之度量品節使賢者智者無此之過愚者不肖者無此之不及云爾故聖人之訓布在六經其為言也婦人小子可與知焉其為行也婦人小子可與能焉及其至也與天地參彼九流百家之說非不

與且詳也非不奇且異也而且萬世莫此之能易焉於戲此所以為常道也歟哉人之所資而不可一日缺蓋有甚於常食常服者矣何也常食之缺飢而止爾常服之缺寒而止爾若常道缺則吾為禽獸矣也而已而世之人以常食示之曰日用不可缺皆曰不可缺也以常服示之曰日用不可缺亦曰不可缺也以常道示之曰日用不可缺皆不之信也故予之服食無不取而道之常道鮮或從於戲其亦不思而已矣苟思常道之去則禽獸夷狄之歸其於資聖人之道也豈不甚於資服食之為乎而常經不明焉者弊矣雖然道豈若服食待外求哉善學者友諸身求諸心而已矣操之而無使之驚於高虛也靡之而無使之苟於陋小也治之而無使之弱於怠荒也攝之而使之無蹠也安之而使之無動也張之而常使之衆前倚衡也造次顛沛王乎敵也視聽言動由乎禮也喜怒哀樂稽乎中也自強不息法乎天也夙興夜寐頭暈無感也生死以之終始如一也則庶幾乎其有常德而無患乎其為常人也宗氏子經其字元常而伯衡不令不足為之辭然伯衡於經為中表兄弟且愛其質粹嘉其知學而望其遠矣前哲不有以告之非詛也故作字說以貽之

王子成傳後序

子成初用父蔭補征官歷嘉興之沙渚吳興之南潯由南潯遷廣濟庫子成平居不事事里中子柳榆之然其所居官類皆日夜持蓋與商賈較錙銖而廣濟尤兢兢劌前後以乾沒通者奪其官破其家者相踵焉也子成在沙渚南潯學月有美餘在廣濟至終更無毫髮事者走議里中子乃大慚曰始吾以王君為

不事者吾乃今知王君非固不事事者當于成在南海時廣
 德冠而與吳興史無大小皆鼠竄于成獨不真江州行中書
 參政脫脫統軍平吳與于成擊皇胥奔走供給不辭命政便且
 欲超于子成子成謝曰無功微賞非小人之心也魯政曰冠至
 不去軍實不之非功而何子成曰是地賴者安足齒錄於是參
 政不便遂其缺是歲至正十三年也子成後休滿遂得慶元路
 錄事判官時方國珍為行省左丞分治于慶元子成自度與左
 丞決不合乃不上更著短布衣以自隱亡何 國家取浙東郡
 將許子成自佐使者凡番返子成送使者曰為我謝元帥為時
 多故漢府不有具材不足與共濟我素迂加以衰老即強為元
 帥起無益為分數幸勿復來郡將知其志亦不取屈也子成今
 年幾七十雖蔬食不給而未嘗輕有求於人時時出入里巷間
 遇知己輒留野飲飲醉醉便拂衣竟去賢士大夫以此皆
 疑頌嘉交之而鎮撫表仁譚濟敬重子成特至官用比文人行
 非獨以其高也蓋異作子成傳也稱子成蓋安分者至於其產
 廢則不暇書余故得取為後序云

送歐陽公輔序

故大司徒廷國歐陽文公起自休致拜輔長之明年伯衡舉進
 士至燕因得拜公于樂政里第退復得與公之孫公輔遊公輔
 生長伯衡一年聰敏未之或先朝夕綜理家政裁答書疏有禮
 門客間則讀書為文不違頃刻自逸伯衡見之未嘗不羨且愧
 也別公輔南歸未幾而兵興出處之不知且十有六年 國家
 底定燕與公輔來南樓相見乃知公輔積官至中書左司都事
 而於當世之故益熱矣嘗與之論元社之所以屋雞天命而致

之豈不由人乎哉天曆元統以來海內無事士大夫安當員而
 養功名職于郡縣者以將迎為要以依違為賢以漁獵為務而
 司為度者亦皆保其祿位顧其妻子類欲樹私恩為自完之計
 其低個流縮苟且歲月不以是是非非為意者則號識大體而
 尤見重上下相蒙政以頌成則至至正間變起意外而遂莫之
 支焉然則其亡也天耶人耶必有以辯之矣於歐公輔具知言
 哉今年春公輔采史家事自北平山東還而陝西按察僉事之
 命下且行欲得一言為贈伯衡竊謂君子之為國也猶醫師之
 治病也今夫貌之膏肥氣之虛實病之深淺凡為醫者舉知之
 而不能療療之而不能已則由其不知病之所在與夫治夫其
 方藥之不得其良也有醫師焉切脈而灼知其病治之有方投
 之良藥固不待煎洗割解而愈矣當謂為國而異是乎

聖天子起民間混一四海慨然思革前代之弊於是間拔人材
 分布郡邑而宣諸風憲則其尤者也而吾公輔與焉公輔侍文
 公自蚤歲所接識皆朝之耆老成人所聞皆康時之異所學乃
 聖賢之道而又養之以歲月習之以世故迹其言論警語皆師
 蓋不惟素蓄良方並藥柳亦知病之所在矣雖以之為國無難
 也而况一遺乎書曰高谷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君其戒哉
 夫君陳尹東郊時發之為周久矣而其言且如此矧今秦雍內
 附未久也則向之吏習庸鉅知不有存焉者乎申明 德意作
 漸之伯衡於公輔有望焉

送陳季明序

宜城陳君季明與余同舉于鄉同試于禮部又同為校官江東
 中更喪亂不相見且十餘年季明仕 皇朝由湖廣按察照磨

轉江西知事入爲大理評事陞刑部郎官會余以非材到官自
監乃獲集處暇日過從爲叔舊好蓋二年于茲矣今季明以特
旨出爲江西左右司郎中過余言別以謂當時所舉之士兩榜
九四十人不啻今亡者過半存者又散處四方得在同朝情洽
而誼隆吾二人者而已吾今又當遠去子烏得無言乎意詳於
天地萬物之中而吾幸而爲人豈若河鼠然足乎滿腹斯已也
凡民之肌寒曰於我衣食爭鬪曰於我曲直顧蒙恩賜困碎
桐曰於我開導撫恤秦人之肥無以異於越人之肥秦人之瘠
無以異於越人之瘠而秦越之肥瘠與已之肥瘠何異故學焉
而兼濟之爲務此君子之所以汲汲也君子之學可以兼濟矣
不處富貴之位不操尺寸之柄雖欲推而加諸四海得乎然富
貴之位及尺寸之柄 國家之名器也求之而不可得得之而不
能有行可勝計哉於職求之不得命也得之不能行才不足志
不立則然也才不足者次之志不立者照照以希合于于以取
容臨利害禍福僅若毫髮則耳目於於視聽手足失其舉措喋
而不敢吐氣矣人也比肩而立何補於斯世斯民也余觀季明
在秋官職勤詳允遇事慷慨不少阿諛可謂處其位操其柄而
才兼焉者矣雖康濟海內殆無難焉況江右湖山數千里之間
乎今恭政江西實惟滕公識大辨而可大受季明行故余見賓
主之相得而言聽計從矣余知彼民庶乎其有慶矣季明行哉
余復何言哉

送王彥和赴北平省檢校序

括於故宋時其士起閭左而位公卿者比比有焉尚論其舉術
操履之正則未有如給事王公者也高門大閤足不一姓觀其

子孫更八九世尚克守其先業亦惟王氏而已豈非有德者必
有後也與哉吾友彥和又王氏子孫之類然出者也彥和儀槩
甚偉於書無所不讀自幼以博問強記名閭里問里巷之士彥
和視之若無人弱冠借其兄彥中試于鄉不中即棄去作爲古
歌詩雜文長老咸推讓焉給事公之夫人實東陽郭氏於我曾
祖妣爲女弟而余又與彥中文詞同考試領薦以故彥和及余
最厚自余辱交彥和於今十七年矣其聚首日久而情洽惟余
侍寓姑之歲及彥和丁外艱之歲及此年爲然然今彥和以
議禮被徵而起事永 詔入史局纂備元史余忝教諸生上庠
索於職業雖歷三時相與考德問業亦不能數數也此史成上
奏彥和方謀歸養而北平之命下矣九交遊皆喜其自此升而
非彥和所樂也蓋彥和有別業在壘上樹藝畜牧足以具甘滑
豐柔爲太夫人之奉且其地益大溪一水自龍泉南來道其門
一水自松陽西來繞其廬各流蛇行而去四面層峯疊壁若
屏障有俯竹千百箇如碧雲蒼雪又多松檜楸楠大者且十許
圍而蒼蒼中禽鳥自鳴自止朝霞夕靄候生而忽歛漁歌樵唱
雜然起於蒼蒼間奉親讀書之際徘徊臨眺日晝日勝信乎有
足樂者余嘗獨焉且歲率六七夢至其處而况彥和若之何其
能忘情也雖然彥和以聰明傑特之資又從而逸之於山林久
焉養之以底于成固將昌王氏也昌王氏固終使達其時得其
位推所學而行之也彥和雖欲終隱得乎是故人之處天也其
出亦天也處而身以脩出而道大行則存乎人而皆所以奉乎
天也君子之生於斯世也亦惟奉天以周旋而已吾何所容乎
心哉高君李迪軍朝之摺紳賦詩以聳其行余親且故敢序其

音簡以聲考和之志云

送陳伯素序

伯衡弱冠讀漢文靖公送陳伯素遊金陵序見其編陳君知漢不詳慨然有志程伯子之學心竊異之後十有七年余被徵來南京已一年不以伯衡晚至後生學與為忘年交乃知君為吳文正公之高弟弟子其學蓋嘗聞其文融暢而淵永信乎稱其人焉既而出佐諸暨承兵革之餘而能不大聲色以學

朝 朝廷佚老之意時之大夫士莫不高其風而伯衡深有望焉君臨川人也臨川陸文安公鄉郡也昔文安與朱文公並起於一時其自任以聖賢之道則同而其學有不同焉者雖以魏

公之說學者往往拘時以希龐而文安之學雖三郡之士亦莫之或講矣先歸有云文公以道問學為主文安以尊德性為主

夫道問學尊德性二者知之何其可掩廢也則文安之學豈不在所當講乎是以文正學統學要之篇作焉去短集長真知允

蹈亦惟後求是望陳君生文安之鄉登文正之門有志乎程伯

子之學師文淵源之所自固習聞而素講者有也觀其進不苟同

還不苟異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哉 國家方建學立師

前年秋伯衡以非材奉教成均會許先生為大司成相與甚親

且樂也未數月而張君孟兼亦來為學錄吾三人者藝人也人

已愛慕多士交矣及 詔書相延儒臣兼倚元史而宋先生

以前起居注宋胡先生以前郡博士繼來王先生以澠州通守

又繼來相見益親且樂三人者亦藝人也人皆謂藝人多士友

而伯衡與諸先生亦自慶夫會合之盛焉夫士君子出而實遊

不學士習然則推所承傳者以知諸人君安得獨辭哉伯衡辱

送胡先生還金華序

交故源故於君之歸也不以衆人之高之者為君羨為以鄉學有不可廢者致為望焉

者也仲尼之於魯二先生之於婺其爲父母之邦同也而婺亦伯衡父母邦也則以仲尼之所以造魯諸生者而造婺之諸生不惟二先生是望而望之誰哉先生歸會許先生于四賢精舍幸爲伯衡謝焉

送譚鎮撫調平陽序

都指揮使徐公以平陽岸大海內與南閩接壤外連日本諸蕃雖宿重兵而守將不足以任折衝既聞于夫辰之材者往代之復命鎮撫譚侯濟翁往往爲開命之曰濟翁方與吾黨之士就謁胡先生金華山中胡先生方割羊豕備酒醴相與勞酒行而報至濟翁命焉竟歸滿坐咸慨然不擇曰譚侯其逐去我等矣自今我等當誰慰藉哉竟酒無一人醉者嗟乎文武士之異趣久矣求其相能且不可得尚何相戚之望乎今吾黨願於濟翁如此夫豈不以於濟翁而復見折節下士之風哉蓋余之留京師也聞方今藩翰惟浙東諸大將能忘勢以禮天下之士而平章李公左丞林公指揮徐公夏公貴表勸焉余恒歛然以不得趨其下風爲憾慨然辭免編摩之職來歸則李公林公皆徵入朝徐公夏公皆接鎮撫所見克紹其風歟而士與翁翁誦之者上則長師朱君下則鎮撫表仁仲及吾濟翁皆其人也而幸托文焉濟翁職日過余升堂即席必謙周旋必度語諾必謹相授以文而相與以誠始余見之意其斯交際適然耳既而其後交際皆然今且四五年朝夕聚首其交際未嘗不然過相規也疑相質也急相調也喜相愛也有無相通也患難相恤也疾病相憂也歲時必躋吾門拜吾親而時致異味奉焉曰而之親猶我之親也陳酒設召故情必及吾兄弟弟焉曰而之兄弟猶我之

兄弟也托姻聯於吾而以空乏叩其門必有以親焉曰而之親戚猶我之親戚也四方復入遊吾土而知吾者禮之惟恐不至焉曰而之朋友猶我之朋友也嗟乎無所肖以若余豈足言士哉而濟翁禮貌之乃爾則其於鴻生魁秀可知已且濟翁友余於里居家食之日固知其不能延譽而使之增重于時於是從而禮貌焉則九濟翁之交際豈要名譽而借助聲勢哉夫亦志乎道而已矣豈易得哉而今又當別去則於濟翁之別也豈不異於人之別歟茲吾黨所爲眷眷者耶濟翁之美譽矣余獨表其一節以告平陽之士尚聞其風聲爭磨治洗滌以求交於濟翁而無槩視焉武弁之流哉先民有云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濟翁能取友以宏其德器而增崇其遠大之業雖當方面而有餘裕矣况佐平陽乎此余之所望於濟翁而亦濟翁之志也若余者則豈足言士抑豈濟翁友哉

送孫太初詩序

建安孫太初爲千戶所照畧金華考第既成將沿牒赴京師長其所事者朱公率士女賦詩以替其行不鄙蕪陋後簡請序曰李唐之世最重戎幟賓傳之選故夫名士大夫往往托乎其間位雖未達而榮如貴仕焉蓋主賓相得志意交孚飛書移文而德威以宣借若草檄而材猷以著謀行計從而功序以立邇安遠輯而名譽以彰其視俛首州邑處勢賊嗜如東濕如敗盤惟適缺讓之避而不得一展布希知用於當世者信若倍蓰矣則夫策之豈徒以其職優地峻出幙府而可持旌麾也哉皇家昭受天命奄甸萬方籍兵守圍若衛若所周于列郡而主其畫諾者率用儒流雖官名古今異制其職守則猶魯也况唐

之辭舉出于蕭翰而今之用舍悉斷自 宸衷則其選不愈重
哉奇預在列為得無榮也自海隅底定畫地統兵以臨制金華
惟署千戶一所其標符之英有若朱公之賢致詩而說禮忘已
而下問奸謀而從善視古名將盡無愧焉太初乃以時來與其
僕而與之遊遊又能參用柔剛不抗不阿持文墨議論而上下
淵縫之坐纘協和金玉春應雍容朝夕之間而種場晏然持鼓
不驚高論今戎府而金華遂寂浙東焉則夫主賓之相得志意
之交乎如魚之川泳鳥之雲飛以登殿美規溫石之在河陽獲
何愧哉是宜朱公於太初之行相引重而不置也矧今自衛以
至于所皆得歲上其賢僚之名迹乎 朝由是取知鈞軸擢居
華要者比有吳太初行哉駕驟驟而騰空虛友鸞鳳而翔寥廓
余知旦夕間耳太初行哉

蘇平仲文集卷之六

序

送晉王相汪君序

章真勳諒校正重刊

聖天子統一函夏圖惟治道念夫為國之藩屏在乎象建 親
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同日封為王授之冊寶錫之車
服昨之土田復間 朝之重臣為之保傅 親御使賤 百
而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 祠府寺備儀衛董管臨施政教以
待 諸王出閣而能舒汪君實拜 晉王相昔三王之於世子
莫不考求碩士為之師為之傅為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
保其身軀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置傅相其位秩差後三
師而禮貌之隆責任之重則鈞一焉矧今 晉王所賜獲表裏
山河乃堯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
王躬而制外闕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君負倚儻傑出之資夙
承訓於家庭又嘗師武戚余公其與學雖文宏材峻略卓乎非
流輩所可及 上之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右敬摩中
外惟其所用而聲實以著雖前萬石之鍾大叩之太鳴焉小叩
之小鳴焉今錄二千石擢拜是官 眷注尤非昔比矣漢光武
以張佚不難於正朕故用佚為子傳唐太宗謂李績不遺於李
密故托績以孤幼帝者為子擇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也波
留父之而卒完鄭來歸其在中臺也數犯 天威臣陳謹論可
屬 晉王豈復有過於君者哉則君所輔導視佚與績之所輔
導者雖有本支之異而 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光武太宗
之取佚與績蓋千載同符也已鞠躬盡瘁死以光孝女
之行以拓維城之功以追河間東平之賢使晉即始為今王

保有社稷與國同休永無疆土無負

王之至計擇保傅之盛心固大夫士之所望而亦君之所優為者哉君且行朝士之能詩者式歌以饒而屬余叙之於是立述

送孔成夫序

惟二年十一月癸巳知縣孔君克勳至日清河越四日丁酉朝

于闕下吏部考厥績以其民孚子而政俾優往粒厥邑爰臣

丁未陸解天子登進克勳申命之若曰爾邑瀕于河昔

屬天舟亂草竊朋與剽爾邑民爾邑民四方出祖亡宅弗克

宅田弗克畋邑時則望虛自朕命一二熊羆之臣底定中土爾

邑民乃携梓厥婦子復厥宅里惟爾尹茲邑亦既越三載民情

民利亦宜迪知之朕永念人惟求情確復命爾以往嗚呼我民

亦孔艱矣爾身相厥居爾眉開厥衣食爾眉鬢厥髮爾尚寬

乃事熟乃刑風夜宣昭朕德用澤潤保之我戎士苟有雖厥

次遊于爾土以夷于爾有民時則執以歸于京師爾克俾乃民

有生有聚于而邑周或恣咨爾克及爾服逸以詩書惟乃子乃

孫是訓凡民亦莫不儀于爾奔走惟爾之歸若厥子於厥父母

時乃能朕則爾嘉其大用爾克勳受命再拜趨出以告伯衡曰

聖訓聖心罔不在斯民克勳雖無良民收哉其焉以對揚伯衡

曰君克勳惟君世家聞孫充抵慎職身宜列在近侍克荷耆知

肆節丹茲邑君亦既克綬茲邑民于前日我聞善厥始斯匪難

善厥終如始斯惟不易剛乃祖仲尼有訓既庶斯富斯教嗚呼色無小大民無彘寡治則同道往其率由茲以終厥功茲惟無忝乃祖之愛訓茲亦惟克對揚

天子之明命君克勳

送梅侯鼎重赴和州序

和岫江以為城南扼采石北控淮右立國於南者倚之以為重鎮蓋自三國以來則然矣

于茲部署諸將乃渡江入都金陵既平江東遂安浙右陪陳覆

張兼閩并粵取樊襄舉漢南竟蕞蕞下秦晉而天下以定則和

固興王之地哉不可與偏州齒亦審矣是以例定為縣尋授為

州而貢守尤慎簡其人焉為州之一月平陽令梅侯鼎重被選

往知其州事或曰和重鎮也守重用也然受壓于和者咸曉持

相之家居其半法之不行則蠹政法之少行則構怨蠹政則獲

罪構怨則取侮梅侯雖材且賢舉其職也豈不難乎哉余曰趙

奢田節吏耳猶能以法繩平原君之家平原君戰國之公子也

猶知賢者之為矧今紀綱稍明貴戚之家一一奉公如法過於

平原君遠甚而梅侯乃天子命吏又非者之比也無虐

悍獨而畏高明梅侯奚為不可居重鎮膺重用其職之舉也又何難焉或曰子之言是已請書之以為梅侯贈行序

送田同知赴太原詩序

今中書右丞揚公為參政江西時噴府號多賢而鎮撫田侯無

禽特知名既文且武大見任使繕軍殺民以至干聽訟乘苑無

不遇其宜健將老吏咸傾心下之揚公入朝而田侯亦代還就

屋龍河之上柱門讀書再食新矣方揚公由御史中丞出鎮山

西也屬郡缺長戴公曰吾所統皆服肱郡且其民親脫鋒鏑不

有人焉是為士卒蒸庶倚賴者不足任而吾所知人惟田鎮撫

最材而敏又著即具名以聞而請之上乃命為太原府同知田侯且行求一言為規余觀之春焉而草木榮秋焉而草木落

夫其策也非自蔡必有使之者故從而蔡也其落也非自蔡亦必有使之者故從而落也是故使之者至無物不從使之者不至無物或從古之為治者舉天下之大而無不為之用者無他焉善於其所以使之者而已矣而教化刑政之具忠信之實勸懲之方則其所使者也夫以田侯之材誠善於所以使之之術雖以之輔理可也而况為郡乎集流亡以實其地課農桑以厚其生謹邊防以除其患時使使以齊其力同好惡以得其情與學校以革其俗轉樵悴為樂康予以昏知已予以欽承者汪夫何難焉而又安用余言哉於是書以為田同知赴太原詩叙

送樓生用草赴國學序

勝國設監學以教膏肓之子弟按田里之秀民使受業其間滿百人即止取之如此其難也業成然後積分積分及格然後試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必三年大比然後與天下貢士群試於禮部進之如此其難也試於禮部中有司之繩尺榮于天子之廷然後賜第出身例不過七品官得選常調速者或二十年近者猶十餘年然後改官其改官而歷華要者十不能四五掩於常調不改官以沒身者十八九用之如此其難也我朝之設監學也凡田里之秀民執經就列與膏肓者未嘗限以常額略課試之虛文嚴責成之實驗用二三年即試用之巡行列郡舉其職者故事復命或權左右忝政或典大郡或僉各部按察司事是不惟易其取之之途進之之門而用之之術抑亦易矣於賦 朝廷待諸生之優誠前所未有也諸生生今之世居今之學不謂之厚幸可乎哉雖然勝國之於諸生也取之難進之難用之難者無他下貴之也不貴之以故因折

之也 皇朝之於諸生也取之易進之易用之易者無他

貴之也貴之以故假借之也夫因折之則其求之也不全而貴之也不備假借之則其求之也必全而貴之也必備諸生生今之世居今之學吾見其易成名也吾知其難為稱也吾所為喜且懼也然有師資之益有教養之漸而又有國之刑賞在焉歲脩游息者誠能勸焉懲焉而感奮焉則成材就實自致於用以稱 旨意夫何難焉此余又未嘗不望諸生自勉也今年秋大選郡學弟子登于監學金華學子以選在行者十有四人而樓獻用章居其一用章勤而敏介而通其在郡學已自能頎然出其頭角矣矧今去而遊於監學乎惟知自慶幸毋梓其易尚思其難益致其勉能為人之所難非用章之望而誰望哉使明體適用之學不愧於前脩設學取士之效顯白於當世則余雖病處山林尚能作為樸樸之雅以慶人材之秀出以歌 國家之盛美也用章行有日凡朋從咸賦詩以送之而見請為叙故述此告之

送徐生繼先還國學序

國子生徐繼先移病歸金華就醫期而愈將往卒業其同舍生何輿道樓用章以省親在金華請於縉紳先生賦詩以贈之謂非余莫之叙也相率來謁嗟乎繼先昔生之疾作生父兄之望生愈有甚於生之自望生知之乎今生之疾愈生父兄之為生言有甚於生之自望生知之乎生亦知父兄望生之學成有如望生之疾愈乎生亦知父兄喜生之學成有如望生之疾愈乎惟知父兄之所望與其所喜者在乎學之成然後知叙其身愛

其負叔其舅所以慰父兄之心也而豈自慰云乎生也疾則歸就擊愈則往卒業後僕爾垂往來而不憚煩者夫豈不以比乎哉嗟乎繼先生之歸也凡可以愈疾者既無所不用矣生之往也凡可以成學者宜無不勉焉如使於凡可愈疾者用之而於凡可成學者不勉焉是知愛其身而不知淑其身則父兄亦將失望而又何喜乎雖然表意徒感哉非治以良醫不能愈也醫良矣非飲以良藥亦不能愈也藥良矣非慎起居飲食致淫邪之去疎元氣之復亦不能愈也則學固可徒成乎哉是故師者醫也道者藥也氣質者淫邪也德性者元氣也不得賢師不聞至道不變化其氣質不成全其德性而學焉有成者乎今奉天子之命居儒學之館學有天下之材自司業至博士助教凡十數公余雖不獲盡見之抑不可謂不知之也之十數公者皆博學望隆兼乎堯舜周孔之術深于詩書禮樂之文以生之妙年得與英傑並遊而受業焉則師既賢矣至道不患無聞矣生誠克以愈疾之心而蹶然發自而自強真知而允爾持其心養其性去其偏而優于中而學焉有不成者乎學成則德可久業可大名可遠所以慰父兄之心不其至矣乎而生父兄之躍躍為生喜也視今日之吾豈不相千萬乎此亦余所望於生者也誠如是余寧不為生助清乎嗟乎繼先尚難勉之乎

贈高士教序

叢余遊燕郡士敏之先公時任六察公則吾父行也因以故人子謁公於齊化里第辱公與之為禮朝夕往來門下且數月公暇日褒衣博帶却扇從一蒼頭過余澧移時始去儼然老成典刑也余將歸會省自太夫人雖揚遠同再而南公嘗言吾兒曰

吳士敏者且冠矣頗知力學攻文辭行且至維揚嘗出以見于子其弟視之苟有得無忘相訓告也此至安東道使公問道以在余則承道海上竟不得過維揚吳士敏相見後聞公奉太夫人來姑蘇又聞為理官吳興以卒雖相逐而疆場事毀以故亦不得往哭公與士敏相見今年國家寇難四方之賢以為議禮考文由是士敏來京師知余在城約數語余所自以為相見恨晚云蓋公嘗語士敏吾有故人于蘇平仲者在金華異日見之可與講學者也士敏以公之言為信而不遺余之姓名以故見而喜喜而定交焉安知余之非材哉野人有山鴉野人不變而過客愛之被以為鳳故也使過客知其非鳳則過客之弟愛甚於野人矣余嘗獲於公遊不虞公之推與之過情也恨若山鵝不足為世稀徒點士敏耳士敏名父之子非若余之不材托契券而獲交焉庶足以薰陶已又焉得不自以為吾也士敏預備元史尋入東宮為伴讀權輿林編脩博秦印紀善侍王留居京師日與之處觀其儀架之矚昂志氣之軒豁議論之辨給文章之雄瞻未嘗不羨公之有子余長士敏且十年內視不及士敏遠甚無以訓公之期待也固不待也日能不發愧乎且高氏世有草積公宜食其報而位又不稱其德焉譬之水其猶澤乎蓄而不流一旦決其防而然其何能禦也孰謂道其時以光昭前人不任士敏乎矧士敏年其壯材其優出入兩宮當以功名事業宜特文學而已哉

贈林子山序

人之生不幸而失身或為農圃員販或為百工技藝或為皂隸

倡優否則不幸或病狂易或癡騷或冥頑而或駭或賤或瘖或瘖或
 破則其最不幸者也而吾之生也幸而不跛不瘖不聵不瞶且
 幸不冥頑不癡騷不病狂易於凡皂隸倡優也百工技藝也農
 圃負販也幸皆不失身為之則吾之有生也夫豈易哉又况群
 於萬物而豐於萬物齒於衆人而賢於衆人與天地並立相為
 終始者乎於此見吾生之甚不易也古之士知生之如此其不
 易也是以標焉而不寧夜及焉務以遷善補不足俛焉日夜自
 強而不取以斯須而肆焉之遺焉類然而不者冥然伏焉後然
 飽食而頑然不務進備而備然不聞大道吾見其面牆而立其
 行妄誕與曠者曠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病狂易者曠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於為農圃負販者為百工技藝者為皂隸倡優者雖曰萬物之
 靈終亦必與草木鳥獸衆人同歸於腐壤泯滅而已尚何
 然天地而相與終始之望乎若夫士之貴賤在聞道道之存亡
 在功學世降習汚天下之士於是始以為士之貴者在乎爵位
 之崇高威權之除赫意氣之充溢名譽之光輝而相率馳騁於
 俗學以追世好之不暇其於道之存亡一切不暇顧也脫有恒
 流俗而希賢者務正學而遵古道者出乎其間舉天下之士不
 以為迂闊則以為計左不相與語之則相與笑之矣矧肯合其
 學而與之共學乎於乎此亦不思夫有生之不易而已矣此亦
 甘心為草木鳥獸衆人之歸而已矣不亦大可悲也夫於斯時
 也而有人焉能自拔于今之人求合于古之士即文獻之邦就
 當世之碩儒以講求洙泗濂洛之學為己事若子出者豈苟慕
 其名哉豈要譽于士林哉豈將以眩遠近之聽聞哉其殆均知

生之不易而不忍為草木鳥獸衆人之歸也云爾推此志也則
 子山誠亦超於人而有合於古矣何取於余也顧乃不忘下問
 而求於焉余也雖嘗抗顏一日為國子師然自幼侍遊他邦
 中連海內變故憧憧焉擊擊焉加之近歲不幸而驟且曠焉而
 於鄉學昧昧焉則其於道亦可見矣將安所進於子山乎獨念
 夫有形則必有神神者何精華果統之氣也凡物莫不恃之以
 立而人為甚古之君子幼而壯壯而老老而至于死道以為己
 任足乎內無待乎外不慮於富貴不恤於貧賤不奪於禍福不
 撓於憂患不回於勢利不愧於俯仰皆是氣之所為也而不可
 不養也是氣也在人在天地一也朝氣之相繼彌六合而薄三
 辰非不動然盛矣然不崇朝而銷滅矣誰足恃乎雖在天地猶
 然况在人乎夫是以貴乎有少養也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余不敢以疾疾而不加勉
 也余之所願學者如此子山其謂斯何苟有意焉尚勉旃以從
 事則不患晚於始而消沮於終可以先有為之志而極其材力
 之所至游於高明之域不在余則在子山矣又何任重道遠之
 慮哉

贈玄默子序

混沌無聞遊于廣漠之野焉委虛子入無子方相與論道委虛
 子曰至哉道乎大於天地細於芒忽亘乎古今散於萬物狀之
 而無象執之而不得恍恍惚惚不知歸之然默入無子曰二儀
 之高下七曜之著明山川之流峙寒暑之變更魚鳥之飛泳草
 木之梓榮與夫人之男女飲食作息經營何莫非道之流形也
 吾以為昭昭孰謂其冥冥沈沈無聞曰嗟若之於道也烏嘗親

其與哉不過闖其高耳夫形而上者謂之道無形無體無臭無聲傳其一偶為物得其大全為人而與性俱生焉故道之微而顯也不在乎能言而在乎能行苟徒逞辯說以彷彿又何足為之重輕也邪傍有一士神清而氣淳誓白而長身聞混沌無聞作是語已曳杖而歌曰存於天地之後兮有於天地之先無一息之或停兮無一物之不全不知其孰始而孰終兮但見其忽在後而倏在前蔽之以一言兮曰玄之又玄詎無忘言之人兮默焉而意已傳凌虛于八無子方問其邑里姓名其為士者不答竟去混沌無聞曰若不聞濂之全檢有孫仲善號玄默子者乎即其人也即其人也

贈金與賢叙

古之善繪者畫詩圖孝經類爾雅像論語春秋著易象皆用經以行下至漢魏晉宋之間講易有圖問禮有圖列女仁智有圖圖遂與史孟傳助風教而翼教倫則繪之所係不既重乎然而豈易能哉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繪之聖象之滋也實有該造化之妙理者焉不得其妙而能合於天造吾弗知之已於感與造物者遊得於心形於言粲然在紙而成章則謂之文得於心形於手粲然在紙而成象則謂之畫余嘗學為文述山之勢水之態烟霞雲霧之變草木鳥獸之形以至于神情鬼狀或曲盡其思致則使人讀之不啻若登山臨水仰烟靈雲霧俯草木鳥獸而鬼神出混乎左右心目為之疎動焉雖未必能窮造化之妙也而其故則可知已又况心手相應而為畫誠使人觀紙上之象而疎動也固當什伯於紙上之文而不能然豈不以規規於畫墨畦町間乎蓋

有酒有然道至而後發至自昔以為名世者莫不有道焉冠丁之於剗輪扁之於斲由基之於射宜僚之於九非徒積習之所致也况於畫而可以不事道歟余抵平陽會金與賢與賢先君子曰德謙甫為儒學官旁暢繪事尤長於寫神與賢妙傳家法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名大夫士無不與之遊聲稱藉甚嘗為余作小影見者咸以為酷肖而未有以報與賢也謀諸同志與賢聞之曰我無事乎報也以一言贈我足矣夫贈之為言增也古人之於人或延譽之而使增重於時或箴規之以增益其所未至則贈之言余固無能為與賢增重而與賢名聞諸公間亦無待余之延譽若夫思繪事所係之重明物理以進於道以增崇其筆力以追配於古人則區區所望於與賢而不吝已者故述以為贈

贈岳德清序

性傲金華同知潘侯叔聞病目延周漢臣者治之漢臣出入叔聞所余數數見之其徒有岳生者未嘗不與之俱漢臣治叔聞之目凡砭炳湯熨與夫劑之和莫加損一以屬岳生比叔聞病愈漢臣辭歸余亦徵赴京師余之叨祿于京師也八年然後得請歸養友歸從人問漢臣則且死矣而岳生者余固志之去平冬有持胡先生遺岳德清詩示余者言德清余嘗識之余亦不記其為漢臣之徒也歲之六月德清過余相與問勞乃知其為性傲與漢臣俱出入叔聞所者固舊相識也而志之則余見德清安得不喜且愧哉德清故鄂忠武王之裔聚于嚴陵採藥所水東名山與區往往有其足迹而雅愛金華之長山至輒眷焉不能去其所至人莫不虛館以俟為人治目比有奇驗則

德清能傳漢臣之業可知矣余因問德清人目病凡幾證狀何
 若也德清引古方書言目之病甚悉大都十七八證而名狀各
 異又問治之皆有術無術對曰唯醫不治餘皆有治之之術也
 然則天下無不可治之目已對曰然余拊解曰嗟乎德清生亦
 知余之病乎余目與人同而余獨視不及尋丈尋丈之外遠黃牝
 杜不辨此吾友也熟視而弗與毋被非吾友也拱手而迎之以
 此動輒速醫言招刺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
 之乎然余固能決別醫皆美惡真膺於尋丈之內焉生縱不吾
 治猶可也嗟乎德清生亦知人之病有甚於余而余之病甚患
 者乎乃者雨不時降音變以早漢流斷絕車無所用由是方地
 千里不問高田下田鞠為揚塵未幾重稼無節黃而殞矣而肉
 食者若不見而莫之省且督吏若背日夜取常租之盈其視民
 之少壯者之有疾老弱者之膏為瘠也與會者嗒者眇者無
 以異觀其目則非背非瘠非眇者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
 也生將何以治之乎人也固朝廷使之舉錯民之枉直者也
 生不有以治之其於賢否是非利害曲直廢置取舍從違顛倒
 錯謬每事類夫此則斯民將奈之何德清謝曰此非目病也苟
 非目病則何病也對曰此所謂盲於心者也夫人之所病病疾
 多而醫之切病病道必况乎以心盲之盲責醫盲者醫哉則賤
 工亦安能治之雖然凡人之病必有由然矣故竊以為苟治之
 此不易之道也之人之盲也必有由然矣故竊以為苟治之
 以治阿大夫即墨大夫之術何患其不治哉又焉用吾醫目者
 為余亦知其辨遂次第其語以告操黜陟之柄者且以見余之識
 德清有素云

記

報恩光孝天寧禪寺大佛殿記

比丘新公住持報恩光孝天寧禪寺之七年洪武十六年某月
 某日新作大佛殿成其費取諸經用之美財而東眾施以助不
 給出力為之外護則廣威將軍金溫州衛指揮使司事王公鑑
 寺在衛署之東宋崇寧主午齋禪師所建矣未賜額曰崇寧萬
 壽殿和已亥乃改額曰天寧萬壽殿紹興丁卯又更賜今額某年
 以災毀重興未幾而若厄于某年至某年重構又燬于其年元
 之至元幾年始復于舊逮至正末困于力役田既出管界亦散
 去而寺之頹弊已甚 國朝洪武九年二月軒公以選自惠日
 來王法帝稱其經營繕葺小者以植傾者以支朽者以易缺者
 以完而土田以復清規以報會有司治海艦即廡下處工俟不
 戒于火又以十三年春廢為瓦礫之區軒公謂其徒曰寺之廢
 興法之隆替皆天不感舊官民信向相繼致助西偏地勢褊迫則請
 於王公斥使與東如一地以尺計總若干尋建方丈庫司奉堂
 既而曰有方丈以議事有庫司以儲財可以事土木之功矣然
 欲復吾故宇莫先於治殿以度奉佛祖殿議允協以白王公伐
 大木于羅浮象浦聚貨食邑匠備尤事以其夏六月望至是而
 訖復為屋以間計凡若干高深俯屬悉準其舊曾阿廣備陰棟
 厚礎斷雕藻緒殆無遺功金相玉亭安奉如式情理並盡擇理
 莊嚴其壯麗頭啟修於昔多矣矣以狀因鎮撫譚君濟米徵文
 為記余聞成壞園于數而以廢為興則存乎人又必人與時會
 乃能不難於以廢為興茲殿之建當山寇竊發之日歲艱物價

則有若至輿思慮者初宗岳至觀寺之久而不廢豈不以人乎
際今昌辰尊崇象教不有仰山者出人輿時會四方便利示現
有為方能於暮歲間畢還舊觀存教基於將隳振宗風以不墜
也哉然爾乎此有大興造皆在時棟物阜之際易壞為成宜易
易耳今仰山興事於仍歲水旱之後帑藏空虛之日而能悉績
子成不愆于素固猶其材之過人亦憂哉乎其難矣豈宜無以
告後人使相與扶植於無窮乎庸不辭而備為之書若夫如來
以種言說開示超極樂正路五時八教三觀十乘之旨法蓮重
啓龍象咸萃脩而行之又豈不在仰山當不待記而亦非世締
文字所能記不較因記興造而輯有所陳也

太平歸元禪寺記

平陽有新寺曰太平歸元其規模雄傑鉅麗粟邑之境唐末以
東列刹皆未能或過之元後至元中邑長者吳君良佐之所創
也其為事甚偉而其為力亦勤矣今四十有五年吳君卒亦十
二年于茲而未有登載其子常務平若恐後者不知所自爰節
石介鎮撫潭君濟翁水余為之記吳君素好施與每歲夏秋之
交輒發粟周其鄉隣營造舟航雲雲高師操以濟往來者實
也一區縣北構亭其間窳不能築者既而自謂此足以行吾說
未足以率以為善且吾儕生長安樂於太平之世百上之賜
也願藉佛力以報焉而縣之西淮山之下其地沖澗以吾佛誠
宜於是以至順壬申夏渡地八十餘畝高而增卑陁窪而支
池使平正如一遂以後至元己卯秋八月乙未興役中為大佛
寶殿四門崇三十有六尺蓋其尺十四以為廣深規廣不及尺
左右翼之深廣如之殿之後法堂祖師祠侍者寮居左檀越祠

首座寮右法堂之後觀音閣又後為茶堂為方丈殿之前山
門三間門東西翼以夾各二為維那知客之寮夾之東西各
一樓東樓構經一太彪皮為西樓乾銅為鉅鐘懸焉門之外臺
門臺門之前為放生池其上為梁其前樹扶闌又前列七成浮
圖而其數如成皆美石為之左右無各十有七間自法堂屬千
門中左廡為如藍祠而廡後曰庫廳曰行堂曰耐院在焉曰東
廊曰倉司又在其後中右廡為會善祠而廡後曰梅檀林曰選
佛場曰照堂在焉曰西廡曰福園又在其後殿而方丈方丈而
門外至于臺門內至于庖福與夫作役之舍屋以間計通百有
六十有八凡事佛之儀物奉僧之器用制所宜有者罔不精備
而穹垣厚礎脩術崇階繙之木石錐毫釘灰丹漆匠備之直為
四十萬五千緡為米攻十捌百石佛菩薩阿羅漢以至護法天
王之像設悉室以黃金為金百十有八兩以至正乙酉春二月
甲戌訖功而比丘智通實始發効其勞是秋迎致逆川順禪師
主之又割田千二伯畝為恒產勸賜令額定為十方禪院仍下
聖書護持則明年夏四月也帝師亦錫吳君號正心德大圓悟
居士云尚論其世蓋有元豐豫之際於時郡邑間孳積之象百
倍吳氏富埒封君者固多厥心真乘喜施不靳者亦未嘗無之
名藍上制方輿土木之功捐十金資之以田數十百畝助其不
及則自以為輕財好施而人亦與之輕財好施之名觀吳君獨
力自任以濟貧慈風斯下矣自昔為浮圖氏建大寺市大田非
王公則賦畝也吳君一布衣男子耳十餘年而能為王公賦畝
之所為此其材且智為何如抑聞之寺落成之日吳君年未六
十即貧窶事未問作樓四楹于方丈之西垂入處之焚香默坐

閱月滿時不出戶二十載猶一日年八十有四一日閱般若經終卷遽入室延寺衆誦之曰老居士 行矣幸大衆稱揚佛號欲別合掌隨衆稱揚而逝夫離俗去智究竟生死情特如是豈非所謂知施實相起慈悲心發願回向具足方便成就無上菩提佛果者與孰得以造寺功德爲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而議之哉常等克念父祖之勤勞汲汲焉求文昭示寺僧使知勸勉之不易而相與保守於無窮亦可謂賢孝子孫矣

武義縣重建廣福院記

武義縣之闕廟中有佛刹曰廣福院元之至正丁酉春燬于拓寇其年冬僅朔大佛寶殿未及規其成而僧衆或逝或散其有任其興廢之責者爲日已久屬者余宦遊來歸過焉則朱塵翠桶寶鐸金鈴煥然鉤然震耀耳目矣上人志晉肅余入坐方丈而言曰 皇朝癸卯之歲志晉用甲乙之次忝主是山顧瞻禪奔不遑寧處切自思惟失今弗圖將墮先業而墮教基乃與吾徒赤煥慈蔭經營經理而延慶寺住山如海邑士洪德潤等於吾之有志也所以欣助者靡堂其方爰與衆施益以已素聚材瓦工成大殿於甲辰之夏建山門於乙巳之春嚴像設於丙午之秋而兩廡之作以戊申夏法堂之楹以辛亥冬寢室庫庫卷漏之屬次第訖役凡制之所宜有法之所當備者方圖緒成之過不自量棄故具事狀求記於執事而辱下臨敢遂謁之按院始於宋之嘉祐丁酉本福聖浴室也治平丁未初賜額曰壽聖遺殿于宣和庚子未幾聖興紹興壬午乃改賜今額曰廣福元大德中溪教遺院又當其衝爲橫流必食之地山門既圯而衆亦無以自安主僧求起得令址於徐文肅公之孫揚祖乃公之

別業遂徙而建焉實至大辛亥也自嘉祐丁酉至今洪武壬子凡三百二十有二年一圯於水再燬于寇蓋有數焉至於以廢爲興未有不存乎其人者也且起之計建始事以辛亥晉之重建說投亦以辛亥信非偶然哉前乎起也顛末不登於文字固莫何考也觀俞公之記起致力於大範之際歷二十寒暑猶有待於時秉惟力繼之而後規制大備可謂難矣今恒產不加多而物力不逾前且倍茲晉依然以興起自任訖能以十年之間而復深清觀不愈難哉思其難相與扶植爾繼之使之永久弗墜是誠在乎後之人庸次第書之俾刻石昭示焉施錢與助者之氏名具列于石陰此不著

清泉庵記

洪武十六年春余客平陽歐陽闕之喧翼思得寂寞之地澄坐蘇庵焉余友前蒙陰縣主簿林敬伯乃相與之縣南嶺門之清泉庵切取道林氏屋側復折而逕朱陳二氏居之前後以入庵爲屋若干間大山昇其東天妃祠峙其南祠之祝史廬于其西劉氏園于其北渺隘猶民家耳前則東山九鳳諸峯森秀環列暖翠飛襲庭戶使人有每塵之慮固自可樂也庵僧曰東源順師嚴重簡默對坐移時規隱不苟類有道者余心異而喜之暮返而朝牲於此燕旬矣乃知師年十八得度傳法於虛白曰公後三十有三年爲洪武戊申司歲論江心其夏指禪向公高其行言於郡禮請住持神山禪寺又三年謝去其徒柄於歸元七年敬伯導人序釋與晉仲輝者以菽庵父虛率里人延致之人固疑師之不肖也而師欣然不拒夫頌衆叢林升坐說法號爲長老而居之不擇乃爾不惟不擇居而安完其缺與其發未嘗

不盡心焉此豈非有道者哉師以庵未有記具石求記而吳君元範又為之請乃書曰菴初於宋淳熙間名正因堂擅越吳氏始居此者曰正覺大師傳六世而至太古聞元至正甲午煨子冠太古盤其私業經營與復南樹前殿未及規其成而報緣蓋笑師徇衆之請來主此則戊午夏也塗壁前殿建後殿闢僧室翼以兩廡殿設其中皆出於師以介清泉坊以今名永業佳五畝凡瓶錫之集香花燈燭之供日用食飲之需皆仰於施亦惟師道行足以起人敬信以故施者相踵也師歿之萬全鄉人俗吳氏云

平陽縣重修江口斗門記

平陽之江口舊嘗因海陵中斷之隄石為兩厓深廣各三丈內外貼石為左右翼又敷石壇於前後中漚植石楹枋於雙門嵌坎陷板以為荷每門板十有二層時水盈縮而閉縱之覆以屋五間號江口斗門宋端平丙申縣令林公宜孫始作之元至元二十四年里之義士鄭君存耕嘗率衆繕理之繼存耕而致力焉者則其族人前福州路閩清縣尹禮前松江府學士孫尉公誼其歲至正辛丑也後二十三年國朝洪武八年水暴益颶風激海潮相輔為害漚崩屋仆而門亦圯今且九年矣為縣者更幾人而視之恬然蔽民雖欲起廢夫孰為之倡哉十六年夏南康彭君尚賢來為是秋以公事過其地目擊之慨然不學巫謀興作會主簿新安吳君溫中攝令還自瑞安與史成節揚君孝忠進明至自浙江議以克合責成於水利所及之鄉大家之役于官者其人咸不勸而勉以謂浮屠一家猶能出力良眾施完砂埽陞均兩半門今在位者與無窮之利吾屬顧不能効

勤勞乎或輸以財或為以力為謀併智以任其事者九人以公誼嘗致力於斯也練歷而老成推使督役焉於是市石與木揆日冗徒以番以築以繩以削浸淫門向以至千壘悉復其舊而飲荒聖殿規畫過之足支久遠又以其餘力修平安渡馬道百二十五丈以免人於淖始事於九月庚申而訖功於乙酉皆欲刻石紀成而因謝君復元屬筆於余蓋江口在縣之東南二十五里左江而右山潮汐之所上下諸山谷水凡三十六支皆徑此而入江初斗門之未作也衆流既莫之遏而強國水亦得入以害蘇民交以為病自作斗門然後溢不患溺乾有所仰而惠利及於二鄉五都之人溉田六萬五千三百餘畝則其所保堂經也哉歐陽子有云作者未始不欲長存而樂者常至於殆廢使其繼者恒如作者之心則天下豈有遺利江口之有斗門蓋其有恃水旱無虞歷百四十八年猶一日豈不以補而編之者有其人乎壞于暴水而中廢者九年不有諸君子以興起焉已任得遂願前人之功失一方之利然則是役也雖曰修廢舉陳其功蓋與初始等矣於戲使凡為縣者皆能職思其憂若諸君子則門之復當不待今日民之蒙利其可以世計哉故為之書使來者尚有考而用其心也

松陽縣學復射圃記

松陽之有學學之有射圃蓋自宋紹興始元之制凡民不得持弓矢故射息而圃亦廢最右因侵而有之輸八十年有司漫不講習乎六藝儒生葉端等作而言曰今學令射居其一射圃之權維其時矣以告令王君會王君傲赴京師事格不行而提

刑按察使事張公行縣適至乃復以告公為按圖籍凡學之地
侵于民者責丞李君公簿劉君文彬悉復之而地卒以歸正其
疆界悉其畝樹垣以隄之王君歸自京師謂部使者祇承
德意返故地於久穰之後幸惠斯文其厚宜有以示後人教諭
毛君澤肅為而起遂命之來謁文書曰侯以明之此舜之學政
也其人之質不野觀其射之中不中見焉故以射致眾衆致面
後論士是以三代率由之而孔子射於覆相之圃觀者如堵使
弟子揚解而致黜者三則惟有存者夫學政莫大於射也尚矣
別 國家方脩文教而稽古定制焉則射圃之復其豈細故哉
乃為之記曰履地以尺計之直學之東南則從七十衛五十直
東北則益其從二之一去其衛三之一直西北則其從倍東北
之三其衛不及東南之八直西南則其從得東南之商而去其
一以為其衛東南故所謂射圃也張公名志德字景映西人王
君名彛字秉文北平人輝邑人攝學導君一紀士論多之云

畝田記

朱南渡後金華縣諸名額田林蓋於紹興辛酉檢踏於嘉定甲
申覆量於咸淳丙寅立法詳而為制密戶有恒址地無遺利若
不失有田斯有賦焉元之下江南因之以收賦稅以詔力役而
水旱于某則驗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加以歷歲既久舊
籍漫不足徵由是縣之民每遇災主佃各列其田自訴訴無復
益步加畝以幸免常租而賦額日羨矣至正庚寅令民自實爰
在均役而已不暇釐正也版籍入 皇朝遂有墾空之賦
名曰匪謫糧而其數之多為田至千三百九頃有奇民局滿而
其債更備端惟感入不登是恩而公私交以為病矣事聞中書

省亟命檢覈除之戶部按田令俾以五尺為度造弓尺以量若
下皆重改成籍罔敢自任既而命明州府通判王宗來治之甫
興役又以事罷去會令王君來卒郡遂以命君而君亦自以為
已任蓋縣統鄉十有二鄉統都上鄉七中鄉四下鄉三都統保
大率十乃令都擇一人焉為量長保擇一人焉為里長都以五
十步為率築候一焉表其都之界保以三十步為率築候一焉
表其保之界田以區為率樹木表一焉書其甲乙之次樹楮表
一焉書其多寡之數而勞都此保分曾易地相司察焉有田者
則各以名數如異時訴水旱者自占書于表而樹之田間擇吏
之清強者分董其役以金華縣丞鍾瑯董東南鄉以浦江縣丞
杜齊董西北鄉侯乃出詣諸鄉即寺觀以次會聚撥糧以食飲
衝冒暑雨跋涉阡陌發畝而申量焉各乘其形之方圓曲直長
短絕被補此壟累微積以足畝數乃以今昔之度準之有餘者
增之不及者減之岸漢而齧于水昔鷓之山林園池而墾築耕
稼者收之量既周乃稟諸所表為魚鱗圖為流水圖以會
圖以會田董之以東陽縣丞趙斗南君朝夕親臨而程督焉凡
田既除前虛說之數其為增者收者總百五十二頃有奇減者
獨者總三百四十五頃有奇所以快計者四百五十有三圖以
幅計者如用之數而皆有副檢量之役起洪武四年夏四月丙
申訖其年秋八月庚子積百有二旬有四日圖冊之復起是秋
八月壬寅訖明年夏五月壬子積二百有五旬而畢以竣事聞
數十年之病一旦以除父老相與慶幸爰伐石圖其愆久介智者
住山晉仁求文為記余聞經界者仁政收始三代堯時分田制
祿由乎井地之均而井地之均由經界之正自是以來其制世

殊至若資賦以足用因田而成賦無古今也今檢覈之舉執政責成有司可謂急先務矣待下且六七年而莫有從事者豈國家裕民意哉是宣王君於蒞政之初不憚勞勩而懇懇焉致其力也更張惟允而經費不虧民征用寬上有節度下有堂守仁民之政孰大於是嗣為政者毋替厥成金華之民利賴庸有既乎然則托焉以垂永久將不在余文矣王君名綱字之紀棟州人嘗襲田蘇州為諸州使者冠其秉倅是部也由承運庫使外補云

蘇平仲文集卷之七

記

國子學尚書記

乙巳秋 詔即應天府學為國子學設師弟子負其博士助教正錄非有德望遠於經術者不得登用維時博士則上觀權金華許君存仁為之丙午春以章貢劉君宗弼為博士臨安李君宗表河南張君用周濟寧潘君文秀為助教高昌元君彥明為學正廣信鄭君一中金陵社君叔循為學錄臨江張君以誠為典膳其夏用周除淮安衛參謀其秋彥明除建平知縣以誠除官讀場管勾其冬一中除上海縣丞繼用周則廣平郭君可久繼彥明則南昌李君克正繼以誠則章貢呂君仲善繼一中則東陽張君孟薰而余以七月忝授學錄丁未秋學正正四品始設祭酒司業典簿贊即拜存仁祭酒宗弼司業繼陳君彥博由元翰林編脩著與簿浚儀陳君子方由元進士署博士棟州高君仲暉由 太子伴讀署助教而余亦忝繼學正補余處則吳興張君伯淵也其後存仁謫韶州宗弼拜浙江按察僉事子方拜江西按察僉事彥博遷太常博士宗表以事罷去叔循遷太常贊禮仲暉陞磨勘司令伯淵陞磨勘司丞仲善陞太常典簿孟薰陞祠部主事余轉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辭疾不上今在官者祭酒則梁先生以 太子賓客兼博士則亦梁李君叔允典簿則濟南周君敬中助教則上蔡朱君原禮合文秀可久克正為七人而叔允原禮入 東宮兼伴讀云自余為國子官僅於斯之二十一人者皆獲托官職而與之遊亦一時之幸哉然甫六年而升沉出處去就離合不齊已若

是况於他日乎此余之所以慨然也因為之記歸田後時覽其姓氏庶用自慰焉來者夷考其平生以議擬其得失亦未必不有取於斯也梁先生名貞字整耳會稽人劉君名丞丞周君名循理潘君名時英郭君名亦高君名暉米君名明復完君名完哲鄭君名貫杜君名環其名如其子者許君呂君沐梁李君及東陽臨江兩張君名宗義則梁儀陳君名世昌則錦塘陳君名濟則河南張君名溥則吳興張君暉者臨安李君名也宗願者南昌李君名也余名伯衡字平仲眉山人

王氏祭田記

浦江之派漢有義門王氏王氏之長曰士覺厥既率子姪作祠堂以祀其先於是割上田五十畝隸焉歲入租以石計者若干別諸之以供樂盛以具醑饋其田之畝步半統在某鄉某甲具刻諸石乃來徵文為記古之有國家者莫不有朝廟必有祭祭必有田其禮可得而詳矣天子為藉十畝諸侯百畝卿

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蓋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敬是以古人之有事于廟也常食不食常居不居常服不服常器不用懼其繁也而必變焉必選焉必更焉必異焉敬之至也矧夫醑也酪也粢盛也所以饗先祖者也苟不別儲以資用而臨時取諸常廩不置幾平又焉得為敬乎此先王制禮天子諸侯之祭豐饒遠豆簋豆之實必於御稟焉取之卿以下可類推也已而記禮者又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當是時也并天下之田授天下之民凡民無不受田之家焉有士而無田者乎所謂無田者非無田之謂也無祭田之謂也無田則不祭田之所係豈輕也哉而固可無也哉後世廟無其制祭無其禮而况於田

平貴為公卿大夫猶然而况於士乎今士覺以常布之士顧能推其祭之孝即家建祠祀其遠始高曾之祖而凡同居群從之考妣無不及豈非用心之厚者哉且王氏亦出鳳林異時其先有登進士至達官諡忠惠者於淳熙宰相魯公為近宗則士覺固公侯之子孫也於是自附於古之有田祿者以田五十畝供祠事不亦善於禮矣夫余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喜其猶行古之道也於戲不賢能之乎抑聞君子之舉事惟可繼也故可尚惟不窮也故可貴士覺此舉本之以孝節之以禮斯不亦可繼乎由之所入歲取不竭斯不亦不窮乎然則其報本也詎曰一時之計而已采喬罔其根於心者用其出於田者而以藏事雖至於百世可也楚故曰我舍我盈我度推德以享以祀以安以侑以介景福士覺有焉其卒章曰孔惠孔時雖其蓋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余於王氏之嗣人蓋日望之

陳氏祠堂記

平陽陳君謙色之故家也其先五季時自長溪來居南監元大德間南監淪于湖陳氏亦不能獨存惟講磨府君僅以身免隱徙居金雞要包氏生講醒府君娶管氏生講德府君娶遠氏則謙之考妣也謙以洪武十年某月某日作祠堂正寢之東以奉先世之靈始於講磨府君而不及高祖以上者因包於水位講無從繼也祠之制同室而異龕一遵家禮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時節必祭牲殺器血亦一遵家禮既即以敬事又欲來者知所以報本始之意介余交梅雲來請記余聞凡有生者莫不有所自出知其所自出則知其所以報本矣報本莫大於追遠遠莫莫重於祭是以古者飲焉而祭先酒食焉而祭先飯一飲

一食猶不敢忘其所始則夫吾身之所自出者其可忘乎由吾身推之吾親之所自出未遠也吾祖之所自出雖遠而可追也其本一而已矣孝子慈孫宜無所不用其情然而聖人慮其過與不及也於是其禮焉有制焉尊而貴者其禮隆降則有朝卑而賤者其禮殺則等而降之去廟而即寢必為寢乃燕奠之所以之而酌祭祀苟非廢人後世無祿之士為之則於禮未備禮者辨情而為之者也苟欲其稱則雖古之所無可以義起之此祠堂之建為不借不藝而於士為稱焉嗟夫自宋儒之議行至于今非一日矣郡邑之間指紳之家能念其清發之所自從事乎此以致崇棟於其先者幾何人哉今謙於湯折之餘室產完兼貨財滋殖不以為吾力之所致身與妻子之所當養養長顧却慮以為吾先祖父之所積累者享故其福澤之所漸披者遠也於是報享稱情為之而致其崇棟如此可謂知本矣然則祠堂之作雖禮之常而亦不可不書也屬者所聞俾刻于壁姓之石庶其子孫思繼承承於無窮

陳氏脩睦堂記

夫族之貴乎親睦也尚矣是故周之盛世大司徒教萬民以六行而睦居其一能睦其族者則賓與之而不然者則料之以刑焉於時世族之家雖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其族之人初不以服窮親盡而非之親也故詩有之曰君之宗之飲之食之又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則其親且睦為何如哉其所以能爾亦惟君天下者有以開導維持之也自葛藟之詩作斯民已不獲由乎先王治教之盛而况千數百載之下乎其間有不特大司徒之教而能崇其親親之仁於服窮親盡之餘豈非歐陽子所謂賢

於三代之民者歟此余於陳氏之求記其脩睦堂所為喜聞而樂道之也陳氏家于麗水來儀鄉肇自汴宋其先處相望東門西陌間而百年之喬木鬱乎蒼蒼尚論鄉之情族未能或之先也至于明且十世矣蓋陳氏望于來儀而子明又陳氏之望也子明嘗語其從子孔淵曰吾祖吾父之於吾族人尊者老者矣冒奉布帛以為壽域者娶者役矣者養賢財以贈遺貧不能棺歛者叔之恩則篤矣情未孚也惟吾祖父亦欲以時與之相宴以致歡欣洽愛之情奈何遭時多故奔走以事力投日不遑暇志不流申而遽卒矣今吾與若際四海一家之日蒙聖天子休養生息之恩獲優游於田里則成先志不在今日乎乃作脩睦堂於正寢之前嘉時令節則為酒醴到羊豕布几席羅豆遺舉字咸延致而誥於斯班白在坐子姪序列載獻載酬盡歡極醉醉則述祖宗儲慶垂祉之所自而以兄弟忠厚交致其勉有合之以食之遺風焉於是族之老屬言曰人之宗族至子不相往來者此也而吾子明乃能以時節具酒食與吾族人共醉飽於一堂禮勤而情洽無親疎一也非陳氏之盛事哉來者能繼續於無窮斯不失為禮義之俗矣然則可無以告之乎子明曰是吾志也相率來請惟憂之浦江鄉氏一門群從數千餘指有同祖者焉有同曾祖者焉有同高祖者焉又有同始祖者焉而其親且睦也雖同父者有不逮焉余見之未嘗不嘆其美而今又見陳氏焉鄭氏聚族而居號稱義門其雍睦也君子以為難陳氏非若鄭氏之聚族也而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乃兩豈下愈難哉謂其賢於三代之民非耶於載瀝酒有與既有肥牲以速諸父朋友猶然同族乎請信脩睦國猶然

則同族乎有能念夫族屬雖支分派別其初則出於一人而視
陳猶親每事類夫此又何致於塗人之歸哉聞子明之風而興
起余不能無望焉堂之榮早落成之歲月不書而書其事非獨
以張子明能為人之所難亦以為富而好禮者之勸云

一心堂記

浦江多大族而傳世之尤者有黃氏黃氏先基之在花橋者見
于開元十道志其族散處邑中而邑中之族水閣惟盛水閣之
族則連京兄弟車良連京之諸父出分以矣至連京任其家乃
謀于諸父復會居而合食焉室盛之異戶者適于一田園之異
籍者歸于一財賄之異藏者聚于一什器之異用者司于一奴
僕之異主聽于一而以一心名其堂會全歸自南京道其子宿
來謁記惟我仲姑實為連京之祖母則余於黃氏固姻家也諠
不得辭乃記曰三軍猶一人曰進而俱進曰退而俱退余嘗見
之矣一家猶一人曰辨而俱辨曰織而俱織余未嘗數數見焉
進而無不進也退而無不退也此之謂人無異志夫然故出戰
入守相救相助無不至焉不惟可與共生而亦可以共死耕而
不皆耕也織而不皆織也此之謂人各有心夫然故借鋤取菁
勸涇閭墾有不免焉且不可與共逸樂而況可與共患難夫三
軍衆也疎也一家衆也感也心之一也雖衆且疎者無弗親也
而死生可共焉心之不一也雖寡且感者無弗離也而逸樂不
可共焉此同居非難而一心為難也有教者知率家人敦行孝
弟而不知以心感人心使人以其心為心猶知為之三十六編
而不知禱之以一教也未見其能親者也嗟乎一心不一心豈
惟親疎係焉門祚之盛衰恒必由之周之興也以三千臣一心

商之七也以億萬臣億萬心家國一道也烏有門祚之盛衰不
懸于心之一不一乎而不一心可乎雖然主將之於三軍也三
令而五申之而不一者有當焉背罰賞之罰之而不一者有
刑戮焉此其所以無不一也一家之中父子爾夫婦爾兄弟爾
長幼爾夫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長幼也所謂骨肉也骨肉主
思者也善善也猶恐其賊恩而不可也繩之以政令賞罰刑戮
如之何其可也然則將何以一其不一而致其一也傳不云乎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上允下坤其
卦曰萃上巽下坎其卦曰渙而其象皆曰王假有廟朝暮大乎
祭祭莫大乎誠故精氣之既散者可得而格也是故聖人以聚
乎誠而況一家乎而況骨肉乎故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君子
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則非誠而何達原必此之燭矣不然其名
堂也不直曰同心願曰一心何哉人同此心同此理居斯室者
果能致謹於言行積誠意以相感動則一家猶一人豈特三軍
比乎符見思以相變文以相接雅睦之風亦父彌盛無間言
朝有旌褒黃氏且與鄭氏並立于一邑之鄒十餘里之間而浦
江為禮義之俗矣不其盛哉不其休哉於感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同愛堂記

凡人之生必有與也朝夕與居者國則君臣焉鄉則長幼焉學
則師友焉而家則父子兄弟夫婦焉自有生以來未之能易也
而家為最親一家之眾所謂骨肉戚疏之親雖則不齊非愛不
親其致也愛報乎仁仁報乎心夫仁心人皆有之故夫愛皆可
以能焉非有矯於外也太迨之行天下皆同胞也而無不愛况

於東親者乎推固有之心篤親親之仁達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相接也以粲然之文相繼也以歎然之恩此之謂同室天惟同愛然後不遊於有我之私不蔽於有我之私室廬而異戶田園而異籍貨殖而異歲什器而異用服御食飲而異施安遠勞苦而異情未之有也此非家之當務乎而能者時矣余遊平陽前東陸主簿林敬伯為余誦其鄉人章氏之美其言曰章氏蒲城人自宋崇寧間康州刺史又十一世孫伯歸以文林郎主平陽簿因家于縣之白沙詩禮繼承衣冠奕葉世載厥美對為望宗有字子誠者志薄君之十世孫今徙居縣西白石屏山之下讀書有文樂道尚誼鄉邑推之年垂六十不欲以家政自嬰取其資業分給諸子其子曰坦曰昂曰賓曰參四人者相率自父母曰以骨肉而為秦越不同居不共爨有無不相通休戚不相關是不有兄弟也不有兄弟是不有父母也何忍父母曰若等能如是豈非吾願哉於是四人者退而各致勉焉今五載矣孝友之風藹如也鎮撫譚君聞而嘉之名其堂曰同愛為之記俾知所勸唯下執事是望嗚呼降俗偷民不見德一鄉而不為秦越者無幾焉一聚而不為秦越者無幾焉甚則一室猶秦越也余所見率象人之般馬為孝友之行積十餘世而不失親親之仁者不過粟之浦江鄭氏未嘗不歎其能為人之所難也今章氏之是舉孝友開迹之始也孰使之余固知其骨肉之間有油然而不能已者膚非好德之良心乎亦可謂難能矣雖然國以法而理家以禮而立臨於恩者尤當講於禮鄭氏不過以禮維持云爾又若古之九江陳氏金溪陸氏何莫不然也兄弟則而行之本之以愛動之以誠而待之以志則若子若孫若徒

子孫亦猶今日之行也豈惠不遠夫人哉異日平陽有白章氏孝文之門余與敬伯猶及見之敬伯幸致斯言因為同室書

交恭堂記

洽莫備於成周其取民也均其食則有井田焉際其居則有此閭族黨為糾其行則有鄉大夫州長焉統其為則有宗法焉而勸其善懲其惡又有旌別之典焉民生其時禮讓興行風俗純美父子兄弟相與慈孝女弟于其家而親親之仁洽于九族急相矜也喜相慶也死葬相恤也恩難相排也達之天下無間也亦其功當然蓋無足以異也後世為治者惟徵斂獄訟期會是務而馭民之道蔑如無井田以均其食也無比閭族黨以煦其居也無鄉大夫州長以糾其行也無宗法以統其為也至於勸懲之際亦乖其方而不足以使人戒勉也民之不得由乎先王治教之盛亦已甚矣然其間為於恩義厚於倫理如唐張金鏐宋李自倫王丕之流史不絕書是乃出於天性者可不謂之難能矣乎而今周君思中自吉至又為余述鄉人之美求記其所謂交恭之堂曰肅氏世家于吉聚族而同蓋爨以居且五世矣濟厥業者今三人焉伯曰興賢仲曰興權曰與恭雖遭值變故家日以削而孝友之風彌久益著雍容一堂之上周旋架燧之中怡怡如也諸子封皆克肖善守家法朝夕與諸孫力田服賈恭子弟之職而與賢教之以禮即冠昏喪祭行之內外數百指莫不唯唯致謹曰諸父之教也邦之大夫士嘉之因名其堂曰交恭云徵諸思中之言則肅氏與發之浦江鄭氏其世之久近不齊其以布衣男子行婚於已教行於家能為古人之所難如出一軌是皆不待文王而興生乎千載之下不失為三代之民

者也歐陽子嘗言後世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豈弗信矣乎余於蕭氏雖不獲登其堂見其長者而與其小者遊如鄭氏也獨念夫三代之來大道之行自孔子不得見之矧今去孔子又千五六百年矣豈在江之東吉在江之西乃有若鄭氏蕭氏者並以孝義著稱豈不由此至而立乎願予何人獲觀其事而聞其風安得不為之喜於是西望歌曰德猶如毛氏鮮克舉之我儀衛之維仲山甫克舉之以為興賢伯仲之頌又歌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予子孫孫勿替引之以為興賢采齊之規又歌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感感兄弟莫遠其途且以示風厲於夫人歌已遂書以為記

書堂記

去年冬金華趙叔友至京師中書右丞相汪公自奉使浙東時即識叔友軍中聞叔友至數延之見叔友因言頃歲以來小人獲安於田里樂生以典事而以餘力買地于郡之南十里舉此世二十稔序葬焉後卜居于墓道之北二里聚群從兄弟同室廬以處焉合釜爨以食焉此皆 聖君賢相之賜也丞相聞而嘉之為篆二大字表其堂曰壽堂俾持歸揭之叔友遂以記見屬時予在史局諾而未暇也今余謁告歸省叔友復以為請乃為之言曰人之於兄弟望之以壽考者同欲也恩之以章樂者常道也常道存乎人者也同欲係乎天者也在人者盡焉而後在天者從之也歡欣洽愛苟有所不足則爭矣矣則不相能矣則胥殘質虐矣所願欲其可與乎長者文而勿者仇焉勿者恭而長者仇焉則常道之盡也交恭之至薰於天和天且助之福慶鍾焉未有不克享多壽者也使夫人兄弟皆然三代之民無

以過矣斯固為 國者所厚望於天下者也望天下以三代之風必率天下以三代之道實其賢善豈善三代之道然也賢之所以訓不賢也善之所以勸不善也善為 國者不下堂而能敝舞四海操是術也為兄弟若叔友者宜丞相之所褒嘉也而丞相之表叔友之堂也豈徒一家一鄉之觀矣哉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此之謂也金華之人見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為表其堂吾何為不勉哉浙江之人聞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為表其堂吾何為不勉哉天下之人傳道之亦將曰兄弟之天吾輩人與趙氏一也而壽堂之名堂丞相獨加諸彼丞相非私趙氏而外善衆人也以能友恭與不能故也吾何可以不勉哉延頸舉踵是慕是勸則大道之行也將見之矣叔友尚懷求圖以慰丞相之堂哉

慈敬堂記

平防范洵子美塾其先父母於青華山之原作祠堂于墓之側以為歲時汛掃饋奠之所 國子助教劉子憲名之曰慈敬而吳編脩從善為記之他日子美質於余曰記禮者不曰致愛則存致慈則著乎不又曰若存不忘于心夫安得不致乎是慈與敬其宜無辨乎而吳編脩顧以謂慈即敬也信如其云則記禮者語何復乎而劉助教命名之意果何居乎小子不能無感焉願先生以一言開之余愛子美之篤於親雖欲默烏得而默夫禮有本而又有實本者何慈焉爾矣實者何敬焉爾矣感儀不足之謂慈主一無適之謂敬敬同乎誠存於內者也慈近乎質見於外者也禮以慈為本而以敬為實是故君子之祭文有餘不若慈有餘也物有餘不若故有餘也而况禮墓之間祠堂之

仲平墓焉而親之骸魄藏焉祠焉而親之神魂依焉是故墟墓之間至哀也祠堂之中至敬也至哀無文至敬無飾此君子之祭不貴乎繁文而貴乎懇也不貴乎備物而貴乎敬也懇故本立故實蓋立其本而盡其質故死可使生也亡可使存也君子非有術能生之也能存之也懇敬之至親之精爽潛乎而祭感發見而昭明故既死而如見其生也既亡而嘗若其存也祭之大端舍是無所用吾力矣爾哉則先生名堂之意乎是亦合內外之一道也不亦善於禮矣夫昔孔子嘗而奉薦也愿子貢猶疑焉矧今五周未又二千年世愈降而文愈廢則夫人脉想之義而直以敬當之蓋無足惟新子美又美感焉祭於斯堂也尚務其本與慎哉而之二者豈待祭而後務之又豈獨祭之所當務哉子美曰唯唯請書以為記

春暉堂記

傭人者曰予人百錢人可得而報之也傭於人者曰受人百錢可得而報乎人也是故取百錢之直終一日之力而舉其當為之事是謂能報使傭於人者取人萬錢則終月不能報之矣取人十萬錢則終歲不能報之矣取人百萬錢則終身不能報之矣其故何哉傭之者其施常有餘而傭者其力常不足也親譬則傭人者也子嘗則傭於人者也夫傭人者之於傭於人者其施多以萬計又多以十萬計多多以百萬計傭於人者之於傭人者猶不能報之也况親之於子其施不啻以萬計亦不啻以十萬計亦不啻以百萬計子之於親獨能報之乎是故肥甘輕暖以奉口體可謂養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先慮承順以適志意可謂順乎親而報乎親則不可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使國

人稱頌曰有子可謂顯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養之也順之也顯之也學不足稱其施也是以小雅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唐人孟郊亦云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蓋子不能報親物育之德猶人不能報天生成之恩也然仁人之於天雖無能報焉盡為入之道而求無負乎天則未嘗不勉之孝子之於親雖無能報焉盡為子之道而求無負乎親則未嘗不勉之人道盡而於天無負焉乃所以報天也子道盡而於親無負焉乃所以報親也又奚必若傭於人者得百錢則効百錢之力而後曰報哉南康彭君尚賢弱冠而先公捐館尚賴母夫人熊氏守節教子底于成立今年夫人六十有八歲矣而尚賢懼以賢良為室平陽尚賢喜踰足以逮親而不敢謂能為親報也於是摘孟郊詩語名其奉親之堂曰春暉而求余記余嘉尚賢得古仁人孝子之用心故樂為推明其說以為記庶夫人之事親者知所處焉

寶貞堂記

兩金大貝明珠拱壁以至犀象羣羽丹砂空青衆人寶之賢於衆人者弗之寶也其為人也賢於衆則其所寶者必異於衆是故重耳寶仁親子罕寶不貪楚國寶善觀之疾賢賢而懷寶則匹夫也觀其所寶而其人賢不賢可見矣此余於伯安未記其奉母之堂而知其母之為賢母也伯安故吳長者之孫長者有三子第二子仲周是為伯安之父元平陽州同知致仕天姓之孫吳江州儒學教授授子美女則其母也年十九歸仲周事母姑極愛敬稱其能孝遠近無間言喪舅未幾而仲周即世維時始年七十餘矣伯安十一歲其弟嘉才三歲老有幼養幼底于長大成立皆母守節自誓仰事俯育之盡其道也此其所以為

賢母與伯安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賢貞昭母之志也於戲衆人以爲賢者其豈非天下之實哉然有之於人不足以爲益無則不足以爲人足實於衆人者曾何足謂之至實賢於賢者重於天下之賢矣知之何而不可不實也亦惟實天下之賢而不實其不可不實者是以爲衆人不實天下之賢而實其不可不實者是以爲賢人婦女之所不可不實者孰有重於貞節乎自古賢淑若共姜之流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夫之失是以人之實之也有甚於金玉珠貝焉尚使其不此之賢而奪其志則人之視之將不若金玉珠貝之可寶矣是故賢此而不爲賢者未之有也不實此而爲賢淑者亦未之有也伯安之母賢於人之母亦惟其所賢者異於人之母云爾賢其貞節無愧舜倫克配古人而子不失爲令子宗祧也土田也室廬也貨財也無不保有也於戲何其賢於人之母也豈不以聖人之後而自度越尋常與風俗之不振也甚矣安得若吳氏之母哉余能不爲之一言雖然貞之爲言正也從一而終此之謂婦之正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此之謂家之正然則堂之名豈徒以彰母之志節閑家之道亦不外乎此矣

師萊堂記

范君元璉平陽之隱君子也有二子焉伯曰昭字士東仲曰昱字士寅年皆踰冠矣朝夕處元璉之側依依猶孺子間相率來請曰竊聞古之人有老萊子者楚人也年七十而親猶在養恐恐然懼無以悅其心乃脩其童子之服而習爲童子之戲娛嬉乎二親之左右庶幾有以解吾親再老之嘆而慰爾平生愛日

之情傳者述之當時稱焉至于今猶一日也小子與老萊子固不侔而吾二親高年無恙則與其親無以異也凡事吾親若大紳若曾子且猶當勉以若萊子之所以事親者事吾親敢有不勉乎以故名吾奉親之堂曰師萊願賜一言以爲記余喜元璉之有子而愛二子者知自力於孝也乃語之曰世之言孝者必以老萊子爲稱首然其孝行他無所見唯楚國先賢傳述之曰着五色斑斕之衣爾曰取水上堂詳跌仆卧地爲小兒啼爾曰弄雛於親側爾夫着五色衣則孝爲小兒啼則孝弄雛則孝又何難焉三尺之童可以與能舉天下之人皆老萊子也孝又古之爲人子者未有不能脩身而能事親者也亦未有身不誠而視說焉者也不虧體不辱親所以脩身也善之克明行之以道體不虧而親不辱則身誠矣身誠則親說矣夫孝孰有大於此者乎曾謂老萊子而不務此乎傳者獨區區於斯三者抑未矣余意夫傳者非以老萊子孝若是而已也特以見其於凡可以致親之歡欣者無不用其情既立乎其大者未之若童子之服亦脩之童子之戲亦爲之且情之不能自己而人莫之加損焉此所以爲難能也謂之孝奉二親夫豈偶然哉今生泊仲以盛年事高年之親而知師之可謂能自得師矣抑不知生推於斯三者是師乎亦將師其無所不用其情乎如彼師其無所不用其情則信乎善師老萊子矣親其有不說乎孰不以拜若萊子者稱生也二子者尚勉之勉之乎余於元璉交也是以云

瞻雲軒記

武君士弘嗣職之冬 朝廷用兵雲南其事人武毅公起自休

致與諸大將偕往君方守疆圉于平陽雖欲侍行不可得也念
 定省之曠日夜不寧于悵望飛雲而徘徊仰瞻不能自已於是
 各其燕處之室曰瞻雲而求記於余夫雲之往來乘散於天地
 之間也變化不測舒卷無常充塞乎上下周遍乎四方有目者
 咸覩觀而思其親昔於狄梁公見之今於吾見之人固有異世
 而同情若此者乎狄公從仕而思其母獨處家庭君守職而思
 其父行役于邊故人固有異世而同情若此者乎武毅公嘗上
 休致之請矣及雲南之命下即日道初不以老為辭其為
 忠也何以加諸君雖不獲脩為子之職於萬里之外不敢以將
 父之情言於九重之上而孺慕之心一飯不忘其為孝也何
 以加諸忠孝固臣子所當盡者也世之克盡焉者幾何人而見
 於武氏一門父子之間此余因斯軒而知之也西南諸蕃遠而
 險者惟雲南自古以來桀驁犷固以為中國莫之能制豈果不
 足以制之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大軍入其境其臣庶
 望風迎候惟恐不先不頓刃折鐵而方萬里靡然歸教之
 中此非人力蓋天威也班師振旅不在朝則在夕武毅公獻捷
 于京師關休于私第遂佚老之願於桑榆之景夫何遠人有若
 出則時爾曾香武備以俯打城之職入則奉養昏眩顏色以輸
 愛日之誠於漸時也雲在是而親亦在是固不必瞻夫雲矣宜
 何如慰幸哉忠與孝也不惟見於一門而於君一身見之夫君
 自洪武乙卯以勳子入侍 東宮侍衛 乘輿辛酉夏始被
 旨還平陽賜養其冬括寇溢出平陽西鄙若領軍由梅溪入絡
 溪以破吳富素轉而南攻麻洋焦坑直搗福寧之穴嶺皆以孤
 軍深入所向克捷遂會大軍於萬松林凡拔寨二十斬獲無算

有指幣之賜 國家可謂有臣矣武毅公可謂有子矣禮備述
 之以為記

春暉亭記

人之於我推食解衣我於飢寒者也患難而扶持脫我於死
 地者也其施則有間矣而我之德之則有間矣然免我於飢寒
 者德之則知報之脫我於死地者德之而不知報之非不知報
 也故報之而不知所以報也是故可得而報者其恩小不可得
 而報者其恩大於此見思愈大則報愈不易矣親之於我其恩
 豈直脫我於死地者比哉寧尚得而報之乎雖欲報之將何以
 為之報乎縱報之亦豈足以稱其施哉昔孟東野有見於此發
 於聲嗟氣嘆之間曰難特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猶小雅詩人所
 謂敬報之德昊天罔極於戲思之同乎天而無事於報是惟親
 之於子德之同乎天而不知所報是惟子之於親人於天也固
 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為人之道求無負於天之所以思我之意
 乎子於親也固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為子之道求無負於親之
 所以思我之意乎盡為人之道所以事天也盡為子之道所以
 事親也故曰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夫孝子之道莫大於
 此又何以報焉哉苟此之不務雖窮極富貴以養其親烏在其
 為報也平陽謝氏兄弟二人伯曰希元仲曰復元其父捐館之
 日皆親諸孤也母夫人徐氏守節自誓力於紡績事其舅姑極
 其夫教子其子未幾復元伯仲皆卓卓能樹立其後希元為官
 慰使司從事以沒復元曰豈以兄之亡而戚吾世哉九可以順
 商夫人者曰致勉焉其後存經兵難家而於蕩復元曰豈以家
 之破而戚吾母哉九可以順適夫人者益致勉焉夫人以復元

之能順適其意也雖憂患備更而無不豫者今年八十餘矣編髮而童顏聰明而康健愉愉如也蓋復元自兵後即奉夫人隱居西山之下先墓之側總戎者以復元賢且能以其名聞于朝擢平陽英元帥府照磨復元不得已視事然未嘗不以親老為辭而夫人亦曰實職常事也苟一時當首其知後憂何不入廷辭而歸退然以養親教子為務夫人喜曰汝切孤而能自勵若是汝父有子矣我與日見汝父地下可藉口矣其為壽祿正父之墓使我見之於曠足矣復元奉命惟謹且舉兄之喪拊焉每風日晴美夫人輒齊婦孺登臨而眺望欣欣然有喜色復元乃掃亭以為遊息之所名之曰春輝而求文為記余曰書此使為諸相問即是言推之則於其名亭之意庶幾得之欲報其親不知所以報而僥倖富貴以娛親者其亦知所勉矣

懷遠亭記

昔者聖人之於魯也欲舍之而去情且不能忘使去之寢久而能忘其情乎是以在陳而有歸歎歸歎之歎焉奈何後世之士去故土而處他邦久而安安而樂樂而遂忘之而不復懷也夫故士之南豈人之情哉亦有以移之矣凡茶之足以移人而使人忘其土思者莫甚於當昔然則得忘功名之會馳騁軍實之途其去故土雖久且遠而其情未嘗忘焉者豈非忠厚之至哉而惟敦仁為行之君子為然余謁告歸由翰林獲交譚君濟翁間從楷紳先生登其懷遠亭聞其言曰吾家長沙之湘潭壬辰之亂思試所學共濟艱難於是委身戒行歷湖之南北江之東西以至於兩浙入 皇朝從諸大將四方征討 朝廷錄其寸功授管軍鎮撫俾成金華金華距吾鄉五千餘里吾去家二十

餘年墳墓之存亡宗族之休戚皆無自聞知能無恚於歸省哉長此簡書莫之直遂愛作斯亭退食之暇端居凝想 恍若足踐吾里身抵吾家山川市井巷陌之接吾目風謠俗說俚談之接吾耳庶幾用以自慰云於感故土之恩富貴之樂有所不能移雖泣淚雙溪之上長山之下而心未嘗不往來衡岳洞庭之間抑何忠厚之至也若君有敦仁篤行君子哉雖然故土之不忘而忘其本乎君讀書明於大義然則與斯亭也豈但與懷先基與扶人而已乎其必仰懷乃祖端明公學行之正文章之懿事業之盛名節之著而思繼厥美矣斯所以為懷遠也歟不然金華去湘潭道路非不遠也君去家歲月非不遠也然三十年為二世君之越鄉五千里不逾二十年夫何遠之有由端明公至君七世矣七世為年計二百有餘法之二伯餘年而懷之愈久而愈不忘斯所以為懷遠也歟

商山舊隱記

漢高帝以爵祿駕馭秦傑天下孰不奔奏四皓獨抗高尚之志雖管一至漢庭高帝終不得而臣之此其人何可及哉自釋彭諸公視之窮達則有間矣然彼不免於誅夷而四皓固盡其道而死果孰得失也先民有言歸頌之人是亦頌之徒也然則師四皓之人可不謂四皓之徒與余於揚君子瑜是以有取焉子瑜溫之平陽人倜儻而尚道讀書而能詩於關陝平定之日選士之曉暢文法吏事者為其各郡縣吏由是子瑜有商州之反而商山四皓之墓在焉子瑜過其墓下低個顛瞻喟然嘆曰嗟乎四皓脫去功名富貴之累自足山壙林莽之間今吾乃尚升斗之祿而離鄉井棄骨肉於四五千里外獨不為四皓之所鄙

嗟乎且吾平陽多佳山水其勝景不在商山下吾能無志於歸
 哉投賦乞歸守長以子瞻明敏練登荷之集事不聽子瞻則曰
 吾欲歸不得而吏于此非所謂吏隱者耶曰自號商山吏隱既
 而九親老者例許歸養子瞻即日治裝南歸其屋鳳山之下奉
 母以居其言曰吾嘗更隱商山矣非商山舊隱者而何於是扁
 其居曰商山舊隱居半歲而母以壽終子瞻日夜哀慕以至成
 疾又二年年五十九竟卒其子鼎元登泰元發吾親之歸而傷
 其遠沒也行其姓仰其扁思其親悲不自勝以為吾兄弟弗獲
 於斯致養矣豈不能於斯追養乎雖然何藉以解吾親之願
 於冥冥中也相率來求文為記余觀 國家興王之初廢事繁
 夥非刀筆簿書則無以紀載施行而更由此是重固不違以他
 途取士公卿大夫胥此焉出同時與子瞻被服者幾幸建化實
 緣柄用固亦多矣不量力而任逾於器不旋踵而備棄昔以隴
 其軀者其豈少哉子瞻之材豈不足以翔鸞而無羣乎外出水
 幾而解辭歸得以天年終于牖下則子瞻之於四皓雖其倫
 吾能勿以為四皓之徒與子瞻有知當亦請余為知已也元鑿
 兄弟於其親既沒之後克謹其承久且不忘而孝孝焉以記為
 請可謂不死其親矣何其孝之至哉余故不辭而為之記且投

厚德庵記

平陽縣北之五里有山曰鳴山考其地脈則由焦下山折而南
 行莫為金山又莫為步廊山而茲出則支于金山峻壘盤薄既
 會復張首尾起伏勢若梭視坐擁要會九風東山陽與峙其前
 雅山沙岡黃莫山壘石刺上灣請峰拱揖其左右前則帶以長河
 風氣之所會清淑之所鍾也武略將軍馬侯鎮平陽之九年購
 以營宅兆葬其外姑周夫人遂初菴山之麓興役於洪武壬戌
 八月癸巳而以其冬十二月已亥落成前為廳事廳事後為中
 庭中庭後為祠堂中庭東西各為軒東曰朝陽西曰致莫東西
 軒之外各為步廊以為庖為福為園為守塚者之舍為間凡十
 有七余客遊平陽馬侯以告曰外姑生於我乎養故死於我乎
 葬吾妻嘗請於吾曰先父母歿無後妻哀不自勝禮婦人內夫
 家而外又母家又不得祀先父母歲時奉嘗符缺焉此重妻之
 哀思者幸先母葬鳴山即是建菴為祠庶先父母精爽有所托
 妾之哀思可少紓似亦可為長久計哉若夫成妾之志則在鄉
 矣吾念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為初斯菴且買田若
 千畝為末業以具犧牲醴齊黍稷食吾守者亦既作神主女奉
 如式矣敢請命名而賜一言為記伴吾子孫無替吾妻之志云
 余乃名之曰厚德菴而復于侯曰父族母族妻族之於我也服
 之隆殺緣情之感既有不容不然者矣然富用吾之精則一焉
 爾也大九妻之族猶不可不用情豈有無主後而可不加之意
 乎今侯以義起禮斯菴依建固用心之厚而亦何莫非所當為
 哉雖然世降俗偷人子於其父母終而忍焉遠而忘焉且猶不
 免妻之父母不言可知矣侯於其所疏者致臨極如此德之厚
 也又何加焉聞者孰不感慕而興起況於子若孫乎

子之本乎親也猶草之本乎根木之本乎根也草木植物也猶能庇其本人子於其親苟不厚報焉可謂知務乎生而事之死而送之則所以報本也養之謂事生送之謂送死送死不可不厚也葬可以以不厚乎至於葬則無所為孝矣生而養之或失於薄猶可得而用吾力也死而葬之或失於薄將復何所用吾力哉是故易於喪葬皆取諸大過與其失之薄無寧過于厚也過厚云者豈曰若後世之厚葬乎亦曰周于身者必誠必信不使有悔云爾周于棺者必誠必信不使有悔云爾何莫非我之所當為故曰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若徐君宗地葬其親可謂盡心也已矣豈不以知本哉切君之先府君過際之梅源見其土厚泉深若壑若行風氣綿密而知為吉爰曰異日當歸藏於斯甲午春山寇犯縣君奉府君避地仙桂里而夏四月丙申府君卒其冬十月癸亥卜壺類葬焉葬之日大風雨而事瘳不獲申逾四年十月辛未母夫人陳氏繼卒而附以卒之後十四日君又獲疾不獲與空居嘗獲語兄若弟曰先父母雖葬然不得地於梅源以葬猶不葬也朝夕相與圖之共感乙卯購得善地梅源之墟塲荒蕪以是歲十月庚戌自壺類遷而葬焉並墓構亭四楹歲時即拜掃饋奠其間而以厚本名之至是焉伯衡為之說伯衡惟君以其親所葬地非親之志慳然而不厚必政齊而後已則君之厚於親何以加諸是亭之名蓋有由矣然而又欲托文字以昭後人蓋不獨以厚君之所出自盡諸已而已亦將使來者知吾親固吾之所出而吾子吾孫曾又豈不出自吾親世有流風服有履綬其本之一也本之所在規之宜

若之何則上丘壘而灑松楸豈能已其等敬之清乎死矣而事之如生亡矣而事之如存烏可不同於我也於乎徐氏之子孫登斯亭而讀余文尚慎思賢父兄厚望之意而無自處其薄哉君平陽人與教鄉郡凡十年召至闕下將官之而君辭表堅甚今得旨歸老子家以學行望于士林云

時思堂記

溫之平陽東南三十五里地曰郭岩為其鄉之望者曰郭氏郭氏系出唐中書令汾陽王王之七世孫太初府君廣明間避地來平陽即錢浦以居其子景致復自錢浦遷居郭岩至景高十六世矣爰以至正壬寅十月望日即正寢東室故為祠堂安其先世之靈始太初府君肇家于平陽由府君昭本始也非偕也次高祖父曾祖父祖父次祖父又其次所生父尊自出也非襲也規制中度器物完具歲時歲時莫不謹備曰時思而來請記古者大夫士之家祭于廟庶人無廟祭于寢三代而下朝制既廢而祠堂始自漢室不過即墓所為之變禮也宋儒去墓而建于家則變而協諸義矣崇禮之士欲致崇極於其先可不為之然祠堂奉先之所也而所以奉先則有其道者何思而已矣在禮有之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嘗夫惟能致其思也是以祭之曰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必有聞乎其容聲出入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然則子孫精誠之手不手袒稱明靈之格不格其不係於思與不思哉則思之所係不既重乎有祠以奉先矣而不能致其思焉則雖陳其器時備其道宜潔其酒醴脯醢菜蔬以薦焉夫何所獲之有觀景高之名堂可謂知所以奉先者矣非達於禮則何以與

於斯於厥祠堂之設祭禮以時孝子仁人用以厚其先者也人
何憚而不為之乎人不能為而景高為之不患也事之不舉而
惟患思之不至揚名擢聞用以自助又欲求文以告來者何其
篤於孝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人且則之况孫曾乎勿替
引之善繼善述何患其不至哉余弗辨而為之記非惟以彰景
高之賢孝富而好禮者尚知所興起景高名楚魁岸而有才婦
翁鄭朝美官于闐管引以自佐用平急功權福州古田縣尉陞
瑞安州同知云

慈壽堂記

李氏慈壽堂身為而作奉母也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慈壽者
何慈所以昭母之厚恩也壽所以表子之至願也感之也深故
望之也至則何以感乎母之於子也顧履乳哺提挈扶持推燥
飭溫躬寔任之方其未有知未能言也飢也為也寒也燠也詩
灑也疾病也惟恐失之懇懇焉憫憫焉求而得之是心也無間
於子之幼小長大也其篤慈也莫甚焉是故慈以撫子父猶母
也母猶父也聖賢獨以予母而曰慈母慈母以天下之為於慈
未有若母也者故夫子不餒不凍母慈之也無始無害母慈之
也求必得欲必從母慈之也為得而不感之歟然則望焉何居
母之壽加一月子有母慈亦加一月母之壽加一時子有母慈
亦加一時母之壽加一歲子有母慈亦加一歲母之壽加一紀
子有母慈亦加一紀則望其至于老至于期頤而旦且焉慈乎
以也直何如而祝之願之也烏乎能自已耶雖然所以祝願其
親者非獨望其我慈而已也烏在非獨望其慈焉而已也百年
之謂上壽八十之謂中壽六十之謂下壽借使母年登于百至

於我能養之日已過其年之半百矣况備短之不齊而其未來
者不可逆知也思慈恩之罔極矣之能報也而又不可以弗之
報也惟願其子有多壽庶得帶烏鳥之情焉致愛敬之誠焉是
則不獨望其慈我之謂也慈也者為母之常道也壽也者為子
之常情也而以之名堂何也示愛幸也喜且懼也何愛幸乎愛
其親而欲其壽者人子之至願也使親得其壽以副子之願故
者天也知得諸天者為不易幸而得之雖故不慶幸焉得而不
慶幸又焉用喜且懼哉親之壽懸于天子之心恒不敢必得今
也天幸壽吾親出子期望之外可喜也已然大期之日至雖欲
致湏臾之養而不可得則年之高也亦可懼也夫惟知懼然後
知不足知不足然後知愛日知愛日然後知脩子職此四者李
氏所以名堂者也李氏執謂錫其名叔荆其字撫之崇仁人叔
荆慈母陳夫人今年八十有四矣而叔荆以文學家 眷在官
翰林教國子歡迎養不可也欲歸養不獲也願其妻能半其子
承事其母甘旨之奉朝夕無慮凡足以娛悅之者無不用其情
而其母亦樂有婦有孫也優游燕安無不歡適常常寄言叔荆
曰我老矣而聰明康健若無苦念我也惟若蒙 國恩寵備位
館閣如克盡瘁以報以辨雖不在吾側而吾焉有不樂者哉叔
荆奉命惟謹不敢乞歸左右就養仰之婦子堂於是乎作而末
伯衡記之伯衡與叔荆同己已識生人叔荆有母而祿逮養伯
衡則欲孝而無誰為孝矣故於叔荆之事企焉慕焉敬焉美焉
追恨焉愧焉嗟夫處斯堂者誰不有親也志叔荆之志感而
願望焉幸而喜懼焉愛日而及時脩其職焉則又何至若伯衡
之追恨而愧慨也哉是為記

記

川上書堂記

章子貞終諒校正重刊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澗之潞不踰關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余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上所為數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余於道猶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余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且中有是有夜而水之流也自且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日月四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剝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者申於是觀諸鳥獸登者華而逸者趨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聞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天命不已故命于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微之為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宰乎形理宰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為橐籥焉以理為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為橐籥為樞紐者亦惟氣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人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成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唾哉古之君子不睹亦戒不聞亦慎發乎已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曾水之不如矣嗟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于聖賢之道余未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相與言之倘有取於是則請以為川上書堂記

平村山書舍記

延平徐子潛嘗作書舍于順昌縣之平村山實以象截經史子氏之書釋來則却坐而讀之以求聖賢之學比由進士為主簿娶之義烏請追為記余以謂自孔子沒歷秦漢魏晉以至于宋千五百年間學士大夫脩儒術者至多讀聖人之書者亦眾求其學之醇而無疵者實少能明六經於一時則有之矣而終莫能使之煥然於天下千萬世猶一日也復六經於無失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所以載道立教之言卓若日月之明而心術以之開濟人極以之扶持世道以之斡旋而到于今類焉者實有大周程張邵五夫子之繼作也嗟乎之五夫子者曷嘗親見聖人亦不過脩其術讀其書而已其所以能爾者豈不由其為已之為善哉人之生也皆有血氣之性有血氣之性故皆有利欲之心有利欲之心故皆有功名之志而後世之學子有訓詁有科舉有文章有典故有地理有兵刑名法有星數醫卜而又有一老莊浮屠儒者之學惟聖人之道而已矣吾聖人之道一而百家異端不可勝數以一吾道而處其間與衆楚人中之辭人何異乎而况吾之道其功利甚大而其功則非若百家

異端然可不必於目前也苟徒知尚儒者之學而不能致其備
實踐之功何以收源遠自得之妙於其積力久之餘吾見其義
理之微不能勝利欲之習雖誦說聖人之言難乎克於陰用百家
異端之術以干譽以射利以欺世以希寵榮以傲近効以塞其
功名之志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則君子之於學其可不為
已乎道南之學肇於龜山楊先生而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
迭出而續承以授考亭朱先生尚論閩洛之統緒有所托軀淳
之師友有所措李先生之功蓋莫大焉今十數大儒之書家傳
人誦之矣能因其言求其心以明聖人之道者幾何人哉夫亦
為己之功有未至焉耳延平固李先生之關里順昌延平屬縣
子潛生其間滌祭其風不猶身親受教於先生之門與聞言
論風指以淑艾之私乎矧子潛氣靡而質君子志確而習美蓋可
與有為者誠念夫世之忘本起末而足以干譽欺世者非先生
之學也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一洗古今出入口耳之陋則
其為學也斯密矣而其於道也將一蹙而至矣而余何足以望

劉氏新作水竹居記

盧慶劉氏家有堂曰水竹居自宋李稱之矣蓋水竹先生之所
居扁之者必相信國文公也先生諱常權成淳己已進士第授
某官時權臣擅政國事日非乃不上而歸隱于郡西青塘之上
信國與先生友善其持江西憲節也就見先生青塘愛其居水
竹之勝徘徊久之大書扁其楹然後去門人因為先生別字
好事者復繪為圖其子孫皆克世守之至正壬辰堂燬于寇扁
與圖亦不能獨存有字者甲者先生之曾孫也謂堂之有無乃
門梓升降之機棟宇不與則無以起後人之孝思遂以洪武四年

即故址重構焉於是其友周君思中為請於余曰幸為記其興
復之自輝張前人之美以垂訓於將來余惟信國忠義自靖雖
死生之大弗顧也天地間何物足以動其心乎而謂愛夫區區
水與竹乎得不以先生澹澹雅量使人即之而愛慕者未易以
形容夫淇澳之竹美衛武公者托焉萬頃之陂美黃叔度者托
焉今雖莫知所以形容先生也托諸水竹尚亦比德之義也夫
不然惟水惟竹無地無之苟非有托乎爾則又何愛乎爾余之
生後先生百餘年余之居去先生千餘里何足以知先生即信
國之愛慕先生與先生之能動信國則其人品宜何如哉君子
之澤不可斷也堂如之何其可不復也宜乎彥中汲汲焉興作
之為務也以余觀於彥中其餘在瑛瑛而事構築也豈曰以為一
家之美觀云乎亦曰我祖之遺愛我後人者固有出于斯堂之
外然堂乃我祖居處之舊精神嘗往來乎其間今舊觀云復凡
我後之人升其階行其庭入其奧尚相與思其乎生以想見其
人仰夫棟楠不啻若覲天儀形競於學問興於德藝使詩禮繼
承衣冠引翼則氣習之永存風猷之不泯書所謂無遏抑前人
林先者其殆庶幾乎於殿彥中如此可謂能世其家矣豈徒一
時興復之功有足稱道哉遂不辭而為之記

世美堂記

南昌李氏有世美之堂在郡城之循仁坊其先曰端明殿學士
兵部尚書贈開府儀同三司豫章郡清惠公之所作也公諱大
性事享宗嘉定四年卒未竟以寶謨閣直學士出守于吳寧宗
親書世美二字以寵其行公於是即郡郡作堂以侈上賜匾蓋
李氏唐宗室世家四會右南昌者自清惠公之曾祖始曾祖諱積

中起家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以元祐黨人謫居南
昌因家焉顯中生補尉丞良弼衛尉生力部郎中知衛州安國
力部子七人清忠公其長子也次大異贊讀周學士封豫章郡
侯次大理知真州次大東江淮制置使建康留守兵部侍郎封
豫章郡公次大京知撫州次大成主管建昌山都觀次大鎮朝
奉郎一時父子兄弟特即剖符為公為侯先後相望亦盛矣我
視元凱之世濟其美殆無愧焉有臣如此為之君者何如其喜
形于哀翰必龍翼之烏能已也而堂之作所以對揚天休先昭
世德矧可以已乎今國子正宗願清惠公七世孫也伯衡專與
為僚因得觀其家乘考其顯宗宗願謂堂未有就請追記之伯
衡之生去公遠矣烏足以知公而記公之學哉然竊聞之故家
右族雖不復傳廷簾組而氣骨之僅存風聲之未泯猶不失為
能世其家固已難矣况於衣冠之蟬聯奕葉如李氏者匪宜保
其氣習橫其風聲而已豈不尤難乎哉此其所恃以庇覆必有
出於堂之外矣夫堂猶非所恃又烏在記之有無也雖然當其
時功名富貴與公等者為不少矣計其第宅之鉅麗陳特百倍
於公之堂者其宜少邪今欲求其彷彿但是荒墟廢址荆棘生
之而瓦礫無復存焉者矣自嘉定辛未至今共成庚戌一百六
十九年變故之符更而公之堂覆然其後人世居之居之者又
有文學位望若宗願者焉於是可以觀德矣則堂不可無記也
意莫為於前雖美而不彰莫為於後雖盛而不傳李氏世子孫
其無忘爾祖之庇覆哉

安過堂記

錢塘姚志道作安過堂于其居第之中介徐進善先生求余文

為記進善亟稱志道之材之英年且踴強仕矣而名不登於仕
版迹不離乎州里然而未嘗戚戚以悲汲汲以求居嘗自誦曰
使吾隱約以終吾何知焉使吾有時而達邪吾何知焉吾知
惟吾所遇安之而已矣雖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仲丘獨與顏
淵而羣弟乎不與也然則惟遇之安固君子之當務而豈易能
哉吾何敢自以為庶幾仰希盡吾心焉爾此志道之志也故榜
其堂曰安過云乃若俾一言以相之則繫子焉是望余當慨夫
天下之士居則頌華履衣則頌文饒食則頌膏粱於是賤于貴
貧慕富以逞其欲而富貴者又往往患失而嗚事計議其美惡
而就避之素其位而行者果如是乎哉於時乃有若志道者以
志道今日之處貧與賤尚不戚戚於心不汲汲于外則他日之
所處雖位之卿相祿之萬鍾豈不類乎至願諒其度越人也達
矣則余雖不識志道於進善之請為得已於言乎昔者聞之當
為而為之者此之謂義莫之致而致之者此之謂命命存乎去義
在乎我故凡有生之所遇休咎也通塞也貴富也貧賤也莫非
命也我何所容心哉何所措其智力哉惟君子處之曰休咎而
休咎曰通塞而通塞曰貴富而貴富曰貧賤而貧賤而不實欣
感於其間則義所當為也雖極天下之變不失吾素守也夫是
之謂安過古之聖賢若大舜若伊尹若傳說若周公非安於遇
何以保然魚于河濱耕于莘野築於傅岩而不以為辱也魏徵
然君天下相天子居之若固有而不以為榮也卒然遇風雷而
不知其為變也紛然致流言而不知其為禍也仲丘顏淵則不
遇以終已畏于匡絕於陳居于陋巷而其樂自如也其與有
天下而不與焉者夫豈異乎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

據為安之至也彼何以若此安遇也哉道無性而不在無特而不然聖賢之行無適而非道也故夫聖賢遇燕不安者非安於遇也安於道也道一而已時自異耳鳥乎往而不安哉非固知義命者其孰能之是故義命猶權度也天下之物亦衆矣以一人之心當天下之物而輕重長短之情無或失之者有權度以處之也君子而不知義命卒然與事坐相遇而不失其素者處審又何以能無之焉而不安也此乃余所學者聖道之有志故因隨善之請而以告志道信其能安遇矣乎

節義堂記

處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學使來請曰自吾有堂堂有節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義為吾祀之者故為筆焉余聞魏君家果溪梁溪於此凌為勝地九龍之山天下第二泉在焉魏君作堂其間不以觀遊為文而以節義自精亦可以見其志矣乃記之曰節義之立不立豈惟君子節夫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亦恒由之何以知其然也士之出于三代之際者養之有學校以之有教化莫不篤於道同於德有過人之節取于辭交出處必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其心親之可也辱之可也飢之可也寒之可也爵之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之祿臨之以三軍之威使易其所守而胥為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逸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其宜不由此也歟厥後惟東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降宦寺專政扶天子威權以熏灼海內紀綱於是大壞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沈志學小之間不少極意以迎合附託至於羅織釣黨之獄起而其節操愈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懷既着微葉家扶骨肉相

飽趨死而不悔夫如是故終漢之世不軌之徒懷篡奪者後先相望皆忌憚而不致直遂而漢之柱稜危而不遂亡者是賴之也然則節義之所係豈細也哉近世學校不脩教化不行士鮮不為習俗所移故其邪心從於外物區區貴富何足為重輕而求之者陳名節相體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僥倖得之始以篤容譽譽以為悅汲汲保身固位以為務平居莫肯直道以事上踐急遂至帶國而叛君若是者雖曰累千百何益於人國家哉

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相與有無創業之初

事未建而獨於前朝伏節蹈義之臣或優以體貌或寵以褒贈或列諸秩祀或錄其子孫以示風厲玉變爾來垂兩紀矣雖朝廷清明四方無厚士大夫幸而享富貴之樂不踐虛難之途無由以奇節高義自見而豈可不力也哉志其勢而取舍不悖忘人之勢而特立不懼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斯何莫非節義也豈必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而後為節為義哉故觀魏君之名堂非所謂有志者乎雖然人之所持以幹旋萬變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芒忽而不為數大塞天地而不為盈不以困抑摧挫而亡不以安富尊榮而存蓋有以為氣之主也故隨其所遇而皆安投其鄉而如意衆人之於是氣也無物為之主而反聽命焉如覆將之兵如朝霧之氣如暴雷迅雨之涌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須之特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未有處大事臨大節而不顛倒失措者由其為氣所使而莫為之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養者為正氣無所養者為虛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於物特虛氣以處夫紛紜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於名節者苟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准用

虛氣未有所樹立非余之所知也顧與魏君勉焉

存古堂記

故集賢吳公家有存古之堂公薨後十有八年其諸孫惠卿請伯衡進記之伯衡素服公之碩德懿望膏獲拜其履屨害惠卿之克世其家而又幸附名於其堂乃不復以晚陋辭而為之記曰三皇五帝之世之謂上古夏商周之世之謂中古秦漢魏晉隋唐五代宋之謂近古近古去今未遠也而中古則遠矣中古去今未甚遠也而上古則已遠矣軒轅氏之鼎陶唐氏之鬲有虞氏之敦允之戈垂之弓和之矢此上古物也而猶有存者况於中古乎夏后之璜殷人之爵武丁之白伯乙之雲楚姬之寶無仲姬義母之匪崇之碧離之璫此中古物也而猶有存者况於近古乎唯夫今之世去上古中古如彼其遠也而往往尚存其物者由人之貴之故寶之貴之故存之也抑非有勢與力而又有鉅資雖欲存之亦烏乎能存夫必勢必力而又少鉅資而後能存之雖多而何益之有然世之溺焉而惟恐其不存者恒多天下有物生天地之先為人物之祖其古也無以尚之其於人也不可一息缺其存之也不恃勢不假力不恃貴然而世之存焉而惟恐其失之者未嘗多也何哉吾之所謂物者道焉耳矣此天所與我者孟子所謂存於人心而聖王之所由者也古之聖人賢人不存此而聖而賢者未之有也古之愚人不肖人存此而愚而不肖者亦未之有也今之人宜不希古之聖賢顧獨用其心與力於古物間惑亦甚矣夫存其特勢假力恃貴者而不存其不恃勢不假力不恃貴者不過一好事之豪耳將以稱於天下曰賢者則不可也夫所貴乎賢者以其能存皇王

之道也存皇王之道則今之人是亦古之人而已矣是則道者豈非至古而至可貴可寶者歟何可以不存之也人惟知離彼崇譽弊蓋親爵夏璜和矢垂弓允允虞敷之為古也則存之而不知其古於皇王之道也故莫之存也苟知皇王之道有古於虞敷允矢垂弓和矢夏璜綴爵楚璽崇譽弊蓋則知世間古物非古而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矣惟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然後皇王之道存於天下是故道之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無一焉不失為古之士道之不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累千百焉不免為今之人此君子之所存在此而不在彼也惟集賢公起儒生際盛時由上都學正入選而為集賢大學士自將此節

六轉而為深棘大夫始終一節為時名臣其平生事業固非伯衡所能知乃若以片言偃時宰使之灼知大義咸親為當務而力佐人主竄權奸存君臣之義安危疑之勢可不謂之賢乎

道之素存則亦何能爾哉公既以之發身又將以貽厥後是以有此堂也豈世俗惟古物以為存以誇示於後者可得而比乎

凡公之子姓誠克守以為訓而存其所存則生乎今之世何患古人之弗若而居斯堂也尚亦無愧哉

師古齋記

耕稼未有不師神農后稷者也古之善耕稼者神農后稷而已矣不師之不足為良農貨殖未有不師白圭蒯繆陶朱者也古

之善貨殖者白圭蒯繆陶朱而已矣不師之不足為良賈為弓

莫不師揮為鍾莫不師儒為車莫不師公孫氏為宮室莫不師

公輸子揮也儀也公孫氏也公輸子也古人之善為弓為鍾為

車為宮室者也師之而右足為良工於藝農賈百工然矣孰謂

蘇平仲文集 卷八

一〇一

士之於字書也擇古之善者而師焉而不及古之人乎周有史
編秦有程說李斯漢魏有蔡邕張芝皇象鐘繇之屬晉有索靖
衛瓘下垂承華謝萬王逸少父子之倫唐有楷遂良薛稷歐陽
詢虞世南柳誠懸顏真卿楷擇本李陽冰之輩宋有蔡襄黃庭
堅米黻張有吳傳朋之徒皆善之善者也吾之於楷於篆於隸
於分於真於行草也師之數十人焉則吾之善篆隸分真行草
是亦之數十人而已矣豈獨善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孟
軻古之善為人者也為今之士而欲善為人夫安得而不以之
為師乎是故文王去周公古矣而周公儀刑之堯舜文武去仲
尼古矣而仲尼祖述憲章之仲尼去孟軻古矣而孟軻學之古
之聖人賢人猶師乎古之聖人賢人而况今之士乎商書有云
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今之為士者誠能奮然自勉曰天之所以
與我者豐於古而嗇於今也則古人非言之所可及也今人猶
古人耳未嘗有豐於古而嗇於今也則古人為聖人賢人而今
吾為眾人豈不
可耻乎夙興夜寐言焉而師其言行焉而師其行猶之工之師
揮師使師公孫氏師公輸子質之師白圭項陶陶朱農之師神
農后稷則生中今之世有不有乎古之聖賢者鮮矣於戲非有
志之士孰能與於此哉同郡宋君仲珩嘗治一室以居六經群
聖人之書而仲珩尤工字書凡周秦漢魏以來下逮唐宋諸賢
之法書銘刻莫不皆藏焉筆親有餘力則誦而習之於是扁其
室曰師古而求余記之夫仲珩之嚴君太史先生以高文風德
為當世宗師仲珩家庭之間父子自為師友可謂得所依歸矣
而仲珩不自足也必曰我師古之人我師古之人不亦有志之
士乎其克克是志也而力行古之道則追配古作者豈直字書

而已哉雖然宋襄之不敵不成行不禽二毛考鐘之車戰王安
石之用周禮皆自以為師古也而或亡或敗或至於厲民是故
士當師古而不可泥古仲珩慎游哉斯言也敢請廣諸大史
先生苟以為可則因以為記

景古齋記

平陽有好古之士曰吳元乾氏凡一言一行皆師古之人而性
嗜篆隸真行諸書非古不為也於是名其居曰景古而破記於
余余辱交元乾欲其景慕夫遠者大者乃告之曰世人知景慕
乎古矣而不可景慕其所貴者乎夫神農氏之耒耜黃帝之衣
裳陶虞三代之圭璧講伯孔子之劍履顏子之簞瓢此天下至
古之物也而已不復存籍今存焉雖景慕而無補會稽之眾之遺
竭泰山鄒嶧之斷碑凡秦漢以上遺物故器鳥迹蟲書山宮鬼
塚詭異幽怪難識可駭之字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間存者雖
可以悅目適意然景慕之於人無足輕重獨能太公老聃揚朱
墨程莊周列禦寇荀卿管晏申韓之屬所著之書太史公之史
記不韋淮南之訓覽以至魏晉以降幽人狷士憤世嫉俗作為
辯論多有數十百卷少者為言亦教萬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
其存於世者固足以考既往之得失稽道術之離合而所以輔
世植教迪民彝而成治功者不在爾也吾又何景慕焉吾之所
貴而景慕不服者伏犧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堯舜禹湯文武之
書商周魯十二國之詩春秋禮經大法宏謨朱泗之所陳廉洛
閔闕諸子之所申遠徵近取著之於心服之以身施之家則長
幼序而親疎摯摯之國則教化行而風俗淳是則天下之至古
而可貴可景慕者孰有加於此乎然猶未也吾心之中有物混

而可貴可景慕者孰有加於此乎然猶未也吾心之中有物混

融維之爲五常揭之爲三綱明知日月而無所不照大如天地
廣厚而周通推之乎其前而無始推之乎其後而無終是爲古
今之會事物之宗在昔聖人賢人未有不肖此者也吾景慕聖
賢而行之以道而持之以不息而全之以不失則聖賢吾可幾
而及之矣豈非善景古者哉何必上探太始而布跡焉嗚呼耶

聖白齋記

平陽王伯原業詩書而樂恬靜工文翰而慎交遊潔庵孔子升
先生之內姪世家王與邑著姓也嘗即君第之西顧齋以爲齋
俯之所負鳳岡揖龜嶼遠則碧巖綠綺乎左右近則喬木參蒼
乎後先問名於先生先生名之曰聖白齋未及爲作記而先生
逝矣至是介先生仲子怡伯謁余而請焉嗟夫先生豈不欲伯
原以公孫龍之幻爲戒而以仲丘之言自勉乎其望之也至矣
蓋天下之物方其未磨涅也堅白有餘者恒多及其既磨涅也
堅白不足者恒多今天旣也斃也石也非不確乎其堅磨之則
磷矣不以磨而磷者惟玉乎是故物無定堅定堅玉焉爾矣今
夫聖也利也然也非不敏乎其白涅之則磷矣不以涅而磷者
惟玉乎是故物無定白定白玉焉爾矣貞堅於玉而亦莫白於
玉故天下無物可以言堅惟玉可以言堅無物可以言白惟玉
可以言白玉也者足於堅白者也鈍石以擊之不毀也淤泥以
漬之不涖也雖百磨百涅又豈憂磷與磷哉富貴賤禍福死
生所謂事也無常而使人喪其大節有甚於磨聲色臭味輕煖
狗馬所謂物也善感而使人失其本心有甚於涅然而君子惟
志志之不定而事之無常不慮也惟慮德之不純而物之善感
不慮也古之君子當大任而不懼象大難而不伏亦故文乎前

而不亂窮達更乎身而不易誘之以不肖之利而不詭隨劫之
以鈇鉞之威而不回屈無他焉慮定而已矣目規果色而不眩
耳聰聲音而不瑩口食肥甘而不饜身處快樂而不溺馳騁田
獵而不荒從車百乘而不驕無他焉德純而已矣嗟夫志之定
也德之純也猶玉之堅也白也應乎事而量未能累交於物而
物不能引不猶玉之不磷不縮乎然則學子者不持其志不經其
德可乎何以經德曰寡欲何以持志曰養氣氣養則志定矣
欲寡則德純矣德純而志定則玉不足爲吾堅亦不足爲吾白
矣吾也接物而本心不失隨事而大節不喪焉往而不若古之
君子哉先生名齋之意誰不以此伯原其亦知所勉夫查而歸
之所以記也

異齋記

異齋者前平陽州學教授孔君子亮載簡之室也其備
浙行省左丞番易周公伯温之所書也子亮居兄弟中第五於
巽之次有合焉其室在東南隅於巽之位有合焉此齋之所以
名巽也而微余言其義以爲記夫巽之義聖人作易既吉之矣
其又美言頌子亮名齋之意雖本乎先天之位次而巽之所以
爲巽則猶有當惟言者焉蓋簡齋也者謂夫問居以養其心若
於此而齋戒也孔子不云乎聖人以此洗心而退藏於密然則於
斯間居而以易養心豈非孔氏之家法乎大凡卦有象有辭有爻
有占而隨風則巽之象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則巽之家辭也君
子以申命行事則巽之象之傳也而觀象玩辭則居者之事也子
亮解與教之職退而家食賦情游息乎斯其於有攸往見大人者豈之必
至審而於申命行事者究之必至至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言乎其意則

巽自避來避而為巽西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占所以悔
 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順於五皆以正而相得
 巽之善者也子亮神明之胃學術之優年高而德劬望尊而譽
 庶豈果於避世而不動者哉一旦 國家旁求耆老膺漢家聘
 申公故學束帛加璧賁于丘園安車蒲輪師以上道進居近列
 衣被 消光則所謂得位而近君順而以正相得者不在易而
 在子亮矣而况莫吾用而未始不動莫吾舍而未始不隱而吾
 固自有未始與之俱動俱隱者存焉夫如是則子亮之於巽也
 斯密矣豈徒次與位之有合而已乎易之取義非一動是故巽
 為有故往見大人申命行事而又或為伏或為隱獨懼味者疑
 子亮之退處斯齋有類乎以潛伏隱藏為巽者是以為之記

松石齋記

人之常情於天下之物接於目而不以為異者日見之而一日
 不見焉猶不能忘情也况接於目而以為異者日見之而一日
 不見焉獨能忘情乎哉此陳君子仁松石齋之所以作也君合
 肥人隱居黃陂湖鳳臺山之間仰而見夫蒼然巖者直者嶽者
 若總干若蛟龍騰若慵慵則則松也俯而見夫嶺然峯者直者嶽者
 突者若置碁若虎豹躡若圭壁植則石也心甚異之事觀之暇
 讀書之間視若大賓狎若密友未嘗一日不接焉去年春 朝
 廷聞其名召至 闕下詔書東宮權知平陽縣事君奉命而來
 宣德意布教餘給賦稅平徭訟放汝若不及退處便坐而為而
 松俯焉而石莫之見也懷思焉恨望焉以名其軒而求余記焉
 於巽君之異夫松石而情之不能忘若是其必有以取之也豈
 留書於物故昔者聖人於松不曰後彫乎於石不曰不磷乎後

彫之謂貞不磷之謂堅凡物之貞堅固無若之二物者而其用
 尤莫大焉故夫松以之製器以之作室故夫石以之攻玉以之
 補天使君不有取乎爾則何以異之而情不能忘若是耶異之
 故知之知之之故取之取之故不忘之不忘之故比德之不暇也
 然則巽貞堅之節周當世之用特不在松石而在君矣此固繩
 紳士之所望亦君之所自任者故以之為記

靜學齋記

非學無以廣材非靜無以成學嘗聞之諸葛孔明已獨不知以
 靜而為學乎抑靜之時而後學乎如使必靜之時而後學也則
 通國之人終日能處深山窮谷者無幾也終日能杜門却掃者
 無幾也終日能不與事物酬酢者無幾也而人之生日用之間
 不能不有為亦人道之當然也朝有為則朝不得靜處日中有
 為則日中不得靜處暮有為則暮不得靜處朝而不靜則朝不
 暇學矣日中不靜則日中不暇學矣暮不靜則暮不暇學矣豈
 惟自朝至莫無靜處之時自旬日而閱月而踰時而終歲罕獲
 有靜處之時然則將何時而暇學而學無乃遂發乎尚何成學
 之望乎以此知學須靜云者亦曰靜以為為學之地而其要則
 不過心不妄動云爾無若奕者然方奕而一心以為有鴻鵠將
 至思接弓繳而射之則心不妄動矣心不妄動雖不處深山窮
 谷不杜門却掃而與事物酬酢不害乎其靜也心妄動雖處深
 山窮谷雖杜門却掃而不與事物酬酢不免乎其不靜也靜則
 焉性不可與共學而學焉有不成者不靜則焉性可與共學而
 學焉有成者是謂靜在內不在外以心不以境對君神輝平陽
 之雅士也隱居田里飽奇茗利言動以禮自律朝夕為志詩書

幽齋記

間則從楷紳先生考德問業嘗取孔明語為其書室曰靜字齋
 因張子王氏求余以為記故與之言於歐夫人處乎閑園為專
 心於學直猶成也而况仲禪閑居山林無事物之奪而專心以
 學所成就豈不過人遠甚他日聞平陽有傑出乎其類者其地
 深山邃谷草木叢茂樵蘇斷絕地之幽莫加焉級陰清書聲
 俱寂感聲不驚景之幽莫加焉安坐終日目耳無管心念疑惑
 趣之幽莫加焉地惟幽故勝景惟幽故靜趣惟幽故適以幽適
 之趣遇幽靜之景處幽勝之地其為樂豈有不可名言者矣而
 非心解神釋者何足以知之揚君孝忠蜀人也家在嘉定之龍
 游其山則有三峨龍門登瀛焉其川則有濱江王津大度焉孝
 忠未出仕時日徜徉乎其間木石與居鹿豕同群喜其地幽景
 並幽有會於其趣而得以樂其樂也因簡其居曰幽齋故雖官
 平陽與余辭后以余亦蜀人也有鄉曲之雅求文為記若有君
 之樂乎幽也余固不得而窺焉觀夫今之在平陽也有鐵轂有
 徽發有期會且有登樓有聽斷有送迎可謂煩且劇矣地也景也
 俱非復昔之幽矣而君自朝至夕從容暇裕初未嘗不樂也問
 過其為聞乎索乎門無請謁人迹幾斷雖在城郭之中公署之
 內而隱然若山林之幽宜乎孝忠之樂易地皆然也道二出與
 處而已矣處則山林出則朝市雖曰殊途而吾之所以為吾者
 豈有間於其間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所
 性不以窮達而加損而况於趣乎然而未易能也而孝忠能不
 擇地而幽幽而適其賢乎矣古之成功名而享高壽者必終始
 一節惟其所遇而安者也然則君他日所成就孰得而涯哉哉

沈心亭記

東陽蔡伯圭氏通判熈之二年作亭於公堂之西池上退食
 之暇則於斯危坐而息頰內省而將憲因名之曰沈心而以書
 來告願有以記之於乎伯圭夫豈有取於沈然一勺之水乎殆
 其志存乎聖賢之學因借易所謂沈心以退藏于密者以發之
 也余雖淺陋能不樂告以所聞乎夫天下之事不為少矣而古
 之所謂聖賢者為事至而無不接履之而無不得其情天下之
 變亦無窮矣而古之所謂聖賢者為變隨而無不應應之而無
 不得其當今世之士左一人呼焉右一人問焉其唯諾不亂者
 鮮矣前一人悅之後一人推之其舉措不失者鮮矣而聖賢者
 以一心之機應接天下之事變常岌然有餘裕此豈偶然哉主
 靜而已矣惟其靜也夫然後足以制動靜足以制動者靜亦靜
 而動亦靜也是以無為而無不為無不為而未嘗有為此之謂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聖人之心湛乎其猶澄江
 魚龍居焉蝦蛤生焉鳧鷖浴焉蛟虺投焉馬飲焉神妖怪物
 藏焉荒查醜石容焉千漚萬泡起滅焉捨焉溺焉莫能汨焉而
 映徹焉象感毫見也妍姪鉅細無遁形也遺針墮芥可指取也
 夫其靜何以能爾也則亦仁而已矣故曰仁者靜淵哉仁乎其
 洗心之要乎果能仁其有不靜乎焉有靜而不退藏于密乎聖
 賢之學無先於此矣然則其洗心也豈真有以凜雪之而其退
 藏也亦豈兀然伏其身頽然無所用其心哉彼楊雄者顧以為
 世之賢人之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真
 之紛章繆鶴之地嗟乎亦已不思矣吾恐其習之無素卒然與
 事變相遇義利不辯取舍不明幾何其無錯謬而顛冥也而是

心難乎克於格七矣獨不見未嘗事之子弟一旦出而任其
家事奴悍悍皆與之仇盜賊又乘間而入據其室朝夕擾攘且
不暇尚何暇雍容應接賓客哉故夫養心猶將兵也善將兵者
素蓄方略治三軍之衆麾八面之敵而其身嘗逸善養心者去
情却欲群於萬有之中立於萬物之表而其心嘗靜又烏事夫
不然頽然如木偶八者而後曰靜哉雖然余之言何足徵也伯
圭黃文定公王文憲公金文安公許文懿公里中子而四賢皆
以朱文公之學相授受伯圭夙既有聞今出而仕又適在陸文
安公鄉郡文安雖不可作然而尊其所聞行其所知詎不有其
人耶伯圭嘗試就而詢焉不有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其殆有
以答予者乎而余言烏足徵哉

梅初亭記

翰林學士江夏魏公有別業在蒲圻其花菱卉種種並植而公
於梅獨有取焉遂本邵子所謂梅初以名其亭公之言曰吾嘗
求之晝夜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晝夜莫不有初也微
諸四時矣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四時莫不有初也又嘗質
諸天地矣浮而在上者為天凝而在下者為地天地莫不有初
合之為宇宙宇宙各有初也微之為萬物萬物各有初也然而
未易覩也而吾於梅見焉時乎冬也雪霜凝近萬木枯槁兩間
之生意幾乎息矣而梅也粲然而有華盎然而獨春傲極陰於
方陰回微陽於最先造物之發育於是乎權輿矣故吾之取夫
梅也豈曰訖物云乎吾之名吾亭為梅初也豈曰其秀為其實
之初乎蓋以其芳於一陽來復之初為衆芳敷榮之始猶正為
歲之初也猶朔為月之初也猶辰為日之初也伯衡聞而歎曰

嗟乎草木之榮非自榮也固有榮之者焉草木之悴非自悴也
固有悴之者焉而其榮悴乃氣運之先見者也故曰天命不僭
責者草木是以君子往往觀之以識夫屈申消長之理進退存
亡之機然非有道者其孰能與於斯今夫梅之榮於冬人之所
同見也至於險陽剛之復則公之所獨也公真有道者哉且國
之將興必有卓識之士明炳機先察人心之趨向神鼓舞之術
而相與維持作興之布王化於大行以共享乎成亨嘉之治考
諸載籍可見矣 聖神啓運萬象維新又天地開闢之一初也
而公以風德雅望為 天子之所優禮出則持憲度入則
居侍從神化宜民騁斯世於雍熙不惟公是望而望之誰哉伯
衡不佞請以是記公之亭

南軒記

池生莘仲得南軒先生張宣公所遺瑞石方硯硯背刻銘文凡
三十二字及南軒二字銘公所自著字亦公親筆云莘仲視之
不啻如弘璧大玉也治特室以居之以為南軒公之自號斯室
居公之現其硯所居表以其號禮亦宜之故名之曰南軒且請
於余曰願有記惟公生宰相家而奮以古聖賢自期兼義利之
辨而卓然有見於大本迄能任夫道統之重其於贊會府已碩
一時及魏公喪南軒抗論和議之非遜受知孝廟即省講筵更
任迷處五擢州府三持使節其剛大之氣譽滿之風宏遠之略
豈弟之政脩攘之術出處之際皆非當時君子之所及雖年未
五十天濶奪之而有公輔之望可謂名世者矣後公而生者慕
公之為人願一見之有不可得之慨聞其風聲且猶欽在况得
見其遺物若硯焉者號名具在氣澤斯存豈不猶親見之乎不

知寶之愛之尊之貴之此尚德之心也而豈文房之寶之謂歟
一硯之微長不滿尺厚不盈寸而辛仲居之以特室表之以其
號鳥可謂過也哉蓋公之所以不朽者不係硯之存亡而公之
賢則硯之輕重係焉夫其人賢矣其一物之遺後人寶愛者豈
之至于此也然則人固可以不賢哉於歐公精微之蘊見於其
書而施及於今者豈宜硯之比乎則夫以寶硯者賢其書夙夜
勉焉是謂是習是蹈以希夫公之賢鳥乎可已耶如是則辛仲
誠哉尚德者矣而凡登其軒觀公之硯者其不特有所慕其亦
思所勉也夫

清源書隱記

奉新之大源宋翰林直學士余公之故居在焉子孫皆克守其
先業曰可立者公之六世孫也清源書隱則其藏脩之所也可
立司征平陽謂余而請記余雖未嘗至其地可立言之甚詳大
源去奉新縣治西南二十里其南白鶴峰峙焉其東障以雙鳳
犀牛諸山而下馬村應城祠接焉其西直以登仙嶺而張天師
壇李八百洞在焉清溪環繞而襟帶乎其間余氏之居大源自
豫章太守始六傳而至學士居業則其所創數百年之喬木鬱
乎陰森而覺榻隱見於蒼翠之表過而見焉者不問知為舊族
也前有旌表亭有仙人劍道真石刻其略云時有青雲繼孫不
絕書至今存焉由是觀之山川之環合風氣之綿密可想見矣
竊意居其中者豈獨余氏而已與太守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
者乎與學士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者乎藉今有之其子孫亦
有以儒世其業者若余氏者乎余氏歷宋元以至于今上下四百
年矣而世澤流乎其未艾也何彼之泯沒解聞者衆而余氏之

世彌久而益振豈扶輿清淑之氣獨鍾于一家是不亦可深長
思乎蓋衣冠之引翼由忠厚之積果忠厚之積果由禮法之承
傳禮法之承傳由詩書之講習太守積書以遺後人而學士能
講習之故其門戶益大士積書以遺後人而可立能講習之
故其門戶不墜夫書非積之難而讀之難非讀之難而含其英
咀其華得諸心為實德行諸躬為實行茲惟難哉今可立之書
室以書隱命名余意其書必插架而充棟也凡子若弟誠克其
知而允蹈心得而躬行則晉為善士之歸大源之有余氏余氏
之在大源豈不相為悠久也哉余輒本其世澤淵源之懿而道
其不可不以前人自力者為記若夫山水林壑之羨詎奇勝絕
之觀當有妙於文辭者為可立賦之

南華齋居圖記

洪武元年夏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郎唐宰相張文獻公祠
以居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密
起伏草木行列朝暉夕露不出戶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而
暇時時臨眺而樂焉曰使吾為此州人矣其不可也於是就南
華迹人且屬龍虎山道士方童子繪之縑素云初
奉金華訪求文懿公之後得先生召之見未至而
乘輿還京
師驛召先生赴京師一見與語大說為立京學命為教授鑄印
使佩之仍命入侍
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京學為國子學拜
博士未幾學陞正四品拜祭酒出入
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
禮文之事至于人材之進退時政之弛張無不預議先生感奮
圖報是是非非無所顧忌所為學校情願舉廢更規設法以教
養者數十事無不施行其見知於
上者至矣然亦不勝

可喻也故魚有過人之材出群之力高世之智處乎封君之富而亦無敢越厥志禮一定而不可紊也故四海猶一家而千萬人猶一身惟其有定業也是以無職事者出夫市惟其有定式也是以輸人與人商人車人辭人之攻木築氏治氏范氏東氏段氏挑氏之攻金函人鮑人鞮人素人之攻皮鍾氏篋人槐氏之設色玉人珣人雕人之括摩陶人旋人之博埴其為師者不煩而其為弟子者有成分定也是以用則行而舍則職得不喜而失不戚守定也是以可生可殺而不可誘之以利初之以勢定運也定形也定理也此天地之所以宰萬物也定職也定法也定制也定禮也此人主之所以宰天下也定業也定式也此衆人之所以擇而處之也定分也定守也此君子也所以自強也而皆為學之當務也念吾之生也幸而為人早夜孜孜勉勉求陳吾形盡吾性安吾分毋易吾所守不吾用也則業吾業終焉如其用吾則垂紳端笏入主之前立不易之法建經久之制損益一代之禮翊扶天地之運以舉吾職庶幾善學看哉雖然操舟以入海必定之以指南夫然後免有所底止而况學者如之何其可無定志也故博有之曰知止而后有定劉君倘不以余言為老生之常談則請以為記

清風懷記

金華府經歷廳事之後舊有軒為廣平馬君為經歷之又明年始葺而新之以為宴休之所地不改闢而勝戶不易鄉而破城之北夫容諸峯不障于睥睨者一舉自可見環以喬木左右映帶寬聲遠道野興橫生君時從僚文集處其間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坐乎軒中者如坐大山長林之下未有不灑然者也太

守鍾君曰是宜名清風懷既而告余請為文以記之余觀鼓方物必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無過乎風而吾祖文忠公以為風也者方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形故不窮夫如是故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為怒嗟嗟乎豈惟風為然善為政者莫不然聖王之於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生之而不庸殺之而不怨蓋得風之道也而君子法之曹參用蓋公之言以治齊而齊大治者其不出於此乎金華雖劇郡然其山水清遠其習俗淳厚其君子貴德而賤利其小人尊吏而畏法九為郡者率以風流文雅談笑賦詠為事方國初用兵東南常倚金華以為重大特相繼於此治軍實以平勾吳定於越平七閩自是郡守以下勞於營職窮日夜不休故軒直尋丈耳葺之猶不暇尚何暇能難容自適如故事哉豈其材皆不足歟慮民之難擾懼事之難集不臨之以聲威則馭之以智巧皆務出奇而莫知行其所無事也而欲廢幾昔人之雍容宜其不可得哉惟二君之材賢既足以相濟而文能叶其志順其俗棄其時而施其政一切除去苛競而與之相安於無事以故不勞而治然後因其餘則章其庭宇而與僚友退食之暇講求政理焉商確古今焉委蛇以自適焉郡之人聞其偷愉以適于斯也咸樂然相告曰自軍興郡無此風且二十年矣何幸於今復見之斯世其小康乎俟其遂與我休息乎我等其將優游以卒歲乎此與聞其鐘鼓見其田獵而欣欣者真以異蓋君子之風善為政之徵也向使政未平訟未理田里未安雖有燕閒之地誰與適此而亦安能獨適哉故一軒之葺於二君之政雖不足以為損益而其為郡不煩綽有餘力則可

廉見也。已矣。余喜三君之政成嘉斯民樂與之同樂而又恐有方者將奪二君以去也。故述其大節如此。庶來者登其軒聞其風慨乎想見其人以其所以治郡者治郡則民之於二君雖至久遠而猶蒙其蔭也。而斯軒者亦將托以不朽乎。

聽松樓記

嶺南在平陽縣治之南一里其地介乎東山九鳳兩山之間林氏世居焉。即其居之左作樓以奉其親則余友敬伯也。金嘗與客過之入坐樓中俄有聲若潮以至而波濤驚也。若兩電交作而人馬並馳也。若莞馨絃匏之搏奏而合止以祝致也。徐而察之則環樓皆古松柯葉彌布若車蓋蒼然際天望之有太古之色。風颯然南來觸之動之梳之而紛披而凌亂而參錯而為此聲出客顧謂余曰。美哉。風乎。疏瀹世之汙濁以快一時之懷。有不在茲乎。而孰章蒼蒼是而孰吹盪是。其出於風也乎。哉。其出於松也乎。哉。謂其出於風耶。風行乎蒼莽之間方其未與松遇也。曷嘗有聲哉。謂其出於松耶。松立乎巖壑之際方其未遇風也。曷嘗有聲哉。由是言之。謂聲出於風不可也。謂聲出於松亦不可也。謂出於風於松皆不可則果安出。俾余曰。子未之知耶。物之無形者非風而何。物之有形者非松而何。凡物之在兩間有形者實無形者虛虛者實者相值也。相搏也。相磨也。相激也。而聲於是焉生。故濤無聲故之而有聲。管無聲吹之而有聲。唯風與松亦然。是故風非松其聲無所托。松非風其聲無所發。聲出於所托故其清濁無常。聲出於所發故其作止有時。然則謂之出於風可也。謂之出於松亦可也。人籟乎地籟乎天籟乎。敬伯父子朝夕披襟而坐。隱几而聽其響之矣。子其質之固不必

起而郭子暴也。故伯父子其豈非莊周所謂心融者乎。神凝者乎。不然自有此松。即有此聲。函胡清越洋洋盈耳聽之而不聞過之而不顧。日不知幾千百人而其聲自鳴自息於天地之間。不知幾百載矣。何獨敬伯父子聞焉。顧焉。樓焉。而聽焉。窮聲之狀足耳之故。獨若蟬蛻而無有。宇宙焉。敬伯作而曰。先生之言至矣。吾親嘗名吾樓曰聽松。請書以爲記。

聽泉樓記

求康縣北三十里有山曰方巖。巖巖峭拔林壑幽邃。泉流其間而映東之崖。瀉之而噴。世之而窪內之而石死之。而木槁之。而聲出焉。或大或細。乍疾乍徐。既清且圓。發天然之律呂。寄遺者於澹泊。非清濁失絲之所及也。胡君濟源過而聞之。恍然不知泉之聲。而疑有若作樂山谷中者。曰。異哉。此孔子聞之於齊而三月不知肉味者也。何為而在此哉。徐而察之。則巖壑中皆流泉。迴轉激瀉而爲此也。倚杖臨聽。戀戀不能去。乃即泉之涯。構樓曰聽泉。起居飲食常在乎是。霜晨月夕。凝然端坐。窮泉之聲。足耳之欲。而自適焉。或者以爲陳大代之器絃匏。三百五篇雅音之風。風豈特泉之比乎。聽者且猶坐臨焉。而况山中之泉。環然有聲焉。足以悅耳而濟源聞而悅之。至於作樓以聽之。雖其嘗好與人殊也。抑豈非僻乎。濟源以告子予。復於濟源曰。詎不聞乎。非有度數而約節自成。此部之大全也。故曰。詔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而凡有聲者。皆吾先聲。宛絃也。獨泉軍哉。然世之人。方汨沒於法。哇而聽者。誰歟。縱有此聲。無此耳。吾先祖所以興歎於水樂也。今濟源獨寤寐咸詔於數千百年之上。追伶倫。後變友其人於

冥漠一旦聞泉聲入而心融可謂蓄於音矣是其中必有所得
也不然泉鳴幽壑響應空山過而弗顧聽而弗聞人日以數百
千而泉也自唱自和於寂寞之濱不知其幾千萬年夫何獨濟
源頓焉聽焉而不厭焉其得乎天為何如也然則濟源延州來
季子之徒歟東郭子慕之徒歟雖然方濟源聽之而有得也濟
源口且不能自言而況夫人乎則濟源之所以聽泉者將誰知
之何怪夫人以為僻也彼雖吾僻又何病焉適吾適而已矣適
吾適也吾不知老之將至矣又何病焉濟源笑曰有是哉乃歌
曰今夕何夕得聞簫韶起而視之空山寥寥草樹不驚明月中
有有間無聲流泉澗澗後變已矣師曠莫招聊樂我志於焉道遠

皆山樓記

武義西南行四十里至俞源山源練括之巖水在其治之東百
有九十里介於群山之中其地方廣數十里山嶽絡無間斷其
溪折行山嶽間不見首尾皆自高趨下初於山際處遙望見謂
是瀑布其田皆墾開山趾為之紫石以為畔岸高而不下秩若
階級其路皆側逐綠崖懸磴臨流如曳練隱見木末其民居多
負山而因山以為垣墉散處凡數百家狹大而望于鄉者曰俞
氏其居第之址於衆中爽以衍然其四面之山若望雲雪翠九
龍之屬亦高出屋危而俯窺几席也余嘗出其途山之雄尊深
秀宛麗端重傑持峭拔不知何方終南王屋五臺峨嶂三峽赤
城雲門五老羅浮與否觀其高薄霄漢者潤含雨露者蛟龍翔
者俄現蹕者旗幟舒者屏障矗者劍梁橫者若角露者騰欲上
者俄似窺者環若衛者拱而揖者馳而赴者轉而集者雜而分
者屬而合者時仆壓者欲攢擢者立者隱者仰者繼者運者突

者顧者頹者使人神駭目眩不暇應接亦奇矣哉而往來之人
弗之奇也況於王著者乎少則矜之多則厭之頽見則輕之候
遇則貴之此人之常情也俞氏之考原善生長乎其間朝莫起
居食飲接於目者無非山也意其輕且厭之矣頓乎若未嘗見
山者至於作樓以臨以觀是何其情與常人殊也蓋天下之樂
無窮而君子之於樂貴乎自得使其其中無得極天下之尤物方
其快意無物與易忽焉情遷未有不厭者也使其中有得極天
下之尤物以適吾適無所不可雖至沒齒又何厭之有哉原善
之於山也其得諸心者歟不然何以能不輕且厭耶且夫朝陽
夕陰春雨秋露風雲水霜烟霏雲霞變化不同而巖姿愈益亦
不同雖窮天地不能盡其妙也又豈一覽而能發其妙哉然則
原善不特於乎有物之初而求於一氣之始以餘觀夫千古之
變也如此則審與常情殊矣原善與其季原遠原吉原禮皆高
尚其志無慕乎外故知其入尚於其所樂觀之

三蒸樓記

人之生有耳目有心志有神氣曰耳目吾以之為用者也曰心
志吾以之為主者也曰神氣吾以之為幹者也為吾用者虛則
陋故欲廣吾視聽為吾主者籌則昏故欲適吾意趣為吾幹者
勞則耗故欲安吾精爽豁然則視聽廣矣然則意趣適矣然
然則精爽安矣視聽廣矣後用行意趣適然後主專精爽安然
後神氣強故語然所以養耳目也故慈然所以養心志也故恬然
所以養神氣也養生者安得不兼務之有以養耳目無以養心
志是養其外而不養其內非善養生者也有以養心志無以養
神氣是養其性而不養其形非善養生者也耳目而耳目養焉

於侯之抱負百未施一焉其與出萬登之水以一壺固無以異也而其惠利之於人亦豈小補哉然以余觀之侯豈又外者朝廷且將壽其民庸如漢之黃霸徵入大用之則夫所謂蓋君子之用者詎不於侯見之乎余知侯之志有在而亦以此望侯也故不辭而為之記

湘南清澗軒記

諱君齊翁潭州湘潭人也今以溫州衛中左所鎮撫戍平陽治書至于懋事東南隅扁曰湘南清澗而屬余以記余謂君曰荆州之域山川之勝甲于南方而胡湘之間山益嶺嶺水益源登臨指顧之間清澗奇麗之觀無不備遊觀者焉足以寄高懷而發逸思是固然矣今君撫軍平陽相望半萬里不啻道遠如彼其俯阻也山川如披其遐悠也則所以成君之趣者焉從而得之其誰復信之以斯名也揭斯軒也不已誕乎余方疑焉顧使記之將何以為記君曰子知軒之名而未知吾所以名吾軒也自吾去故鄉而居金華而居平陽爾來三十餘年矣上世之立壑先人之弊廬曷嘗一日不往來于心惟柔輿梓嘗接于目自公而退假寐軒中則尚特蒼梧之野陟降祝融之峯仰九疑之巖綿俯九江之浩渺聆洞庭之九奏楚女舞必傳芭湘靈出而敲瑟倚凝竹想二妃歌摘頌企三閭采澗之蘭沅之芷而延好夫重孽悠然玄契驪若平生雖處乎一軒之中而若乎有相南之趣形神淡焉志意適焉觀調焉栩栩焉休休焉及乎覺也吾身未嘗往而吾居未嘗易也蓋吾之趣無遠無近無彼無此無今無昔混而一矣為是揭斯軒以斯名又孰得以為擬哉余因悟曰我求之迹故以湘南視湘南君會之心故以非湘南視

湘南非湘南而視同湘南此之謂不物於物不物於物則其趣固天趣也大九趣得乎已者已知之人莫之知也得乎天者天知之雖已亦莫之知也然則君之趣余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於是相視大笑記其說壁間俾同余疑者祛焉

臨清軒記

魏晉以來書之妙絕可喜者亦衆矣而論者必曰右軍曰太令是則古今以書名世者豈復有加於王氏父子乎其父子之書當時尊之後世讓焉豈一朝一夕之力哉右軍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其所至皆有墨池則其平居勤勤於書可見已故曾南豐記其臨川墨池以為右軍之書晚乃善則其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於戲書雖一藝臨學之求固可以不力哉此仲聞之所以日擊擊也歟仲聞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元達之仲子也侍講至正間為宮僚以善書極為儲君所敬禮儲君聞其退朝日必臨真書千字草書倍之以為當多其能歎也作臨池二大字旌之侍講乃為臨池軒以修寵禮禮部員外郎程以文是記之則侍講之書獨步當時豈偶然者仲聞幼傳家學述來字畫壘壘通侍講矣僑于平陽風山之下治軒以遊息取名賢墨迹石刻朝夕必慕而乎追焉因扁曰臨清軒問來告曰吾之書固不敢望先人若先人之專志則嘗見之矣夫人猶勤而况於吾小子乎今春臨流而學之不輟使水之清者變而為墨則吾書庶可不失先人法度此名軒之意也願先生為我記之諒不云乎有志者事竟成桑維翰隸試累黜主司惡其姓故也或勸之更姓維翰指鐵硯曰現穿則吾改吾姓後迄吾第致位宰相豈不以志哉維翰大節無足取乃若其志則可尚已

觀仲聞之言不亦有志之士歟操之而不合益以精力自致吾
見仲聞之言雖古人可無愧也豈惟足以媲美待論人其有不
以辨王氏父子者辨仲聞父子乎聽清軒不獨並臨池軒以稱
且射與墨池並存矣雖然陳氏故宰相家忠義莫如焉其在元
也百年之門戶嘗鼎盛矣而待講尤以文章名節重于天下吾
之望於仲聞固不止乎書而仲聞宜勉焉

蘭芳軒記

穆君維周武毅公之嫡也嘗以勲臣子入侍 東宮幼覽謙淵
王蜀王殿下者悉統之而敏以坐作擊刺之法燕王選比平君
又被 旨尾送之 上察其材而謹慎會武毅公上休致之
請即命襲職而嗣成平陽君以英妙之年膺五品之秩為

國家守封疆于海隅既貴顯矣而能括去統攝之習退食自公
恬處一室覽觀書史臨寫法書間則操雅琴鼓一再行神有備
生之風室中列圖數本錄筆素並青焉楚楚焉悅可意微

風不動香讀自溢如在深山幽谷間因名其室曰蘭芳軒而為
其後撫詞濟翁求余記之余惟蘭香草也固天地之所生必培
壅之灌溉之然後花葉茂茂而芳烈益遠惟人亦然聰明智慧

非不與生俱生也加之以問學充之以見聞重之以進脩則其
材成而實就而出乎其類焉古之君子余未暇論也今在位名
公 九重之所倚毗四海之所具瞻孰有過於曾國李公者乎

人徒見其材德之碩大勲業之隆赫而不知其所以臻此者由
聖學於學也竊窺曾國鎮浙江時內撫新附之民外禦乘剛之

敵小大庶務之畢親可謂煩且勞矣然而少暇俾與諸紳士
論辨齊平治之道至於文翰亦未嘗不留意焉向使其不從事

乎學自足以成功名享富貴豈不過為功名富貴之人其藝業
又安能若今日之盛揆之古之賢將相而有餘也學之於人大
矣今君之好學如此豈非勒被曹國之流風而興起者乎將

成平陽固皆一時之選而君與濟翁獨得士與官蓋以其皆博
通書國得於親戚者深矣君出而在公則宣力勲忠入於家則
則遊心藝事漁養蘭於左右挹芬芳於朝夕觀其好尚可以知
其人矣他日名位事業豈可遠矣也哉余因記斯軒而推及之
以見方今將帥賢而好學者未嘗無其人而其來為有自

遂初堂記

鄧君宜中夙奉親命遊學燕京用近臣薦補國子生限於京員
出從事宜慰使者所歷福建廣西湖南三道遂擢華亭縣尉而

君溫人也世居平陽之鏡江里其地鉅海前橫青華後擁滄若
九鳳新羅夾映近若金字諸峰層見間出於其左右一方之勝
處也以此君得意功名之途而退休家林之心未嘗一日忘焉

自華亭來歸絕口不言仕進廷授鏡塘縣簿涉吏在門而不為
起兵興之役懷府爭以得士相高諸公雅知君不可獨亦不為
頃以職輕略使便宜以江西理問所知事強起君迄不赴乃作

遂初堂於鏡江之西後據要會大治亭館以極遊眺之美蓋超
然與世相忘久矣余過其里求請曰吾之堂未有為之記首願

托筆於子嗟夫天下熙熙然不為聲利而馳天下穰穰孰不為
聲利而往乃有抗思埃壙之表寄迹山海之間甘與鷗鷺同群

無焦分席攬烟雲之變化睇潮汐之性來以究觀盛衰消長之
理不居其榮無慮乎其辱不必於得無憂乎真若君者乎推

此志也雖謂之與太初為隣可也不亦高世之士哉然自至正

此志也雖謂之與太初為隣可也不亦高世之士哉然自至正

夫德海內橫清室履殿千冠樓其略置於供億精力疲於轉輸
朝虞而夕戒慈居而曠處蓋三十年孰不慨君之不得遂其初
也 大明削平借爲混一寓跡施恩布惠涵煦乎羣生使之
安養休息於天日照臨之下鳥獸草木熙熙同春而君始獲
游於此共爲太平之人而無豪髮不如其欲又孰不喜君之得
遂其初也然則初志之遂不遂其不係於時之理亂識名堂之
意宜曰退休之志遂風昔之頌憤亦曰昭 上賜萬慶幸也
昔嘗聞之士大夫謝事而還其履徒御傲矣負容去矣百物之
顧其缺者不足人之群踴爲好之交不與約居獨遊於閭里之
間未有不痛然者也是以老於位而不知歸者十曾八九樂於
歸而無留者十無二三焉君壯盛時宦業方興名譽日起非
迫於看今非休於清議慨然遺簪履之榮而從泉石之樂其賢
於人也遠矣此余不惟喜君初志之遂且有不可及之歎記之
以彰君之清操雅致以愧懷祿兩位而不知止者又何辭焉

南野堂記

平陽張君子王家于故南直九風山之下去縣南可三里許其
地接街夷曠環四面之山若新羅風東山陽谷史曠皆効奇
獻秀几席間帶之以清池陰之以嘉樹不出戶庭而幽思集雖
近大道而鶯聲隨佳花異卉之並植水禽林鳥之相呼遠歌野
唱之酬應兩並烟蓑之出沒足以悅耳目而愜意趣而又衣有
麻桌食有黍稻畦有菜茹林有楠柚清有鱖鯉桐有鷓鴣子五
居而安焉安而樂焉以爲在朝言朝在野言野亦素位而行之
一節也今吾僻居域外與者郊垌墟里之人所羨者耕稼
藝之事則吾與淵明固非其倫而守拙田園庶幾似之以其詩

語名吾堂曰南野夫豈不宜既而以告徵爲記余觀在昔君子
獨樂山林與世相忘必天下水平而後遂故曰世無巢許不足
以彰吾堂之盛淵明之開荒南野種秫東臯雖樂夫天命然當
晉宋之際亦豈能無隸乎中今子玉竭托於田夫野老日暮
坡南以適其適蓋由遺進 聖時也向使夷夏未一寇盜未殄
甲兵未戢田里未定則里有再鼓之警言門有走呼之及子玉縱
不與齊民奔命能無憂慮乎坡南雖勝亦安能獨樂哉然
則子玉不惟若淵明有二徑之於躬與桑林有近局之榮勳與
鶴黍無車馬之宜如采桑果里尚論其時運之達心志之樂殆
且隨之抑何幸也耶雖然若之勝如坡南無地無之自混一以
求何地不可居而世之士率不甘浮湛聞卷中慕當世之爵祿
求自異於稠衆不量力而冒進不旋踵而傾覆者皆是也子玉
爵祿不入心又不肯自畧世故懷其材而不售物迹而不求聞
雖保然布衣而起平龍奪利名之外較其所取孰得孰失固無
啖於辨矣觀子玉之自處如此則彼有田園之樂而不能一朝
其者詎不以外慕奪之乎於是益知子玉之爲賢非他人所得
而及也此而不書特爲乎書

西岐亭堂記

平陽縣之前有大山焉廢爲特立曰昆山中脊支而爲九故人
又曰九風其西一支降爲平街東向而西鶯遙運至支卷峯岳
巋然突起若樹重屏據要會而獨擅其尊是爲西山謝君德元
之居在焉路從嶺門過南坡入支巷南折而西行田間踴蹕
吟上可數百步有小澗泉石過之又緣坡陀而入始至其處風
風新羅結岫森秀前則左則清泉福地中若右則陽谷夫嶺

皆編繞拱衛如梭視踞而垂璫植可指而數長松鉅竹掩映蔽
 虧仰不見天日俯則聚落有聲相參錯河流如曳匹練隱見其
 間宛若繪畫山址泉側出瀾為池綠色沉沉瑩散使人不可清
 餘波穿沙石灣磴澗澗有聲類琴筑無不稱觀遊者去城僅五
 里許而閭家親幽不類人間世非親戚故舊來候終日無人迹
 復元故第在明倫坊左雖頗野逸猶以近通衢過客夥時聞里
 巷語會殿于冠於是築堂于茲以負西山而西山乃九鳳之支
 應也因名其居曰西落草堂余遊平陽而微為記嘗聞秦州有
 西枝村亦以直太白山之西得名杜子美碎安史之亂至秦州
 其地勝欲管草堂以居而卒不果然西枝村之名遂流聞到今
 西山山水林壑之勝可並西枝村與否雖不敢必然自有宇宙
 即有此山千載之上西山與西枝村等耳西枝村以子美而聞
 自今西山有關於世將不以復元歟復元至正末家再惟兵燹
 東西播遷無定止者數載與子美何異子美沒身于父之際復
 元際今海寓身蓋為太平之人視子美差幸而高年鬻白之母
 在堂一子猶未成童居有室廬不窘寒暑而田歲入不足以給
 饋粥其艱難比子美殆甚焉異時總戎者以復元有智略奏為
 懷僚使有就今已貴富不久輒以親老力辭去獨甘隱約勵清
 苦之操如此其為人也賢矣哉地以人而重人以賢而重也尚
 俟西山之有復元猶而枝村之有子美也則西山焉有不聞者
 乎惟益堅晚節如壯年時無忘昔人任重道遠之意草堂之所
 弗遠矣

溫玉山房記

卡和抱璞玉再獻府不售而至子拜則楚王命玉工理為璧則

秦王請以十五城與之易均足五也或以則而或以易連城人
 孰不曰方其為璞也未見其可寶故楚王弗之寶及其為璧也
 灼見其可寶故不惟楚王寶之而秦王亦寶之余獨以為不然
 有希世之寶必自寶也然後人寶之已不之寶而望人以為寶
 難矣哉五之產于荆山者天下之美玉也使下和什襲而深藏
 爾萬金而與之市微楚人將見天下之人下和不知出此而皇
 皇焉及沒焉謂而獻焉則與販夫何異夫販夫立乎五連之衢
 牽人之裾而強售其物何者其所鬻者不足觀也奈何以天下
 之美玉而自同於販夫之強售焉其輕之不既甚乎固有以求
 楚王之悔矣而至于則其足蓋無足怪者子貢問於孔子曰有
 美玉於斯韞積而兼諸求善貨而沽諸孔子告之曰沽之哉沽
 之哉我待價者也彼下和惟不知待價也是以至于則使其知
 待價也又孰得而則之哉有美愧者謂之寶有美材者謂之能
 人之有美德美材也猶其有美玉也不自貴而自賤以求用不
 自寶而自卑以求合未有不若下和之取侮者也是以古之賢
 者能者懷其德抱其材從容畎畝皇皇汲汲舉非吾事有紹介
 然後交致敬盡禮然後出皆所以自貴自尊也是以人不敢侮之
 亦不得而侮之伊尹之在殷非成湯三聘之勤則躬耕莘野終
 焉而已矣諸葛亮之在漢非昭烈三顧之勤則高卧南陽終焉
 而已矣其屑自賤自卑以與世市哉不獨二子古之君子蓋無
 不然新安兵君韞中越自蚤歲讀書為文自足山林而不事街
 衢至于材美外見而不可掩名聲洋溢而不可抑 朝廷起而
 寄以民社然後纓冠而出仕其流平陽也政事有過人者而未
 嘗要譽奈性何其有古君子之風及徵余記其所謂韞玉山房

然後知君蓋善學士之君子者也雖然玉韞於石其光氣常見於外故山輝如白虹玉之所在也而况韞於山房乎君懷抱材德而試用於此也余知將有於善者言乎尹旁達而屬天者必君之所在也且取之以為胡運以為圭璧薦之 清廟登之玉府也已君固不得以淹下邑况得栖遲於山房哉蓋韞積而待價君子行已之方一世之賢為一世之用天之所不能開藏人亦不能開藏之也

愛竹山房記

始余與永嘉訪王君如淵過晉安坊西行數百武見羊水屋二區竹樹蒼翠光彩奪目願謂同行者曰是必隱君子故居同行者問何以知之余曰嘗聞君子之所居則山川為之明秀草木為之津華其善色之所鍾則在其屋室門戶之間猶珠生而年不枯地有寶藏則神明之光舒也是以倏息耗者不求於人而觀其山川草木屋室門戶焉今歲云暮天地閉塞水雪互凝萬景摧殘而竹之在是家者蒼翠乃爾雖曰其受命也獨仰豈非隱德之休徵乎同行者曰此蔣先生之廬也余因介王君就見先生睹其儀形接其緒論休休焉盛德君子也出曰與桑楚君畏堂之山而畏壘大曠君子之善慶足以沾溉一鄉也久矣况植物在其庭砌間乎願瞻爰之然後去他日王君語余曰今龍泉文學字德昭者先生子也方德昭未出仕時題其書舍曰愛竹山房事親之暇則學於斯蓋先生平居於世間一切物舉不好而獨好竹林立其廬之前後左右者皆手自封植拊之如嬰兒持之如益友德昭以先生甚好之也護視尤謹謹焉此山房之所以名愛竹也願為德昭記之余謂夫竹冬夏不變有貞介

之節焉特立不撓有幽獨之操焉虛其中抱道之器也直其環卓行之表也實有似乎君子故君子好之非君子雖有竹不好也先生泊然無欲澹然無所好而惟竹是好豈不以物非人而有同於人者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善事親者也則德昭之於竹宜何如其愛哉惟德昭之心豈愛親之愛雖一物之微不敢忽而因以及其大者乎亦欲推此以學其學而行其行乎引詩書之澤藹鄰邦之譽而為蔣氏賢孝子弟宜矣而宜多得哉吁善慶所鍾固無間於人物也然而物之生豈可與人之生同日而語乎今蔣氏之園猶有若斯竹之美蔣氏之門宜其有若德昭之賢人孰無子而先生之子材獨克肖異乎人之子有由然矣因述為記欲知一家之善者尚有所觀覽焉

竹林書舍記

章貢三水合而東北流五百餘里至于麓陵又四十里支為文江以去其水紋縈迴類文字故名文江文江之東今温州府司獄王君子直故居在焉王氏世業儒其居文江上世矣居功多愛竹蒼然以萬計子有晉面竹筠室積書其中以誦以習而歐陽先生羊耘則其所從受經者也語子直曰是宜名竹林書舍會 朝廷徵用明經之士郡長吏遂起子直詣京師時方重征商至者例投斯職而子直得峻削後以舉罷今官子直莊永嘉九年清醴之登字于上下燕介之德形于造次又不以仕之優而續於學字終日手不釋卷延致壽俊相與上下講論永嘉諸君子與之遊者見余未嘗不稱其賢且以其竹林書舍未有記屬為記之而子直亦屢以為請江右士風之盛推廬成為冠其人無貴賤無不讀書而文江特盛十餘歲童子於論孟詩書易諸

經傳註皆能暗誦余裹過其地而目擊之喟然歎其不可及於今乃恨維時未獲撰識子直不得一造所謂竹林書舍求觀平生未見書象易君子則有足徵者矣請為子直賦淇澳之首章雖然吾祖文忠公有云世之能寒燠人其氣燄亦未有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者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竹獨不顧於此竹之所以可貴歟天竹物之物耳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士乎如使居常不能勵其操隨變不能致其節得志不免於驕不得志不能不墮獲群居而附麗特立而周章是皆愧於竹者也必若子直然後無愧焉斯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矣抑聞廬陵先哲劉公學求感淳已已進士以買僦道擅政國事日非葉官歸隱青塘極為丞相信國文公敬重信國之持江西憲節也禮於其廬天書水竹居扁其廬至今廬陵人士以為鄉邦之美道其門者低徊瞻仰不能去子直與劉公遺時不同出處固異介而有守則相似也鄉人士之過竹林精舍有不低徊瞻仰哉有不低徊瞻仰哉

栖雲軒記

上人本廬居子載最之清脩寺一日過余請曰吾倦遊而歸故山嘗治小軒以自休名之曰栖雲而未有記敢謂之先生余戲之曰四大非有也五蘊皆空也而況於雲乎然則師將何相且何以栖也無所栖而亦無可栖者又何有於記乎本庵曰視有以無則皆無視無以有則皆有以真實視假合則其匪真實以假合視真實則其匪假合是故謂幻為幻可也謂幻非幻可也無物不然獨靈乎或吾固無所栖而無所不栖無可栖而無不可栖者先生為吾記之亦可也雖然當有以相示遂辭去越翼

日遣兩僕夫昇余入山余亦欣然弗拒也此至本庵延余入坐所謂栖雲軒具湯茗果菜酒勞苦乃導余指山址升其巔而周覽焉日且入風自木未下寒氣襲人毛髮皆豎乃相與忘懸軒中歷談山中故實出躡巔地爐中煨啖之室氣盡白以為芝鄉晨也啓牖視之月欲墜未墜左右布幔無非雲者有瑟瑟乎其猶銷也亦變乎直猶帷箔也矚乎若鎔銀之出冶也嗚乎若積雪之切齶也若張懸絛而次沙漠也若玄黃朱食而清濁未判也四面罔巖竹樹皆不見第聞猿鶴嘯呼聲隱隱莽蒼間本庵曰幻乎非乎相顧大笑余於是嘆曰一氣之屈申而要其者也可謂幻乎倏焉而合冥窺其始忽焉而散莫究其終可不謂幻乎且書未始有也而暮夜之有也何來暮夜未始無也而旦書之無也何往不謂之幻可乎則與夫功名富貴倏盛而倏衰而卒歸于共盡何以異乎而世之人莫不羨榮而慕幸喜得而悉失而勒一世以及及營營焉垂死而不知止也豈不足慨乎余乃今然後知方外之士去喧就寂衣食淡於凡世人之所羨羨者一切無所求雖其形骸亦外焉未為無所見也然則本庵之名軒歟意深矣雖欲無記得乎軒在寺之法堂之後寺在巖之麓而麓支于長山南瞰大溪西瞻紫巖東扼三洞又東為龍回其北則靈巖也左右有澗會于其前三洞餘波墜入澗中水與亂石聞鏗鏗宛轉殆非世間金石聲涉草叢生倒被水面始見謂是翠羽鳥毛蒼然絕可愛旁多松杉儲積甚高掩天其天蔽午其陰黯然其間禽鳥嘯鳴與澗聲相和蓋寺據山之巔而軒又盡有寺之勝焉相傳為劉孝標讀書故處其所者栖山詩寺之僧類能誦之云

香山卷北

貴溪上清溪之陰有山曰南山南山之背西一小峰隆然孤起曰香山其地脉則由龍孤而來忽伏如踞倣起如驚龍也示絕亘十餘里乃莫為壑湖琵琶諸峰而茲山又支于琵琶溪永來自七閩若長虹蜿蜒走其下即上清溪溪之北東為正一官北為宜陽市西北為龍虎福地又北西為二十四岩茲山對峙其南蓋由琵琶俯視特其多阜由南山而仰視之但見其巖乎要會而獨擅其尊不知其為支阜也及其至其巖穹岳俯瞻互拱圭擁簪蓋層止疊見人以其若祖父中坐而于姓之屬成盛冠服撰杖履而列侍也故名之曰香山南山之有香山猶泰山之有丈人山云地勢多絕長林木鬱乎相望傍多沃壤可以樹藝至於天湖氣清望見隣郡之山若無之雲林野之麻姑森列可指無有碍障地處皆莫能及非搏扶掖而凌倒景者烏足以居之哉嗣四十三代天師張公願而樂之爰以洪武己未八月即其地作草廬三間扁曰香山菴因山以為名也而靜軒在焉鶴松陰其前松之下有苑車墩墩之右有之園距真人府四里而近距先世墳墓二里而處公謝遺謁請述迎足頌而日於斯逍遙或淵默以居或瀟咏以適或焚香讀易或絃琴臨池或勸道書丹經大同玉訣靈寶等書間則或延延覽以寄其千載之恩焉使來求為之記伯衡惟龍虎之區越自漢天師闢道以來其人搜占形勝不遺餘力琳宮瑤館錯峙抑比者山近在目曠間顧至于公而華斯建蓋天地間藏以有待也不然晦于千載百年之久而一旦以顯何哉公柄法但庭道樞內操德符外形行峻而學廣靈仙飛化之變幻禁祝禳祈之靈真偽豈

釋典屢不該貫諸子百家多所涉獵其緒餘見於文詞翰墨一時亦復輝耀豈惟玄學之士之宗之也猶山之於恒岱水之於江海而已 天子禮貌焉王公敬信焉樞紳歌慕焉勳顯仰望焉其齊於其富而其樂於其盛也取香後風斯下矣君子謂山以香名莫詳始自何代其名實之乎則自公始馬地必以人而重也尚矣此天地之有此山必如公者然後界之也數雖然有道之士天地之正是乘六氣之辨是御與造物者游於無窮候往來無所囿而亦不能囿也是知公亦豈夫憫世捨俗之意而聊弭鄰譽素於此云尔豈肯自負泉石痼疾烟霞者可同日而誦哉乃敘其名迹之粗而詩以系之詩曰 香山斗技詩巖崖下擊石上上摩空嶺然削出金夫容坐擁妻會擅獨雄群峯四面翼且宗何分高卑與橫縱勢如諸孫拱一翁巨靈真效自本源視猶至寶帝所除明呵夕為勞鬼工一旦軒豁露其蹤上帝有勅界我公我公得之樂融融艾除蒼蒼未石攻作室簡朴勝便存不濼不繪不樹墉太宵黃文王檢封廟以龍劬歲其中山子儼若增而崇岩花稠草生春紅香霧飄酒氣鬱葱公斯宴處百神從抱一不二道自難盛德生色地祥冲叱為雷霆嗟為虹曰雨兩雨風即風手斡元化天無功耗羈不作年穀豐延康浩劫曆數通 聖人撫世公際逢野書覽錫乘 九重王疾卿相罔不恭令聞令望何昂顯星冠之律暨掖綈趨風固宜若粟峰危言廣成宅崆峒千一百歲頽如童眷此與區崆峒同大藥羅生夥於蓬石有髓兮鹿有茸有泉燕若甘露液服食灌漱虛以充頌公樂得香復冬鶴美天地相始終為 國薦簪高福鴻肖翹煥動被蒙史官作詩昭無窮我

公何必非喬松茲山何必非華嵩

蘇平仲文集卷之九

蘇平仲文集卷之十

題跋

跋陳考兩語

章貢蔡諫按正重刊

興國軍推官前知饒州安仁縣事陳公考弼擬淮南節度推官知亳州錄事參軍以元祐三年五月廿六日署行至六月三日其初始下時宜仁聖烈太皇太后同處分軍國事以破登用皆天下之賢材初後署名彬彬可徵也守中書侍郎呂大防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尚書右丞王存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胡宗愈守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孫固守門下侍郎給事中兼侍講傳亮俞守吏部侍郎皆在四月四日前此甫五十有二日耳而呂公著以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劉摯以尚書左丞拜中書侍郎孫覺以右司諫拜御史中丞蓋同日我先文忠公時為學士在翰林是夕召入見於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行詞既奉旨太皇太后問公所以擢用之故語公以神宗獎待之意甚悉公哭失聲太皇太后及上左右皆泣下已而命坐賜茶後勉公盡心事上以報先帝知遇公拜而出遂撤金蓮獨送歸院即行司空左右僕射詞世傳一揮三制是也餘詞則割放管軫等行呂司空以下皆再三表辭不允賜詔各一宣各二斷來章批答各三皆公行於是諸公乃就職獨傳侍郎以舊疾未平未上後復中辭免之情仍有詔不允亦公行則五月二十三日也今其名下前小書未到而後不書豈非被詔之後五六月之交遂就職歟元年春司馬光拜左僕射自以歷事未久乞用老耄博為侍中行左僕射而守右僕射佐之用其言依舊以兩相起

彦博不煩以事而侍中虛至今故書關也頃者姓蘇氏延慶
者姓蔡氏萊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兼工部侍郎在二年之夏蘇
公由刑部尚書進吏部尚書在二年之冬願臨遷給事中與我
先文定公遷戶部侍郎實並命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字文
質外郎紹節之叔祖嘗言州縣不依數令放免積欠者黃左司
即庭堅之叔父嘗體屬蜀茶者周考功蘇部事皆名士云觀此
蓋可想見一時人物之盛森列於二聖之左右前後雅所謂
濟多士殆不足過矣哲宗臨御十有五年而莫盛於元祐之際
不歸之君子在內之功抑豈可哉然則此卷豈但足以係孝子
慈孫無窮之恩而已

跋宗忠簡公語

右故宋宗忠簡公復官語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
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陵縣差通
判登州道士高延昭特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假延昭至京師
囚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奪
置鎮江實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
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
在等薦公可臺戒召赴闕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
政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旋死無益乃不置行會
漢易河朔帥守權公直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
秘閣脩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
兵馬大元帥公為副元帥暨高宗即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
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從知開
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為京城留守蓋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

建炎二年秋薨于亦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
而遽以計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公先是公上休致之請
特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高
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
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以竹一道士得幸用事者坐廢四年
又河北事勢危急始舉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
守也二帝北行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真如以一縷之鰓
同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而奮然自必身任厥
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忌之馮事輒從中沮之
公不勝憂憤頓發于背而死及之豈非有志之士所為太息而
涕者耶公既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憐遺也
將未欲混一而還奪之也於戲夜亂之來必生弭亂之材以擬
其後公材略不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
不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沒宋之偏安於一隅者豈
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語者未可直以為足見一代故事也
此語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為今洪武六年癸
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池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
并官伐之槩以便觀者而伯衡解以所奏概者係之實是歲之
十月二十日也

跋王魯公除少保語

淳熙丁未五月公乞退除特進觀文殿學士判衢州奉詔圖未
夫人歸里亟求問便養秋乃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明年二月光
宗受禪改元紹熙下詔訪初政公既六事及為所以維持者
以對有旨拜開府儀同三司鎮撫軍節度使丁魏國憂乃議

服闋降制而公以執喪哀毀成疾尋上休致之請於是有存存之除命以五月二十三日下至八月十二日公竟歿矣則致仕乃在丁憂之後未嘗少保之前行狀謂休致之請少保之除命在薨之月者非也遺表固稱朝二日贈少師則乞退之初未嘗致仕也與之行始贈少師或者謂罷相日以觀文殿學士少師致仕者亦非也尚懷此節之存足以訂其謬云公自熙寧甲午至辛丑八年之間備歷政地遂以辛丑九月拜右學士寅九月進左揆距丁未夏首尾又八年乃罷先是癸卯冬以魏國年將八十辭位不允乙巳三月又以星變辭章四上不允九月以長子又辭固慰留丙午夏以旱又辭仍不允秋以魏國年彌高又辭會高宗升遐孝宗諒陰充攝攝號冊文官充上冊寶繼繼促開議事堂在皇太子泰決廢政不敢求去至是高廟梓潼乃力申前請而去由是親之公去志未嘗一日忘也而其得君之專行乎國政之久亦惟道合而已矣夫豈持祿保位若公孫弘張禹孔光之流哉是亦後學所當知也故併著之

歐朱漢上先生贈父誥

金華朱元良出其先世所遺誥命以示伯衡蓋以漢上先生拜翰林學士而加贈其父者也伯衡頗記先生初以明安國為高宗召為司勳負外郎稱疾不至紹興甲寅趙忠簡公參大政言先生宜侍讀召拜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而都督則志簡也先生因言也田荆襄之利高宗善之遷秘書少監兼侍讀未幾改起居郎轉中書舍人兼贊善堂副善會郭千里除將作丞先生言其後奪民田嘗經按治千里初命既殺而先生遂除給事中兼直學士完歲拜翰林學士而學士之

除員丙辰之五月十日此推恩之命以六月四日下相去蓋二十有四日云竊惟紹興三十年間惟忠簡與張忠獻公並相之日為盛二公皆都督諸路軍馬忠獻出視師江上忠簡居中總庶政然邪正推揉孫近之徒盤結其間終不能去忠獻所行有闕三省把府者各取死與求極密孟庫皆不能平相繼罷去遂拜坊考復權各置權密院事權悉知政事今觀諸中功署姓名可樂見矣而司封員外郎諱待者則伯衡八世從叔祖官至敷文閣直學士去之二百六十五年而先生之後人猶能管攝惟謹豈非君子之澤哉

題鄭宣德墓誌銘

伯衡聞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其具驛而下每入謁必先庭恭然後入就坐一日壽除少保來謝語主閣吏欲請釣飲之禮更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辱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祭之禮不可廢也壽皇恐聽命時諸將咸陽備而陸忌之始見公擢自温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素捨之黨也雖忌面與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辭與捨抗知非其黨也乃潛之捨言其有往制之因為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神維碎見公武弁辦事且厲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運使臣魏考唐者相與盡力瘡之遂興大獄而公竟封州以沒於賊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然宜獨公乎且公即蜀八年欲加之罪何處無詞而况諸將忌之於外宰相街之於內迎合相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他入此固同馬溫公所謂猶

一黃林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輒疏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略亦以見羣枉害正其勢咄咄曠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政社愚齋先生墓誌并誌後

伯衡聞丁大全得志時以丞相董觀言其奸邪至上章勅之未報下自安府兵迫逐規太學生陳宜中劉黻黃鍾林則祖曾唯上書言丞相觀策政未暮月而為奸邪所中傷大全怒宜中等攻已奏削其籍又有蕭觀者論大全黜面貶黃南買以備得志時朝士少不附已輒陷之死地而流放者相隨焉也京學至李因星變幸同舍生唐棟等八十三人扣關言倡道專權請以道知奏棄出於京尹劉良黃補質于獄坐以借用金飾齋扁寓漳州由此觀之方二人者覆柄立威言之者未有不逢其怒而罹禍者也先生在右岸前論大全後論似道略無顧忌真豪傑士哉况先生之論似道也正以星變固與李同時不知何獨不逢其怒而罹禍耶藉今史失於書人無得而傳焉觀先生除武岡軍新寧縣簿時所被告命竟成淳已已則度京兩位之三年也後七年德祐乙亥似道始以喪師謫漳州尤可見似道據相位時先生未嘗罹禍豈非幸歟然到于今士大夫知有宜中規李而不知有先生得不以宜中規李宜處故其事白于天下先生不鼠逐故其事不白于天下歟是則幸者乃所謂不幸而不幸者通所謂幸也已先生之志固不在事之傳不傳人之知不知蓋風聲義舉之或泯則後先生而生者將何所觀感而興起哉富理宗度宗時國祚微矣丁費之奸邪非不能為莽操也其所以不敢睥睨宋鼎者夫亦一時豪傑之士能言者

言敢言有以破其機而挫其鋒也則先生之言雖不得行其事豈可不白之天下使彼先生而生者有所疎動耶尚賴此書說出若伯衡得聞其風則此書之存真如賢龜之道足增志士之氣宜特足為杜氏之重是以表而出之於戲置為先生計哉

政社愚齋先生墓誌

國子祭酒許先生讀宋史得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諱公世績傳錄以歸其七世孫濟以備其家乘之缺濟蓋也以丞相伯衡於歐公以史表義為質特立當世沮之誘之不挽不隨之死以之何其偉與伯衡之生也後公數百年讀公之傳跡公之遺事想見公於數百年之上而恨不得為之執鞭焉幸公之後有若濟者且享與之游而獲見其所為家乘公生細三府君府君生湘潭勝丞勝丞生相鎰居士居士生萬士府君安孫安孫生實一府君應辰五世惟縣丞稱出仕餘皆隱德不耀以孝友力行子家庭以仁厚推重於鄉里有質行君子之風規度萬石君家蓋無愧焉齊則應辰之子也際今興運服勤戎行四方從征練有成績方以忠顯校尉為官官雖擢成金章駸駸顯融矣夫公事勳宗列官侍從垂二十年紫身不容於時位不飾其德同時沮抑公若蔡京何原重賞賚志滿而意得以公視之不翅天之與瑞也今其胤曾將有異幾何哉而譚氏之後方興而未艾也先文忠公嘗云善惡之報至其子孫而後定又云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真知言詆教念之餘赫識卷末惟爾後人尚益思所慎焉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考亭朱子之學大行於世由公與文定何公始文定承得傳之

緒於文節黃公而公則親承指授於朱子者也文定後傳之憲
王公文憲傳文安公公文安傳文懿許公而其學人至于今傳
焉徐公遊取父而盡傳公之學者曰通齋隱居葉由與公既沒
隱君與文定文憲皆以道學為東南之望及隱君沒而其學遂
莫之傳近時閩卷後生於公師友之淵源猶昧昧不知而况知
講其學乎然則人之崇尚文定之學者不過風承習接以世所
共傳為信耳豈復卓然有見而灼然有知乎不然公與文定雖
各名家而其所學則惟一道况隱君論辯周子太極圖與論語
屬詞聯掌集文定文憲皆深服其言則亦烏可弗講其學也歟
朱凌江以來要之先達清脩直亮貴而能貧惟公及中書舍人
潘公而公之學術尤粹且正是誠何可及哉去之百餘年而無
稱焉尚得謂之有卓德樂道之心哉公之六世諸孫陵以此傳
見魯縉焉景仰之餘而感慨係之矣

書賢良王公道事後

伯儻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達尊言宋時永嘉人物之盛道術之
懿固莫加於淳乾之際尚論其所由來實出皇祐賢良王公景
山且盛稱公學術議論文章卓然過人伯儻私念公之在宋仕
不登于朝化不行于國而數百載之下言傳斯道之源者屬之
公焉必有大過人者矣自是會永嘉學士大夫輒從問公道書
皆以為為高文大冊散落無存間存一二亦不多見伯儻未嘗不
歎惋又之故過永嘉厚安公九世孫淵始得見其家藏儒志編
若干首劉屯因戴惟獄二墓文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公因文以
求義因亦以求用亦足得其締餘已於歐陽詹之前固有斯人
乎鄉達尊豈或欺哉使限之以年况性高妙得道當時則其道

不既昌大矣乎談者安得謂六經群聖入之道至濂溪橫渠明
道伊川諸子出而後復明又安得謂五代文詞之習至歐陽永
叔尹師魯梅聖俞蘇子美諸公作而後丕變也惜乎公年三十
有一而遽瘁庸非天乎雖然揚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延
世胡汲仲又廣之曰千古聖賢之道由斯人而知之後乎千古
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於其
書而知其道焉則公之遺書何可以不傳也淵圖重刻以嘉惠
承學不亦宜乎抑豈不以學術之在一家一邦不若公之天下
也歟此君子之用心也伯儻既幸得見少備素履又重淵克承
家學無愧為人後忘其勇陋識于篇末而題題望焉

跋四英國

異時余聞劉正奉者欲於燕都獻帝祠塑侍臣像久不肯下手
一日親魏鄭公像袖間曰吾得之矣亟走入祠為之不日而成
觀者駭歎竊意鄭公之貌必有異於人者及備官圖學則前代
之物器圖籍書畫皆上于朝廷而鄭公之像在焉幸獲見之相
得以為圖相筆儼然并冕神輝之容憂深而思遠稱其所謂社
稷臣者此卷鄭公像正類屢所見者其為名筆無疑圖相前後
被百坊作畫皆較唐書推藝術志此圖雖不載然陳秀公在元
豐中定為圖相所畫太宗初命宋之去唐未遠也要必有所據
矣宣和內府藏圖相畫三十有二亦無此圖豈藏秀公家不經
一覽畫譜亦莫得而記耶且貞觀所錄功臣五十三人圖形凌
煙二十四人而止爾至配食太宗廟廷則果卿岳突通高士庶
四人而止爾不獨如晦雖無忌亦不從與乎當時去取固自有
意也此圖果出太宗所命又豈偶然去今已五百餘年矣畫猶

不能必其主名况欲善斷其故難矣故雖然漢高祖用羣才以成帝業漢季其季有三傑而已太宗之臣多文武之材尚論人莫亦惟此四人是或一道也夫四臣者功業名聲有足動人者矣而其狀兒則不足以動人三世名卿身不勝衣一代宗臣貌如婦女古之可以大受者類如此士誠不易相識奈何欲得天下士而以魏取人也獨不此之鑒夫噫

政先文忠公墨蹟

右先文忠公手帖一通乃荅滕達道者今見尺牘第二卷按公元豐二年春由彭城移知吳興其秋季定等言公訕謗朝政以八月十八日赴臺獄十二月二十四日責授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明年二月一日到黃帖中言二年不知出此則遺帖時當在五年春矣時達道以事嘗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出力擠之落南都留中翰林侍講學士知池州徙學州未行政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說者又中以飛語復疑衡州所謂知前事尚不已意者指此也初達道倅湖州杭州孫元規一見亟謂其後當為賢將按以治劇安達之弟後為御史中丞充館伴契丹使深為其使揚與公所愛敬及安撫河朔太原方略威名人言可亞其父舅范希文蓋素究心西事者也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公謁王文甫坐上得陳季常書報神謬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六十疋喜林嘗賦詩故語次復問其詳爾又按雖測之測從水舊見揚大發侍郎象刻本固從水而此從心則一時筆誤云

書清宴閣燕記後

洪武庚戌秋高麗國王遣其陪臣別冊侍御金柱來朝獻柱

頌和文墨折節從朝之名公遊周出此記以相示自言其八世祖緣所作也以其時考之書宋重和之七年時淵聖在御日又祖于其安荒于盤樂查講幸輔發京王緒等手宣和殿而京作曲冥記流傳四方以為盛美是以高麗聞而慕之府冥有謙而緣為之記也則知上行下效其捷如此况中國之為君臣者以道德仁義化成天下表儀萬方則遐方之觀感慕效又當何如哉且蠻夷拜隨之邦而其文學侍從之臣紀事陳義之善有若緣者代之詞臣蓋不能無愧焉而有宋文治之懿作養之盛人材之衆言語之工無內外遠近之間於此亦可以見矣是以錄之

書靈洞栖真院題名後

乳道已丑九月二十三日范公元卿與韓公無咎呂公伯恭曾公正中及韓公之子流遊蘭溪靈洞次栖真院題名院之左間後二十四年紹熙壬子正月十九日范公之弟元俞元臣亦來遊後題名其傍自乳道五年已丑至今洪武五年壬子凡二百有七年而伯喬來拜八世祖少傅公墓下歷覽父之蓋伯喬童子時侍家君省墓從傍竊觀已知景仰而秘識之矣去之三十五年乃再至童子時所見題識雖具在而粉墨之剥落則十五六矣於鐵金石猶有時而銷泐况屋壁乎况塗抹乎後三十四年辛而再至安能必其不遂至於磨滅也夫金華道術之誌本於呂公其言論所及猶將起敬而況其氏名之所在韓范諸公皆當世賢者學行有過於人字書之工近世亦莫及而視其目說磨滅曾不動心豈厚德樂道之謂哉因顧瞻徘徊不能去會院之僧德順言業已磨石欲勒真無下且謁宋內翰記之矣於是聖季授之上石且少助焉不惟使來者有所聞知亦求永為山

中之貴云又我少傅公先妻孔氏追贈衛國夫人賀武仲之女於正中為中表而無咎之姑實歸我七世祖少保公封福國夫人自呂公之夫人視之蓋祖姑也故諸君子同為栢真之行備為真之禮非直為游觀也時我六世祖以知朗州居少保公憂以故不同行今家藏無咎當時往來尺牘具可考而宋內翰紀中偶不及是用併著之

歐黃待講送鄭仲舒序

右侍講黃公送鄭仲舒還朝序本乃公門人今翰林應奉傳藻所錄公親改定凡三十八字後本則公之親筆與錄本多不同蓋初草也伯衡前九年觀於南京仲舒至自北平兵革之餘以僅存為幸今存觀于講溪之上則家黃成卷矣竊聞公平生為文改處輒塗以覆墨既晚蒙即以齒練之藥爛乃已必杜諸水雖子姪弗使見之今觀於仲舒而加改定且併初草讀之此其相知之深相與之無間為何如則其期望之遠且大尚何怪哉公為此文時年已七十有七孟子所謂達尊三蓋謂之矣而不自滿假臨文諱蓄作字端謹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斯之謂歟初學小子何懼材能稠廣之中肆筆乘書略不檢點亦可少愧哉仲舒宦成名立足以當公之厚望君子類能言之伯衡獨表此以為世法戒且以自警云

歐張丞旨贈朱季誠詩古歌

披書盛於東漢其金石諸刻之存者見于歐陽脩之集古錄趙明誠之金石錄洪适之隸釋諱曠又有事機者亦宋儒也具列世所存漢碑為漢書字源於是練學樹形可考已然非嗜古之士誰暇究心于其間哉近時孫于練學而以善練鳴者有善易

歐陽復鵬虎山道士方於我臨川宋季子季子嘗重於字源又作漢隸綱領別撰辨訛字類與兩漢字統以附字源之後此三人者之書余皆見之仙居宋季誠所作隸書余雖未之見觀歐翁推許之意溢于歌詞之表季誠蓋亦嗜古而工隸學者矣李潮書八分其書世不多見而至今猶信其善書者徒以杜甫之詩也然則季誠將亦由弱而名世乎將亦由書而名世乎

歐陳子書

於陳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而至遠鄉里捐瘞妻妾子而置身於艱險之地則以所重者甚於身所愛者其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有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墓者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不可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合彼而取此哉然非纖輕重之人亦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貽謝後元書未嘗不歎其於輕重也明於不合也審而又悲其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所不能忘不表其所不可去者尋常矣於陳子上何其不幸也耶子上余交也固著于鄉同試于禮部後一拜見于四明而遂永訣矣其在京師從獨兵部伯防得其初者子上理銘讀之而高其行而痛其志今讀此二書也益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灑灑焉於陳子上真賢乎哉雖用壬傳子效時忝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不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不忘不去所不能去而去所不可去卒之身自與應妻子戮

京賦焉爾否泰理亂升降消長此之謂世運五方九州山川限隔此之謂地域一時離為八刻一刻離為初中末此之謂氣候受形之初胎氣所鍾此之謂稟賦稟賦有厚薄氣候有早晚北域有南北世運有盛衰明盛衰之機列南北之辯審早晚之節推厚薄之等以斷賢愚貴賤脩短休咎之故此談命者之所以微也宜惟四柱哉宜惟四柱哉京性讀書而遂於方技進善之論如彼尔之說如此京性其亦能折衷之也夫

題勤有堂卷

余家故多藏書而余年少時不知讀即讀而書幾裂有不至焉玩時偈日不自知年運之相而學之不足素望也此列官成均從先生長者討論古今文義湯不省出何書作何說諸生聞有賢問著於遺忘口欲言者或籍之假令記一二亦不能成誦然後愧而悔悔而嘆曰先文忠公嘗言悅耳目而適用用之不樂取之不竭賢不肖之所符各隨其材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而無不獲者惟書而已書之所存道之所存也其可以不讀乎而吾之讀書也乃不能若古人之囊螢映雪刺股焚膏今於其詞且不能習熟尚何淑吾身措諸事業一望哉因思四明在時叔先生有讀書辨年法方欲檢羣書取其法端居而讀之玩味其英華究極其根柢則職守又從而奪焉不勤之失一至于此欲雖谷戰故誰咎哉王君舉五名其藏書之堂曰勤有徵詩於余余不暇勤取他說而特識余之失使君之子孫用以為戒及時自奮勇於求索毋坐余之愧而悔悔而歎則君之藏書庶幾不失望焉

學書百考跋尾

余自兒童時好長者游竊聞其道宋乾淳間義烏有香溪先生於天文地理明堂卦肆井田兵制律歷之類靡不窮究根究訂其謬謬資取博而參考精事為一圖累至於百說曰學書百考認聲唐公聞其升而分陝之說以為職方輿地盡在其腹中大愚呂公閱其禹貢考以為是書集先儒之大成夫以唐公之鑒呂公之精詳其推致先生如此則先生之書豈徒事空言以為著述者比哉思一見之垂三十年而不可得未嘗不以為憾也此解石先生諸孫持而叩焉則散落又矣獨十二五僅存焉耳因出以相示始得見之少償夙願又未嘗不以為幸也益將求其全書而卒業焉於戲道與書局皆相離哉經制之所在精義之所在也先生寤寐先王於教千百載之上疲思耗精於編綴瑣簡之中明絕學之指歸示一王之準則可謂至矣而學者方玩思空言高談性命願以是為近者小者而弗知其甚貴可夫悲哉則夫去之未二百年而將遂混墜無傳宜曰勞而少功云乎亦曰世好酸醜之異嗜切近之意微誇誕之氣勝云耳且三代之制度托之簡編以傳者其存幾何 朝廷垂意稽古卒然有所訪問往往無以應吾見亦多矣而是書也可措於實用有裨於治道泯墜者既如彼其塵存者亦終莫之講何哉況今無板本則後余而生者將不止不見其全而已此余不惟幸於得見而又撫卷為之慨且懼焉

書讀易記後

經莫古於易莫完於易莫粹於易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則經宣寢有古於易者乎秦焚典籍藉而易以下筮存則經豈復有完於易者乎書出於虞夏商周之史官詩多出於閭巷之小夫婦

人春秋雖出於仲尼然本魯國之史而禮皆撰出漢儒之綴輯
易則伏羲畫之文王演之周公重之孔子贊之皆古之聖人則
經豈復有粹於易者乎嗟夫易之為書古矣矣矣粹矣而汨而
不明者吾祖以為諸儒之說亂之也漢室去古未遠焦贛兮
之流已泥於術數災異况後世乎經學至宋而大明程子之傳
朱子之本義或者猶詆其各有所偏况他人乎由是觀之則先
儒之於易也知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言之有至焉有不至焉亦
可見矣使其知之言之而至焉吾無可言也如使其知之言之
而不至焉吾無言矣可也此趙先生讀易記所以不容已也與
易者天地之蘊萬物之奧也唯聖人能言之聖人明乎天地萬物
之情故也不明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中易者則賴有聖人之
說存焉耳先生當易道迫而不明之際不專主一說不務為苟
同問難以造端辨概以折衷而一本之於聖人此其志豈苟哉
諸說具在如指諸掌士之處乎窮鄉下邑者有志于學而力不
足以致諸家之書力足致之而或不能俾其歲月之勞一旦見
先生之書豈不深有稽哉詢乃謂其足以應有司之問則其知
先生也抑末矣昔西山真文忠公不有讀書記乎不知其書亦
徒以應有司之問否也吾知其不為是也必矣文忠之書非為
應有司之問而設何獨至於先生之書而云云乎得之心者不
可喻以言得之天者人不與力焉先生潛心於易六十年矣其
所得者吾亦安敢謂其盡於是也先生讀書亦有記惜已為人
持去吾不得見之又焉得隱度論之

書德泉銘卷後

平陽岬江其邑粟皆斥洶之地故其水皆苦惡獨昆山有泉仰

出甘冽異諸水宋朝奉者引以給邑人之用蓋自宋南渡後然
矣元大德戊戌廉訪僉事完顏公行部見之嘉其勤已以濟人
名之曰德泉屬宣闔都事辭于公為著銘既刻之石矣而辭于
公後以副本予朝奉之孫郴州教授景玉開化教諭景明二君
宦徽所至時之鉅公多題其後自趙公子昂吳公幼清至卯君
天錫凡十人聯為一卷世襲藏焉國初為兵士所得教諭君
之孫以廉從陳維志購得之則洪武十二年也後四年余閱之
而嘆曰昔羅浮道士鄧守安以廣州一城人欲鹹苦水春夏多
疾疫欲引蒲澗山滴水為水二十里外廣一城貧富同飲甘涼
規畫處置具有條理以告吾祖文忠公文忠公以告清帥王敏
仲夫敏仲以帥一道之權而為此宜若易易也然卒不能成守
安之志豈不以難為力哉今宋朝奉一岸布隱居之士耳顧能
引此泉以惠一邑可謂能為古人之所難矣使人不恤其力用
其智以惠利及物皆若朝奉之心天下豈有難為之事乎且引
西湖水以給杭人唐則宰相李長源刺史白樂天宋則太守陳
述古猶刻石湖上使後來有所考平陽之人賴宋氏而給於
歲用竹筒文授工二人皆出其私力獨可無述以示後乎此二
公之所以拳拳也與向使宋氏不厄于兵革則邑人之利賴之
雖到于今可也今泉如故而莫能引石亦已磨滅唯故石槽卧
道旁而德泉與朝奉之名下共石磨城者尚賴此卷之存焉不
以庶護藏惟謹豈徒以其文翰蓋亦存羊之意焉好事者有能
因此而脩復宋氏故事則泉之流行邑人之蒙其澤將必有日
矣其宜無繼辭于公而兼筆者

政保母帖卷後

今大本堂有卷一也文清以謂嘗見保母帖雖摹本而筆意存而表文清公其一也文清以謂嘗見保母帖雖摹本而筆意正如此乃知古人字畫妙固不可及至於鐫刻之妙後世亦未易及焉今此卷前後有楠字小方印乃文清之名宜其當時所見本耶據周丞相跋中蓋拓本然前使又有袁通甫印通甫始蘇人名易嘗為石洞書院山長號爾好古家有靜春堂多藏法書名畫解于伯機趙子昂極推敬之而敬伯得此姑蘇其為通甫家藏舊物無疑矣余數詢會稽人此石已不知所在則以此本亦宜可多得尚寶護之哉蓋非獨宜於臨學亦可以為博洽之助據魯政詩云坡翁應未見此志金蟬之銘何絕類則以石之出在宋度江之後而我先文忠公保母楊氏摹銘作於元豐間而語意符合初非贗摹以故又云固知文章有暗合智謀所見略相以也因敬伯持以相示輒疏所知于後而歸之

跋先文忠公和常詩後

此我九世伯祖文忠公書以遺我八世祖少傅公者也蓋吾家舊物今藏金華方氏方氏之良子儀持以相示且請題其後伯祖按文忠公紹聖元年甲戌六月五日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而以冬十月二日至惠州此詩則作於明年之春正月十日又明年丁丑二月十九日復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夏四月十七日被命即行文定公亦自筠州徙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過於藤州遂同行至雷而以六月十日取別十九日渡海秋七月二日至昌化是時少傅公方自許下來省文定公亦在行間故文忠公為書此詩以所題月日推之正在中途云夫當竄責放逐之日流離道路之際而遊戲翰墨字勢筆意無秋

毫不足之意則公之雄然自得幾險不改其度抑亦可見矣

題劉養浩統鼓吹曲

右統鼓吹曲余友劉養浩之所作杜叔循之所書也養浩文辭有名縉紳間而此十二曲材雄氣昌辭與事稱有古作者之風尤為諸老所推固無藉乎叔循之翰墨以得然叔循早以書派入侍 春坊大為 皇太子所眷其書流輩中亦未見其比焉遠方峻士謂養浩之作觀叔循之書不獨可以想見今天子聖德神功巍巍蕩蕩天之為大而 國家多士濟濟材藝臻極抑亦可見矣

書陳六分族譜後

上蒲陳孺示余以其家譜其先自潁川迂閩之長溪自長溪迂溫之平陽四百餘年上下十五世而代亦且五易矣繼繼承承的然可考雖位不大顯而其間善士相望不其盛哉彼以功名實貴赫奕於一時者其豈無之然不過一傳再傳而聲跡俱沒自其子孫不知其世者有矣視此果孰得失哉於歐祖澤流衍於真莫之中子孫又能得學勵行以濟美焉雖至於百世可也陳氏之嗣人其可不知所勉

書龍淵集後

廬陵以學術稱者前則申齋桂隱二劉公並起卓立而附和于其後凡六七君子村民陳先生其一也先生以經學發後而尤善古文辭東南學者多宗師之伯衡不獲識先生若其及門之士則往往與之遊今又辱交都事阮君龍淵而見其所作文則根抵乎理而不事雕刻詩則辭不費而意已至得於先生者深矣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肆多美玉不既信矣乎君方感

蘇平仲文集卷之十

駁柄用當以功業名世詩文特餘事耳然一時文章政事兼優
求如君者宜多見乎哉此伯衡不自知其謙陋而輯敢書其集
後以致款美之意者也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甲子眉山蘇伯衡書

蘇平仲文集卷之十一

祝文

國子學大成殿脩造祝文二首

翼翼廟庭多歷年所未蠹棟傾丹墀黜味欽承 睿旨維新是
圖按日從事百工具作伏慮震喧以濟明靈菲薦為咎慶尚祈祐

禮殿有巖安靈維精誠然增新自我 熙朝有飛其楹有溢其

冰金碧焜煌四國具瞻昭薦俎且式告竣事神哉顧懷文陸永昌

上梁文

康都督府上梁文

伏以出將入相依龍蟠虎踞之都列戟建牙落烏章輦飛之宇
規模大矣典禮宜之伏惟都督榮祿相君閣下問世英資

熙朝碩輔心惟嚮日力足擎天方群雄競逐鼎之時識

真主於潛龍之日契遂同平魚水會式慶於風雲張皇大廟成
行萬里之外躬成五服名收一紀之餘載戰于戈顯膺茅土

有身嬰之室廬以避燥濕可無驛馳之邱弟用表 恩榮廣
基而龜書協從官不藉而燕雀相賀勢連建業地直秦淮

勢之雄扼江山之勝美輪奐英人講京邑之增輝宜室宜家我
見子孫之逢吉再消教且爰舉脩梁敢陳六飾之辭屬致群工

之頌

拋梁東人在祥雲麗日中紫氣近依 雙鳳閣青山長拱獨龍

拋梁西蕭蕭曾芳桂盛名齊 楓桂近聞傳 紫都竹街行九

沙堤

拋梁南春暉環繞碧簾下秋風曾變子柏可驚秀是

拋梁北 主聖臣賢天合德慶門表峯山公侯咸附龍麟

拋梁上共喜太平今有象揚旗直度鐵門關洗兵更挽銀河漢
拋梁下一代威名震華夏 君王神武重功臣分封更擬

麒麟畫 伏願上梁之後玉闕奏凱金鼎調元坐令田野之民均藉憐懷
之庇受天之慶篤生有構育宮之賢與 國同休克承如帶如

聚都督府上梁文

伏以 帝念股肱錫上棟下宇之材木身居將相備前堂後
寢之規模都邑增輝子孫逢吉伏惟都督祭祿相君閣下威行
外關望重中朝衆所忻懷今之柱石豐功偉績簡在

一人之心遠畧雄名驚破四夷之膽惟疏封之有日爰賜第以
爲先肇來綬補梓把之堅良不假斧斤尋引之撲斬瑣窳衙戶
隔風雨於人間榜拱雕甍接雲霞於天上仰觀輪奐之美益知
思寵之隆爰處爰居俾其壽而厥昌而熾以似以續有如日之
恒月之升方舉脩梁式陳香頌

拋梁東門闕佳氣鬱葱蔥

王侯男尚主車如流水馬如龍

拋梁西長樂鐘聲簇仗齊躬佐 玉皇調玉燭鞭敲金轡套金蘭

拋梁南朱門華廈仰潭瀟若愛四時膺五福更誇百子與十男

拋梁北四震天聲誰敢敵奏凱臨從紫塞還動名已向燕次勒

拋梁上甲第規模極宏敞和氣洋洋允以海深芝蘭玉樹凌階長

拋梁下攀自江山明似畫秦淮南雨濟派蒲挑鐘阜雲爾羅筆架

伏願上梁之後垂 紳端訪論道經邦秉政軸於朝堂內先降於

華夏魏周之聖後世篤忠真炳王謝之家聲代有文武受天
聖佑與國同休

碑銘記品

悟真寺碑

麗水之泉源有叢林曰悟真相傳後唐清泰甲午淮南王楊行
密之所初也於時錢氏有浙東不知行密何以來朔寺蓋其事
遠無所從實矣雖簡有行業僧曰文恭者開其規制猶未
備宋陳錢公居與寺隣施以餘地增廣其址於是普明從釋相
繼經營之始稱坊謂大如藍其實殿落成以大中符祥已酉而
山門樹於乾興壬戌其闢法堂以天聖丁卯而鐘樓之作在明
道癸酉刑部侍郎胡公則是爲外護遠感淳乙丑歷年既多棟
宇就地嗣主是山者茂公葺而一新之後六十年爲元泰定甲
子聞叟董領衆增置田若干畝未及有所興造尋司藏論于徑
山而成壞有數至正癸巳春竟廢焉側金所布鞠爲瓦深惟鐘
樓三解脫門僅存壽岳祐師簡更之猶有長材而行願精堅既
補其處孜孜焉以興復爲已任是夏首建維摩室已未春僧景
祚造兩華堂 皇朝乙巳秋建覺皇殿洪武辛亥構東西
兩廡壬子冬嘗選佛場壬戌春必把建齋堂而少森者以其力
塑普賢大士像又勸邑之長者莊朝像設堂以黃金釋佛則前
原遼摩訶如葉則原逐仲弟有禮阿難陀則原逐季弟有言曼
殊師利則某某文殊則清脩比丘法渝用狎檀雕爲水月普濟
則普善思聰若執金剛護法神像以政藏殿庫廳庑院苞漏之
屬或衰撥施或率同志繕成之而以某年月日告訖功爰伐石
介原逐之子文固徵辭爲記余念師助躬蓋極老不退轉歷三

十寒暑猶一日成此勝因可謂勤矣而豈爲觀羨哉亦將以安
處徒衆相與脩行佛道而紹隆宗風也因說偈言遺之使刻焉
偈曰

泉源幽幽括之奧叢群山特環如青蓮花宅其要會有大藍若
如化天宮輝黃林壑能象修華天人具依云胡回祿而加以燎
我佛有命去故作新尚壽品師乘此類力饗食摩遲以事締興
變率其徒鳩衆所施伐木于林文石于山徵瓦于陶百工並作
惟信所有故成所無夫輪奐煥輝指出寶殿中峙崇堂後居
前敞山門傍翼脩廊覺自南面五色金相菩薩天王在左在右
一一梵相牽嚴妙麗靈山儼然四衆歡喜乃具香華乃羅幡幢
乃合鐘磬作禮供養供養既已舉揚義諦問諸比丘爲幻爲真
若說爲幻舟楫樓戶芝而藻井宛在目中說非幻者初我未嘗
示現有爲了無見相諸比丘衆當知世間有成壞相是名幻有
有有無相亦名幻有准直實際不依幻有自無始劫盡未來際
於其中間無能壞者其無量光遍一切處大若法界小若微塵
罔不攝入更無餘欠有情無情同一明了斯乃金剛不壞全林
此不壞者名光明幢此不壞者名清淨域此不壞者名神通藏
此不壞者名波羅密此不壞者名無漏果若故舍此別證真如
譬如捕風畢竟何得所以者何汝當諦聽心外無相相由心生
心正住時相何從顯一切世相起滅無常如空中花續紛紛舞
非花似花倏現忽滅如水中漚爭聚互散從朝至夕出彼沒此
皆由一心念念不停四大和合五蘊流轉種種因緣亦復如是
如使執着法長無明圓明妙性何以不昧故造真如當斷其想
雖則如是無上妙道非有而非無而無緣緣有無落第二義

九我學人作此思惟加精進力同登上善
蘭室督律師石塔銘

慧照一宗逮宋季葉寢以家寂靈巖出而振之然後復成由是

高峯中峯相繼而起至于岩長公以真傳實證爲世禮變而法
筵之盛遂冠絕於東南故其得度者皆不失於空門翹楚尚論
嗣法上首恒推蘭室禪師爲巨擘焉師諱德馨蘭室蓋其字族
儀烏方氏父一清母徐氏師自幼不茹葷即超然有棄俗之意
康定丁卯長公在伏龍山之聖壽寺遊往師事焉年已二十四
矣尋祝髮受具戒居侍師九十五年杻杻然若闇於機者聞語
法要輒心領而神會同時參學者皆自以爲弗如也一旦喟然
嘆曰日月如跳丸人命如春霜朝露而吾又安於此吾其爲井
蛙乎乃躡躡出遊吳越聞歷抵諸方究竟已事大尊宿若元叟
端叟隱新墨芳忠咸噴噴許叟頑石真於石溪具問師甚處
來師云伏龍真問甚名師稱名以對真云詎不聞乎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其字曰蘭室可也師欣然依禮云謝和尚命字拂衣
徑出真云好箇師僧只恁麼去乃反伏龍依長公以卒其業聞
而能思思而能備凝然宴坐又垂一跏長公問祝師曰汝乎實
地上人也擔負大事吾特爲寫寫宜善自護持師既交付囑以
至正壬辰與同門弟德猷杖錫來金華至於城西止焉其地有
泉曰君子泉乃宋賢劉先生嶠隱居之所岡茁廻合林樾幽鬱
將結茅以居地主曹仁卿即割以奉師繼景景向金穀之苑不
求而至不數年遂建精舍其規制一如大伽藍榜曰清隱咸無
一畝之入而九供養之需沛然有餘遊方之士來者如歸會聖
壽虛席三宗食謂非師莫宜補其處乎相勸請固辭則白于郡

府強起之 國朝辛丑歲也金華之人賤恣莫能已乃相率逐
 師明年復歸于清隱居十年洪武壬子十一月十有四日示疾
 端坐而逝春秋七十夏四十六歲留七日顏貌如生茶毗得五
 色舍利無數遂以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塔于精舍西三里壑為
 德猷奉狀來請曰是不可無銘以傳示久遠始余歸自南京往
 在國師名粹神間乃其謁之延坐室中移時起居外無一辭余
 謂之曰嘗聞長公見客口如懸河刺那頃數千言師其大弟子
 顧然然如土偶特不言以銘我耶抑執德不同作佛事亦異也
 師曰昔吾師未嘗不言而未嘗言今吾未嘗言而未嘗不言道
 無憑頭焉有語默乎余領之既而見其履行誠實不事緣飾凡
 接學者亦未嘗假一切言語相以為教乃知師於產慶氏之道
 庶幾弗失乎其克慕前人之旌緒為四衆之依歸有不偶然
 者矣以故慕而締世外交則今於德猷之請其可以不知師為
 辭乎德猷今嗣主清隱過身以律事勤已以裕人蓋所謂備三
 摩鉢是者銘曰

無上正法不可思議直指心源何有文字覆取空言其世之季
 際蓋茲事本根乃離不求諸內昌極其弊象之語決誅鋒矣起
 我於我師則以默契彼方提唱以事策厲我於我徒亦以默示
 天我常默詎曰立異考諸先覺遺固如是有若日月普照人世
 有目斯視非手所指又若雷霆奮出於地厥聲四聞豈擊放致
 不辯而證不行而至破諸妄幻入佛三昧謂我不信視此舍利
 舍利輝輝擊塔者是國匪獨師有道與不墜太史著銘以詔來裔
 倘此行者善述善繼

天池泉銘 老序

蘭溪縣之極真寺有泉白天池余侍家君履省人世祖少傅公
 基過而酌之主僧德順曰此泉堯石為地祿可五尺廣及三之
 二然而布乎洋溢湛乎虛明曾不以溢而淨不以撓而垢不以
 閏月而特不挹不及而溢不以朝夕給盥漱為酒漿供洗滌飲
 牛馬而耗嗚呼不既異矣乎余曰噫固哉子之言也我觀世間
 此汽水者猶如氣之呼吸通乎毛竅歲之性來見于醜醜自有
 無量世界即有無量水泉滌其中無有去來無有盈縮無有添
 減無有淨穢淡洌池沼乃至江淮河濟大海皆復如是彼之有
 去有來有盈有縮有添有淨有穢皆非實相而此泉於河
 沙諸國中譬譬一毛竅之在法身一舞蹠之在磨訥也又何獨
 異之哉乃贊之曰

濁水者泥清者膠而水初不自清濁此水非濁亦非清畢竟誰
 能清濁之非惟清濁兩無有亦復如初不增減世情妄意為流
 水道眼視之本無二能使泉生一酌頃心地清涼熱惱除又能
 遍滿十方界世世為人種種用一切佛性亦如是當觀水相知
 我相

辯證室贊 序

或問無聞居士學語無語猶波二門云何入選辯見達麼面壁
 便入圓覺云何七處徵心居士答言真辯者無所辯無所不辯
 真徵者無所徵無所不徵譬如飯中有沙雖小兒食一入口頃
 了然知覺無飯吐沙不待揀擇是名無所辯而無所不辯又如
 背上或養木童子搔一舉手間自然順適高下輕重不待議擬
 是名無所徵而無所不徵何以故以無心故彼痴人終日陶然
 去沙而沙之不去真童子終日為人履屨而人不之快則有心

以為之累也以無思惟心證如來法雖千萬億辯可也而况於
八辯乎雖千萬億微可也而况於七微乎雖然惟無不辯故無
辯惟無不微故無微惟無辯無微故曰以無所得故而得惟無
所得故曰真辯真微居士作是語已復說贊曰

非辯而辯指鹿為馬辯其所辯淫滑分流非微而微證龜為蛇
微其所微針石相投子將矣去莫取何不升微辯之室而升微
辯之比立方其動也開口說法珠聯玉貫及其靜也跏趺瞑目
兩止雲收果執辯而執微曰有覺而無備但見一室千證之並
照而无礙木石之照頭也

天香室品

有一梵志欲東涉海澆灌補坦治迦山行次定海間有大比丘
唱道鳴鶴山中隨緣感應開導衆生成期回證無上妙覺四衆
歸依如佛出世耶往來見爾時大比丘宴坐靜室其室中間妙
香芬郁非蘭非麝非龍腦非麝香亦非梅檀梵志聞未嘗有數
言無量作禮而白大比丘我聞佛世尊以慈悲願力說法利生
方便開導普濟群品天龍護衛則降異香從以兩華自時破後
嗣教尊宿道行高深隨其住止亦復現瑞今此室中妙香發聞
非焚非爇有鼻感薰一剎那頃根塵清淨此大殊勝不知何以
顯為我等顯然宣示大比丘告梵志我此山中有大樹其名曰
桂根柯所結菓甚所蘊流出妙香在山滿山在各滿谷在林滿
林在空滿室真非實際無足異者梵志聞是語已心生疑感私
自念言我見六合大地何所無桂何桂無花若此妙香一切桂
同具足者云何彼桂與此桂有差若此桂妙香而無具
足者云何此桂根柯地菓與彼桂有無差若根柯地菓無差

蘇平仲文集 卷十一

等而妙香有等差此何以故爾時大比丘復告梵志當知切衆
桂本來根若雖有高下本來妙香非有淺深亦非有高下彼之
衆桂與九草木齊植並榮如薰如日雜日衆由是不能與此
桂妙香等譬如百千水皆受泥沙於中一水不受泥沙故有清
濁又如百千鏡皆染塵垢於中一鏡不染塵垢故有明暗不可
妄生意見說水說鏡本有清濁明暗我此桂與彼桂者即水鏡
相亦不可說有高低深淺何以故一水十百水乃至千萬億水
元無清濁故一鏡十百鏡乃至千萬億鏡元無明暗故此大桂
與世間種種桂同一芬郁故以是思惟世間一切人與一切桂
等無有異質性比妙香亦何差別若佛世尊若菩薩若羅漢若
比丘若比丘尼若優婆塞若優婆夷若諸凡夫齊具髮毛心齒

皮肉筋骨耳鼻口眼手足身意於圓妙覺性中實無佛菩薩及
諸凡夫我佛世尊常住大圓覺妙性一徹究竟如妙蓮花如淨珠
瑠如寶月輪無有汙染無有留礙無有住止無有去來無有成
壞無有起滅而諸凡夫執著薩迦邪見迷而不悟顛倒沒溺如
暗室坐如墨夜行若學生死展轉無邊乃知佛世尊猶如此大
桂者諸凡夫猶如彼百千桂者有能因是開悟堅持禁戒解脫
幻妄則不生四緣不生四緣則不纏諸根不纏諸根則不牽諸
塵不牽諸塵則不牽諸識不牽諸識則不造作諸業不造
作諸業則不輪轉諸趣不輪轉諸趣則覺性不昧與佛無異非
悟故無異本無異故即說偈曰

圓覺菩提性本來無差別佛不異凡夫凡夫不異佛凡夫墮邪
見迷而不知悟迷悟及乎中間乃與佛相懸懸長林中桂花有黃
白紅妙香流芬郁三者皆如是若使將一枝於惡木中植與之

即狂醒不復與桂同臭味雖云嫩矣桂無加煖乃異雜家故其
香本不滅及移植桂林分郁遠如舊一切諸佛子因香而生悟
因悟而成覺永斷貪嗔痴以及憎與愛事理障皆除覺性終不
味名為入吾室

金華縣水心清淨庵記

瀟瀟清淨者諸佛之心無說無名永斷諸有者生死所由盡也
天下生民出入生死不離諸趣是豈天命之乎父主之君食之
心傾之也何者法界性中無聖無凡無人無物群生與佛同入
涅槃無生無死而利溥之內生死熾然天下大患在有身也身
非我有而視身為我則外有可欲內有所宜好惡取舍皆從所
忘則毀人利己而利害生生死循環三途異趣汚愈甚則愈愈
大三界惟心此之謂也古之行深般若者無作無為一塵不受
耳目心志若存若亡不見不聞能所皆發如淨琉璃內透寶月
如秀陀利雨不能濡一真獨立無古無今清淨域中不容他物
則出世間矣生死之海竟安在哉常樂我淨復吾初而已也淨
池在金華郡城北郡人作室水上願望佛閣前後相輝法師王
公景慶九年而殿于大師節衣縮食指期與後金華檀越出金
帛為倡首而他縣繼之遂以乙卯夏四年復朝堂明年春作佛
閣曰水心清淨禪庵徹余辭說以記其役予謂生民有欲耳目
力獲莫非汚垢色陰一滅則四陰喪亡水麻細大悉歸于海物無
汚垢皆歸于空昔者諸帝嘗謂阿闍世王曰空可先乎否也王
曰不可呼天下之污至濯而止天下之淨至空而止善提即空頭
相空之至淨之極也淨至于極則入有而不見一物入空而不
滯於空清淨其盡空有存亡如來藏中不留朕跡詳記安在哉

蒼雪軒記

出平陽縣南門五里山曰夾嶼夾嶼之陽寺曰淨明淨明西巖
主僧映師玉峯居之嘗面青華構軒三楹軒前鑿池池上植竹
碧幹離立翠華敷綫陰布卷力達于几席悅可人意乃以蒼雪
痛其軒楹其茂無瑕善詩與琴從諸學士為方外交無聞者三
日隨眾造其軒中而問映師道存空寂心與世冥此佛之教今
師何緣留物如是况彼雪者綫綫而下摧摧而集山川原野城
郭道路田疇藪澤邑屋風落沙石草木無所不被拂焉而盪
焉而穢黷焉而濁無不轉而皎皎潔潔天下無物可以比雪天
下惟白可以稱雪今師指竹而謂之雪而又必君易雪之白若
訖此竹其色紺碧上下洞徹如爭琉璃織毫毫主了不可侵清
風不動爽氣自集一剎那頃使人毛髮以至心膽洒然清涼熱
惱銷隕與雲無異綠名末寶亦已遠背映師蒼言以非雪相視
雪之相以非雪色視雪之色於竹之與雪則有差別視非雪相
以非非雪相視非雪色以非非雪色於竹之於雪何有差別此
何以故世間一切物同一幻故世間一切色同一假故無物非
幻無色非假則彼此軒取竹喻雪何云虛指豈惟竹雪安名立
號為幻為假自吾法身又吾法性悉幻悉假以是思惟則竹非
雪而雪亦非雪則蒼非白而白亦非白雖有竹雪實無竹雪非
幻而幻非假而假我且忘我况於軒居士曰善哉善哉乃說
偈曰

何必諸品類種種非實相擬情自執若諸品立名色逐妄以亂
真彼此強分別而謂竹非雪又云蒼異白不知竹雪者非二亦
非一非一亦非二蒼白亦復然此以何因緣本皆幻假故映師

善幻巧軒以善雪名顯別以歸於普度有情衆若能悟斯指掌
爲法所縛竹雪既兩忘若白亦雙泯於一彈指間永斷無明或
常住空寂境無生亦無滅不作如是觀即落第二義

無涯偈

王府恭軍胡公仲淵鄉史中丞章公三益有方外交曰無涯若
師若武義之聖智院動來佛道精精苦行無聞居士因其號爲
說偈曰

我聞江河及淮濟一津溘皆可見惟有滄溟與渤海學見了
不辯涯淡四海濛然浩無涯而初寄此虛空中大哉虛空不可
說其東無東西無西而南與北亦復然於中四海一勻如乃知
世間無涯相舉竟無若虛空者先佛所說無量法正與虛空等
無二遍滿大千三千界不分中邊及內外問即此復何以故圓
明妙性本空寂更無可以涯淡者終涉有涯即外道一切佛子
爾當知此是真實第一義若能思惟悟空旨即證毗盧淨藏海

送玉上人遊方詩序

上人無瑕玉師受業平陽之淨明寺寺拘於唐以吳越時有大
比丘曰道隆辟師居之遂爲空刹嗣是代有名德至上人十七
傳矣上人聰明而不凝滯能以學道餘力攻詩鳴琴以故邑之
考多與之遊一日語其徒曰觀水者必之河海觀山者必之嵩岳
越之天童育王吳之南屏靈隱雙徑京師之天界乃古佛顯化
之地有應真示現之迹且學徒雲集法會甚盛焉警則水之河
海也山之嵩岳也吾可以不遊乎行有曰與之遊者感賦詩候
之會余遊南雁海上人持示求爲之序噫玉非上人之名乎無
瑕非上人之號乎夫無瑕之玉質之美者也質美矣必成器人

斯賢焉然非玉工雕琢之器何由成哉是故天下之美玉必得
天下之良工然後爲天下之至寶夫人亦然有美質而德不成
君子弗貴也有美質而不能自得師德無自而成也故師之於
人也猶良工之於玉也而人師其易得哉爲佛氏之學者固貴
乎一法不立而日用泯然六入皆空而真機獨露獨人靈源親
見本林發輝性地妙明真照徹一切苟不得天下大宗匠深
批痛剗則知解未成本智不彰證其以者而以爲本真難乎免
矣遇夫差別因緣臨乎空乘境界微細情習宛然呈露譬如病
不除根感毒遠發蓋本未除了無休期尚何成道之望哉夫然
故自昔具大慧充大量者未有不速訪師資勤求印可者也上
不即安於山林顧皇皇然跋涉江湖其豈不以間見未厚踐在
或破也數今道探上乘手提正印足以師表當世者層詎知燕
其入人行哉不得之越得之吳不得之吳得之京師不得之
名山得之林下究竟大事穿透虛空當於此行彼之矣彼見上
人而曰歸來有餘師歸來有餘師此爲大以欺人者也慎勿此
面焉

澹遊集題辭

金靈隱住山見心禪師復公神資穎秀善果夙成既得緣茲言
詮亦深造於親境旁參曲證返馮交於諸方直指單提妙覺蓋
於無上惟了心之爲務遠或影而俱融妙樹葉以爲衣採木實
以爲食帝寂常寂無亦無爲融通郡有之機攝入一乘之妙疑
然莫至寂爾山阿若將終身以險斯道雄文雅製霞爛虹舒騰
望瀛聲衆馳水涌警偈埋于地而斗檠之光自著霜降於天
而豈山之鐘自鳴足以逃名而名愈應離世而世固執手提正

印至鎮名山扶植教基俯從與望則其勢有不得已者焉補種
 所建猶素如歸破異說於顯門塔諸佛之妙哉拘緣柳物應感
 隨幾頓畔若若水之春融障碍者如目之翳去因聞入見罔不
 歡欣大器細根成護濟利雖林琅野鶴亦皆同遊覺海之中獨
 卓若花一是蒙將慧目之下信乎法門之領袖龍象之標幟者
 也而况貴德尊賢儼仁慕義不翅飲食之人欲庶幾吐握之小
 心方外之良便蓋即如致天下之士殺利恐不先在野取象於
 義經如水遵義於戴記略域不立勢利俱亡斯亦可謂難已方
 在定水之時適丁戎衣之日或故交而契期或新知而過從或音
 尚之柱來或文義之扣擊鞍馬道途之使萍蓬江海之遊賢
 風月之鄉周旋泉石之境分幣而語策杖而陪無虛日也由是
 內而清朝法從外而方伯連率指紳健旅之名勝若允巾城之

翽楚為獲不期而集于門文墨無定而至其室愛其堂稱名
 澹遊無取菟章錄諸文梓彰盛集於東林之社表交情於六一
 之泉符在楚乎九歌記錄至于賦詠休格詞氣雖別狀情無
 不殊垂紳正笏雍容廊廟此其典則也秋水澄空星月交映此
 其光輝也清商朱絲一唱三歎此其幽深也玉璫黃流土型大
 兼比其中浩也一展卷間非惟獲公取友之端交際之廣可以
 見而並遊之麗後微言蘊藻清標景尚抑亦可徵矣載會在前
 事實交仁誠信以予非意氣之可撼驕肅悉屏准道適之是案
 故淡而不厭久而能敬自伐木之音既息而市道之風漫熾矣
 附寒寒朝親夕暉可反接則執鞭而不辭看贖師雖投石其達
 恤慨我瘠歎匪獨斯今卓爾復公墨名儒行卓看千里雁尚
 有若佛印之於東坡祖元之於山谷行之以為常履息或為一

帖危當如贊公之子次律墨悔之於子詒安之而無憾欲知其
 道高者斯編允宜傳流以為風厲因淳風於太古障薄俗於頽
 波彼抽 青白雖刻魚魚競桃李之芳華之叔粟之功用焉可
 同日語哉予也懷惟嚴於相國慕文適于沃洲欲附神交式假
 子墨輕據松素散在簡端珠玉盈編沙塵在列君子幸勿以為
 誦大方尚從而正

諸議

南陽先生書公議議

諸聖賢之書由聖賢之道與譽得美窮達夷險無繫於其心而
 從容於出處去就可謂特立之士也已位雖不滿於材志雖不
 究於物視夫談王論霸以為希世賣身之助同俗媚眾而求持
 棟保位之譏果孰得失哉自道德習陋士之所務者空言而實
 德病焉君子思所以矯其失也固矣今發於文而經術以明備
 於行而名節以立使人灼知道無二致不可破而二之此固足
 以扶世而覺民信今而傳後又烏在奮身赴時會以就功名也
 哉有如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高公資聖浮麗鑑見卓絕
 生長臨川之鄉無傳考率之緒窮探搜討真知實跡其為說難
 詳而不至於支離其所守雖約而不失於簡易既深於道尤遠
 於文剖析之精微授給之該博論議之正大造詣之淵奧符諸
 古人蓋無愧焉近若卿邦之良遠若四方之君不獨尊尚其學
 術抑且信服其行誼聞出其緒餘以應有司之求遂冠朝開策
 名昕陸中朝老成存者無幾方將付以斯文之柄權居館閣之
 中而力求補外以便枕養未幾丁內艱而喪亂反之矣後平金
 漢倅臨江為僚於江東憲府福建行首雖進易退皆不終任家

燬于兵橋于南閩衣食至或不給杜門著述自如苟非其義則
之不取也其充職州司謂不可多殺微功而戕賊國本力與大
將抗雖得罪弗顧也其預東文衡謂不宜好尚榮華以動壞士
習優與主司辯必討從斯已也江東寄治于建寧則以為無事
可治素餐甚焉而投牒自劾國省政出於藩舊則以為非我
扶幾贊畫不行焉而浮海北上既至燕却見其君臣宣淫而安
危利當上下賈貨而賣官善惡叢戎術者紛報復而不恤國家
之難尸國柄者樹朋黨而不納諫諍之言則移書故舊之在高
位者指功當世無所諱忌異悟主聽少有更張言不見采至再
官不拜慨然慟哭竟憂憤以卒據此志也使大受焉引君當道
見危授命詎不優為之哉門人學于愈曰仁恩義色由中達外
非文而何經德不回至死不變非貞而何於是合二字私諡曰
文貞先生云

遼初先生鄭君蓋議

家庭之間可以考德出處之際可以驗學蓋親親以至愛物人
之行也故富貴而惡貧賤人之情也夫惟德之備然後仁義之
心全仁義之心全然後能行孝弟而利濟民物夫惟學之至
然後內外之分明內外之分明然後能恬退而安貧賤不月進
以苟富貴有若浦江義門鄭氏逃居浙河之東而名聞四海之
內一門孝友十世同居德義之坊薰陶禮法之所防範群從得
諸親戚固於不冒亦彬彬乎多賢矣尚論其迪德而善學者猶
推遂初先生仲誼固自有由然哉先生事親至孝母病踰年日
夜抱持之至疽發而不自輟母食瓜而終遂於身不食瓜後居
父喪哀毀骨立積憂成疾兩耳以曠每遇恩日輒慟哭行禮若

初喪之時其於族鄰也通其有無憐其孤女其於朋友也拯其
疾厄周其匱乏其於鄉鄰也濟其寒飢恤其委難雖古之視民
之飢溺猶已飢溺者殆不遇爾則其德有諸已孰得而掩之哉
先生活其六經群夫之說研究性命道德之蘊考求聖賢行藏
之故炳知內外輕重之辨自放山林無求於世作為文章有志
明道在前代則特使節者交章薦舉者學於官而不赴入國
朝則未賢之使臨門勸駕而不起譬如冥鴻翔乎寥廓心人雖
慕之而不得羅致之則其為學之効又焉可輕也易曰幽人貞
吉詩曰張仲孝父先生奕槐焉合二爻而移諡曰貞孝先生漢
諸故事食以為宜其於俄世範俗亦宜理哉謹諡

祭文哀辭

為胡世美左丞祭常忠武王文

於皇景命 聖神受之韋生良臣左之右之附翼攀鱗良臣如
兩智謀忠勇孰與王伍曲逆之奇淮陰之雄燁姚之雅汾陽之
恭授厥所長萃于王躬王之始奮目被淮浦命佐商周德付伊
呂凡有猷為天心允符明良契合如水與魚乃分齊斧乃與戎
綱乃探甲冑鷹揚以先飛渡長江直平浙東討蠶之捷功為特
示海陽既下江右率從進奔逐北至于衡湘逮俘僞王遂取荆
襄旋奔西指蘇湖秀抗禽坡借竊安此百粵奏凱來歸尋置
仗威聲嗥嗥如霆如雷聞之者震當之者摧自彼齊魯以及河
汴城無堅壁一鼓而莫乘破竹勢直掃燕都師之所趨如渴空
虛幽異之疆澤潏之境閔隴之阻沙漠之莫能折一麾執不稽
額善於權括易如反掌混一之讓本于 九重玉音有此載定
之功王功茂矣王澤深矣烈烈為轟轟今矣謂宜受社黃髮

兒出將入相相 明天子方倚長城遽停相杆天乎不吊悲
動當音我先公委身戎行竭其智力經營四方肝膽相照
莫如我王王視德濟有如猶子德濟識王愛自董推恩之慈之
感喻一紀先公既歿我憑我恃提身報國庶無罪悔我之所望
惟王而已如何今日王又云亡嗟我小子能不痛傷身歷苦
竟号飛揚癩不執佛墜不臨沈絨辭千里有淚如血一幽一明
哀哉訣絕

為廖平章祭忠武王文

永忠昔與伯氏有報一旅知天命之有在爰委身於 真主奔
走擊每自彼淮土方艱難險阻之備皆自意得見王於和場
之請立談之間分投氣合有如肺腑余亦不自知其何以同事
戎行至于今益十六寒暑惟王文武全材有力如虎雖猛將之
益庭孰英風之敢擬况於余孱弱而敢與王齒每受命從征輒
忘其體法而相與角者實思附乎驥尾至於於於六師西掃
九宇上以報答 聖明下以安遐邇則王之所自許全南
征北伐日湖地千里混一之功佐運之勳幾今而耀古真可謂不
負平生之語矣何堂堂山立之軀遽奄忽其蟬蛸於下民之無
祿抑備短之有數然王之表表者固雖死 復生而聲名與國同
休於千萬世也余之歎歎而涕泗交墜則念情好於昔昔感幽
明之異路而已耳於乎哀哉

祭許祭酒文

於戲人生一世盛衰戚休雖云異境自達人而觀之均夢幻與
泡影夫得吾志也既非吾樂則失吾志也又宜吾病蓋不以窮
達而損益者惟君子所性至於人力莫能致者雖聖賢於歸之

有命我懷先生識高才堪傳聞強記流輩無競勿承家學力追
先正蓋為德行發為文章莫不珠輝而玉瑩聆其議論辨其氣
傲執不毀規而傾聽昔先生之未出也識者見及門之士約者
以開際者以靜散者以敏惰者以敏固知其規模可以任國
之政際 聖明之龍興言猶然於常聘立談之間幾為
應謂相見之何晚不煩以官師之取遂按斯文之柄侍經筵而
領春坊奉安閑而陪顧問對揚惟精白之心培沃皆典謨之訓
恩禮度越乎尋常多聲洋溢乎遠近九其義以為質道以自殉
知無不三言無不罄不朋而比不詭以狗嗟易所謂譽譽焉
疾者覆以為梓梓吹毛求其疵駁中傷成於俄頃位甫正於辟
雍車忽道夫吏嶺尚賴鴻澤之滂沛過歸安於鄉井冊淡幽
可游可詠若將終焉浩乎無悶然無賢不自咸謂方今之時右

文之運弓旌四出招延後有知先生之老成宜膺求舊之春
而冠群公以進德會中之大為致君民於堯舜以增光於前人
而垂裕於後胤奈何松柏之堅貞竟同蒲柳以摧頽將善類之
珍齊抑吾道之莫償於哉天人之際消長之理蓋先生之所風
講亦先生之所自信齊幽明於一塗焉尚否泰乎矣訊而况先
生之耿耿者當不墮異物而斯蓋則其有生亦既冥乎衆人之
為人也向未寒而名已泯苟能如此良有餘矣而亦可以無恨
吾常所不能釋然而相與臨穴而悲哽者夫豈徒懷契分於平
生感死生其猶醉醒誠悼夫人物之眇然鄉學之仄冷衆視餘
子聲言則蛙黷念先生不可復作雖大道之孔夷而悟其誰與
聘

祭受知府文

明明天子即位之歲多士如麟四方來萃君於其間材優德粹一見之頃使我心醉手縈交不持紹介遂獲為博國學之內朝誦暮誦如魚有隊同堂合席悅仰三載並蒙選擇我甘倍我既東歸君亦北邁相望萬里君顯我晦八載之後登期拜會君寔受命為民師帥五馬既駕雙溪是稅受靈屈邑惠然傾蓋君之為邦後感先愛仁聞洋溢膏澤禽獸惟羞惟悅悉沾悉溉巨室小家交歡同戴梓遭水旱周有怨愆謂君猶吏其升以果夫何一旦蒼黃就遠遂至不測事出意外奄其死矣天乎何罪我方執紼祭古從鬼聞之咄咄望空書恠嗚呼段君不聞膺青欲死死議古今一槩刻木之徒斯普不對君之不幸亦復何悔猶福之至雖不以類君子觀人豈論成敗君能自信余言不再念昔國學同官行筆斷長之餘惟君我在今君又沒世路愈隘我幸生有識悅誰賴人瞻素帷胡寧不感寓情一奠涕泗交墜

祭胡先生文

嗚呼仲申良金玉燕足以方公學術之精純商鼎周發無足以擬公述作之古雅惟濼發以自持曾受譽之不假故不合者甚多而合者恒寡方年歲之壯盛侶康鹿而在莖遠景迫於無逾乃 聖主之遭逢承特招之 明詔適 清光於 九重 休右文之至意振數譯於一邦又元史之纂脩遂大筆之獨當 參公論以褒貶源上契於 宸衷然而寶履而不售材齒而不試代言願問 上雖注意於柄用引年乞歸公則必行其素志得不以置譽之隆吾所謂富而不在于乎祿之豐道德之充吾所謂貴而不在于位之崇不然既前所乞耕袖而還長山之下竹林之間既盈以慰貧田以紓非燕牧以為伍則獲麟之同辭亦獨

何樂而志氣欣欣嗚呼仲申竟請百齡以重鄉郡何斯文之要祐嬰微疾而遽病背者相逼塞華書詩英俊在列咲談塵輝今者之來室是人非惟交聖綢庭暗暮暮嗟距公之云沒曾居諸之幾時慨夫事之殊異忽乎已至於斯更一二歲徵文獻於門楹者何從仰其肯微收牛羊於丘壘者誰復為之阿為又況一紀必世乎此吾黨所以重反袂而歎歎也雖然生必有死盛必有衰猶且有夜理固若茲惟古聖賢其身雖沒而其名未垂者亦惟托德業與文辭公之所蘊固不見於設施公之所作則與古人而並馳其味也為其聲也希大篇短章細書篆刻者有大家傳而人誦之然則公固自有沒而不埋者存矣吾黨嗚呼又奚以為聊緝此言以侑 卮蓋不獨慰公於九京亦將塞後死者無窮之悲嗚呼仲申以為是乎以為非乎

夏尚之太史哀辭有序

我師克燕拔其知名士赴南京既而其類輩獲官 王朝太史夏君獨以老病乞歸且歸會遣使分道搜訪元史乃強君如江廣君辭不得命乃行行至番禺以疾卒二年冬十月十二日則字之歲月也君名以志字尚之世家袁州宋孝成恭后父族也曾祖自得卿貢進士受業番禺易陳克齋先生先生師徽國朱公其所緝問答語錄世傳為自君以上廿世其學君蓋有廖子鄉年四十餘始用襲封衍聖公克堅薦授孔顏孟三氏子孫儒學正危公素之治田雄霸辟君以為副轉惠州教授授涿州照磨丙申秋燕都開設流寓科君入就試中其科程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調國子助教遷太史院都事方君田雄霸時伯衡北游得一見君道上不聞問垂一紀比相見南京情誼之篤乃若久要

者同嘗語伯衡曰吾自分老死于燕不復上先人在墓去寒時
少子正年南十二符更夜亂家燬母又死無誰為教恒恐其失
學慎先緒今名在存藉不能即死誠可愧然 聖恩寬大旦

夕且得聯守塗城教子讀書以終吾餘年可謂不幸之幸哉抑
吾平生好為詩多至千百篇兵後片楮無復存今雖老矣歸訪
故老於山椒水澁追惟昔江山人物勝焉若夫悲思感慨托
聲詩以寄吾志亦安能已乎行當錄以遺子子為我序之則我

盛年之作雖不得齒新那滑朝之什而吾衰莫之詞政者得與
麥秀黍離並傳焉嗟乎言猶在耳而君竟死矣此其有足使人
傷悼也夫此其有足使人傷悼也夫乃為楚歌以哀之詞曰

嗚呼夫子之好簡兮胡適時之秣艱調風怒其烈烈兮白日薄
乎西山服南冠之義我兮旅膚敏以南隱包羞而競進兮既非
余心之所安欲退而自放兮又繫維而莫余捐奉赤赤之明命

兮備使介於炎方凌大江之浩淼兮道忽經夫故鄉萍之川兮
湯湯袁之山兮蒼蒼山川宛其如昨兮何世故之不常問遺民
於舊墟兮慨星辰與木霜思少留而弗獲兮遂悠悠以南行歷

大吏之欵款兮濟龐水之冰研霍與奔其蒼會兮也域亢而脈
腥神倘恍以內傷兮氣歇絕以外嬰會日月之幾何兮竟寔經
而宛形空風志之莫申兮即長夜之冥冥孔曰之為蓋兮挂為
輔仍子湯兮雖浮為域慌惴兮阻以脩不死之藥兮矧可求老
胡為兮海之既闊羣羣兮為羣為羣薄薄兮有蛇兩頭海
之取兮不可以久留竟歸來兮無離郵歸以髮兮卧龍洲洲之
上方鬱松嶽鬼不來歸兮使我心憂

貞惠先生方公哀辭有叙

貞惠先生方公之知濟寧也庶富教可謂兼舉之矣在郡五年
不惟民愛之而天亦助之先生以壬子夏拜命於時郡入我
戰方且四年二州二十縣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先生下車揭書

諭民有寬抑自直於庭甚香吏不得誰何日延耆宿周詢幽隱
先是 詔民墾荒田者滿三歲乃征吏敬功未滿歲無征之民
疑以情田不加墾先生如 詔旨約民且籍其丁產類為上中
下三等墾後三之過科徵則視籍為高 追呼不遺早隸遣

符為信符印而枋為二左以追呼石戴先生所程之緩急一決
於已吏之舞手謀利者無所售而民之於生產作業始得併其
力比三年戶倍於舊有奇視以石計者增多十有三倍而屬民
之庶可見矣封內家給而人足羈犬羊牛之聲相聞桑麻榆棗

之陰相接社稷山川諸祀壇壝莫不脩崇器服莫不嚴飭垣之
外莫不周樹名木新作水壘城南門麻堂室易軍廩為宏敞覽
魯橋叢林二牌又構石牌四上教民陶瓦管屋百餘間峙巖

隙則伐木為炭充土厥水民之富可見矣役泅屠脩脩孔子廟堂
鑿泮池闢射圃造弓矢樹正鵠聘前進士為師選補弟子負日
一再視學親為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仕立學學凡數百區生徒

二千人公事稍閒即召吏屬訓以詩書法律其於教之也豈曰
具文云乎夏秋二稅前期移文與民約小大家咸以後期為耻
爭先稅負不待督責而登通逃之民極有而來吏郵者相屬及

先生以誣構就逮老維就泣痕道隨行數百里不能去者將以
千數後聞先生且死皆相向慟哭非有以得乎民其能然乎壬
子夏旱先生袒跣登禱群祠涇涇待命問下誓不得雨不遂既
而大雨如建瓴五穀皆熟後是連三歲三禱皆應如初癸丑

秋蝗先生有想顧天是夜聞空中聲聲竟乃飛蝗蔽天而過郡
獨不災求暴侯朱公亮祖統舟師有餘艘征熊過郡河水涸舟
膠其能進曾先生大發民浚河否則論如軍法日已曠先生仰
天默禱夜漏下二鼓天雨明發水溢兩涯舟去而民無擾非有
以契天心其能然乎先生頌狀支體猶夫人也視聽言動猶夫
人也何獨為郡而治効乃爾於乎我知之矣年甫弱冠研究群
經及濼洛關國遺書尋鄉先達授受源委九道德性命之懿精
思力索而允貽之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制度名物之屬亦
辯析歸於至當嗚然以為不合天人以為為學學非其學也而於
易尤注意一卦一文必欲驗之事實其學術有如此者生平奉
養甚約不鄉執爵大布之衣寒暑不易日惟一肉不治官事輒
舍取軍食時斛米可易白金三兩或以開先生先生若不聞每
行縣以糗糲自隨杯湯不取諸人充州守奉二木瓜因童以進
皆童而反之饒陽令緣鄉曲雅故以樽酒肴力謝去之童之
所為夜則白於天其廉謹有如此者公積堆几群辯方謙先生
徐折衷以片言當於理而比於律畫一發遣庭無滯事大將軍
徐魏公副將軍李曹公提兵十萬越北平駁郡殆將踰時要官
勢更爭索餉糧朝夕傍午先生從容酬給人人意滿而去其明
敏有如此者性不近名務以德化府庭之閭屏去城垣極艱草
鞞亦不妄用民投牒者隨量大小裁決或笞辱或戒諭不留案
牘而尤慎於庶獄日省月錄獄無淹囚或有未報下者時食之
以糜粥西江西兩省水陸數千里運糧百萬濟寧先生無其民
下趨郡民且憫其遺遠言于 朝賜其靈耗其側但有如此者

郡民以牛車轉戎衣于燕巖暮雨雪牛相藉物故欲斲舟以載
時有令役民舟者誅僚佐畏令持不可先生曰民苟便縱放
吾不辭也立載以舟郡倉絕糧省繳民轉粟青州走七百里民
以為病會淮安漕運濟南者道境上先生欲俾淮安輸郡倉而
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不得命即具白戶部奏 可郡將致
貴勢當五六月調民數萬築城民棄其擔車洒淚而即工先生
議密以 聞同列俱獲罪推貴相視不署名先生獨署之事
聞即日 詔罷其勇敢有如此者學術以本之寡欲以持之廉
慎以濟之明敏以行之惻怛以動之勇敢以成之治天下無難
也况為郡乎 皇上器重先生注意圖任之而晴先生者
邊中傷之御史又從而羅織之先生規榮辱得喪一致遂不與
辯而就逮謫役江浦年陸五十有一死尋及之此其道之所以
不大行而其澤之所以不遠被也悲夫豈天不欲天下後世目
真儒之効欤雖然道德自任之死不回不亦貞乎善俗之政治
於千里不亦惠乎台二字為先生謚以昭公論不亦宜乎爾林
宋公濂既銘其墓余乃哀之以辭辭曰
時之真儒 國之循吏類有此夫也 權自布事與頌大節與魯
四祖也危特顛扶本仁輔善爾悅遠歸也庶富教俱頤有及蹟
可以大書也天人交孚小試之効亦既敏如此俾乘事樞四面
為姓庶幾驪虞馳去胡中途使道誣峨又剪屠之牛澤不大濡
斯世斯民亦獨何幸也 已乎已手吾道之非一至于斯也夫乎
天乎可必也歎呼之矣為之嗚呼吾徒泣下沾裾宜曰此夫之
歎歎宜曰此夫之歎歎也

蘇平仲文集卷之十二

碑誌

晉書魏詒於正重刊

故元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包公墓誌銘

故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上黨郡侯包公諱
 經字東伯括之麗水人考諱開宋府學教授元贈朝列大夫同
 食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上黨郡伯此郭氏贈上黨郡君
 生於宋咸平辛酉四月五日仕元大德皇慶間尋自引歸後以
 子容德官秘書封承事郎集賢院都事奉正至正戊子四月二
 十六日壽八十有八明年十二月十九日附于治平葬于陳茂
 元墓左公本孝子之七世孫國學上舍生諱儲者其生父也母
 翁氏於太常府君為中表兄弟公生八歲喪其父母時太常府
 君方都授于家住師事之見公器識異常兒自願無子遂命為
 後以故公受府孝子墓仍以田六畝給孝子歲時薦享治平北
 墓後十九年容德世三品加贈今官階勳爵公雖早孤克自振
 勵屬書吏事囚不精練又氣岸魁梧音吐鴻暢達官貴人交相
 引事由郡列曹掾歷績溪龍泉兩縣典史調慶元路行用鈔庫
 副使年且五十矣一日喟然曰仕將以行道也不然則為養云
 耳今吾俛首下僚道之不行矣而吾二親又早見棄苟并斗之
 粟奚為哉遂謝事竟歸尚羊山水間惟日以教子為務諸子皆
 有材局而華與容德慨然有志於當世出遊京師受知時宰憲
 之於朝膺受官使日近清光恩寵之隆一時鮮儼詔編其家租
 稅力役之征無有所與蓋異數也公故嘗書願謂家人曰朝廷
 遇我以優典為其能賢而已我獨不能彰上之賜乎於是推其
 有餘賬踴故鄉鄰距其居三里有山溪焉架石為梁曰保安橋

啣于瀑水漲者以為病公為復之里有觀音院相傳孝子所置
 建康父推圮繕而新之創田四十畝入治平寺以贖其徒而崇
 道觀亦昇之田半於治平其於為善甚於嘗救蓋以此終其身
 前配金氏累贈上黨郡夫人陸氏子四人陸應居行誼有公
 之風森慶元路儒學教授至平官都察院大使容德累官朝議
 大夫食太常禮儀院事金出也女二人適項順康康出也孫男二
 人嗣祖慶州府建始縣知縣階承事守文太常禮儀院錄事孫
 女六人婿白山陰知縣張宣曰善變曰兵部尚書世列門曰萊
 州府同知祝孝方之子金生曰某曰某曾孫男若干人曾孫女
 若干人公以羈孤三尺之童見器於太常府君而為之子不待
 程督早夜力於學問以材表見眷有祿位雖高尚其志早就閑
 放措諸事筆不自其具然義方之訓行於家庭諸子樹樹其
 家兒二仲統奕出為世用致位通顯也恩昭被疏爵侯伯不惟
 公食其報而太常府君亦蒙寵光其於命後之志後何有哉而
 兄孫曾眾多克守先業之有若嗣祖者際今之聖時出宰百里
 善於撫綏至於表俗亦愛敬焉則公之幼躬壽後可見矣嗣祖
 懼夫善德日遠日既以伯謝賢道為史氏來銘其墓叙而頌詩
 之宜獨以表公於不朽且俾來裔知陳氏之為也氏而也氏之
 胤絕而後續皆自公始詩曰
 猗猗賈公譽風而孤來後于陳以姪從始風興夜寐不戒而終
 傳通詩書明習法律爰被推擇歷試大邦邦伯袖手仰其贊
 乃典縣煥乃司苑庫依回歲月莫後其素唱然與歎拂袖而歸
 當其所蘊嗣人之遺說說嗣人克承公志發亦常布通籍朝者
 帝謂子令由父之賢天書下賁賦役是賜既錫賦役優封申錫

爵則稱三三三兵秩亦既有子而又有孫仕于熙朝以政事聞人亦有言河間九里雒公之澤沛乎未已大史勒銘以煇墓門尚其來者思深之源

金華衛指揮副使王公墓碑

明威將軍金華衛指揮副使王公既沒之六年其夫人遣其故吏某仁致言于伯壽曰惟吾夫以忠事上以恭承兄以材勇自見舊身行伍列職環衛雖天不假年而勞烈則多矣聖天子是用調恤遺孤錫之土田恩眷之隆班於勳舊使無文守鏡之神道矣以淳勤訓詞先生太史也敢屬筆焉伯壽辭不足以知公則又遣仁持去歲於僧家奴奉事叔再拜固以請乃為序曰公諱瑛字晉寶登為廬州深縣人元至正中盜起汝穎公與兄故右副元帥王俱以良家子從軍右副用捕虜功補義兵千戶公常從之不去上起兵於濠右副灼知唐毅有在與公車所部來駟上嘉其誠俱留衛帳下右副由千夫長陞高夫長由萬夫長陞元帥其勇謀象山縣黃城蕩湖口剽劫祖寨東蘇和兩州奪來石梁太平破溧陽溧水克宣城臺城獲南徐將毗陵擊常熟擒張士德心嚴陸下金華技諸軍戰臨甯府狀蕭山嶺三衢撥廣信等李明道雖曰善陳善戰以濟厥勳亦惟存若公者恒在左右以資羽翼相為商角也公白首長身揮戈躍馬先士卒以赴敵矢石交下意氣弥振堅城勅將身至力取一軍皆下之右副自廣信徵入朝公提其師從平章都公復臨川援南昌有錫地之賜右副還金華謝再興犯義烏東陽公力戰却之殺千夫長則甲辰六月也七月右副卒廷議以公父在兵間聲望素著宜命旣其殺加鎮兵官明年二月張士誠蓋

銳侵我新城從平章李公出戰獨當一面引仇權善擊于其擊衝其中聖生擒偽官陳德等三十四人斬首七十八級遂奪其氣大數乘之賊大敗橫屍蔽野委棄資仗舉之數日不盡受上賞因與元帥何世明攻沿山建于紫溪遂從魯軍胡公進汝浦城陣于古秋橋于西陽嶺于景江橋于南華寺自閏十月五日至二十二日大小之戰數十奪名馬十五破砦二斬首二千餘級虜將殺五十餘人降卒八百餘人凡奪銀碗十有四枚果百有八十石頌之麾下又明年從李公取桐廬富陽餘杭遂入鏡唐龍以襲衣又明年錄其前後功勞陞指揮副使仍鎮金華實指揮使徐公為之請云洪武改元之春李公移兵建寧延平故公以從就命撫安汀州遷從左丞胡公捕寇海中之蘭秀山賊之分兵略將樂朝天明漢白雲虎頭黃龍青龍等皆悉拜其教二年加明威將軍從李公北征行至通州病內熱平章都魯常公憐昇歸金華就醫藥六月七日竟歿于毗陵得年三十有五上聞而悼之命賜衣槨存恤其家是年十一月廿四日附于右副墓左縣曰常澄鄉曰姑孰原曰李家界夫人夏氏側室魏氏子一人猶家奴也公沒後四月乃生女一人尚幼自古帝王之與命世之材薦期而出以馮成大業匪直股肱重臣凡厥登陣陷陣擊旗斬將之士皆其流匹也百世之下尚論造周禮漢知有十亂三隸而已其策勳行陣之間不在封侯之列或名存而事功無徵或身沒而姓氏俱泯夫豈少哉然則王公之勤勞國家雖簡在上心如之何可無述也夫人之請可謂賢而若識矣庸弗讓而銘之銘曰 桓桓右副如鷹如虎之揚糾糾明威之翔條翔天質生之以贊我 皇我皇膺運起義激梁屢寇自獻

威後忘良被堅執執齊驪戎行左顧右盼淮壩江即執為險阻
執高得強助政為國執取狂伯騎其項中符其兜泰山珍配
斥黃土壘膏切未奏右副奄亡明威曰嗟我死後兄兄志克克
乃分所當指破士伍敢有不職敵王所讎敢有不獲既帥漢
于波南昌亦劉趙瀚于此東陽賦賊連錫予獲獲聞嗜齒齒
蘇波湯湯緣以突勝就以餘維山驅驅靈其郭載獲推陸焉古
果庭來王雨服既清 皇威用張乃卷柿旌旋指翔方奄甸漢
北昭我天明匪公自矢亦飲功望天何二堅浩允首首榮茂周
勅中道淪喪施事獲尚命短名長况也闕闕澤其有九 哀哀
商在何日而忘樹碑表所 國有典常覆其休教勸此誌章

溫州衛中左所千九馬公墓碑

洪武十六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平陽守禦武毅將軍溫州衛中
左所千九馬公卒于位享年五十有二嗣子良從治命擇地乎
陽縣為全鄉鳴山之原而墓下以三月十有七日前期奉狀請
銘於前史官蘇伯衡公於梓應銘而良又以禮請為得而辭故
空諱俊字世傑姓馬氏高郵人祖重四府君妣顧氏考元一府
君妣蔣氏公幼有大志身長不滿六尺而骨止如鴻鐘臂力絕
人善騎射歲士長張士誠起高郵器公用為萬戶使諫今平章
潘公既而從渡江入姑蘇及士誠以姑蘇納款凡其下人授官
有差公權所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鎮杭時元祥將終公無所
施其材略嘗歎曰趨不附驥不能致千里人不得所依獨能登
名成業乎丙午冬曹國李公奉 詔取杭公承奉所部數千人
出附曹國公嘉其誠立命從攻崇德拔之進取嘉興回守富陽
吳元年正月遷使官軍于十月授承嘉侯朱公平溫州台州賞

以駿馬尋分兵扼黃岩海口遂連海夾擊福州既會大軍擒之
福州乘勝克延平汀州洪武元年正月從都督林公捕海寇呂
國之蘭秀山七月復從曹國公擊破閩溪青龍等若二年正月
進階武略將軍成金華二月曹國公以征虜副將軍北伐公脫
於指揮徐公以從畧定歸州敗江文清國公軍下惠州擒擊大
彈全軍處河又下遂從攻上都八月獲大同克馬邑與孔興脫
列伯二國公軍遇合戰大捷逐之至黑河運次北平三年二月
獲從攻雲州敗敵於察罕腦兒之地以五月克上都應昌廢剌
六月取高州瑞州八月師回北平往授保昌而班師
詔下以十月遷成金華四年二月賜文綺箱各八仍下
制書世承襲成金華五年為洪武七年以平陽岸大海俾移
成馬至平陽與所長事總侯美陵李其城十年七月授武毅將

軍十四年十月處刑盜吳達三等事從平陽西郵公奉所部出
林來補趙龍潭黃黃灣遂破吳若山吳若山最號險絕中懸
崖有穴若堂四面壁立萬仞賊衆據為窟穴公至其下親蒙矢
石擊更使者城上奮擊者更之丸銀飛集以當其衝突分軍
斷東溪列彭光蟠嵩松林所向披靡征南將軍延安侯統大軍
乃至雖分任諸將以公習地利常命為導凡破二十若斬首千
餘級賊平威以功為最事聞有補解之賜斷年而疾革端坐而
逝一軍莫不西泣初外甥陳元吉知公非常人延為贅婿其後
也公從英以禮養外姑三十餘年生事克葵一如其母外家祿
後初養外姑墓則并祠外舅有管與公同仕而失勢者每有以
周之而妻其子以愛女性磊落喜延接賓友專祖之間情文錫
然配陳氏側室楊氏子男四人良玄庸陳氏出襄楊氏出玄早

亡女四人長未行而卒次適周忠餘尚切怕惟公爵列五品
位冠一軍而爵位世及將與 國家相與悠久其得於

上者侈矣非勞烈之茂何以臻此公嘗稱翰關備北涉沙漠
戰萬里之外決勝兩軍之間宜燕奇計運籌而平生未嘗以語

人運燕得而跡焉是則可惜也欽惟 聖上錄人之功雖遠不
忘瑛之千百戶之列而推直理勳者果原有之昭被殊澤嗚呼

崇階人之於公豈有望焉而天遂奪之不尤大可盡傷乎然其
所對立固自有餘裕揣以銘詩使千載之下知我朝千夫長有

若而人一代賢材何其衆多也哉銘曰
於皇 上帝祚我 大明群材誕生如雲之繁小大將臣罔匪

人傑奔走輸忠光輔鴻業桓桓馬公奮勇馳逐奮挺大叱執當
其鋒如在偽吳論其材畧日夜引頰以俟所托文武李公商罪

鍾唐公事所部迎于道傍李公曰嗟汝實余嘉余汝指嚴汝余
爪牙公益感奮死以自誓既收崇德遂取博李帖温定台朽拉

枯權斯其氣授吳越傲請旋師而南夾攻七關浪波浩浩不見
其津視若平地揚舲飛渡運會安騎于城之下七關載安執奏

而運糧彼小醜蘭秀之山李公受 詔戡定朔漠公獨乘蹇
搏或角堂堂六軍百萬其群奮不顧身莫與公論黑河以西陞

山以此何戰不捷何攻不克武功告成萬國咸寧惟思世及亦
孔之榮 皇鑒于古幸備武備訓符列成呈羅其置維公功成
于破金華里閭晏晏有餘有麻平陽岸海國之重銀孰克保障
更以公任公入其驪增城浚隄充是南顧如水有防辛酉十月
盪起于括蒼秦惠成崩亂輪被乃接符鼓乃礪戈矛乃率部曲
往奔其喉何異泰山壓彼雖絃列寒既鐘振穴斯覆上將至止

士馬不勞鏡鼓短簫獻捷于朝 天子曰都內出精衛
騎星馳挂厥勞勳 皇仁如天盡念有功凡百勳者次第榮

曰公曰侯孰不公望而不使年耆焉論度長城之險珍拜之悲
爾軍爾民一是涕淚鳴山我我畢茲電夢勳名不磨不在勳刻

故元吳江州儒學教授孔公墓誌銘
昔有元致崇按於先聖凡厥子孫列得以布衣補州縣學官以

故平陽孔氏於時有緣位成功名者相隨為矧公材德之優學
問之邃文章之工出乎羣從而出身又特用曲阜子孫列補州

郡教授執不以速大期之及起教授吳江年四十六矣又二年
竟卒于官於乎豈非命也夫公卒於至治癸亥十月二十四日

而以重紀至元丙子十月某日葬于新龍運至正乙未十一月
廿一日乃改葬管輅之源後二十有九年為洪武十六年伯術

客遊平陽其子克烈以其季克勳嘗同朝季事狀乞銘誰不得
辭乃為之記公諱文翔字周卿孔子五十四代孫後唐高祖三年

諱槍者自關里遷居平陽歷三世而至宣義郡清舉進士
伯耆無子以從兄贈承事郎佐之第三子曾舉進士承信郎淮

北提刑幹辦官貴明為子生釋褐進士迪功郎淮北路帥既洪
壽公之父也母夫人周氏公生而宋亡未成童則意為學過功

時兵燹後象無遺書諸雜史露抄營書口誦心惟至忘寢食比
冠名已起矣抗為米故都向之宿儒道者猶有存者乃以至大
間舉親出游若紫陽方公回惟陰龍公開南陽仇公遠白真戴
公表元永康明公長痛公適將其門而見聞益充造詣益深諸
公亦喜為之延譽名聞於一時首應三府者大明高公昉東平

王公侯爭引拔之未及授官丁迪公府君憂未除丁太夫人喪服除者我為縣學教諭以師道自任士論翕然歸之縣達魯花赤未有飛為下詔橋公言之分憲得釋其為上官敬信如此狄淵黃公潛贈以言為切甚至改池州路學王貴池縣學與黃氏爭魚破郡久不能決司憲乃檄公與楊主簿者按視家民以公學官易之而尚重薄公詰之曰按文界洩水爾烏得梁中流立奪使地歸諸學郡守以公先聖人後親信之而貳車與守不相結以公黨於守至詆以言公曰立於爭地不去尚得為知機乎拂袖竟歸治園亭蔭花木日求四方賢士與鄉人之老者論組豆之間憤然與世相忘郭公貫在吏部趙公孟頫在兵部雖知公相與推挽會製封街聖公思曠以為檣上置前資持授以吳江之職曾將仕郎則至治辛酉也視事伊始霖潦言稼穡學田租無從徵者凡三頃而聞立知州必欲取盈公爭不聽則請於會府竟如公言免徵由是知州衙公日夜躡尋其過誤訟案有之或備出納之際慎且兩載訖無所得江浙省臣聞公材名雖致為揚方治表以暴疾卒公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為先諸生具有成績平生篤恩義好施與宗族百餘口尊其老者以禮接其少者以惠直言正色舉宗推重之女兄歸潘氏女弟歸陳氏遣使候問相繼於途外祖周氏無後歲時祭掃其墳墓殿廟窮振匱解衣推食於親故鄉鄰懇懇如也性尤矜嚴士行或不檢絕弗與性來人咸敬憚焉家廟在城西事多綿絕聖像所御衆不稱制志謀於伯兄建康錄事貞卿改作高座工甫畢而大風雨決海潮奄至平地深水六七尺而聖像以座高無虞衣履其先見聖像氏先八年卒合契新廟祀汪氏後二十七年卒別

其南胡子五人克然長林縣學教諭陳出也克烈克然克勤建德路學教諭任
 皇朝歷待禮部清河知縣隴州知州汪出也克然與化路臺正慶陳出也孫男四人希誠希棟希在希至女八人伯衡悲公有其材有其特而無其命又愛克烈之能孝乃為銘曰
 士之窮亨係其所遇乘時捷出或致富貴文宣孫子在元之世視凡庶士恩臨教異繁公之生式逢盛際矧宏其中而覩其外才季於人譽望彼幸謂宜奮飛翱翔朝著四十八齡遽殺其起僅需一命卒不大施雖不大施文獻克繼是謂能賢公平奕悅昭明于上其歲在是銘闕其幽用詔來裔
 故梅軒履士林君尚銘
 林氏系出蒲田闕下初遷長溪再遷平陽居平陽者非一族人因其所居地望為別而居嶺門者是為嶺門林氏嶺門之族始於宋某路帥府參議遷至其子光祿大夫知諫院李翰而益顯以科目管學相繼迭起洽于宋季六世而得故元梅軒履主進士諱元彬字文卿生以大德戊戌正月三日卒以至正壬寅八月十五日癸以今洪武乙卯年二月十七日兆在親仁鄉茅竹里之原後八年嗣子世光為前江陵路儒學正孔克烈為狀請眉山蘇伯衡銘而勸諸墓上之石伯衡嘗遺扁史氏紀德銘功其職業而考辭故事文知處士為厚德長者此而不銘將誰銘乃叙而銘之處士讀書務明休養不為章句繳繞擇然後言賢然後交付慶然後許諾即許諾已百金不易也治家以法冠婚喪祭一本未予家體未嘗若流俗人感涕者之法備准守之祀性至孝其母以其父之沒也哭之過而後明處士百方醫療榻于母卧

揭榜以便奉承旦則抱坐堂上暮抱入臥內以為常頃刻不離左右自食飲以至便溺躬扶持之凡二十餘年母乃卒處士治樂執禮甚哀戚與從弟平陽州醫學錄元啓交契尤篤燕子命廢子孫為之後歲癸巳盜起犯餘郭處士率家人浮海喻言山之秦城碎焉中流大風雨與波濤鬪勢欲覆舟同舟之人無不奮黃就泣獨處士凝坐自若神色不少變徐諭衆曰詎不聞諸死生有命使命蓋今日縱懼能生乎孰若安之為愈頃焉風恬雨霽舟獲登陸人人手加額曰此公至誠所格也明年碎地新渡會蒸氣作病者相仍里中不敢往來處士每晨躬持香茶盡視之粟丁者昇至泉泊之多賴以全絕緣之寡分奉賑之明年歲凶賑之如初更設粥食飢者所活百數十人而不自以為德也冠平歸即故址築室以居自是家事盡不問日逍遙長林曲水間或復琴作秋鴻一闕備備然有塵外之趣見者驚為神仙云臨終寢疾諸子進漿却而不飲仰而嘆曰素能已疾亦能續命耶計聞閻君卷處之人咸曰善人亡已吾將何賴相視庶下配藍田程氏色右姓婦儀母道剛之有素而善於理家務後四年年六十二亦卒實丙午十二月十六日也其妻與處士同兆同日子男二人世光梯也女二人婿曰鄭天霖曰陳沂孫男二人長與宜國子生輝為校迪功郎青州府家陳縣主簿水與方曾孫男二人公積公楨女三人尚幼處士高祖諱劬朝奉加通判漳州府事曾祖諱仲堯正議大夫主管兗州安撫司公事祖諱嚴夫朝議大夫知道州事學耆尊之曰怡堂先生父諱涑翁元建寧路儒學教授母鄭氏登仕郎大誼之女而樞軒處士自號也處士以賦性耿介不能與時推移有溫而不試隱約以

終身然平生所訂立自足為精神歆慕彼富貴炳赤而柱已為膏者雖痛人將屢道其名失得果何如也與直起諸生有民社春秋其富材學甚優而事業如方至之川人益知處士善處之積於是乎在天銘曰

廢於朝廷行何諺也臨乎危難見何異也村而不仕尚吾志也施而不德行吾義也利乎其後固侈於灑金之遺也續乎其死又何必析圭之貴也俯仰無愧優游卒歲於歐不圖見斯人於斯世也

元故廣德路平準行用庫副使郭君墓誌銘

至正四年十二月丁丑廣德路平準行用庫副使郭君嘗禮奉于家葬以十三年十二月己卯後三十年為洪武十六年其子李拜且請曰先人葬已久而墓處之石猶未有則諸孤惟乎後祀乎今年六十恐亘不可諱無以下見先人謹奉 之狀以請約拜而賜之銘則先人死而李即死無憾矣伯衡感其言亟書其子也曾祖諱自中宋迪功郎祖諱宗昭不仕考諱元春未太學齋諭母陳氏而君周也生於宋咸淳己未三月四日幼聰敏

有過人之志十歲母沒又五年父瘞疾醫者不能治語君曰汝不幸且母今我又度不起汝行維持以立且自力以底于成君涕泣露搏于夫引刀割肉於腹左脇右鬻兩以食父父疾立愈而初不之知也既而婢以言聞者噴噴稱其能年踰年父乃卒君雖失怙特執然獨立而能自奮發力學史將氏器之延為贅婿由郡學生負史于樂清于永嘉于瑞安于溫台運糧于戶所歷太平台州慶元三郡 曹掾既書滿署集爰

路句容縣與史政信州路平準行用庫副使及綱府總而年將六十矣喟然嘆曰我為史三十載未嘗廢人後以賢漕二京師象賞家甚濫所事二千石率皆中朝名卿不以吏過我典句容慎只尺蓋探見謂庶能然設護刀筆薄書間諫出不能以寸非命也邪夫仕將仕以行志列職充軍志莫之行矣何以虛為哉投厓竟歸初愛樂清佳山水卜居焉後以先世墳墓在平陽留長子守樂清田廬而携幼子返平陽杜門端居享自養以重其生鬻其莊白而童顏不衰賓友相過不酣醉不聽其去賢大夫來拉平陽慕其典刑多禮于其廬間以政事咨决君評經據律明陳指導動中肯綮而慎重遠至從容一語未嘗及其私諸公愈敬重之優游事外器然以樂廣然以委乎至順蓋二十年餘年七十四而終臨終之際切無所疾音氣息奄奄夷然而逝妻潘氏先二十三年卒男曰凱經筵檢討女曰寧適烟貢進士周向德繼業氏後二十二年卒男即孚也學行卓然前朝舉拔官不就

皇明舉秀才以老不行孫男四人寅錫勉南女三人婿曰推安院經歷鄭恒曰其定史公建曰之

鄭彥東集在西湖草堂有游氏蔡樂清蔡嶼鄉東際山葉氏附君墓左三十步昔有元以吏治廉諸夏富貴之貢公卿之選胥此焉出以故彙蘇之士折而從之然得之不得有命孔子固嘗言之而不函韓子所謂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幾何人也君以有識有為持文墨論議州郡間觀其在運糧所佐千戶樂侯克敬謝署幕府立法監義使後之人可以繼處在台州見器於守趙公鳳儀任以事不辭繁劇而數平反獲獄在句容押贊其今李兄中以寬恕平易為施而將樂施而邑以治秩湖百姓請董司告

留可以知其非禱祿之疏而謂其是於清序而進亦可以其隆於年未及謝身而去其賢於汨沒而忘返者豈不相什百哉然則君之蘊雖不克竟於用而其志則可尚也已銘曰

雖材與時皆為之窮有得不得受命之為紛紛鄙夫曾不是恩嘆老嗟卑自取一醉君材孔而棄隨不宜而又有時大落載地低回薄若蘭三十期雖我不武有物司之謝不待年卷而壞之高尚其志山阻水涯樂夫天命吁嗟庶幾故知其人視此銘詩

請景昭墓誌銘

君諱文明字景昭世黃氏其十七世祖必與宋太史文節公之七世祖玘從兄弟也同自金華徙于分寧玘之後留居分寧而玘之子惠復自分寧徙荆惠之子復又自荆徙諸暨復生慶務生惠約鄉振振三子長比部員外郎宋卿次正議大夫舜卿次承事郎晉卿宋卿生宣義郎充生傳傳生宣敷郎康時康時生良材良材生鑑無子以朝奉郎知鹽官縣事間之女孫勳為子閻禮道己丑乙科進士則朝請郎知浦江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汝楫之子正議大夫鐵之孫承事之曾孫也新生瑞子為君之考妣吳氏君生于元之至大庚戌十月二十日卒于國朝之己亥五月六日以辛丑十月三日葬于孝義里銅坑之原後十有九年其子鑄舉重文請追銘其墓余先是從鑄歸其家索知其自刺江諸暨之世次思其先世崇員文墨之赫矣觀其子孫長卑而數多雖曰德厚者流光亦由引而申之代有其人故嘗為叙其事君之銘行有光前烈銘以示來裔又安得而辭君之事親也以隻身終家務內而生產作業外而應門戶服勞而不憚處事執事而行一不以貽親憂其親喜曰吾有子

矣家政一切實不問而嫖意杯杓親交過門輒留與飲飲罷
日夜君左右侍奉往往不解帶天寒冰凍夜半取魚池中羞之
以饋所以順過之者無所不用其情耳見矣其待宗族也因仁
壽莊田正其疆畔登其歲入之數籍長切而時給之又為之規
約俾後人有所遵守世父兄弟以之單諸至被榜掠禍且及其
妻子君慨然曰卿鄰有急猶當相周况兄弟乎悉出金帛住地
之輸方國珣揚完者兩軍趨越郡人雖不安居其鄉固投堵無
他虞而君遷率其族載其帑避之他所無何官軍押至聚鄉平
焚蕩狼藉惟君舉宗以先去免禍其撫鄉鄰也每歲發糧倉粟
散以春夏之交歛以秋冬之交不問豐凶不計多寡皆不取息
有不能償者來歲貸之如故里小家以貧故產子多不舉君遇
其產時例餽以米人若千名號母米由是里中產子得不不至不
舉長吏延義士大脩其學宮闔郡惟君一人赴之長吏好諸君
曰此役吾熟計費殊浩穰若擬身任之後得無悔乎君對曰世
人傳賞崇飾佛老之居且猶不悔况先聖人之居乎縱極實以
崇飾小人又何悔焉於是具竹木炭石錫鬲芻糲之類召梓人
陶人女金攻石設色之工棟梁檼桶之朽腐者易之階陛墻壁
之毀缺者完之屏幃帷幄之故焚者更之像設五色之湯湯者
新之甫五月而南面之像俯舍之容殿聖門齋齋舍之馮煥欲
一新凡用錢若干萬緡事免宗家待諸文獻公所為記此尤人
所難能者然此特舉人耳目之所及者他若行乎不見不聞者
固無得而稱焉要東陽曹氏婦德母儀冠于九族子七人長
也次鍊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鑿
觀或在襁褓今皆克成立有孫男十二人孫女九人曾孫男二

人同居不別籍內外產穆略不見有間則其行脩於已而化行
于家又可見矣於戲黃氏之在諸暨自宋以來登科領薦以世
官宦以篤行有稱者彬彬焉衣冠蟬聯頃宵相望非積累深
厚何以臻此善乎史官宋濂氏之言曰衛尉仁及于鄉仁壽夫
人憐如子宗族而其子十一孫皆濟濟仕方臘之亂聞有若
家財以贖伴者而其子奮進士者五人特養者一人自是與有
祿食者終宋之世於政令君之有德于族于卿可謂侈矣其子
孫有不食其親乎當知後之視君亦猶今之視衛尉爾爾
也銘曰

文獻之家寔難為繼有顧黃氏與自五季祖授管纓幾四百
維君嗣之克比克類不世其祿世其德誼人之有忌若疾在已
乘之以財如棄糠粃有朝有學君所獨治用錢鉅萬曾不為意
紛紛鄙夫擊擊於利斬其先澤壽不盡愧君不多壽君多不壽
前承後引神有餘裕

敬齋處士林君瑀銘

君諱均瑀字考祥姓林氏號敬齋其先自莆田遷長溪赤岸自
赤岸遷平陽四漢宋切迪功師熙文自四溪遷塗川六傳至主
官誥虎膺君之高祖膺生朝奉大夫知雷州珪君之曾祖珪生
朝奉郎知烏江縣學君之祖而諱某者其父也母吳氏迪功郎
知江陰縣亮之女太常博士古之孫君生元貞已未五月已
丑為人質直忠信非其人未嘗妄交家饒於財以錢貸人取息
嘗從臣至正已邛邛不飛于火烟燼至君家君與其兄析薪出
九所質人金帛服用而已邛邛不顧曰彼可毀此不可使毀也里
人乘時或取粟其舍或取貨其樓君戒家人勿察曰與其歸於

燬爐無寧為人所所有也陳明者取貨不已樓燬壓於梁木火焚其足矣君拔諸火中人益以為長者歲庚寅入郡城得鹽引一十有六道元豐橋上密慎至日暮竟者終不至明日鷓鴣復往偵見一人榜徨來往詢之曰我處州王文興也失盜引覓之不得君出諸懷中枚數而歸之文興伏地謝曰微公寧高可復得耶甲午春兵火之餘萬氣流行死者相枕藉賴君子措而收者五十餘人又二年寇復作環塗川之民被其毒禍甚類皆之食不能存賴君發粟而飽者七十餘家嘗有佃人夫媼有田租未入視其粟大半傷於火問之對曰旬日前家失火蓋藏一空僅餘此爾君聞之惻然遂捐其租加振恤焉萬全石塘架石為橋其脩九十尺其廣得其脩二十之一而贏五十丁酉之秋大風兩水暴湧壞焉君重建之不以煩里人又除四脚橋東驛道一百丈有奇車者無濟盈行者無側足相與誦美之平生輕財好施往往如此非學而能蓋出於天性也晚年更築室東郊之外均橋之北率妻子居之居均橋二十五年年七十有一以至正乙巳十月壬寅卒遂以閏十月甲寅葬章灣之原配應氏生於元大德丙午閏正月戊戌卒於洪武丙辰九月乙巳而葬於年 月 日子男一煥女一婿曰孔諒孫男三人時出旭女一人適陳謹煥念其先人不育位隱居行誼而施及鄉閭澤在子孫宜得銘以昭之矣今弗圖後將無聞乃奉邑士劉東所為狀來請余觀三王之世井地以居民而又敏以任恤之政與刑是以比閭疾黨遂州之間其出入守望疾病患難之際莫不以義相扶持如狀所云君於鄉黨隣里可不謂能扶持之以義乎是雖生于千載之下猶三代之民也賢矣哉乃為銘曰

人之於財顧惜雖刀君視百金譬彼并髯里閭呻吟彼若不聞君聞其聲若疾在身死資之憐飢哺之粟拾道之遺已素不宿道路之穢川梁不脩有司之責君職其憂拯災恤患肫肫其仁居今之世矣愧古人孰無鄉黨孰無緩急我銘其概用勸凡百

張母林夫人墓誌銘

昔劉向傳列女一言一行之善無不錄念女德之盛哀係家道之隆皆昭德美樹世功也以今所聞張母林夫人克事其父母奉其舅姑輔佐其夫成就其子又克守其志保其家於艱棘疫亂之際誠賢乎矣不有以發明之非惟其事將遂泯沒抑何以根起於斯人哉其子正奉表舅金祿之狀來請銘余以此不得不辭也其叙曰夫人諱靜真姓林氏世為平陽人宋奉議大夫太常寺簿鍾孫其曾祖考也祖考某考某妣徐氏夫人生於元大德丁未十月十日聰慧淑靜女工之事不學而能家貧而孝特為父母所愛擇婿得同里張仲達遂歸張氏治內事勤而儉處上下恭而和逮事其舅舅則三老堂嘗通賓客仲達意於廚傳瀕餐以悅親浩飲鼓舞盡醉極歡以為常夫人治辦雖勞無厭倦之色其舅喜曰婦善事我當客退而知仲達能盡子職夫人實相之同解纒之曰賢夫人歸仲達年十七從十七年仲達得釋疾在再一年夫人百方延醫治之至橋于神到肢食之終不愈仲達瀆死語夫人曰我死後爾何恃以立其早擇所從無用以我屬意也夫人泣曰妾知君君顧不知妾耶縱君不有妾而使之他適妾忍不有君父與子而妾而他適乎仲達沒後二年舅病拘牽夫人扶持之尤謹得美味必留以饋諸孤欲得食輒曰汝等食之日長汝祖食之日短也舅沒率其子行喪無遺禮

巨室慕夫人之能因其所親請婚夫人怒罵曰我豈閭左無識者比而若出此言也我何獨不幸喪其天而使人欲奪吾志也號泣不已絕所親不與往未日以教子為務為之擇師又為相致善人君子與之處曰若父在教方有所受吾猶致其力而不取辦胡今若父不在乎雖遭時多故家毀于寇而所以程督之者如初子曰思誠曰昭曰正後皆克成立好學而有文思誠洪武元年舉賢良覆為侍郎趙州判官有白金文綺之賜夫人與焉鄉里祭之昭優游田里而樂赴人之急切夫人得危疾且藥罔効正十三歲到股肉燥淨藥以食之乃愈後其兄卒于官正進趙州負其背以歸贈紳士命曰非是母烏得有是子洪武十五年春夫人疾病豐者以為不可療正猶到股和藥竟卒于三月二十六日春秋七十有六即以其年十一月甲申附于夫之兆鄉曰萬全原曰昆山子三人即恩誠昭正也女二人婿曰陳昂邵昇孫男六人恭生堅真建孫孫女三人尚切其銘曰人孰無子孰若張氏厥子三人俱克有聞伯佐方州官紀其能仲勇於誰季以孝稱惟子克肖猶母善教懿哉液母為女為婦靡不盡道賢莫與夷相古貞淑何愧乎而臨寶原美利辭幽室播其清芬為世作則

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

翰林應奉唐君履敬年四十有四以病卒于濠之隰相山其孤之淳奉骨歸越附于山陰縣承務郎赤土山先塋之次而為狀授使者將圖其不朽於伯衡肯歐陽子深慨天文之復古者難得其人又謂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時乎君之文可謂無愧於古矣亦既遭逢盛際而

用之朝廷矣然未究其用以一背之故至廢為耕民而因頌以死其文章迄不得施諸典冊邊使一代之詔今不能追還三代之盛是雖曰有命抑豈獨君之不幸歟故於其死也凡知之者無不為之悲而至論者獨為樂育賢材者惜焉伯衡知君特深安可使君骨志地下而無一言以白之君諱肅歟敬其年也自號丹崖居士世為杭之新城人君之父始遷居越故今為越之山陰人曾祖文源祖崇貴父應麟母汪氏君生有異質敏而克勤幼從鄉先生王萊山授毛氏詩比長兼通諸經旁及子史陰陽星卜書數之學無不研究實為古文簡繁而雅奧律詩步驟盛唐宋府古詩上薄漢魏陽屋之文特其餘事尤工篆楷隸得筆意至正壬寅君充賦江浙中其選以道梗不得上春官省臣便宜浚杭州路黃崗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

皇朝取浙西列起起南京君以父憂東還洪武三年春用近臣薦召至京師纂術遺業書其妻羅應奉翰林文字承事御其秋科舉法行預考南京貢士有織文之賜其冬扈從東官拜 英陵有喪衣之賜明年夏以疾決朝參列免官歸鄉後列謝田于濠則癸丑之秋而君以是秋至隰相山卒於甲寅十二月六日而歸附以乙卯七月二十四日娶汪氏子男一十卷歲于家無其不朽者在是伯衡無以如之矣銘曰世所頌而或之為驗以之為驗取材適用而不急驟驟不免棄貴故君之文足以華國而其身竟死於吐絲非人之能不能亦世之貴不貴也悲夫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周公墓誌銘

至正乙未閏括之寇蔓延平陽且兩歲矣民之黠者跳跟以相
 附和弱者不能自立於是四境之內胥而為盜者十六七刺東
 道宣慰使魯普來鎮溫求可為任者文薦公可宣慰問所以
 可者魯曰公以門功補海口場鹽司令龍江書院適其治所久
 廢無能葺公初至謁先聖立勸龍戶新之柱悉易以石不半歲
 告成平民頌德兄弟積為民患以賂結權勢前後場官少忤之
 輒遭反噬公竟發其奸罪論如法海口之俗歲正月千百為曹
 聚東郊擲石謂之攘祈傷支體不恤有司藉繩以法莫能禁其
 來又矣公懸榜約束之無一人犯者其俗遂革甫二年得羨益
 四千引以此知其可也宣慰曰郡周司令耶我習聞其人便宜
 命公攝行平陽州事而刺自左丞鐵里帖木兒至自台先是公
 以副元帥吳世顯攻希其方任用非人交在且暮毒且及民詣
 左丞言狀請豫為計不旋踵而陳安國弒世顯其所任治兵于
 平陽瑞安者亦戕于賊悉如公言左丞由是器公倚公討賊安
 民給以糧五百石勉令就職人皆以兵以食不足沮公無行公
 曰父母之邦也受命五行隨以所給糧賑飢民曰事無急此不
 然皆盜也時平陽惟江甯鄉阻江為壑鄉民自相團結賊不敢
 入境公以五月至江甯屯自沙禮致大家使輸軍儲設法募丁
 壯為兵而訓練焉民既用命軍實具而兵日眾或請出師公不
 許人謂公怯公曰以新集之兵擊數年之寇苟不持重萬一失
 利損威重莫甚焉後將何成功在兵書致人不致於人寇至
 擊之未幾八月劇寇李師金翁瑞突入黃浦江公勒兵渡江迎
 敵賊大潰斬其馘百餘而生擒數十人兵士請乘利深入公不
 應俄大閱公坐不動徐自定取其首謀者斬以殉而申明紀

律違移屯運川寇來薄我三合而三捷復遣輕兵衝其後賊駭
 亂獲其酋金安三吳邦大素建鬪衆之所恃至是獲之賊
 奪氣追北數十里殺獲甚衆獻俘于左丞仍以計誘致李師金
 翁瑞及他酋數十皆殺之而散其火伍歸農獨西溪寇恃括寇
 不下且請決戰科括寇數萬其橋運川公曰賊輕我矣今日必
 殄之師著其衆而下令曰勿擅動聞鼓聲則進望其白旗下多
 稍斂命士引弓齊發仆其執旗者鼓而進賊不能支自相蹂躪
 聲言勿殺我當投降降許之張中卿者即趨而前俯伏公撫而遣
 之還諭衆曰周知州知爾從賊出於迫脅不爾誅降無不有
 者擊爾盡乃已仲郡又盛稱公誠信人人喜曰有生靈矣爭棄
 伏來降上功行省陞刺東道副元帥搃制平陽瑞安丙申正月
 別寇若兆出掠走之獲酋金龍十明年又出襲我覆之獲酋吳
 天慶等遂命弟誠德分兵擊于瑞安諸砦而歸其民黃宗雲等
 之辟居平陽者進兵會括分院兵夾攻寇之抄平陽者破其窟
 穴惟吳仲五逆之福寧王賢五所括分院以誠德功聞于京里
 丞相投忠題校尉同知平陽州事無行軍鎮撫尋引兵趨聚原
 以逼至賢五方置營而吳仲五領衆奄至誠德奮當其衝突吳
 仲五中矢其下負以走因其亂雜之僮尸數里未幾購得悉弟
 五併三快酋鄭子敬送于閩省誅之經略使在閩遣從事官工
 部員外郎曹堅分卸賜酒勞之承制權公行樞密院判官自是
 平陽之人安於耕鑿以供租稅矣公曰外攘之功粗立其益嚴
 內泊之隙乎壁於州南五里而鎮焉葺舊寨平訟獄布寬政行
 義投與民休息浚河渠若干里深丈有二尺廣倍之築海堤若
 干丈廣二丈崇半之又興土木之功官署孔子廟學東撤行宮

城隍祠廣福宮悉復其舊內而布敬條外而脩職貢使者廢出
其途迎來送往禮無或遺雖無餘粟庚子夏爾京師早遣第
紹德清運糧二萬五千石上供天子嘉之賜龍衣一襲及上尊
酒真授行樞密院判官皆奉議大夫而官誠德以昭信校尉溫州
路總管有判官紹德教武校尉同知平陽州事麾下士錫命有
差嘗是時方國珩明善以樞密院判官溫公不為之下而明善校
公晏軋以舟師公晏却之然自念彼不有朝廷况有鄰州乎且
彼據三郡而言以區區一州與之抗終非萬全之計進父老語
以故欲委地去聽民自為去就父老曰方虎狼也公於我幸我
年安全之一旦以遺虎狼忍乎公若終惠我等幸與之修睦公
用父老言遣第明德往謁拘留不遣辛丑夏遣都事張君錫德
貢如切天子益嘉之進朝列大夫同僉行樞密院事淨分既印
明善舟人在直沽者欲奪印不克壬寅春遂以三千餘舟列營
平陽瑞安公四面受敵激諸軍以忠義人皆感奮遂其鋒又
借漢人斷其可憐乃解去追獲舟二百會集賢院都事與童持
詔來勞公乃遣都事蕭天瑞從部使人貢謝恩且進地圖表言
國亦役軼乞注代天子覽表為下詔讓國亦仍有龍衣御酒之
賜起拜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刻分省印使
佩之以承德即行樞密院判官官誠德國亦被詔大怒調台奏派
之兵來攻相持閱六月陰喻公偃下林淳以厚利使為應三郡
兵攻其外淳應於內九月平陽而執公又誠德紹德以去誠德
傷罵明善遂遇害刺其皮罵至死罵不絕口紹德則縫以石而
沈諸海送公國亦國珩甚禮公曰省臺貴臣自有聽焉
公獨敢執我豪傑士哉自今與公釋憾其仍為恭政我所公曰

我與爾有不共國之仇而與爾共事乎然國珩終不敢害公越
三年王師取台慶公與國珩列遣赴南京後公以誠意伯劉基
言得放還田里洪武辛亥大臣行邊者後遣赴南京其秋八月
壬寅卒于南京享年六十有六後十月婿顏克敏歸其柩平陽
以甲寅十二月甲辰葬於睦嶺之原公諱嗣德字示道姓周氏
平陽人宋江陰軍節度推官元贈中順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
上騎都尉追封永嘉郡伯伯攸臨之曾孫元累贈太中大夫河南
路總管輕軍都尉追封永嘉郡侯侯雷轟之孫元太中大夫同知
浙東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致仕贈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軍
都尉追封汝南郡侯侯謙惠應奎之子也曾祖妣張氏追封永
嘉郡君祖妣翁氏妣將氏並封永嘉郡夫人妻翁氏封永嘉郡
夫人次陳氏其婿永嘉陳聰奉事狀亦伯衡銘其墓昔我先君
以江浙省左右司都事佐戎于括公無月不通問伯衡不敢以
不知公為辭乃為叙而銘之銘曰

元運將終並海之邦自租自稅大慈氏方海邦之民亦孔之瘼
頭其會敘權筋隨春法平陽于方尺尺磨礮炎何以下及
文武周公較猶克壯此天於于民俾依保障公未至止豈無州牧
鄰寇橫行曾莫敢逐凡歌士女東甌西匿寢食不遑矧暇耕織
公既至止奮其戎兵招降討逆內諭外寧凡歌士女有室有家
爾藝黍稷我種桑麻相時倉粟枵然空虛謂公職職公則計計
征從其薄刑用其輕追還舊觀百廢具興先聖之居明神之廬
出治之所棟宇梁梁憂被水旱為民之病以奮以錘河渠攸濟
虞波溯沙為民之患延疆理作之畔岸維民休戚保公存亡
公備閔凶孰不痛傷昆山蒼蒼不崩不墜公功靈純克賴克對

我采氏誠勳碑墓道無曰不顯終古有輝

故元承德郎浙東道元帥行都軍節公既沒之十有四年伯獨
 過其里其母弟前翰林後朝端狂顧伯獨于通旅俾銘公墓
 伯獨辭有行色而其婿郭某且奉事狀以乘追惟先君昔仕闈
 閩浙省與公從兄朝元皆同時又內交公伯仲間契家之好施
 及後人誼不得終辭乃為叙而銘之叙曰公諱禮字朝美楚鄭
 氏世家溫之平陽邑衣冠鉅族嘗推為首曾祖嗣僧宋宗訓郎
 知澧州安鄉縣祖善老宋太學上舍生考大珪元贈承務郎崇
 清縣尹妣陳氏贈宜人公夫年交而負耐學早披推擇為溥道
 都漕運萬戶府奏差遂署處州各履水縣尉在官六月丁樂清
 府君憂哀毀累然不勝甚張闈起為松陽縣尉改進義副尉泉
 州路安漢縣主簿調美文為三簿就坐不縣尹進從仕郎又轉
 承事郎閩清縣尹遷嚴事郎漳州路提管府經歷遂擢承德郎
 浙東道宣慰使司元帥府都事時方國珍據慶元公義不與共
 事不上月魯不花平章臨省廣東便宜辟公為其首檢校官而
 南行臺又委公監察御史公知大事已去俱不三漕運司奏差
 例入元帥府為參差始上官公督運至京師為書計左丞有
 壬佳泰政孝先識致不辰資給授以麗水之職其在麗水也益
 弭而民安松陽政如處水而民患尤洽在安漢以廉庶幹濟時
 為郡守長契王三不結所獲重俾押郡錄事文再晉江縣尹
 安漢之民詣于府乞還公晉江之民則乞番寇起安漢焚掠縣
 邦獨戒無犯公居署公慕義勇學之及於南漢之寇江蘇
 懷安也未上曾寇圍屠城帥聞以公前在安漢能却賊安奇北領

屢以偏師挫賊鋒福城圍解與有功焉懷安高孔道只尺無帥
 二府勳輒東營素號難治公優為之績用尤著在閩清亦以象
 聞又清運軍儲二萬石輸之南行臺以故福建廉訪使郭顯
 祖南臺侍御史拜住哥福州路同知鄭收交章上書之指夫公
 之志業未盡展而運去鼎移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公之自處則
 可無憾矣生于元大德己亥二月二十一日卒於今洪武庚戌
 正月十二日壽七十有二葬以卒之春三月十三日墓在豐山
 之原兩娶前張氏繼陳氏以贈以封並宜人子男一人剛奉以
 賢良舉今將仕郎真定府稅課司大使女一婿即郭收者娶
 州同知孫男二未名銘曰

顯顯鄭宗盛莫與京聯組綬大開高閣置公兄弟益宏嘖蓋
 公材既碩學又夙成仕途奮飛越自妙齡無試不宜綽有能籍
 亦既仕矣胡不大行肯健者谷今斬其陵冒違者據且公之情
 功名節義孰重孰輕計其所獲孰虧孰益生願死寧亦孔之祭
 飲知其人視我斯銘

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為發著姓宋理宗世監察御史致仕太常少卿贈忠惠公
 處一之弟處榮自義烏之鳳林遷浦二之深溪六傳至府君深
 溪地西直諸暨方諸暨未入版籍時編俗者遷之日尋干戈以
 相侵奪於其時大家夜老携幼東西竄徙以脫一旦之命而宗
 祐骨肉不暇顧者皆是也王氏曾不怖焉顧乃率一家之衆
 為孝友之行而禮儀之興遂抗衡麟溪鄭氏是雖善人君子天
 寔相之抑亦府君兄弟有必為之志躬行之實不以變故而具其
 慮徑其敘也兄弟之中府君最少而先逝其墓行宿草者六

年矣邦人知王氏能為古人之所難而不知府君具有力焉
善者何所賴乎其子勳奉陳禮狀來請銘此余不可不銘也府
君諱士偉字誠之西吳大父曰鑄大父曰元而曰澄號善淵屬士
與其弟汝同財共食者其父也府君善承父志以孝謹稱居父
喪且禫矣哀感如初喪日夜號泣目為之病雖病目毋廢
猶自力至母所躬奉湯藥母止之曰汝二兄能孝汝婦子又善事
我汝既矣無用爾對曰子輩父母服勤至死職也烏得以此疾而
廢職哉終不敢退休私室廢母之榻前朝夕扶持者十年
及母沒每哭輒頓絕仆地遂喪其明孝其兄復之祥之安致怡
怡如也事無鉅細不敢專擅其妻之貧亦不敢自有志歸諸
公帑曰先君臨終之言在耳吾忍私蓄乎初府君之婦劉氏其
女擇所從得府君遂以歸之而其家素富厚而子幼甚一旦病
篤悉以為府君府君經理其喪塋一遵禮制維持其力門而撫
其孤不啻若同氣比孤長大授以管業其孤昇府君以其平府
君諱謝宅不取聞者無弗高之府君家君不急于營貨產日與
二兄講論明家之道而率之以身奉子姓咸冠服聽受進退風
還欵容正步履步不敢碎性好施與歲侵祿白兄曰夫財傳之
非難積而能散為難今年錢在他人亦當賙卹况鄰里宗族乎
乃發廩賑之凡疾病而不足於藥藥死喪而不克棺斂者往往
資以財帛平生不識偽言偽行許人以諾雖百金不易比聞三
尺童子來見必以禮接與之言可覆也視紛華勢利漠然不以
屬意雖田夫里媪皆知其為長者嘗感危疾懇竭誠欲請醫
神而愈久之病漸下逾年在床尊血養其渴想日以手綯去君子
不多數之能子而謂府君善哉云易者夕誠勉等曰我死後

不聽命伯父盡力生業無損祖訓以貽我蓋言未畢而遊洪武
乙卯十一月十四日也享年六十有二遂以丁巳十一月十一日
葬里湖山之原妻周氏諱淑和同邑人宋迪功郎翰之曾孫女
父鼎母黃氏有子嘉之德而克相成以道生於元之延祐丁巳
十一月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五以辛酉二月二十二日卒是年
九月八日合葬府君之墓子二人長即愍次思女一人適張侃
孫男七人經浙淇瀾淪深濟富孫男三人楷檀梅尚論人物功
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附德隱于身而不試者則雖極其形容不
足以盡之有迹者可窺而無迹者難知故也自府君言之行成
於內而教行于家固無愧三代之民矣然張於進取隱約而終
其歸於內者宜易窺哉稱府君言行忠信器量寬博有濟用
之材而志不領仕有瑾瑜之望而魚不自滿有守而近仁非禮
與府君若同里且有連焉能知之若此歟是用備述而繫之以銘
寧不有向考其行而則恭其人者乎銘曰
王宗奕奕莫與京歷宋迄元甲乙稱合族聚居自
慶士善開君善承承之伊何日躬行孝于父母文于兄入循梁
梁出率繩有孤三尺方碑碑君持其危扶其傾因連斤而金滿
簾中分昇君君弟膺視之有若鴻毛輕執執就就果敢無生我周
我恤出至情隣里猶爾矧宗盟休哉化行于家庭長切五世十
拒歲息則同宇食同飴合敬同愛不俟懲和氣益若春陽亦是
亦為政聖所榮其生也頌沒也寧了夫復矣嗚不自歎墓隨宿
草羊眠青發階闌幽揚此銘世人骨肉不相能羣風可報亦可
與

竹坡處士俞元端墓誌銘

洪武甲子春子道永嘉遂魏水俞里使人持狀來求製父竹坡
 處士墓碑前五年予友李泰議之季其中心客處士所予過之京
 中高子言處士之美且目其兄弟雖別籍異居而通有無同休
 戚危酒爵向不集不食怡然若不見其有間州里之間辭慶
 士為有德之人意猶無異辭而學士大夫過門無不見禮者為
 之歎曰嗟夫處士不嗜仕進自放山林而力行乎孝友慈讓重
 然諾好施與賑人之之絕不計家之有無交於人不以其得時
 失時疏戚變急扣門未嘗計利害禍福為避就非所謂有所不
 為而可以有為者乎越二年又過之館于其新堂陽且柱刊于
 姓奔走時事處士時感上氣疾且一年猶衣冠出相與揖讓酬
 酢殊款洽又未嘗不歎其精美有餘也去之永嘉月而處士
 竟卒則壬戌之歲十二月二十有八日距其生甲戌之歲得年
 四十九堅等以明年癸亥之歲十一月三日葬于里馬博源之
 山至是以銘為請余雅敬重處士而堅又好學有文何敢愛於
 言乎按以處士姓俞氏麗水之俞源人其先有諱德者嘗為松
 陽教官教官生義義生至剛至剛生涑世業詩書而以禮善稱
 寔生麟字元瑞是為處士也姓顏氏處士內剛外柔而持以恭
 謹養親煥然食飲之宜常足以得其歡心父歿擇北山以塋謂
 銘于翰林宋公廉則諸墓上之石庶其有聞於來世力門之務
 自任其勞而以說遺死若弟無始於一也至正甲午松陽青田
 縉雲盜附和起四出剽掠壁其境矣鄉民不知所為處士曰此
 為合之衆利于女玉帛爾何能為之有團結以仇之可保萬全
 也衆唯唯唯少壯者扶携老幼者四妻至處士部晉而甲以要約
 維絡內外摩厲傍近盜却而鄉民以安當是時徵處士環俞源

數十里不惟侵暴不兇且將胥而為亂其禍有不可勝者處
 戍發守特舉城款附 國朝而括不下俞源介乎其間兩軍狎
 至不能居處士乃寧家救之城府居焉會越國胡公兵入城舉
 家駭散獨母後處士負母而逃得免於難兵燹後家業蕩然遺
 田數畝而已歲饑甯田市粟賑其里人至熱里人償之處士不
 受嘗東過齊魯西略秦鳳南遊閩越北抵幽薊所至問其名士
 而禮於其廬遇同州之人不能自歸者輒資之使歸有賈子抗
 而家誣于官者輒處去貨之錢不更玩其人三年然後歸儼所
 貸業債息倍徙焉處士曰強反而息非我所望也里之真知寺
 殿堂門無以至象設煥然筆新質出于處士者十三其於教子
 尤刻意歲求良師儒不遠數百里迎致家塾躬承事之使為子
 師以故諸子皆克肖而堅遂以文學有名縉紳間其為人大驚
 如此於戲在上而貴顯者未必皆賢在下而隱約者未必皆不
 賢是故君子之於人也不觀其用於世惟觀其無愧於世處士
 檢身慎行而美名今譽表於鄉間達于士林亦既生順而死寧
 矣而可使無傳乎配潘氏溫厚儉勤處士家索而優裕其仗助
 之力居多子四長堅也次亦次音次希女一人未行孫男二曰
 景葵景權銘曰

我觀所在大家相望孰無小民聚廬其鄉慨彼小民於取大家
 面譽皆譽聲聞迤邐君在乘持何備何施方其生存小大環歸
 及乎淪逝會失如市久而益悲是孰之使人亦有言君古仁人
 思焉林丘澤流鄉鄰既周我急亦拯我厄克任克恤自孝友出
 奄其亡矣哀哉人斯載寒感飢疇拊疇綏米彼與言則此貞石
 高俾樵牧善視松栢

陞從政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宋亡不獲仕是以云無聞之子曰士璘元末嘉興學教諭後以子貴贈從仕郎曲阜縣尹曲阜之子思入用翰林郎鄭公陶孫薦歷求新州學正龍溪書院山長江州路需學教授湖口縣主簿陳元會簡兩縣尹以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公其嫡也諱賜字子升生於大德甲辰正月十九日母蔡人許氏湖廣儒學建寧府晉先生善勝之妻三氏封恭人以大德丙午三月十一日生以洪武己卯十二月三日卒葬麻西之墓與子男五人諺說詳則王出也遠側室陳氏地詳訓早亡女三人皆已行而卒蔡男四人宏煥陳煥文七人長適林與方次適項餘未行平生所為詩文總十二卷曰累庵集藏于家源等卜以十六年癸亥十一月十日合葬于墓與魯其門人蒙安縣主簿林與直為狀來請銘伯衡既陋不足以如公窺窺公當運去物改之後不降其志而得明哲保身之道善於用晦而不失出處去就之義河朔無愧古之仁人矣論次而顯銘之百世之下事不惟有親戚而興起者乎銘曰

物物孔公宜聖之孫道深皇王學貫天人宏中陣外而為以文絕技凌造迺國寶更館章綬有柱有民被於為政一本於仁世運誠否歸伏海嶺

大明受命萬國維新求賢者 記使者門引侯聖外耳若不聞所執者即匪黎其身優游令終允矣全臣肇興之不歸焉亞

嗚呼銘于石千載弗諼

被元朝精大夫食太醫院事包公墓誌銘

洪武元年八月我師取北平士大夫任班行而位望廢亦皆削遣赴南京中道又例貶鳳陽時公以列都在道中欣欣然所

曰吾國亡而吾不能與之俱亡有餘罪矣是行固當既而有旨特授以官公整然曰終不克此執權將而旅膺敬異日何以見舊君於地下發憤而卒二年三月廿八日也享年七十有五其子守忠奉祀東歸遂以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附于上黨郡人之墓後十年守忠妻秦府祀善善伯生所為狀泣請曰先君之死志不白於當世小子懼焉倘於而昇之銘則先君雖死不死矣伯衡年十五六特遊廣東即服膺公之名故又專交守忠諫不得以不文為辭按公諱容德字子成姓包氏處州麗水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開父諱任本宋孝子陳茂元八世孫來後包氏公貴顯大父累贈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朝列追封上黨郡伯妣郭氏上黨郡君父累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上黨郡侯妣金氏上黨郡夫人公少力學個儻志不群甫踰冠涉淮汝汲周游陳宋齊魯之墟以至燕京氣岸冠偉議論辯博一時公鄉爭頭見之隱然名動京師會文宗晏駕周王當入續大統親王往迎釋儒士有才畧者為輔行乃以屬公謁見周王于和林語稱旨面授翰林直學士行至上都之魚兒泊而周王遇害命還京師後用御史大夫鐵將

爾普化薦擢海北廣東道蕭政廉訪司照磨兼承發管云某閣時使副以下皆坐事空一司以去公行使事有累民十姓結勢要以重路權頗出守宰上作威福以毒齊民號十虎前後使者為所賂置不問公發其奸悉捕真獄十人者百方行賂規貸不可得竟徙海外民大悅服而郡縣吏皆知守法一道肅然御史署其考曰廉介無私仁明有斷徵入為秘書監博學宏旨論江斷行省得乘傳齎贈封敕命歸為親壽仍下置書提其家卿

邦榮之遷朝轉者作即兼賢府君計聞南歸持服寤孝子差
葬其父語所親曰嚮吾出仕高祿以養親也親今已矣何以仕
為故當築舍墓下隱居終吾身願妻子留于燕服闋後北上將
軍之俱南適中原兵起不果還自是所在雲擾國事日非公居
常鬱鬱不樂視之仕不起愛育誠懇立為皇太子初左右親軍
都指揮司廷議以任事者罕世襲少年非佐以老成識大体者
不可適以承直郎都威衛知事強起公不得已拜命衛號繁劇
公處之裕如而廷無留事未幾廣平王咬文出為遼陽行省丞
相素材公奏為其省左右司都事以自佐廣平王行未至遼陽
而前中書省左丞相賀公太平代之賀丞相知公猶深以本省
理問官奏留進借奉訓大夫本省看承詔時果數千萬斛運頭
驛給軍餉設官居守一夕土寇焚抄殆盡事聞繫守者坐以自盜
株連數百人公馳至都堂白丞相曰今名都重鎮宿兵動以萬
計寇掠府庫且不能禦而朝廷亦若罔聞知涯頭某山積而居
守官吏不滿數十人尚安能禦寇乎今繩之以法正所謂不能
三年而總小功是祭也丞相愧其言立命出繫者數百人賴以
全活因留為太醫院判官由判官陞同僉又以朝請大夫僉本
院事公在京所主皆朝廷重臣其寧王帖木而達識有古賢相
之風所交皆天下士雅敬重公其當國有大事輒咨訪焉公亦
為之盡多所建明然未嘗有所請九轉官三在貳方而六居數
地人益多其有守為人剛直不阿雖用事者或有過面折之弗
顧後其人慚悔至齋門謝改之其為一特嚴憚蓋如此致本好
義出於天性葬父日其孝子墓割田以奉其祀至正末京毀
早斗粟易白金二兩公月廩入解分贍故舊家無餘粟尤以

為難善筆札初師智水蔡襄後自成一大家為詩清婉而典則於
書無不諳貫下至醫卜家古書亦洞其微墨閣名公咸慕而與
之交揭文安公侯斯歐陽文公女張昭公翁最親厚娶張氏封
上黨郡夫人子男三人長守文太常禮儀院掾史先卒次守禮
次即守忠次三人山陰知縣張宣刑部尚書世列門祝金生其
婿也孫男四人
孫女二人尚幼於戲公當南士擢兵
之日嘗取爵位如持左契非有大過人者則何以能爾在廣東
以懷廉而克振揚風紀在遼陽以省屬而入與宰相抗論是非
使所看官守要路其樹立當何如及乎運去鼎移則守志不降
竟死於憂憤而不失為全臣雖平生所蘊不獲盡展復何憾哉
序而係之以銘百世之下欲知其人尚有考於斯乎銘曰
君子所貴大節為先氣苟不充節何以完烈烈包公惟氣浩然
是以夷險直道而前公持憲度適伏推奸公佐省垣正色危言
宰相知公公不板援瞻仰孝肅又何忝焉高岸為岩滄海為田
兩冠而繫喟焉慨歎內省或疚生也何安德義無虧含安九泉
有死而已發憤廢餐是謂成仁先民所難紛紛鄙夫志與時違
得寵遺義曾不顧頽不有公者孰障狂瀾太史勒銘于後新阡
尚其烈思千萬斯年

逸史處士徐君墓誌銘

溫州府儒學教授徐宗起得謝歸自京師謂伯衡曰竊聞古之
人不必皆能有以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
惟我先處士應約以終材無所試而志不獲就無以表見於當
時矣子其為我發明之伯衡辭不斐之辭不足以寄重則自為
狀固以請按狀處士孝友仁慈剛毅直諒父年老疾病謁醫者

瘵之弗愈乃徒跣走新羅山哀禱千山之神求以身代父病尋
 愈歲以為孝誠所格後七年父迺卒治喪執禮哀毀幾欲無主
 事嫡母范氏生母朱氏備極愛敬待庶弟有恩意其婦喪為再
 聘其屋築陋為新作之有無相通白首無間言有異姓之親之
 孤貧無以為資致之家而衣食之長大為娶然後聽其去如此
 者二人焉家本匱也錢以予困乏者攜以資不能喪者汲汲若
 不及尤刻意教諸子飭禮樂使師事鄉先生鄭如圭史伯璿時
 時誨之曰業詩書之謂儒治法律之謂吏二者皆足以發身人
 願多樂從吏者不以吏之取效投於儒之致用乎然儒術寬厚
 而吏治刻深宅心既異則獲報亦殊天道不遠可不慎歟此吾
 敢若等為儒而無為吏也族姪子弟亦以此訓之識者推為名
 言嘗語所親曰局促海濱欲聞見廣得乎吳楚齊魯幽燕之墟
 多奇偉傑特之觀委身往遊斯快吾意耳一日謁侯門竟去遂
 抵燕都鄉人周提舉應奎素村處士言於中書左丞許公有主
 許公見處士容貌魁岸論議慷慨儒書吏律無不諳洽甚器重
 焉即命授以官而主銓吏未賂處士曰吾唯不欲以賂得官以
 故在此使屑行賂則吾期翔仕途久矣或勸宜俯就曰得不得
 命也因咄咄嗟喑曰筆較之下而政以賄成中書欲用人而扼
 於銓曹猶今得官志可行乎哉遂南歸故邦日與親戚舊故縱
 飲劇談一不問斯世為何世去家五里地曰柏洋壑山為田疏
 泉為池結廬種樹有隱居終焉之志因自號逸叟於戲指行而
 於晏倫無愧出言而於風教有闡固可尚矣無寧不為官職而
 不為吏變所守不愈可尚乎若處士真善自樹立者矣而况宗
 起遠於經說堪履純固為教授十年克以師道自任朝廷聞其

賢徵入將官之禁近引疾固辭今肆里居譽名日起博為學者
 所嚮觀其子如此則其義方之教積善之慶之可觀已而言行
 畧不暴白亦君子之所不忍見哉伯衡烏得而沒諸處士諱必
 文字仁卿姓徐氏其先閩人曰寅者實相王審知晉天福間其
 子泳避亂來平陽故為平陽人曾祖諱某祖諱入父諱繼老生
 于至元壬辰十一月二十二日至正甲午年六十三避寇方全
 郡之仙桂里以疾卒于夏之四月四日冬十月癸亥葬其鄉之
 壺峯塚塚氏有附行後四年卒後十四日附

國朝洪武乙卯諸子文卜地鳳林鄉極源之鐵場遷而葬焉
 十月庚戌也子男三人長曰應時其次曰興祖即宗起曰顯祖
 皆側室黃氏出女二人一適郭乎一適蔡茂孫男五人欽望升
 伯珣女五人曹孫男二人欽較銘曰

於政孰有為善而無報者乎奈何世之人閱闕於目前之効也
 親見夏處士無營於世含章弗耀唯以詩書迪厥子而積善以
 履壽之即世之後而其子邊膺妙東典郡教卓然以學行為時
 師表不尚有天道哉我銘其載發其幽潛百爾君子其可不
 勉乎

宋君墓誌銘

至正癸未先人從事廣憲子成為應慶路蒙古字學正先人以
 十成多材藝朝夕過從當有資益言於官長使食其俸而留志
 廣州憲帥二府甚敬禮之是時子成交余父子間莫適也居三
 年先人移閩闔子成亦調福祿寨巡檢迺別自是遂不復見因
 之以世變亦不聞問後三十九年為洪武癸亥余未平陽會其
 子簡迺始知子成為巡檢後四年年四十五竟卒矣嗚呼

以子成之賢縱不貴富猶當壽考而止於此不惟可惜亦可悲而簡涕洟曰吾友不幸早世材不克究於用而澤不克加于時幸而得銘信後世將無憾於地下矣子知吾父者敢請余聞其言惻然雖文不足其賦辭子成姓宋次諱允恒子成其字也別號是憐山人上世由閩長溪之赤岸來居平陽始自五代時夙稱望族世載厚德曾大父士榮大父宗壽俱隱德不仕好施子以其私財引昆山之泉惠利一邑漁陽解于公樞為依德泉銘見州志父烈春元衢州路開化縣儒學教諭母唐氏子成娶稟緇藉聰敏過人未冠博學強記天文地理墨卜術數無不該洽將定妻事適唐白公無咎之教授平陽州學也見子成嶢然秀出諸生中選以為婿而宋遺左湛淵先生則其父也子成所作文辭嘖嘖曰佳婿哉子成婚白氏十五年而妻沒時子成年甫三十有四人多勸其再娶子成不肯曰凡娶為嗣續爾吾有三子矣又何以再娶為夫不以前子為子雖閔損王祥之後母猶爾况世之婦人乎無寧緣居為吾三子地終其身不再娶開化君欲中分家財與子成伯仲對曰家富出分此秦葬俗也奈何効之更盡出其妻之首飾資喪充公堂之用其為學正巡檢計口用俸而歸其餘賑宗族之匱乏者雖在嶺南得其味輒附海舶奉其父兄福緣補新州新興縣所統大率療人子成視事伊始吏緣舊比請出巡療洞啖以有金珠寶貝之獲子成曰不思宣布德意以惠安遐荒而務漁獵之豈朝廷立巡檢意哉療人聞之喜帖帖按堵秋滿新興關隄令丞州屬子成權本之以公濟之以勤疏理滯獄晝夜竭慮不期月獄為空大姓麥氏叔姪爭財子成諭之如蘇瓊諭乙昔明兄弟者麥叔姪立感悟去

既而各持楮幣來謝子成曰吾無事此也其志持去豪吏温君五強占民地願經民而欲博致其罪子成燭其情奪地歸民而坐君玉權路一年神強扶善類如此繼子成巡檢福緣者生事督養民用不靖外連撩人屯聚山林帥閩徽踪各各處召兵捕之子成披繳以為民憤抑窮發吏則使然豈其情哉令捕以弓兵吾忍民之重困寇之愈滋非弓兵歲月可平也於是單騎直抵其地也果者望見子成爭自山下羅拜馬首泣曰唯公舍我等去以故至此子成好語之曰吏爾瘡吾又罪爾胡忍爾釋兵歸農官為罪否則難測非遺餘也已衆釋兵蓋一日歸後素尤以是見知於部使者欲以補職官書吏復至廣州未用而以前任新興中瘡毒疾暴作卒于崇報佛舍惟以母夜未舉為恨懇懇為請簡圖之至正戊子十二月九日也蘇不補惜之簡以已丑春扶護航海歸平陽即卜地新羅山之陽葬其大母庚子冬十月望始葬子成萬全鄉北山瑞岩之原夫人白氏有賢行生子大德壬寅二月六日卒于至順丁丑七月十九日男三人長即簡為學尚誼士林淮之次範出後外家仕星朝同知黃州府事次貞早亡女一人適同邑德恩中黃家所四會縣稅課局大使孫男三人曰丕顯曰丕承曰丕基丕承範之子仍歸宗云銘曰材也既奇學也又然厥位雖卑而充有為未實而澤流聖地之殃慶逆施自方如斯嗟子成兮又奚悲

許君墓誌銘

處士生長有元之盛時養素許學之間而名動中朝嘗願賢若侍書真公伯生中丞王公繼學承則孝公既之侍講均曼

碩特制柳公道傳參政蘇公伯倫御史于公思容無不愛慕其人一池一亭皆為品題度公之記其雲集樓也何其推許之至哉以為處士岸然自高不與世接凡琴書之樂歌詠之適燕飛魚躍之機在斯矣章事於遊觀而已天下不以其言為過而信其志之高潔則處士之人品固不問可知其子份請曰先人葬二十八年矣刺辭願猶披焉敢奉前中書兵部員外郎黃憲之狀謁之先生嗚呼有虞王揭柳之文辭在焉所以為處士不朽之托者不既有餘矣乎復何藉不斐之言哉雖然死者人所易忽遠者人所易忘份於其親不敢忽忘如此厚之至也其何可辭按狀處士諱此翁字茲父姓許氏晉絳陽令避之後也避其弟護軍長史邁來華浙東至平陽華蓋峰結廬煉舟人遂以其姓姓華蓋曰許峰南唐天祐初十世孫朝奉大夫檢校吏部尚書文郁自建州來訪遺迹許峰因家焉三傳為袁州刺史國輔子六人曰明曰暉曰曉曰昉曰時曰昉皆貴顯其後世世仕宋多由科目出身躬為望宗處士上距昉十四世矣宋奉議郎淮東路安撫司恭議官岳官曾孫成淳卒未進士著依郎實錄院檢討黃贊善堂說書一龍之孫元温州路道判屋之子也母鍾氏少所浩之女孫處士在娘母愛極陽降于庭授以玉環曰俾之當生異子覺而產處士大德辛丑九月六日也秀朗異常兒眸而小稍長能自刻志於學比冠卓卓有所樹立視聲利澹如也據林壑宴會為碧山堂而翼以樓廡公為作記者也野書數千卷樓中與兄師古探索講說求聖賢之旨歸語人曰生斯世也於道有聞焉志願足矣何以仕為哉因自號書愚思得遊蓬不群之士從之遊於是更為涼亭煥館碧山堂之側以待四

方之賢士談笑傾倒惟恐其去由是聞其風而慕之慕而願見之見其清致而喜聞其言嘗古今究極理趣而服譽之者以相鼓也以致平陽逃在海濱而處士名動京師初吏部嘗舉守白廣化以問其先歲及棟宇將廢空惻然曰先同所任而傾摧乃爾焉用子孫為登已蒙斯之兄師古為登山書院山長信之戈陽會江東被兵處士日夜憂思至廢眠食比兄歸喜極繼以泣曰不自意復得集慶也其篤于孝友如此鄉鄰死喪不絕其衣食棺槨者即周之妻妾自餘家洋望道出其里須變而達險處士築室要言處當養領火炬以資行旅而食浮屠尸之柱來者以為德其好施予又如此至正甲午家毀于寇橋仁榮里丙申三月九日以疾卒享年五十四越五日斂色容如生後旬日人見之山中寄語家人曰我今從先長史遊比人間世差際若等無用哀戚也聞者驚以為尸解遂歸潘氏先十年卒以丁酉十一月八日合葬鳳凰池從先塋之兆子男一份也敦武按封台州仙居縣丞女一漳州海滄縣檢校公訓其婿孫男六親祖昂昂且昂昂於職與處士同郡而並時以生者雖徒律利達而君子不欲道之身死肉未寒聲名泯泯矣處士故意肆志不人知不為世用而其氏各與前諸賢高文大綱並傳果孰得失哉而况既死其神明又能運動人足豈惟有不亡者存真可謂不隨死而亡者矣痛以銘曰

淮陽長史自何齡采藥華蓋存黃髮華蓋更以厥姓名至本并
 竈留巖嶺下柳比高開閔伊誰云居乃雲仍衣冠英華如引
 繩起家舉由科第與持索把節與列城何以知之譜足徵有卓
 處士獨遺榮得盡其高履負如彼石膏以躬行奉先克孝友

子兄哀此鄰里... 復山水美且清... 窮鄉僻處名流... 寓縣候忽煙塵... 匪竟時其有客... 蓋大夫似此真... 一麟視孫曾我... 言非誕勅此銘

魯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魯山處士生於元之延祐甲寅七月二十二日卒之歲至正癸卯正月十五日也... 山之原姓王氏諱文瑛字子仁號魯山人... 宋咸淳鄉貢進士祖倫以文行稱于元... 不飲州靈山主簿朱與之孫女也... 折節讀書為學在鄉校能盡記論生所疑... 子之貢累而充之同學他日成誦詎易量哉... 時鄒陽易接孫為州學教授其父乃道從授... 道一但清苦之襟寒暖有所不及極為士林... 浙將逢如齊魯燕趙幽冀求天下之奇聞壯... 用兵而其鄉亦有警曰吾又客他邦父母寧... 急孰扶持吾父母乎乃歸朝夕親側色所欣... 也親有疾躬自練藥茹面蓬首花不斃枕及... 數矣杖而後能與始周君嗣德以元帥行州... 事後孔君賜馬

同知二君皆處士鄉里而處士又孔君內弟... 非公事未嘗有所私謁雖孔君亦高其行... 擊歎得彼之衆哀其無辜請釋之不許請使... 峙營其幣以輸數猶不登處士世代之輸乃... 朋友且猶通財况兄弟乎君鄉閭聞人患難... 歲侵持田亦售至熟又來歸田處士一不與... 貸錢五百緡入閩行買而又稱貸於巨室久之... 田宅以庚巨室巨室猶畏特取息不已處士曰... 致清以券予之清至感泣曰吾自度無以償... 自經今日處士生我矣其輕財向誼類如此... 不肖肩於文詞間有所作識者以為有古風... 經與麻路遺書日夜鑽研有所得則者書以... 不傳哉惜乎年五十而遽卒也娶潘氏繼陳氏... 生曰士宗號男五人敏敏叔敏敏女一未行嗚呼... 學者不論知學矣徒就聘空言美考其行則... 若處士者其善學者或借其獨善不指諸用... 傷多矣比於得志一時而兼益斯世者其得失... 處士之事喜為之誌使後來知其人焉銘曰... 富吾不弱勢吾不趨學之勉勉吾之舒舒... 勿豈要譽今聞諸如斯其為君子之儒

韓君墓誌銘

韓氏上世河南人初仕元之國始再仕國之... 頃者又自長溪遷溫之平陽其占籍于平陽也... 家松山則由宋慶元進士濟與其子海祐進士... 續至君六

世矣君諱汝楨字海川曰蕃曾大父也曰浩大父也曰建父也三世皆不仕而以行經聞大父號至溪廢士尤負材望元至元二十七年括大盜詹老鶴與溫盜林雄等合勢乘甚江浙行省參政高公興統軍討之聞與士名延政軍中與之坐間計對曰盜雖衆大半誣誤者與鳥合者爾明公能開自斷之路以釋其黨則賊不足平矣從之下令曰吾誅止賊首去矣即良民無不爾有於中能擒送首惡者賞與凡人等由是賊黨去遁劫順全活數萬人兵不勞而首惡誅誅高公賞之官辭老不拜父年四十七卒時君甫七歲大父甚愛之出入必命從而後容止應對若巨人見者咸曰是家當有與者吾知在此子與大父沒朝於大母國母楊二母所以教告之者不遺餘力而君亦自知刻勵稍長即奮發不辭事二母棲於孝慶兄弟篤於愛二母相繼卒治喪營墓情文備至人謂其能子君魁梧而辭意氣詔如也明於雷世之務親戚有事就之謀志中機會勇於為義見利則退辟若將虎之好紙人之之絕挫人於志難病者子藥死者子嚮宗族弗克婚嫁者子儀帛家之有無一不問松山閩浙所逢賢大夫士過其門無不顧見之祀其風無不懽然就之乘其鄉有爭辨求直於君君曰我非有司則皆曰非無有司可以取信者惟公謝遺不去曲直之以片言其見短於君者抑首趨出自以為愛責有司不耻而耻為翰公短也嘗人子無聊賴往往自投要取財物喪之莫敢適君正色責之曰若能長六尺不自力於衣食而輕生以餬口尚誰復置若人數中也其人感悟卒以改行鄉鄰有以仇仇而與旁縣民私鬻盜者願置數十百人君呼致好語之曰而欲得食以全性命以活妻子何不我告而

計願出此也此豈其直哉即發為勸分以賑之未幾旁縣民抵罪而鄉隣獨免禍咸感泣伏地謝且歸所貸君卒不肯取要陳氏生子慈五年而卒君慈申生薛包後母事遂不復再娶躬撫視慈長大遣師事鄉先生既授之至營別館于員沙以家事屬慈而出居之惟時都葛草乃采歸曰我豈失父不獲葬者安敢享之婦之妻也俄國寇犯其鄉避之夏夜里竟以養卒于所寓至正乙未正月乙酉也春飲五十有四慈以是歲九月戊子反遷葬神山月峽之原而舉陳氏附焉子男一人慈也以賢長擢將仕郎平陽府溫州判官轉承事郎知大同府大同縣事女一人適鄭彬孫男四人善烹煮然慈雖自大同以同門友徐宗起之故求銘於伯衡惟韓氏之構製其末又矣詩所謂載篤其慶則於若焉見之而君置議尤不在前入下令出而為世用其所以應利風動乎人者當不止於一鄉惟外聲利而甘信約故其所可稱道者僅如此然有慈以為子孫今 聖時出寄百里而猶稱楚楚稱其家兒將必能自奮以亢其宗種之矣焉有不獲者矣必自其身哉銘曰 齊韓氏世有人數行誼字鄉鄰君承之善日新惠憐獨則兇器行吾志不求聞天之道屈必伸君兩子又有孫將自今大其門蓋治德則貞我

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在昔元至正己丑盜發海上又明年汝穎繼變不五六年淮東西江左右湖南北罔不煽亂如海中漚前者未滅而後者復起土崩之患危在朝夕其君臣當夙夜惕厲憂勤殫心督撥亂而反之正若揆焚拯溺之不暇乃誕相與蠲樂淫荒視晏安之日猶有甚者畧不以廢除事宜思慮蓋乖懷奸怙亂專權務盛

或帝至于此則充魯帖木兒也公子時官文李憤激于襄夏形于色率御史善材抗疏彈擊不少顧忌萬一帝心感悟焉使常因公之言立誅奸臣以謝天下反昔所為國強民安猶可以登中興之功林須臾之運奈何奸臣甫窺而遽用顧諟公非宜言而欲視之由是嚴正鮮體盜賊橫行兵交闕下擁衆觀望者相隨焉高郵劉製生民塗炭大明問罪之師至通州帝遂奔宗廟遁而杜縷墟矣是雖運祚之有所終曆數之有所歸抑豈不以疏法家佛士忽忠言至計也哉嗟夫亡國之主未有不以奸邪為賢而以忠讜為任者也亦未有妨用非人以言為諱而國能存者也故公伯祖宋相宜中景定初以次丁大全而編管建昌軍公以勅充魯帖木兒而錢見復丞相之言不用後二十餘年而宋社以屋公之言不用後十餘年而元社以屋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信矣夫丞相也公也生與死會何其絕相也豈非不幸與然身噴而名隨之初非不幸也而况元亡公分致死以殉國雖製之肘而其心則與乃祖行軍司馬死汾水關同謀也一門之內百歲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為忠貞者哉嗚呼公姓陳氏諱達字元暉溫之永嘉人家廢之蘭溪自司馬始高祖彥宋累贈少傅元贈中奉大夫秘書卿護軍進封永嘉郡侯益安惠曾祖永春宋累贈少師元贈集賢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永嘉郡侯益恭禧祖自中郎司馬元贈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諡康順考禧洋元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宣政院使熙聖慶院使領吐蕃宣慰使高祖妣王氏曾祖妣楊氏並封永嘉郡夫人祖妣楊氏封溫國太夫人妣江氏封溫國夫人而公沈氏出也三歲而孤伯母陳留郡夫人汪鞠育

之長六年十五歲入宿衛二十學書於平章康里公燾燾待制杜公本學諱於張貞居天兩馬執授伯誠三十書名與康里公上下欽安疑成在廷善筆札者咸書榜上進獨用公所進者至正壬辰雅備本堂司經尋轉正字又遷文學立胡某沒顯之為人無大小言必劄切皇太子禮統之不徒以其善書也功充魯帖木兒是丁酉冬額太子善諫得不親遂辭所居官明年得海南歸永嘉郡墓下以居此進士陳高投尚書周易語及時事輒流涕於色既而帝見亂甚始思公願其兄大都留守愛務奇問公安注對曰病臥故里即日以徵事郎同魚太常禮儀既事召不拜又召拜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無太子贊善最後召以翰林持講學士資德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後兩召皆有御衣上尊之賜而公終已不赴其言曰吾嘗見病者不早使醫師治之及在膏肓始召醫從事雖扁鵲亦走而已今國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賢如先丞相處輔弼之地猶不能存未於垂亡況吾之材識以論思獨能存元於垂亡乎王師克盪公自沉精軍士出之引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猶安置濠州後遇赦任便居住乃還蘭溪病風痺且三年矣聞有薦之手朝者遂却藥不藥而卒公生以元之至治壬戌七月一日卒以洪武乙卯十月六日葬蘭溪縣甘棠鄉門村京以壬戌十月二十日娶江氏封永嘉郡夫人子男五曰智曰聰曰常曰定曰觀女三一適永嘉鮑行一適黃岩鮑五一許嫁蘭溪楊球孫男三襲彰翰林吳君沉嘗銘公墓矣而聰謂伯衡不可無一言白公之志伯衡惟君子所貴大節為先公所何立豈不偉哉乃若既貴且富而孜孜問學旋德於人而不

自以為見人或負之而亦不以為恨他人未易能也在公何難
焉出入兩宮待過之臨賜予之溼他人不可致也何足為公榮
雖其子書二代不數人亦公餘事耳以故不備述而獨著其間
於國者表諸神道其辭不數蓋以公言不用於當時為可惜公
行無愧於先祖為可貴庶有國者以懲而事君者以勸云係以
辭曰 火之切變未至烈烈升斗之水沃可以滅及其燎原烟
相漲天維竭江河為能揀掘國步方艱不用公言國步孔棘乃
召公還有策莫施遠也何憚不榮以祿乃分之宜國破城亡指
欲捐軀不獲直遂天戮人歟死雖不果義則無愧世其家者庶
其在是

謝氏西山序表

謝氏之居平陽由秦來上邈始祖勝十二世矣塋西山者四世
同域而異窳今居昭穆之首曰孝祖君曰王氏是為秦來高祖
父孝居昭之次曰仁壽君居穆之次曰朱氏其曾祖父母也次
於昭之右曰懷孟府君宜翁次於昭之左曰徐氏其祖父母也
謝徐氏之左其父天祐君也朱氏以上四世同以元泰定乙丑
十一月甲子至癸未八年至順辛未四月庚申則天佑君塋之歲月
後三年癸酉二月壬寅則徐氏葬之歲月懷孟君塋之歲為至
正壬辰月為庚戌日為丙申切勝當五代之際避亂自閩長溪
來平陽因占籍焉四傳而曰濟曰溥曰澄曰浩兄弟統業支而
為四溥生定定生淳熙進士吉州教授岳岳生公海制置司幹
辦公事曾於孝祖為考於仁壽為祖於懷孟府君為曾祖懷孟
府君字惟義宜翁其諱也生以宋之質祐丁巳二月十五日自
幼負志長以儒術待補國學生元兵取江南以歸附功授懷孟

萬戶府知事到官未幾自免歸養年餘五十有二親側依依猶
孺子食飲少適二親常愉愉皆年九十終鄉人以能孝推之為
人獨儻好施仁於宗族以信義服鄉閭或有爭輒詣府君府君
曰此是彼非略不偏黨得一言或唯唯而退子二人長天佑次
天澤天祥天佑賢而克家府君買地西山自池塘原迂大父母
之塋舉父母之喪合塋更為壽藏其旁以至男有室女有家無
不如志皆天佑任其責家業落而復振定有賴焉府君喜曰我
有子矣我其優游以卒餘年乎而天佑至順辛未三月十二日
竟卒年僅四十府君痛膺曰天乎胡奪之至也哀動行路人
時子泰初十二歲秦來九歲府君字之教之憫憫焉歲時即祭
享祭禮焉拜與夫族姻故舊鄰里慶吊必與俱以濡染其耳目
既就外傳而泰初總荒府君進而訓之曰爾雖幼謝氏廟門
祚之與替係焉爾之村不材不以弟才學傲今爾不學則何以
材先緒幾何不自爾世墜耶言未已涕泗俱下至扶輿同登屢
難切鳴輶連之覺申訓以前訓泰初乃大悟垂泣語弟若妹曰
我事尚得為人乎不幸早失父賴有大父在今不用其訓傷其
心至使其憂不安豈有人而若是乎更相率力學後泰初承浙
東官慰使司江浙行樞密院泰來起直學積官為溫州路總管
府知事陪將仕郎入 皇朝者授平陽奕元帥府照磨府君不
及見之也府君年以至正癸巳八月十有一日後四十一年為
今洪武十六年泰初死亦且二十四年泰來實始質石以表其
請曰惟我謝氏有墓于西山皆出先祖經營先父之波也雲妻
幼子質氣成立不至屢厥除以克承今日無非先祖覆燾之力
積累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則是先祖有善而秦來不知非佳

無以昭示于孫柳不孝之罪將何以自道幸賜一言而刻焉余嘉府君之為有合外古者邦基族葉之義又多泰來之幸故撰狀之大節以為謝氏西山序表

吳府君墓表

平陽之士曰吳琛景玉狀其先祖問樵府君卒葬焉月于其孫息之數命其子禮奉以請於伯衡曰吾垂歲而亡吾先人非惟先祖之行吾不及聞其詳而葬亦且樵焉若又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為人之孫者將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於而昇之伯衡辱交禮父子聞文雖不足其何敢辭按狀府君諱應時字朝俊問樵其號也姓吳氏生于宋淳祐戊申十月七日為人簡重寡言笑而曾讀書經史百氏之說靡不淹貫兼通道釋之典侍宗族篤於仁履鄉閭焉於信誼元之延祐丁巳九月二十一日以疾卒于黎享年七十維吳氏其先閩之長溪人後唐時遷祖又新羅進士第來今平陽遂家焉五傳為仁矩凶年嘗設粥活飢民數萬吳越忠懿王聞而嘉之授陪戎副尉同產弟仁壽各二子曰元亮曰元震曰顯曰徽折居以所居自別元亮居潭頭為潭頭房元震居庄房為吳左房顯居吳樓為吳樓房徽居山口為山口房四房子孫咸盛在宋世起家對第仕者相望而元亮四世孫曰迪功郎傳娶徐氏子朝請大夫秘書省校書郎子才娶馮氏封永嘉郡君子奉議郎某路提刑司幹辦公事申着曼康氏封慶息郡孺人無子府君實郡馬王公某之子生母趙氏奉議命為子俞侍郎之孫介之以府君為賢延居甥館又徙家嶺門為嶺門吳氏之祖俞夫人生于宋景定甲子十二月十日卒于元至正戊子三月三十日至正庚寅十

一月二日始合塋于嶺門山之原子五人長潛孝交而獲釋果殺而直諫諫拜魁梧論議磊落然偉人也年四十二亡次曾求嘉場鹽司今次浩次源為淳者次現出繼曾氏女二人一適鄭良濟一適陳考明楷二子琛其長也平陽州前稅務提領亦為浩後曾四子城積官承務郎江浙行中書省除磨其操行宜政也借同僉迷里迷夫招諭陳交諛竊陷番易持節不屈名動公卿殉天富南監鹽司令入

皇朝由黃梅縣丞轉承事郎縣城知縣瑜早亡琪天富南監鹽司管勾一女婿俞端至正丁酉甲科進士同知龍慶州事琛之子曰愷曰愷亦之子曰復城之子曰季曰質奉殉祀曰孝琪之子曰南曰遠據著文辭工筆札亦嘉縣儒學教諭五文夫子誦誦誦端謀嗟夫富與賈易致也後嗣克肖世濟敬羨不易教也吳氏自縣令至今十有九傳將五百年矣而質子括孫後七相續豈非難哉府君復出而履之雖不世其祿位而孫曾皆所及家聲不墜則所以前承而後引者固自有餘格矣雖然彼之聲本之盛也流之長源之深也若夫愈父愈茂愈傳愈遠則又在乎若之凌之也揭諸墓前吳氏之後嗣其何不知所自而思所勉是為表

故元承德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周公墓表

公姓周氏諱誠德字守仁元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司軍副都元帥致仕禮同會太常禮儀院事封汝南郡康惠侯德奎之第七子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嗣德之異母弟也生母王氏以公貴封汝南郡君方至正末嗣德分鎮平陽總制瑞安懷府之中非無材智與之共事又有陳佐布列

左右求其臨機決謀之際以其可否為遠從行師制敵之間以其前却為安危求之他人固不能矣是以數十年間軍旅之事公獨身任焉公之為人也明敏而果毅沈雄而莊重大敵臨之而不懼小寇嘗之而亦慎失利而氣不變得勝而色不喜其紀律嚴其號令明其賞罰必其感惠洽其於士卒戰陳則先之次舍則後之其苦則同之俾乎有古名將之風冠之所居躬力計而險阻艱難未嘗揮也故二州四境之外以至閩括之區無不至焉焉乘計其大小戰無慮數百剋徑口小龍南山撥四隅三魁馬嶼蕩三港四溪夷百之官罔諸若縛金安三吳邦大珠李耶金翁瑞降張仲卿吳叔寧破金龍十禽程景安斬葛光傳吳佛五諸首而分北其徒黨復松山崇政障望方山三尖五巡檢司內莫二州而外帖閩定括遂拔棘荆拾瓦礫樹城塹濠拾葉流散存恤困窮遠近之民皆安於田里而無敢擾轉徙之苦又歲漕糴儲上供京師皆公之力也以功授温州路錄事轉赴顯按封同知平陽州事兼行軍鎮撫又權昭信校尉溫州路總管用刑官依舊兼行軍鎮撫副德拜同僉江浙行樞密院事而公拜承直郎浙東道宣慰司副使兼都元帥及嗣德為政命下而公遂以承德帥為行樞密判官公尤為方明善所憚方之攝溫也屢以舟師來侵公敗之香山又敗之徐洋矣卯春官遷溫之兵悉發以擣平陽焉安自以為為談笑取之而又再敗其款乃路道公麾下林淳林子中使沮同於內林淳以九月十八日執嗣德以送方越十二日林子中亦執公送之明善議公不下已公大罵曰賊奴爾請父行初海上朝廷貨爾死又昇爾節鉞恩莫大焉爾等不思報効而分據郡縣真大惡也我奈何下爾

且張士誠在吳爾不知為國家勦除之顧日夜加兵於我我受天子命守二州之地奈何而下爾也明善忌諱越左右劉公皮公曰雖齎粉我猶愈從爾苟活况剝皮乎竟以十月一日遇害得年四十有二至死罵不絕死死立自如雖明善亦嘔血白髮傑豪傑夫人同邑陳氏諱貞一封改南郡君父衢州路總管聯學敦誦太和母蔡氏嗣德被執以去夫人曰事急矣今日死生猶在我稍緩不惟欲生不獲雖欲死不獲矣我命婦可奪身以蓋夫王予以嗣德被執又明日自經死得年四十有五公故之未及葬而見執矣無子一女曰禮嗣德歸自南京以其幼子秦為之後而延邵奎為養子天死禮夫婦賦任養祖母祖母年八十洪武乙卯十一月四日終遂以己未十二月十日葬陸原之東路而具公衣冠與夫人骨殖附焉以為邑人雖祠公諱真寺而墓上宜有刻來謁文伯衡竊惟公奮鄉閭以民兵靖一分及臨患難則殺身殉義其功烈亦既足以暴白於天下夫人從容就死以全其節其貞何以加諸而禮以一女子能盡生事死葬之禮其孝又何如哉為臣若公為婦若夫人為子若禮此皆無愧於人紀而有補於風教者也雖欲不書得乎故無狀為表使刻以揭于墓以彰周氏之盛以為斯世之勸

諱府君行述

公諱安榮字榮甫姓譚氏其先豫章人後徙居潭之湘潭縣遂為縣人譚本齊之附庸其分土在今湖南歷城間春秋魯莊公十年齊桓公滅譚譚子奔莒子孫以國為氏其後故夷四方代有聞者見於歷代史湘潭之譚氏則顯自宋禮部公諱世績事祐陵官至札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宋史有傳是為公之高祖

曾祖諱某祖諱某湘潭縣志考諱義先隱居不仕尚浮屠法教
情山水之間自號湘溪居士號黃氏公生而穎悟母夫人授以
孝經隨口成誦既長嗜學博通經史百氏之說至於釋道之典
無不覽觀與從兄友朋交邦同居合巹交游焉至三兄亡無子
命次子應春為安朝後內外數百指齊以禮法而身率之閨門
靡不未嘗有違言動於治生家業日裕輕財而好施或飢餓
以賑餒者為粥以食不能自食者過貧之者予之錢不能夜者
給之糧距居之東十五里有渡曰牛欄下橋市在焉其川流悍
涉者以病車好義之家伐石以為梁直度之西自竹黃橋以至
關子街驛道出焉其塗阻知行者以為病蹇之以贊寺曰護法
觀曰梅仙疎宇推圮像設故弊繕修莊嚴使之煥然一新又割
田三十畝入觀音寺以飯其衆觀音之僧曰紹富護法之僧曰
道惠曰紹祖得遂難髮皆公為之檀越為人素慎重門有吏卒
避去不與言權戚無賴子相與謀強納券而焚其廬公聞之欲
囚之之諸子以不足為惠適長幼尤者為言乃止嘗有貧田而
自田與歸其田者公亦哀其惰而欲以田歸之由是人推為長
者時海宇承平工大夫以仕相高或挽公出仕公曰吾焉用仕
為幸有先人之業庶可以避燥濕薄田可以供祭祀具饘粥教
子讀書優游卒歲良亦足矣焉用仕為哉晚年得末疾伏牀日
久卒之前一日忽曰自吾感疾明日且暮矣殆不起乎而是夕
君護法寺傍梅辛者參寺之蓋陸天王迎公入寺幡幢鐘磬
錢鏤灯炷香花梵唄甚盛詰旦果卒辛詣門持曰以夢則已屬
縵矣聞者以為冥陰冥元之重紀至元庚辰正月廿八日也公生
于宋咸淳丁卯十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四歲六年已酉十有一

月庚申葬於縣之石塘山之原從先兆也夫人賀氏諱妙與同
縣人父諱某母劉氏婦德最優著稱鄉黨躬儉約善書算持
經如素以此終身公之世家夫人實欣助之其生以咸淳丁卯
七月十九日其卒以至正庚寅二月十日得年八十有四而以
卒之冬十二月某日附于縣墓左子二人應春應壽女二人
適王必大賀世發孫男六人明孫福孫女孫壽孫貴孫榮孫普
孫即今金華管軍鎮撫者也曾孫男二人榮榮曾孫女二人伯
衡歸自翰林學濟廷頤而語之曰濟年十有四而先祖即世踰
年而先父繼之後十二年湖湘大擾疾疫並興而吾母吾叔父
吾二兄以及羣從俱亡不肖若濟僅存喘息又越在戎行遠去
墳墓轉徙數千里之外二十有一年矣尚領先祖遺社竊叨祿
秩以不墜宗祀然先祖之嘉言懿行日就泯沒大慙異日無以
見先祖於地下敢以狀為請伯衡謹序次其實可以昭示後人
者如右

北麓處士李公墓誌

臨川有厚德之士曰北麓處士李公生故宋咸淳丙寅七月一
日卒於故元至正辛卯正月五日而以壬子月一日柩于
大壘坑之原則

皇明洪武五年也後十有四年其子錫波選為考試官而伯衡
亦自金華山中召至同事禮闈錫乃奉其交翰林修撰金我所
述狀求為銘伯衡文雖不足道則不敢辭退而按狀為記之曰
公臨川崇仁人姓李氏諱士華字廷實允麓其別號也宋太學
上舍生資善堂直講昂高祖也宋鄉貢進士城曾祖也迨祖也
元德父也盧氏母也賦才曠常著正如絕好學論記數百言過

目報弗志雖蚤失怙恃二兄繼亡獨支門戶弗克終學然經史大義無不通長於詞翰談論辯博此公之學也德祐失國江翰新附衆皆違違然公獨幅巾深衣翔翔邑里間意氣自如出其徐智治生坐使資雄於鄉此公之能也事繼母吳氏下氣婉容得其驩心以不及終養語及二親輒泣下被面听夕必展謂祠堂歲時節享祀必腆必潔初度哀慕如初喪終其身此公之孝也宗族貧者予本予之孤者鞠之死無以棺斂者收之有所貸不能庚而拜貸者度其終不能償出券焚之或以困求償曰通可緩先業不可廢也弗取威侵平賈出粟粟價由是弗騰湧人賴以濟不能食者作藥道上食之活者甚衆俾有盜原粟者見之矜其寡更益以他粟道之至有力假挺身任之不以煩細氏此公之仁也訓諸子以經術躬督視之不至夜分不得息諸子登春不敢去冠帶不敢私宴飲不敢劬沅俗侈靡此公之教也朝廷下鬻爵之令巨室爭取以自榮公恬不介意或持空名告身求售公嘆曰我且不欲以文學干進取涉銅臭之譏而謂吾欲乎此公之義也拜英道地作賓館環樹松竹蕉蘭賢大夫士過門倒屣以迎論文析理之際樂飲終日惟恐其去之亟此公之好士也里人爭鬪方斷斷然諄諄以片言曰此是彼非即免冠纓首釋去此公信誼之孚於人也晚好神仙一日樓居有神降焉相與倡和許公壽如盧真廬具年八十五意句曲山遊得立公上升去後公果享年八十六此公至誠之格於神也凡三娶郝氏無所出而曾氏陳氏繼也子四人伯彬仲鎬而鎬蕃其叔季也鎬字叔利萬學能文應詔至京師擢國子學士轉翰林編修領中都國子監事方獨用此公之澤也女三人丁師

周康晉戴尚德其婿也雅雅維其孫男也其曾孫則男二而女一也銘曰

李在臨川派出隴西代綿譜秩系序莫稽擊公之生門祚中微國步又棘亦孔之熾而周於智而優於材維云零丁有猷有為迄兀厥宗家用以肥不驕不吝既惠且慈維族維鄰執蹇執規執空執之載颯載遺衆方為富利威之鐵機揮開耀以要厚賈獨取我陳緡物平施粟弗翔貴澤及恒贏闕家以則左矩右規於世無求愆琴誦詩於赫今譽遐企推享有壽壽期望人豈不貴捏符東麾多行不義喻不掩疵曾不如公皂帽白衣無愧無作式全其歸凡也有子際遇

聖時其鳴以文一代宗師何善不報天豈遠而發其幽浩勒此刻辭

李維鏞銘

臨川李鎬叔利甫為學正國子監之六年其弟三子維鏞年才十有三後七年叔利以翰林編脩領中都國子監事入考會試與伯衡同事禮闈數曰吾兄維之歿久矣余未嘗一日而不念之君幸而賜之銘以慰維之不幸以紓乎余之哀也伯衡曰鎬王達原者臨川也鎬和敦夫者豫章也達原敦夫置於村而喬於年惟得言立如二公者以為托故其命維短而其名則延叔荆哀其子圖其不朽而屬伯衡銘焉願伯衡豈其人乎哉後二年伯衡考試陝西還次中都復會叔利而叔利以王招所為狀申請益力嗟夫天下之實天下之所共寶也子弟有若維之聰俊穎拔夫豈多見乎材成而實就出為邦家之光吾堂誰不屬望哉而不幸夫關伯衡固傷悼之不能已又安得以源薄而拒

叔刺之請乎維小字實寔生以丙午三月十六日風骨峻整肌

膚若玉雪目光輝射人見者以為奇器數歲坐之膝上口授

古詩歌數過釋不忘其母游氏携至南京八歲耳拜跪唯諾應

對周還進退巖如成人間從長者出遊見古蹟勝槩必請問所

自而謹識之已而就傳國子監受小學四書六經正文日千餘

言即能了其習作字不待提教而得筆法朝夕諸生從博士助

敏問難雜釋疑而拱聽焉於其自歸語然也博士助教若趙叔

銳幸劉紹先諸公甚愛之試以詩課隨口譽應若不經意而出

人意表莫不嘖嘖歎賞以為叔刺有子同舍生壯者冠者咸與

仇禮初不敢以童稚視之責游子姓邀與共飯輒固辭或問其

故對曰不預人之青泉之味也暇日寫山水樹木人物禽羽之

類種種有思致嘗刻木為戲具狀宛如琵琶扣之琅然有聲其

智巧多此類平居事父母及其兄敬曲而恭敬撫二妹尤篤於

愛居國學四年是為洪武戊午其春欲與其兄歸其鄉者其祖

母叔刺以道遠弗許雜涕泗終日冬十月四日得疾痊而獲發

易數醫愈劇維見叔刺夜坐其旁慰以危憂之強自文曰兒無

苦願大人就寢帶母免憂也疾且革其母哭之恸復張目曰天

壽命也兒死焉足惜願母氏割愛竟以十一月十日卒與叔刺

遊及識維者皆來弔祭哀盡哀是月二十七日送其柩崇仁里

以月 日附葬大麓先祖比麓處士兆火銘曰

維也誠李氏子弟之秀使造物者畀之材而又假之以壽其所

成訖豈不允爾而裕後奈何蘭方茁而萎草未駕而仆人且痛

惜之而况於其父母嗚呼

蘇平仲文集卷之十四

誌曠

桂府君墓誌銘

袁貞敬謹誌

桂府君仲晦甫以洪武七年四月十六日客死南京其子晦西

骨遠諸暨卜以是冬十有一月二十有九日葬于季亭鄉虎符

之原前事贖門泣且拜求銘以定銘余見仲晦起布衣儒者

千里之地而治之過事立決嚴不失於苛寬不至於縱吏民

而安之不能數也庶幾窮能致用者由是樂與之遊未二歲

而仲晦就遠以去去僅八閱月仲晦則死矣於感悉夫尚忍銘

諸雖然余知仲晦者非余而誰銘乎仲晦自末冠時解推其家

貲與其兄弟入太平山中且十餘年父得重慶疾諸兄又或破

或亡乃歸家投徒以養父父沒夜葬一遵家禮兄弟之遺志每

數百指無一毛之覆一壘之耕而以生以育皆藉之仲晦至正末

仲晦携而俱避其孝義里不以急難輟其恩意里人高其行或

致餽遺雖居貧未嘗苟受即受後必償之 國初士罕乘時

赴功名仲晦獨累薦不起會 詔徵儒者有司起中興至

京師遂以四年冬擢奉議大夫同知金華府事初蘭溪民有以

私鬻鹽繫獄者其父伍夜劫以去既捕得之上其獄于郡郡當

以在外而抵捕者罪殊連坐繫甚衆其間有合符杖而又港者

仲晦至閱其橫杖而遣之後捕者之家奴請于 朝下臺司取

具獄鞠之訖論如捕者言諸署檮者例解官從中立府作室仲

晦坐焉庭中立府三月後徵至京師後四月竟以疾不起於歲

仲晦而止於斯即決慶不以其類乃若是耶所謂天者其果可

必耶抑仲晦嘗言君子之居官也誠所當為者勉焉而已矣宜

復職事而受首長尾端若夫利害成敗得喪則有命矣彼庸常以求全者非不計較而詎知禍券之來常出於會巧之外故吾服官以來事無小大義所在未嘗首鼠也其自信如此而猶以是瑣瑣者為仲晦實悲喜焉則余之知仲晦亦淺矣仲晦之元金華人聞之哭之多失聲此豈徒然者哉仲晦名昱世越人嘗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世貴氏其生以元之延祐甲寅二月四日娶薛氏子一人緝也子皆因仲晦自號繼其群行為善者子傳而語仲晦曰乃若歷官治行尚留書之而今遷銘其墓是則可數也銘曰

原可而仕亦順乎命也隨試而功厥有假蓋也正道而行其以真也方駕而暇是以無間也又不有年天之未定也既全其歸抑之何憾也

趙州判官張君基銘

余遊平陽邑之士致孝於其先祖父者多獨余銘其墓而張生室寔體錄一日屋閣筆法然出涕泣而問焉辟席曰人之父母皆得公銘以為不朽之托而屋之先人獨不得公一言以傳不朽是以竊自傷也余哀其情命以狀來室乃屬其父文金錄先生具世系爵里因其仲父正拜申請乃為取而誌之曰君諱明善字思誠今以字行性張氏溫之平陽人其先自關東遷始家金舟御京與梁端平問迪功郎殿對副又遷居縣西豈遠里曾祖泗成淳鄉原進士祖文奎博學善詩州推為三老父邦欒以孝行聞母林氏宋大常寺簿姓之有孫女也君生三歲病漸醫者以為不可治去之是夕醫者夢老人曰張氏兒今當也何不飲以餅甚飲明日持以飲之果愈稍長自知力學年十五父沒執喪哀甚嘗事其母從進士孔克復懷回書進士六

養母以信誼重於鄉閭其文辭猶有聲藉紳間 國初孫女以行中書省庶磨製判平陽辟君參贊軍事時賊聞皆未入放圖君馳詣行省白攻取計今會國李公任方面之寄一見語合意不覺席之前也與之談論連日夜欲留之幕府君以母老力解歸洪武元年任察察事能勇以賢良薦於 朝耀將任郎真定府趙州判官自內出白金文綺綉布賜之母長皆與焉既蒞事州民猶有保寵亂者而征虜制將軍郭國常公啟居之君曰皆良民也吾為 天子牧民坐視可乎指君門自言願奉

楊天威往諭之下郭國許之即抵雲龍寨呼其酋曉以逆順禍福其酋猶豫左右起君還復命曰不爾將以後期併就誅矣君曰以吾一人易一寨人之命吾固甘心也卒諭下之所活無慮萬餘人明年夏秋大旱君與成走群望懇憐連雨三日歲以有秋方戒使者歸 御賜特繒為母壽且迎致就養而明年三月

三日君竟以疾卒于官得年四十有三在官二年平易以得民廉慎以叙史獻無滄囚庭無留事里無橫斂民安而吏畏之至是會災於庭其衷感與喪其親不啻季弟正以其年十月二十日負其骨來歸壬戌十一月甲申柩於崑山先墓之次配韓氏志節卓然子男二人庶其長也况堅君平時屋五歲堅三歲皆

君二弟卯翼之長大則君之教行於家可知矣銘曰

鸞鳳之儀玉雪之姿學無不窺材足有為出遺 聖時為良史師州民危疑保厥險職諭以 德威投降降恐遠千百老倪乃免

誅矣載附載銘歷歲載期民莫不懷吏不敢欺命也難知竟止於斯不究設施有識嗟咨老母在聞弱長稚兒望君未歸而歸以尸亦孔之哀孰不涕洟崑山窆苑在茲莫堅匪碑則此

銘詩君有餘悲我無愧辭

譚益之墓誌銘

公諱應辰字益之姓譚氏伯衡所為著行述諱安康府君則公父也母賀氏府君素仁厚好施予號稱長者更卒至其門謹避之歲與午大役無賴子群然具姓名稱算於富家不問允不允解發願取粟且至府君所府君以民命方急故因以乞之公曰借使因而乞之彼未必以為惠也彼長効死若耳兒有以處之矣乃集鄉鄰與之粟曰積此將為爾眾備也幸相與守之衆庶然願盡力無賴子計阻官等亦捕其于法嘗有質田於府君者既而其人欲自到莫歸其田府君憐憫然公曰何畏也出語其人曰數畝之田與七尺之軀孰重表家翁未嘗不可以誠動你若以誠告田無不歸者今計願出此將執爾送官况肯歸爾田乎其人滿伏求免乃釋之聞者相與語曰譚氏有子矣門戶之事挺身任之性明敏而又有符苟符且下事曠已集或科錄而更舞半低昂即指痛詰之曰我若君父可欺耶而輩猶欲莫敢譚乎吏謝改之則已不然輒詣守長發其奸由是皆驚悼之為人尚氣節居鄉里豪悍者抑之善柔者扶之拯其患難恤其窮乏而問其休戚歛租額存而無徵者諸里胥率取償於細民公曰細民饋粥且猶不給彈尚堪此出已粟以償人多德焉平生不治產業家之金帛粟布其季司之畧不經意歲庚辰君府君處訂陽上文齋發于古本久而不痊一旦增劇曰吾往矣呼二郎來二郎其季也季來前已不能言第執其手嚮諸子作指畫語告狀有三遂卒至正辛巳七月二日也得年五十公以至元壬辰五月廿九日生以乙酉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合葬百塔山先

墓之次娶黃氏淑靜而仁果生於元貞丙申六月二十三日卒於至正壬辰某月某日葬於旱塘衛子男三人福孫壽孫黃孫女三人未行而亡孫男三人榮葉集女四人尚幼黃孫今易名濟以忠武校尉為管軍千戶所鎮撫成平陽使過金華諗于伯衡曰痛念先人垂沒口不能言而猶欲詔告之豈無望於親諸孤哉夙夜鏡懼弗克上副鵞望之意際遇 聖朝幸以天寸添獲位序所以致是者皆先人積累之故願以馳驅南北於其幼躬樹德以前承後引者為爵為侯昭示後昆又猶缺焉敢以高請於盛元之將亡大家右族棄骨肉去墳墓散之四方而其後無噍類者豈少哉濟獨克保其宗洮於播遷之餘而又克立功成名有祿入以供祀事斯易所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者矣推原本始播以銘詩俾子孫知其所自禮亦宜之其世系見府君行述中乃銘曰

譚在成周附庸之國後併於齊子孫四出以國為氏世有顯人公居相潭端明之孫材足有餘而不榮仕儲德于身以開今子桓拒令子既武且文為 天子使望于一軍號流之長匪源之清惟本也豐其枝斯盛爾孫爾曾視此刻銘尚思愛自益謹其承

故肅齊吳君墓誌銘

昔元氏有國自延祐之後士多尚英文而馳聘虛名其於國學不見苟且尚何望脩身學言如古人哉及至正以來而其風沒靡焉平陽吳氏於其時曰苗府君曰海府君曰涉府君皆刻意於經術力行於家庭抗志不仕自足山林以孝友忠信禮讓廉隅表勵其族姻鄉黨而涉樛為遠近學音所宗尊之曰金剛先

生於乎可謂特起於流俗中者矣君於苗為曾孫於海為孫而涉之子也名舉字子庸材在克肖能守其家法為人聰穎敏達博極乎群書而達於史古今理亂存亡得失是非之際無不貫穿其辭翰亦清潤可喜平居直諫不以言為容悅遇事裁決動中肯綮君之為子也養志為先親所欲為委曲承順不以家之貧而檢其親肥甘輕燧皆不失時得美味數舍外輒持歸以為奉時物親或未嘗人以飽之不先嘗也親沒哀毀頓絕三日不近水漿親戚懼且致疾強之食始進饘粥葬祭一遵家禮人咸推其能孝處兄弟之間怡怡如也篤於教子既廷致名師于家又飭禮幣使之遊學而教之先踐履而後文藝蓋悅化為待宗族情文兼至吉凶赴告歲時會集事為之規而周其躬乏恤其疾病秘其思難必竭其力至於故舊鄰里亦然不知其力之不足必稱其情而後已由是信誼大孚里有不平不語有司而詣其門君徐出片言曰此直彼曲咸帖帖聽受謝去嘗構小樓藏諸其間播神學者多就之而君亦喜得朋也相與講明唐虞商孔之道或夜分不寐或淡旬忘去益將磨礱浸灌以闢夫聖賢之闢與志未及就而死及之矣故君之死士類咸為之垂傷卒之日至正庚子七月十四日也上距延祐丁巳君始生之歲得年四十有四以壬寅十月十六日葬于里之靈山原娶陳氏後四年卒其生以其年月日其卒以癸卯九月十七日其葬以洪武戊午九月廿二日墓在金山之湖里丈夫子四曰任陳出曰田曰毅曰堇側室滕出君卒時諸子皆幼後皆克脩其業以出其冢任舉明經為郎福建行中書詳練廉聲稱藉甚君之教行于身後又如此余聞君子病無闕焉非有待於外也有待於

外而後聞則君子之不聞者多矣今觀吳氏一門四世不出里開布衣沒齒而其生也有稱其後也有傳則彼以詩書為事孫馳騁術藝而名卒達職者非感歎此任之請銘余喜為之論次非徒以頌其孝思亦將以風吾黨之士云銘曰
備其行誼環處里間游于高明蟬蛻早序庠有與教之師儒已
有執政之大夫而諸學者惟其履是趨而聞焉者惟其言是守
扶匹夫而化鄉人者其非吳君之徒也歟

孔教授夫人汪氏墓誌銘

伯衡既銘吳江州儒學教授孔公之墓其子克烈復法而言曰
先生幸哀克烈為吾父著銘墓石惟克烈三歲即孤而不殯其
世者吾母之力也顧其墓其允不得合而銘之克烈懼其難行
將遂匿故敢申請為發先生重哀克烈而慮以文昔杲齋即君
季明以古文名世而新許可間卷之士磁名獨行以其言著文
字而借譽取重者樹樹焉伯衡發其遺文得孔母汪夫人傳則
克烈母也傳凡四百七十餘言以謂非惟用勸天下之女婦亦將
使為士者聞之內愧而自省也於顯其推重之至矣則夫人豈
可以今人目之哉何忍而辭為銘夫人諱淑真字道寧其先飲
人靈惠公之後也五季時避亂來吾平陽至夫人父始從君郡
之靈地坊遂為郡人父諱鼎新學行文章為儒儒宗門人因其
自號稱之曰桐陽公母潘氏有賢行夫人生而淵靜聰敏加以
儒業習禮法通經史善筆札而精於製製結縵事父母以為賢
親於擇配其父來與平陽州教始以歸孔公時年三十笑接宗
姻以敬處妯娌以和奉祀豐而潔白吾不逮事身始所以追養
者其敢不恭孔公宦微所至以性剛的氣為守感所嫉而兄於

蘇斯之仁鳩鳩之均與古倫子見請述作表其卓卓自先覺焉
遺文是較勒辭于堂史而街号

夫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諱萬字妙福姓周氏揚州高郵人嫁同里陳氏為諱元吉
之妻今武毅將軍子戶馬侯俊之外姑也父諱某母張氏夫人
承懿慈恩在室事父母盡子道聯陳氏事舅姑盡婦道生一男
兩女而元吉卒時夫人年三十有八寡居任家政能勤儉理細
微時敏敏以持其門戶選婿里中得武毅君關甥延之後七
年兵興武毅君與夫人之子國賓乃奉夫人渡江而南橋居姑
蘇既而武毅君與國賓俱以材勇推義兵萬戶國賓後戡不旋
踵以死武毅君超遷浙東宣慰使司都元帥分闕臨安入
皇朝除今官成金華移平陽夫人食其祿者三十年年七十餘
矣聰明康強起居飲食如少壯者武毅君姓壻所遊皆東南與
區朝夕率婦子致孝養所以奉之者極水陸之珍凡與武毅君
為僚為友者必升堂拜夫人見其貌恭其色和其言仁其動上
中禮瞻望咨嗟以為盛德之母而知其享其福祿也固宜洪武
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卒於平陽之官舍上距元之大德甲辰
夫人始生之歲得年七十有九遂以九月三十日葬平陽縣馬
全鄉鳴山之原而隔餘婦最者海內鼎沸母子離散以脫旦之
命者皆是也藉令衰前越在異鄉者濡沫以全活免於飢寒亦
罕矣若夫人有武毅君為之婿肥甘輕煖適其口酥優遊朝夕
之間周問承平之樂此百不一真也復值海隅年誦高年令終
自合至做情文備至遠近遺愛出矣之日而為之罷者祭以過
軍送者千數百人而行歷高故此千不一真也夫人得此則無

禍者以夫人能規謀也歸孔公八年而孔公卒于吳江噫指西
血棺內誓不飽適成歎人恐其一弱婦安能返觀二千里外而
夫人遠克以其機歸為填子新龍舉先夫人陳氏之喪合而雙
焉屏去膏沐園門紡績不與親戚接夫之族亦罕見之孔公有
女弟歸薛氏方卒居乃迎裝與喪而養之諸子在強抱常當器
之曰先聖人子孫不讀善自樹將差先聖人此若父平日用以
自勉者故我今以之勉若守若爭其識之蓋子五人其一前子
其一尊子夫人恩之無幾毫享傳其子亦自以夫人之恩無享
得諸子長大分田廬財賄什益為七以三分與前子而命已子
學子各有其一人以此益賢之善生理家業日殷然有餘賦以施
予奉飢者在門與衣食林政若不及且勸之曰彼飽暖者亦惟
力農工耳爾奈何不自力感帝去而自力者往往感從夫人饋
餼過期而贖禾宜取麻穰質不能償者則焚其券過濟蠲以禮
濟婦日升堂起居夫人一或失行即戒門者絕之隣如惟恐見絕
於夫人感知謹飭桐陽公捐錄已又惟潘安人在堂治美飲食
往饋之使者相踵有疾即端侍不問寒暑乃貧發持錢帛以助
弟姪喪葬其兄病沒亦如之外家有田五百畝在平陽之南明
布木力役之征夫人命諸子任之欽欽急賑代之輸三十年猶
一日初孔公作新弟而出汝吳江第中時見怪物及夫人還自吳
江象以告且誠勿即居夫人曰我不惟其性亦自不惟卒入君
之而惟自是不復見雖程子之母何以加諸寡者三十七年卒
六十有五而卒至正戊子九月廿六日也子克烈克漢克勳遂
以辛卯十月二十日安厝南湖九保頭原銘曰
齊夫人考公葉克博妣訓開号兩兒之標三遷之教克允號号

大丈夫以為主復何憾哉叙而銘之用以慰夫人於地下云銘曰
葬之以禮不參其異祭之以時不必其子持斂夫人是謂受社
有對若堂銘者大文

楊子喻墓誌銘

楊子喻墓誌銘
楊子喻字子瑜幼穎悟好學於鄉先生
鄉如圭受尚書治進士業業成而世亂遂絕意場屋自指門於
君鳳山之陽隱居以養親父既沒奉毋鞠盡歡暇日惟長松清
竹叢桂幽蘭清泉白石為伍於術數無不通曉性尤嗜吟出語
清脫一持金士咸相推許 國朝初下闕使諸郡縣吏復逐士
之知治要而有吏能者性為之由是起君如商州君雖為列曹
掾遇事侃侃與守長論是非可否不少遷就尋以母年高求歸
侍守長曰子儒生非他人比 朝廷所以用子者不在簿

朝廷所以用子者不在簿

書細務也亦欲使子補察吾為之不逮耳奈何求去君欲歸不
得自號商山吏隱既而父母老者例賜歸君遂改鄉扁其居曰
商山舊隱方喜獲承歡親闈而乙卯冬遽罹母喪哀毀骨立至
于成疾戊午五月八日竟不起明年十一月十有六日葬于歸
仁鄉玉蒼金山之源娶李氏三子伯曰鼎仲曰泰俱讀書易文
院世其家李曰成出後求嘉吳氏三女一適陳進一適廣師一
適徐謙孫男一曰閻閻女四余道平陽縣奉前龍江書院山長
高賜狀因余交張正來請銘狀稱君在冠擢元斤時東西原道
甯以物腰纏之頃刻不少真扣之則求嘉王廉所寫白金也或
問君曰時勢如此固有之亦可以藉口矣君曰唉內欺吾心外
欺吾友不義其甚焉所獲與所喪孰多寡迄歸金王廉雖王廉

亦自謂出望外也士以此多君君之在商州也過四皓墓下未
嘗不喟然大息曰此四人者高蹈物表而吾去鄉半萬里為斗
食吏屬不愧之依何不能去余雖不識君其為人可樂見矣嗟
乎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慕莫大於功名君臨財則傾囊而又
安分澹然無慕乎外以全其躬是皆人之所難可無銘乎銘曰
學優行完利吾不遷世好澹然天者以全雖高其年名則孔廷
我銘其阡慰君九泉

見山廬士王君墓誌銘

古之君子雖居吟臥視夫人不獲其所未嘗不以為已憂而拯
之蓋仁人之用心也後世之為君子者雖賦乎民若秦肥之視
趨齊往往皆是而况獨善於山林者乎若見山廬士不猶古之
君子哉世有斯人吾焉得不與之乎廬士敦厚而謙恭慈和而
雅飭其事親也愛敬兼盡親有疾惶惶焉至廢寢食無朝暮頃
刻不離側毋啻鱸魚病間食之而至于大故廬士見鱸魚釋流
涕披面終身不忍食卜地枯山葬其親而樹求思辱墓前以備
祀享故第厄十齋被家人請重構廬士曰吾祖父無所安靈而
暇治居室乎即居址之南躬祠堂三間左右翼以夾室率子姪
時節行禮進士孔君賜記之其在內之行如此達之於外者尤
非人之所可及也至正戊子夏大旱齋沐詣雙劍靈秋懇禱大
雨連日歲以有秋洪武己酉夏旱禱于石虎之靈秋丙辰夏旱
禱于新興之靈秋皆得雨如幼民大慰焉里之將單禱于陶
冠行者以為病瘵士購石做備葺之其脩四丈其廣五尺又荒
括里路一百餘丈一錢不備於人歲餽報發厚賑乏金者九鄉間
死喪不能收者則施以棺材叱林賦以食指聚而不能存活將

以六歲兒弱之於水處士聞之馳往止之患以粟且衣食其兒
于家有張生者困於役頓處士而姓訓其虛以為報處士曰吾
宜望報者哉不取靈慧為寺法堂又啟莫能與處士捐貲為倡眾
雖然越之未幾而告成於戲處士真古之君子哉嘗聞之有天
爵者有天職焉孰無天爵則孰無天職也何謂天職盡我之所
當為者是已天地萬物不外乎吾身則位天地育萬物何莫非
吾之職東廣微非有民社之責而為民清兩亦惟盡吾當為之
職而已矣處士於鄉黨之民憫憫焉憂其早乾成其津梁除其
道路歸其死喪拯其飢餒濟其困窮豈不猶廣微之用心哉世
有斯人吾焉得而不與之乎處士伯兄子仁之墓余嘗銘之而
處士之葬也其子復以銘為請尚向辭哉處士姓王氏諱京京
字子昌十四祖曰六評事五代時自長溪亦岸來居平陽金州
人以其族之碩大也名其所居里曰王輿咸淳鄉貢進士公甲
曾大父也脩大父也紹祖父也母項氏宋欽州陵山縣王溥采
英之孫女也處士襲祖父流風恬於進取築室風岡而隱居扁
曰見山故內交者號為見山處士娶吳氏男子三人曰傑曰侃
曰梧女子二人陳深吳惠生其婿孫男二宜選宜進孫女二生
於元延祐戊午十月十一日卒於今洪武壬戌六月二十六日以其
年某月某日葬于烏石山之原銘曰
王氏之光世有碩人隱居行說而不求聞維處士君享德之醇
高尚其志寂寞之濱我卿我隣執咷執呻執窮執困舉切吾身
利與害除小大歸仁世之君子有杜有民而祀其膏寧不愧君
烏石之原此新墳橫蓋之慶燕及子孫勒辭墓門名以永存

林縣丞母吳夫人墓誌

鮮平仲文集 卷十四

夫人姓吳氏諱昭溫州平陽縣人宋本常博古蓋古之者商孫曾
祖聲祖梅父美母項氏夫人歸同縣林氏為禮善君之妻有子
三人伯曰維高叔曰慶符孫承季曰杞陝西按察司書吏自一
子出仕夫人居常禮對以政成疾及家僅函杞饋餼至自陝西
夫人憫其去家五六千里而項于異鄉哭之過乎哀疾且增劇
竟卒于洪武七年甲寅八月癸亥享年五十有五維高奉終
娶用七日亦卒杞字維清先夫人卒一年癸丑十二月初三日
卒之日也得年二十九維高名嵩後夫人卒一年乙卯九月十
四日卒之日也得年三十六仲子賓奉繼善君之命以十一年
十二月庚申葬夫人萬全鄉栢洋芳輿先姑之兆而以高杞相
焉既葬之五年萬全州府儒學教授徐君宗起為狀來請於林
氏林氏東西隣也於夫人事得之最詳而言之最盡乃為取而
書之曰夫人幼而柔婉長則禮度為處子歸林氏善事父母舅
姑女工之事不煩父母教訓而能不以舅性敬厲而愛或弛不
以姑性知慈而敬或應中遭兵革家計頗艱能斥簪珥以致養
曰舅姑難得財物易致二人髮皆蠶種矣欲奉養適如今日其
可得乎故蔬食不給而甘旨柔脆之奉恒過乎舅姑病晝夜扶
侍久益不懈姑沒未幾而舅繼之喪喪克如夫志夫人寔左右
焉其夫稍致美夫居室衣服夫人解曰妾聞大禹聖人且猶卑
宮室惡衣服况眾人而可不儉約乎君之功務殆非貽謀之道
夫善其言而為政行處妯娌接族鄰無婢僕各盡其道而尤能
成就其子女以此三子皆克肖二女嫁徐斌潘珍皆以賢淑稱
於族為女而女為婦而婦為妻而妻為母而母可不謂之賢乎
謂宜見其子之成名享其子之祿養孰知天壤奪祀之命而夫

一七九

人亦奄至大故於又以哀毀卒于服次是於君之心不為大憾
與夫為人如前所云而卒不至於壽且貴所謂天道安在也雖
眾人不能不盡傷焉而况於其子乎固宜質之級級歡圖其不
朽也何忍而不為之銘哉銘曰

有子而夙夜救濟之固冀其成材而顯融於世也子為材成而
出膺祿位是謂能承親之志也為親者不喜而憂憂懼竟不知
何為也此吾於夫人之學所以拊髀而增憤也吁嗟夫人婦德
之慈母儀之備則固生無愧而死有餘裕也

周君墓誌銘

厥今郡邑間巨室非不多有家而無塾里相望也有子而不教
家相望也余未嘗不太息焉及來平陽聞君闢塾于家歲必招
廷師儒以教諸子君前龍江書院山長高君賓叔前福建行省
左右司都事吳君以仁前鎮州判官黃君恩越皆俯就其指歸
君之家不過中人之產而為巨室之所不能為非有拔俗之見
則何以能之余甚敬重之君一得見余而竟以病卒故其卒也余
尤嗟惜焉其子驥卜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鄉某原某高
君之狀謁銘余固不得而辭也君諱中恩字國賢姓周氏其先
國人今為溫之平陽人曾祖綱祖恒父公雅母金氏公雅生于
元之至元乙酉卒以至正甲辰敏於治生施與不靳世不克以
者資之稱貸不能償者已之居常詔君曰我勤儉立業爾克守
以贖子孫衣食自可有餘慎勿使外羨也君服膺謹謹非門戶事
未嘗見解今必以身率子姪焉君家庭方於孝友處鄉黨於謙
和交朋友篤於信誼親沒治喪哀既葬作于墓下以時展省
事之猶生存也經則而祭死有先人之風管以重購得此寔溪陰陽

家以為奇蹟聞黃思誠欲葬父而不得地輒以奉之出契券授
之思誠昇以宜君曰子於我乎館辱與我為兄弟交子之親猶
吾親也向使直耶為之筮日而董其九役文兄賜滿早逝有遺
孤女君育于家比長大擇婿得瑞安曹朝賓其資裝遣之權勢
所在人爭趨逐君獨退避人咸服其行每自告曰我籍前人遺
祿有屋以庇風雨有田以具糧粥賦稅之供實祭之奉妻子之
養足以給矣而猶朝夕仰拾俯取是不知足也吾豈為之哉日
惟事教子既為之求師又為之求賢大夫士使承其下風而所
以奉承之者尤欵曲至作水西亭以備宴遊既而過看崑山下
方蒔花藝竹規規搢紳先生徜徉以終餘年不虞遽以疾不起
矣年五十有五臨終惟囑曰爾祖訓我孝弟忠信我傳之尺
寸不敢遺獲念勞過之人則敬此也而克率而弟遵而祖之訓
又克勤於學孝於母無貽祖父羞則我雖死無憾矣君生之歲
為元天曆己巳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之歲為今洪武癸亥四月三
十日前娶鄭氏以元至順壬申正月十一日生以今洪武壬寅
七月七日卒而以丙午十月十一日附葬先墓之火禮堂壽
氏子男三人長即驥前室也次驥次昂女四人皆在室高呼
先哲以師教與父生君食並稱則師之所休夫宜輕也哉奈何
叔世漢焉不知用其情而觀子弟之材門林之升又何自能之
君之於子也不遺之金箴惟慎擇其人而俾之師承亦可謂時
宜而獨行者矣吾故揭諸幽高庶幾有聞風而興者是為銘

能知州妻王夫人殯誌銘

洪武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前宜興知州能君樞之夫人卒于金
華得年五十有三五月于七日附于發文卿陳監山先姑之兆

而屬伯銜結其墳宜與之言曰吾妻歸晉寧王姓王氏世為平陽之襄陵人父善卿仕南陽遂家于南昌元兩浙都督運使離則其伯氏也初雖讀書于家吾妻處其旁日聞其講說由是習文

又非其善劇製縷結事雖取至順壬申河東鄉薦下第補好東廉訪司書吏轉南察院書吏五妻待其母孫就養金陵先府君

時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需次金陵遂為樞請婚焉其來歸也年二十矣先府君性嚴數歲時事祀必極其豐腆致其精潔且

善結交所交無非名人魁士未嘗一日無賓客亦未嘗一日不設宴子弟奔走供張治具尺寸悉其指畫已獲建威備備焉吾

妻敬恭特事舒徐不迫無廢事無曠典先府君未嘗不稱之曰能先宜人張庶母聞時皆在堂吾妻奉水兩姑各盡其道而得

其惟心家人化之庭無間言從樞官於四方自慶早約治蘇蘭麻泉有知小家婦女未始以兩家將成妾其驕驕羨羨而擇之

假守宜與坐以大水不及以聞獨民田租既罷官猶藉曹南京城南京督督晉陵吾妻益出替珥簪之以舒吾息且諭吾曰命

也其順受之暨蒙恩來金華求益落後徒以糊余口而吾妻處之泰然無異貴盛時上奉吾母閣下撫吾弟機切不以貧而間

恩禮也相戒相成以長吾子蓋不能無望焉亡何竟以上氣疾不起矣於乎悲夫二子長文次文燦一適江寧王文毅樞嘗從縉紳先生遊學自謂識道理榮辱得喪無質于中一且更患難而猶不能釋然而吾妻克有恒德隨寓而安為婦三十餘年未嘗見其甚愠樞以是愧之文燦令甫七歲於其淑德懿行他日當不復能知則國其不朽固樞責也敢託諸吾友伯衡辱交宜與分深至言難不文誼則不敢辭庸備著其語而

結以系之銘曰
盛衰之際處之為難君子猶爾况婦人焉不驕于盛不戚于艱嗚呼夫人可謂曰賢

柳君妻潘氏懷誌銘

夫人姓潘氏諱益娶之東陽人歸同郡浦江柳氏為穆之妻故翰林特制文肅公之孫婦也有子一人曰士忠女一人適湘府

伴讀葛誠夫年四十有三卒於洪武元年五月二日以十年九月九日葬歸之通北鄉城寶瑞之原夫人之父曰連達之父曰輝

輝之父曰輝宋李嘗舉進士遂之配劉氏號知書習禮法有賢行夫人目朵耳濡在室為姑女舅結織紝縫紉刺繡不教而能

容止幽閑服飾雅潔諸女取則焉穆之母於夫人臨姑長釋所歸必以妻穆父母愛之欲其長在左右遂延穆於明館越十年

始聽其歸其歸柳氏也事舅姑為賢婦任家政事為品節各有條品嚴不傷和儉而中禮處內外親戚間咸稱其情待如隣故

僕一撫以息夫家故有田而歲恒乏食夫人猶和田腴者十才二三曰與其瘠而多執若使而少瘠而多所獲無幾徒因匪飲

請其夫鬻之更擇便利者市之仍出裝奩助之自是歲不乏食至正末盜起旁近盡室匿山各間囊素德掠無遺比還家囊盈

四壁也人以為難處夫人能以理自處又能爾隨以安慰其室姑使不知其不足而忘其憂及舅沒相夫力貧以治喪葬而禮之所當為者無或缺于婦天死昇其姊時首飾衣被歸其外家日婦無兒女我家何敢有其遺貲其外家辭卒歸之亡何得盛疾雖伏枕而綜理亦決內外小大事循尋常時自度不起則為姑治送終之具必備必誠曰我旦暮人耳終不得接吾姑矣所得

効力者此焉而已夫人之行如此誠賢乎哉安可使其無聞乎而士忠之先配吾甥也以誠夫之狀來請銘為之銘曰
內外族鉅且華德稱之宜政家吁可嗟善不遇

節婦鄭夫人癸誌銘

蘭溪有節婦曰鄭氏王珪之世也其貞節淑行宗稱之鄉
稱之士大夫稱之下遠兒童僕隸稱之既沒世見其子孫則又
從而稱之曰此王節婦之子若孫也嗚呼懿哉節婦孟子所謂
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者矣不賢而能之乎家君仕蘭溪府伯
衡年終七八歲日從往來燒燬其家奉節婦衣素梨棗節
婦愛之猶親子自使侍遊園廣吳越及忝郡薦上春官召為國
子為官行過蘭溪必望閭而趨見節婦三十年間或四五歲一
見或間或一見或歲一見或歲二三見節婦見伯衡所以遇之

甚厚比伯衡辭兄翰林之命來歸養過其門求見節婦則死且
奔矣為之茫然出涕方欲往拜其墓而珪見焉知節婦九
行許且給莫伯衡若也銘非伯衡將為誰節婦諱妙淨祖母曰光
祖父曰升世為蘭溪人節婦自為處子時以孝謹聞年十七歸
珪父諱祥府君事其舅姑如事其父母舅姑死役祭如其生為
王氏隔十八年而夫沒其夫垂沒時語節婦曰吾家素貧破產
數盈不足以存身曉田數畝不足以糊口吾之生也存活且猶
不易况今吾且死若將何恃以存活宜及若少艾擇洲依無以
吾為意也節婦曰嗟乎我與君為夫婦踰一紀矣猶不知我心
願以言嘗我耶君如不可歸不守節自力於衣食以長子而有
他志大豈不食其餘是時節婦年三十有五垂甫十歲幼積自
給性往達且課童與治生野樹果醬下樹桑疔隙地即以樹蔬

菓麻泉無寸尺慶者而尤善飲散萬收歲時節享祀與夫親戚
鄉隣慶吊饋遺未始以貧而廢禮珪亦痛自砥礪植節吳公正
傳以名進士里居與之遊者皆當世鉅人珪出入吳公門下同
得盡見諸鉅人鉅人賢其世長弟與之進節婦喜曰吾聞蓬生
麻中不扶自直吾兒婚歲有若而人何至為小人之歸斯焉未
亡人他口有以見吾夫地下矣節婦治其家以儉約衣食常不
使過之惟賓客之奉則縱恣所為不問曰古之賢母至剪髮以
奉翁吾方愧之矧敢吝乎自夫七五年始卜地于紫巖鄉杜唐
之原葬其姑而以夫附焉又五年聘其兄之女以為婦又十年
遂再造其家室廬之完田園之廣甲子王氏又十有四年
國朝取金華之明年按察使者始采里首之言據者今在門
復其家又八年乃卒丙午正月二日也享年七十有八葬以洪

武己酉十二月十一日墓在橫山鄉葉村之原子一人珪也前
浦江縣醫學教諭孫男三人原虎原龍原盛孫女一人適于定
曾孫男七人宋歐陽子生四歲而孤無一瓦之覆一籠之植以
庇而為生其所以成立者皆出於其母魏國太夫人卿也今珪
早孤家貧賴母氏守節教養而底于成事絕相類然則珪之賢
雖不敢比歐陽子而節婦之為母視魏國固無愧也於歐可不
謂賢乎觀王氏門祚之升孫曾之衆而節婦披挂號享身卷必
高壽終亦足以見為善之無不報矣則節婦雖不身受封贈如
魏國復何憾哉銘曰
從一而終婦人之正不有淑梅晴克白峭然豈夫人獨也傲靜
遺家之艱桓志俟命既全其正遂保其胤匪胤之保實鳴呼慶
始覘其室有如懸譽歷歲幾何家則鼎盛有孫有曾以莫不令

九鄉之人莫之與抗是謂社報如響斯應歐陽之母國魏氏如
懿德夫人式同厥姓具姓既同其賢亦並四百年間輝光引映
有崇斯丘山翠川亘其巖在茲過者必敬

亡弟思誠癡誌銘

蘇氏子思誠字存仲伯衡分弟也其次在兄弟中居曰伯衡兄
第六人獨思誠貧貌極重願自其孩時步趨坐止有常一言
一哭未嘗妄年十四三能暗誦論語孟子詩書春秋香筆札侍
吾父宦遊四方四方賢大夫士見思誠無不指目以遠大期之
不惟賢大夫士雖吾父母亦期之當至正壬辰吾父官錢糧思
誠竟卒于官下年二十矣於乎可哀也已可惜也已其卒當憲
之官相邑君之妾咸致其殯也咸巷茶以過舉初思誠與伯
衡俱業進士而思誠尤刻苦至忘飲食父母懼其以勞致疾也
限與燈燭思誠其薪燈燭以益坐必至四鼓秉茗而果之欲睡
則愛之方夜半若飲苦而寒咽之輒醒醒輒復讀讀及欲睡復
強終已不睡因此病弱且數月失不自言讀書為又不廢父母
怪其曠者不類尋常問曰爾得無病乎始以刑告召醫視之劑
愈更得飲脚疾加寒熱比半年鹹炳藥劑終不驗思誠度不可
治則與父母訣曰思誠幸得為兒意謂讀書取世科為父母光
榮孰知事闕大器中道而病重為父母憂也今思誠且短命死
矣死猶不克以遺骸厚棺棺而返鄉里願焉將俟父母之不
歸而葬其與從之也則思誠雖不得事父母地上得事父母地
下矣月餘乃卒卒時拱手向父母兄弟者三連呼負負負實
壬辰之五月九日後七日埋殯于鏡唐之道林寺明年二月二
十日送于金華又七年為洪武二年三月之三日柩于世父墓

左在憲日鄉小青原其葬伯衡分弟國子生錫歸乃追為銘約
諸廣錄曰

孰生邪而良也孰成邪而場也吾門之下祥邪而吾弟連其誠
也安所歸咎邪安所歸咎邪天養者也

東谷先生趙君墓誌

前宋岳儒學教諭吳澄以所著趙君事狀求銘其墓曰君為先
生也諱良策字伯起別號東谷於宋宗室鄒勤孝王宗惠為八
世孫其家平陽則自六世祖武翼大夫主管台州明道觀士
始曾祖汝瑛宋杭州於清隱主簿祖榮桂宋太學內舍生父必
森不仕君以元大德丁未五月十五日生以今洪武癸亥九月
十有八日卒卜地于嶺門山之原將以明年正月某日葬禮堂
從君受經故敢為其私友尚請也伯衡辱識君不敢辭銘曰
厥望天水宋宗室鄒勤孝王所自出何代來入平陽籍學從
爰前駐蹕大父以上世替岐考君尚志獨德遠待君好學如好
色讀書不復就梳帶親心其以勸致疾撲滅燈燭辭慙則善火
然誦伺其隙乃至裂書加以扶空涕俯取更補緝編珠鑽研終
不息親乃感悟初非粹人生不學而墮墮責田買書以資給致
孜孜分陰惜大義毫分仍謙析尚慮至理未融液弱冠解
遠遊歷動求師資拉竭石周流吳楚齊魯城冠人碩士盡接識
聞見豁然天地闊宜惟群疑若氷釋兩運致養二親側問則下
惟溫故習四庫群書在胸慮亦乎可當八回敵意謂香案補併
拾每戰秋闈乃再北得失元不依學術自致場登前礎跡駐若
陳亮因造物操脈染翰事著述經史子籍各法律度決隱版訂
說失書成專闢富飭冊此事亦足垂罔柱士子趨風爭受其善

誘脩膺聖是則愚魯果難異質罪不成材而就實
大明皇帝膺寶曆考求賢俊如不及觀風使者暨邦伯推挽愈
勤辭愈力弟子然胡列要職內焉臺閣外郡邑能稱治効聲籍
籍師之抱負固可測矣文重九俊九日奪兮忽兮資淺易壽登
七素文餘七老或云亡孰終式善類容差反決泣歲非就賢
亦厄配曾繼林有淑德一子交尚知樹立卜兆橫門龜食墨日
吉辰良畢窈窕致其幽潛史乘筆名下可泯石可勒

玄逸子碣銘

玄逸子蚤歲學經於鄉先生徐南州郡如圭至於字書亦致其
力而精其藝固將以自表見於當世也及天下兵動人皆出其
智謀乘時以取祿位而玄逸子獨談笑視此世若不可死者素
其家為黃冠師雖素相和深而赫然用事者周恭叅政嗣德者力
挽之出而迄不為其用於感不有卓識烏能若是哉玄逸子陳
氏諱鑄字德高其號玄逸子本潁川人唐兵部侍郎勳之後也
勳二子曰微曰杓俱仕九州尤落乙巳從州刺史王緒避秦宗
權之亂入閩家于長溪之赤岸杓之子靈霄仕後周為左騎兵
馬使顯德丁巳又自赤岸徙平陽之塘下三傳為宋金吾正將
軍隨內衙兵馬副使陽陽祈居瑞安封村隨之孫文質大中祥
符間折居兩監陳華三族之間以道德文章項有相如陳華則
東京上舍葉對村則中書舍人傅良塘下則釋褐進士志崇玄
逸子於志崇為七世諸孫以咸淳辛未右科進士承節郎汪陵
副都統司佳備差遣元為曾但其後居陳丞相宜中帳府死京
炎之難贈武義郎督府為議以建孫為祖以彌春為父彌春無
子玄逸子其弟彌讓子也來為後性至孝定省之禮亦謹謹焉特

族端處鄉閭和而信至正癸巳山寇竊發其鄉之人士謂文逸
子曰此志士平富貴之秋也玄逸子不答遂以丁酉入東華道
院為道士師事鏡水周先生受洞玄法籙黃白變化之術集賢
聞其名畧女門高士界以號曰冲和凝妙通玄法師且奏授溫
州路玄妙觀提舉仍賜金襴紫衣而玄逸子視之漠如也昇居
東塘開一室曰迎薰聚勸群經演說洞章密旨大洞迴風混合
之道周參政遣吏六七輩延之不至洪武七年春示微疾謂諸
子曰天地間無物不歸于盡吾將休矣雖然人而不學何以適
古今識道理我死後汝等勉之脩然而逝三月五日也春秋五
十有八其配鄭氏大姓女既頌且恭而善治內二子長雷濬
出後族伯父珪臨江府清江迎運官女適孫環孫男二曰丙曰
阜女四尚幼雷以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遺蛻葬于陽山之
原請前蒙陰縣主簿林與直狀其行求銘墓道余聞初玄逸子
入道時九秉權勢而利達者咸林之曰為計抑何左也自今觀
之超然榮辱得喪休戚之表若玄逸子者幾何人莊周有云去
智與故無天災無人非無鬼責玄逸子之謂矣余高其風恨不
識其人其區區者尚何辭哉銘曰
以贊其視其身以禮禮視斯世其視百歲不香晝夜而况聲利
而骨留意遊于玄恬以養智學乎天陳化而逝吁嗟乎若人可
謂蟬蛻汗濁之外者矣

郭府君墓誌銘

昔平陽自至正甲午殲於闕括之寇四封之內不被其毒惟泣
南鄉一隅由有若君者偕其民自相團結阻江固守寇至則出
死力以抗之也越二年周公嗣德來守平陽無一旅之眾有糧

五百石且盡以贖饑民矣未數月而兵以集食以具亦由有若君者散財以募之指原以贖之也遂以丙午八月率浙部世周公出擊李師金翁瑞於黃浦江其冬又敗吳邦大之衆于鏡川往諭下西溪諸寇上其功行省便宜授瑞安秀山巡檢君曰保全鄉井吾志願也請是得官宜吾之志願哉不赴然戮力身賊不繼蓋在明年改寇苟兆擒寇吳天雷又明年移兵佐周公之弟誠德擊定瑞安諸山皆宜諭祐之青田閩之揭寧功報經略使承制權處州借雲縣尉乃不赴事聞延授昭信校尉瑞安州判官兼義兵千戶又不拜周公曰君命何可違也乃赴上未幾自以為境內外俱寧遺矣久叨祿於此豈初心哉卒辭歸於戚若君者其豈非魯仲連之徒歟君諱瑛字景和姓郭氏唐汾陽忠武王之後也遠祖太初避黃巢之亂來居平陽之城蒲卒奕其地表于墓曰令公七世孫石刺與唐憲初所賜鐵券至今並存焉其子景夜又徙居郭名九傳至宋山東帥府參議官元兩元弼生提舉起莘起莘生道判士墳士瑛生汝鈺君汝鈺第三子生于元之泰定丙寅七月十九日爲人孝友而慈和敏本而尚志氣貌魁然里黨有一義事奮勇直前不謀不究而於諸儒梁除道路疎飢餓平曲直尤及沒焉方闢括寇之激也其里之傑篤者將効尤而吳備者欽氣匪君毅然以逆順禍福率先丁壯以戰以守衆傾以安亦不污賊至今其老者語其少者曰吾鄉之不繼郭公之力也吾屬之不助慶郭公之教也年五十卒其歲則洪武八年二月九日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葬于蘇湖徐與從先塋之次娶陳氏宋兩浙路提照初欲以事向之四世孫女後八年卒丈夫子二人曰規堂亡曰韶富而好李揚

蘇平仲文集 卷十四

然良士女子三人長適黃梅耀七世孫烈次道鄭縣尉之子斌次未行既葬之六年韶拜而請曰先人澤加于卿而名不大昭于時如得先生銘則有以信後夫敢具列世出壽卒歲月洵凡行以累下執事于觀寇政難時所在巨族怖死不暇索重寶妻子扶携東西走以脫一旦之命而不顧宗祀棄骨肉者皆是也列暇顧隣里平間有捐家貲集武健爲防禦計又畏縮必爲持重不過僥倖以繳賞而已置誠于耕難以全鄉當哉君也難矣即竭其粟帛以討賊爲已任又能嚴股然以登高功及乎計功行賞而官之則固辭爲不得已拜命而卒去之其義勇如彼而廉讓文如此可無銘乎銘曰
所貴大家爲卿之望亦惟處難作之保障元之未愷懷陽憂憂曰維郭君克盡厥職而兵之未集散財以募兵之既集發粟以餉荷其交折列子戎行與其主將右頤左頤主將因之以哨鄉邦鄉邦嘉靖君與有功功則茂矣而君不有錫命連連三義斯受權受表退丘壑寄傲企彼魯運十載同調天胡不與壽考百載百載之年及半而逝人亦有言壽在名延身壽不百名壽顯千人懷君德我高其誼勸銘墓誌垂世昭著
兩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性歲 聖上軫念江南之民無田者衆而淮甸多開田詔所在民之無田者例遣赴鳳陽而人授之田德至溥也維時糧長克欽承 上意者無幾其於所遣之人不侵半之亦已鮮矣况能賑恤之乎不困苦之亦已幸矣况能哀憐之乎乎陽糧夏曰王君子壽其所統鄉民之當遣者百餘人君發廩食其居者而行者非屢糧糧任之及念數十百人當五六月率行二

一八五

三千里幾無幾亦當兩吻於是延醫士馮彥文具善藥與俱而親送之往比於鳳陽凡次舍什器具為區處使不失所然後回當是時凡在行者目其鄉人之得於君者如此莫不幸之而又自傷其不幸獨不得齒於君之鄉而君之鄉人於別君也感戀戀有可憐之色視其去家別其妻子時始猶有甚焉者嗚呼斯世固有斯人耶而君以愛勞致疾回次南京奄至于大故君鄉人聞訃在鳳陽者則南望而泣曰天胡不壽考王公使之死履我等也在閩里者則北望而泣曰天胡不壽考王公使之死履我等也極至自南京其族與其里之耆倪羣然相扶携迎哭痛哭一口曰善人遂舍我而逝嗚呼我等自今將懷何類乎及至葬又羣然至瘞瘞心一口曰善人其藏於此乎我等自今豈復見若人乎再拜哭失聲而去而到于今言及君未嘗不流也夫使人感之而不能忘臨其窆而痛心望其閭而悲慨此古仁人之事而今於君見焉則君豈非仁人乎蓋君之於楚人也聰明材俊者必資之使學無以為生者必召而與之于本使為商賈才不逮者又擇才者扶持之婚娶疾疴者必詢其需用財物而為負之其於鄉人也遇死父母必出其遺囑設廟資乏者每歲夏秋之交必聚資以粟其息比他家眷藏五之二凶年則不取息或久適不能償者則已之病者則扶醫師藥救之而為輪醫藥之費其於途人也寒室特軍市之北大道之傍命項善慈若守而歲衣食之以田六畝月給以錢使具芒屨草屨火炬濟往來者嗟乎實德之及於人如此則君之歿誰王氏之不孝宋族鄉黨不幸矣烏能不悲慨而痛心乎君諱元佑子壽其字也隱居龜嶼鳳岡之間故自號兩山而人亦呼為兩山處

士而不字兄弟四人其次第四子所為誌墓曰子仁曰子昌其兄也其鄉其世其出皆見兄誌其生以元泰定丁卯十二月五日其卒則今洪武乙卯八月十一日而以其年某月某日拜親仁鄉西陽坡之原其所娶林氏有婦德其男文各二人男曰旦曰旭女適黃勳陳戒其孫男一曰觀昔君母頃感危疾醫藥所措手君既倚比辰求代以身毋不藥而愈夫君之外行卓卓過人遠甚則其倚於家庭而通於神明者尚何待言銘曰嗟今之人兮結於利誘執克濟幾兮以其所有骨肉沾危兮莫援以手矧鄉與望兮連綴左右感跪平施兮君何仁乎視人之傷兮若已任奴恩斯勤斯兮是有定負乃加之人兮而不壽苟板蒼高兮我將焉如書雖不多兮積則孔卓飲其福澤兮尚在尔後

危齋先生王希言雨農誌銘

危齋先生王君諱善行字希言其先由會稽徙括之青田朱熙寧中迪功郎某俊徙城東居焉四傳為秉義郎彥頭從秉義至致政次養三世皆起家進士科致政生日章日章生鄉貢進士奕貢士生元龍游典史臨先生龍將府君之子也自幼穎悟強記八歲背誦春秋左氏傳終卷十歲或欲得魯靈光賦賦者先生即暗書示之後覆以刻本不訛一字大為翰林特制周仁榮所奇能游府君之卒于官也先生年十九郡守馬昂夫不及其無以為喪事條屬歸聘甚賤先生義不污死父終已謝不受即日扶護還括初母趙氏以延佑丙辰某月某日生先生于甘駕舍甫三日而趙氏卒會龍將府君調節既室頌之而行及先生走台交梓已二十餘歲歸主人就直人謂王氏有子矣服闋娶

永嘉之趙宋吏部尚書任夫之曾孫而歸詞祖之女嗣祖識先
生於髫髻許妻之其後趙族以先生聖勳絕婚而嗣祖遂以女
乘歸先生家室甚富歸而安則先生身教也稍出應問師之聘
與東翁以養繼母高弟妹禮兩初不給而事從諸以皆衣食之
雖其先人嘗受祿已者過之恩意如一時卿也事必潔且豐人
不知其貧也親戚故舊變急必竭力以助之而其於學勸苦愈
益甚躬操力索晝夜不遑既宗會元凡天人往命之本禮樂刑
政之原古今理亂得失之故莫不洞諳而疏貫東河濬於閩廣
之微言則以為指南潛難察必欲見諸實跡隱然名動州里
從學者日衆始開門而講授焉環堵之室四壁蕭然無幾微不
足衣冠以居寒暑不備與學者言必以孝友忠信為主本力既
異端之非親炙之者多所感發先生足不踐履者之門而成持
郡守以下仁且賢者無不折節下交先生侃侃自持言不及其
私至於民事疾苦輿政令得失輒慷慨指陳毅然之色弗以禮
貴少沮嘗赴江浙郡闈試兩場矣第三場主試官失待士之禮
先生投筆出竟絕江東歸郡長吏高其風聘為訓導庶諸生有
功於式教投郵必以手行不顧執則先生執手數之曰居人師之
地而為穿齋之行其如名教何汝軍輩乘百鍊為壽先生斥去
之曰而以此自漫乃復亦欲漫我耶未幾繼母沒解職服喪登
恭推毀君子稱焉以力不克舉也罷游府君之在澆土也與人
言輒流涕披面感動石抹宜孫石抹宜孫故括高去長也時以
樞密判官鎮括知先生前為訓導月憲不盡結立命給之賴以
襄事請來致助者一無所取中書為政音類不花內臺治書等
國風經書江南行至括聞先生之賢便宜書建德路儒學教授

不就去惡龍泉山中元明明深擁兵里居以賓師之禮禮之石
抹宜孫亦遣二子往師焉 今上即皇帝位詔郡縣學
立師知府傳汝相奉書幣委重甚篤先生辭不聽復出訓導
閩學子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隨其運量左右翁使
總於進脩之實而身學先之一時弟子具彬彬乎其可觀及移疾
去後秀之士復依失所依縲留不從端居寡秀出涵養益深矣莫
得窺其際矣洪武辛酉夏四月丁巳終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六
子三人長應期次應朝後從伯父次應明早亡孫男一曰進女
二官幼致政之資毀于盜先生圖改葬而疾革矣應期乃卜遷
水磨寺行即義合里朱岡山以其年十一月己酉遷葬其墓奉
先生之柩附焉而以銘來焉惟括浙東名郡前代以文學字儒
號名進士者既多入 國朝勃然赫然以貴且顯者不少有足
觀瞻者矣而一邦之望顧為之先生於此有以見其人焉則士
生斯世也抑亦可自反已而任性馳騁於聲利之末非或數言
不能不慨焉自辱交先生今兩紀每相與周旋上下未嘗不數
其剛介誠篤守匪拘道不矯不亢真是振起於鄙濼哉而今亡
矣嗚呼後生將何所仰乎是以不辭而為之銘曰
若人云遠學失其傳有誤有訓在簡在編孰不討論視循蹄空
涉獵為博粉澤為研剝鐵為工簡易為便陰尚春幾陽宗參淵
希世射利踵接有駢較量得幾無人怨天卓哉先生抑何獨賢
口誦心惟待以歲年匪聞其藩寔窺其玄反脩諸身終日乾乾
養以剛大守以靜專處困而亨細行必履無愧無作歸也以全
有佳者后既白既聖勒文煇貫樹了新許如見其人清風凜然

蘇平仲文集卷之十五

詩賦辭

義門詩序

章句卷上重刊

王氏自宋淳熙間唐忠公大文神起有君孫義門之風林遠浦
江之峻嶺至忠思公從弟諱美有君始家深路世載其美其子
後見則有若善淵翁焉其子任勇於為義也其弟以同鄉
而共費其子三人曰士覺曰士謙曰士偉才皆克肖又能隨事
立則為防範計躬率群從由中禮節本之以忠信文之以威儀
眉之於朝夕且望行之於箱笥夜終盡至于今垂五十年男女
百數十人莫不唯唯致謹以敦事謙恭自牧而以淳樸為砥
以慈愛和穆自奮而以爭爭愛把為戒遂與鄭氏並以孝義著
稱一邑可不謂之能為人之所難者乎余嘗過其門觀其事因
詠歌之不惟英善行亦風厲將使其子孫由是益亢其宗也詩

堯舜之世民莫不殺其可以封至于比屋降及叔季風頹俗敗
可封之人萬無一二顧瞻湘江百里之邑乃有義家後先迭出
皆則氏鄭今則氏王有開其門相望一方奕葉王氏族蕃且碩
詩書禮樂盡計莫大合其族自昔淵源幽終之音抑何諄諄爾
則分爾若毋折尔毋骨肉化為仇敵尔易子鄭是則是敵廉
初本同母自樂慕我言孔善惟尔當受以成我志以啓爾後三
子受命罔不厥厥既焉其志亦隨厥隨爾後孫以暨百為世
細無巨悉立之規匪直也規以訓以教曰自其身實誠允誦政
勞子勳而謂義終乃緣乃實乃訓在左在右有子有孫有
童有冠其多如雲朝滿暮來自引月升舉志大定不同而志冠
帶裳衣周旋堂所有聞無聲出規入矩油油秩秩婉婉怡怡一

門之內森然春藤原有福也精無端歎甘苦同飲于也共食凡
弟欣洽涕歟具宜時能聞之無際可境人亦有官無行不至
問曰租于如何
聖神在祁迪下以德風教效系五月獲錫俸彼郎門有 命瑞
獲嗣後之加式化國倍國俗是化匪私于郎 命書下音聲
此斯凡百士庶幸來僅刑況也曾玄不敷而承承之伊何祖訓
是感享社絲絲百世垂教

均勒竹賦

文何先生之於竹也擇壯在者曲畫其形俯仰披折備極其勢
暢達恣茂若得乎時擊擊為東若夫其地曠焉憔悴若朽樸
而露慘蔚然芳潤若風活而雨膏說而不屈若致即於崖石之
間雖而不悴若挺操於霜雪之際或俯餘垂垂垂而始淨或
新梢表表若出牆而搖曳自根莖而節葉凡牙角賴殊理變化
雖至于萬千源委皆可顯指論乎常理而當於諸天道而契
扶造化之履履靈臺之秘未嘗設色聊以墨戲而具象外之象
含意中之意是宜習與技之助乎音者吾祖嘗論之矣文忠公
則有先得耳速之說起起歸落之論文定公則以為猶庖丁之
解牛輪扁之斲輪心手俱廢而后超詣此有道者之能事也披
膚陋之技焉足賦職哉使先生不有得乎爾則何以能爾術歟
先生嘗聞閩嶺南村接萃雅德出群手伸秋酒和氣春溫綢足
志於丘壑謝濁世之殆氛樂詩書於陋巷等富貴於浮雲離高
軒以恬處獨尚文乎此君窮其理而盡其性自彼長而度于昏
忘形至于尔汝好合類乎弟兄將安其下而羅錦履或寄傲其間
而側尚尊既情狀之真逃尚介之在論奔渭川之千秋曾不覺其

吞爾其風清日美浴罷騰起掃地焚香執筆伸紙思聯綿而若
抽氣浩蕩而莫禦實吾意於毫端游吾神於物外約萬類之秋
聲斜一元之生氣故電激而馳馳又申之以電兩賢乾旋而坤
轉似陰投乎神鬼初不假乎繩墨自默中乎規矩曰竊慕與春
隸寔異形而同體法博登盤之巧妙得活脫之髓掃眉中之全
竹駭生成於刻畧怒頰脫而迸裂怒絕綱而掣去儼龍蛇之蛻
骨紛鸞鳳之刷羽既天矯以偃蹇凌踞隨以飛舞噴備體之精
旋交劍戟之得得挂疑亂影之眩目訝明月之在戶匪虛室之生
白不傳粉而含黛鐵連錐兮曾足奇金錯刀兮無可伍此一夢
於山陰幻兩身於湘浦引四壁之涼颼驅半襟之頰暑排斧斤
兮款如陔溟園之漢武揮涕淚兮欲采芙蓉梧之二女觀之者
目擊而意消愛之者手退而心慕未之者盈門而獲墜得之者
敬藏而錫固恐竹神之上斯致真宰之或怒懲造物之無功勒
六丁而下取豈有妙至乎是而僅覆譽於斯今而不流芳於終
古唐之玉維宋之文同藹之李衍浙之趙孟頫且猶讓路不敢
獨步又况俗工塗抹尋常角斗畦町之間規規乎形迹之內
詎可同年而語固當望塵而拜也哉亂曰繁嘉植之德種兮孰
不鍾玄黃之粹美也貞有錫之燭郎兮吾獨嘉夫千古之不爾
也尚靈靈與望表兮彷彿觀乎孤竹之子也世莫知其真兮庶
幾可以識其似也

雲林辭序

常人之情未有不好豪華而厭澹泊者也入山林而唯恐不深
通江湖而唯恐不遠非抗志幽憂寄懷夷曠者孰能之六一居
士曰錢唐四方之所聚百負之所交物盛人聚鳥一即會而又

蕪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吾祖東坡先生以為吳興山水
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無外乎富者非有事於
其地者不至焉是二邦固皆東南勝處而吳興之境寬闊寂寞
豈比錢唐之鉅麗雄富哉惟彥暉氏錢唐人也願去之而之吳
興管別業一區名之曰雲林小隱於是乎僑焉此其以澹泊為
樂而不奪於繁華之習為何如彥暉非抗志幽憂者感寄懷夷
曠者歟夫以端木賜之賢又有仲尼為之依歸其於道德之足
賈紛華聲利之不足高固罕曉然若董喬不待辨而孰去孰取
也然交戟于胷中猶且有所不免况彥暉當問學之士徇於外
物而競於邪侈之際乃能決於去就如此豈直異乎尋常之人
而已使克推是志以學道其於去卑陋而趨高明也何難哉此
余不識彥暉而信其賢自張尚禮之請本其情為賦雲林辭曰
眷吾父母之邦兮迺趙宋之故都既羨麗又富盛兮實東南之
輿區衆人胥此焉止息兮吾獨為為而去諸此富貴者所嫉情
兮雖信美不可以居矧吾舍之欲隘兮宜闢闕而臨通衢車塵
溺若海霧兮紛舟舟將況予苟徘徊而不去兮幾何不為迷臭
之夫瞻彼繁郊震澤之墟俯蒼雪之漣漪兮仰叱斤之鬱紉前
銘研之絕壁兮後蒼蒼之平蕪叶陌從橫以慕賞兮叢蓬交錯
若畫圖齊而勢兮構吾廬黑桂檀兮柱杉櫨不雕不琢兮因
青以塗壁絳荔以併壁兮若解纜乎階除刈度阜以為垣兮因
澗谷而成渠長松鉅竹兮森伏踈烟除霧葉兮詩蔽斷大壩綠
斜兮若蒼龍之垂胡琴鹿坡離兮若翠幄之流蘇積雨之後日
出之初山氣澤氣執吹執嘔排我管楹幕我綺疏栖我几帶襲
我琴書始磨于其某會兮旋波濤之卷舒行乍再騰以有種兮險

充塞而模朔何變化之奇想乎北洋其辨乎四隅幻萬象以一
 色兮覆六合而有餘中長風之迅列兮遂清涼於瀕史者掃滅
 而無蹤兮吾不知其所知但見山青竹而林蒼蒼兮掩映海湛
 乎之太虛吾危坐而時時兮增感慨以長吁曰寶篋寶符具至
 金珠寶篋寶符寶位名譽等浮雲之不可把玩兮有嘆先聖其
 豈我誣胡彼昏之不覺兮爭寶篋以弄趨况人壽之百歲兮獨
 過隙之白駒蹤得之亦何補兮徒自然而自勉吾於世兮復何
 需有逐逐兮競馳驅叩飲退而從吾所好兮林泉肆志於水陸
 山阻幸麋鹿之我知兮喜鷗鳥之不我虞春草叢茂春華散若
 紅朝綠張遊蹤幽泉發響疾以徐鬢影會朝銷新垢娛耳悅目
 樂不可言兮世間幾通何濶濶時招玄真子僧却赤鯉魚相就
 東老舊酒壺既時涉江弄芙蓉歌曰澤有荷渚有蒲荷為水蒲
 為道衣且食方保我軀滯志輕兮頌處杖道遠牽絕兮又何必
 訪佳佳於蓬壺

古今詩

周伯靈春晴江地圖

尚書襟懷地蕭蕭揮毫性往愛重馬平生一筆頗自矜數尺新
 圖為君寫青山遠接吳山青碧波萬頃孤帆征東風綠遍汀洲
 草總是岐亭離別情一向江南一江北離情浩蕩嗟向誰正知
 江上之碧波縱有并刀那剪得當時已足令心愁如今况樓閣
 塵浮掩閣却上高堂望但見遠海連天流莫謂朝出誰與伯靈
 霧雲烟結樓榭木綿花落鸚鵡飛苦竹叢深鸚鵡語

送蔡思賢修政使蜀

清晨旌節三川去今日車書萬國同此誠都亭未 誰使停驂

卿并訪游騎峰經回馬道聲聲破入啼猿樹影空昭烈祠西諸
 葛廟東州城北 陳置官紳交露立蒼茫際長嘯風生慨慨中毛
 伯昔聞周上介隨何今見漢明公布宣 德意相如取襄拈山
 川太史工河雁從茲兵不構檣棘此去路相通庭元橋神陳方
 物歌德巴俞識土風最是多情江漢水直踏歸棹到江東

送秦待制出守龍州

一軍出守到金閨渭水秦原入馬蹄披士真成空冀北人從
 此隔關西蒲萄滿泛涼州近鷓鴣群飛鷹樹齊有與交時傷陸
 別要推惠澤到遺黎

送宋起居還歸戎征袖春言幽貞盧曼在山華麓就春梅

長揖謝官徒還歸戎征袖春言幽貞盧曼在山華麓就春梅
 盈考繁頭亦足儲清潯昔池籬荒 靈香竹蘭佩細春鞋荷衣製
 秋綠沉羅晨三燕 胡書九曝從今猿與鶴不復怨幽獨

玄潭古劍歌

袖舟昔向玄潭過聞有古劍留 阿故一觀之時躊躇不敢只
 恐開匣踴躍入滄波此時 解石都城裏玉貨珠輝那得此玄
 靈外護朱草並赤日中涌羅湖水想昔苗莊陽初鑄成素為元氣
 驅六丁星象失光彩白藏諸精靈不然長鏡尺又半如何照室
 影凌亂神光鬼既飛雲霧氣龍騰霄霄漢自從新蛟江水中
 濁世餘子誰能薦長伴空山棲道者但見白晝風雲從適來閱
 歲未五十兩度江湖寄踪跡瑤臺夜月聽吹笙金界晴空逐飛
 錫昔至燕京時用太平今留石城兵校郭清乃知神物等錄圭
 宜漢自有神提携由來治忽緣出軌非是滌滌東復西
 聖明卿九有妖孽俱按背既不假道上斷大蛇又不用軍中撻

玉斗明朝且賦歸
名爲赤斜 上帝有命
之圖巧縱旋所鳩爾
恩爾方離憂毒蛟
送曹叔温赴淮安懷

初我識君自三山
點人中仙此身萍
要危酒滿詩恣歡
秋月兩寂寞及素
天子氣香東帛黃
騷短髮蓬成翁青
舊遊好舊遊著感
京城官驪牛四十
石看青天盡簪方
秋霖木落江空欲
材有用仍小試干
主花碧錦信祖安
人生離合別可云

郭熙關山雪霽圖
昔我北遊月在梢
怪依迷濤朔風烈
以身上波揚曉掩
既斷後車絕停驂
價臥聽溼馬乾枯
郭熙關山雪霽圖

見互驚訝攬衣匆
程前梯蹇驢還自
馬首遙相迎拔起
關下時清關吏殊
何具都駿馬雕輕
徒御續紛意氣轟
非國姻媿狐裘貂
之計史相煎嗟不
鑑湖波暖欲生烟
點是神仙

題耕隱卷
中歲脫塵纓田廬
溫線衣忌暑海冠
棗熟扣門無追呼
欣自怡舉觴念誰
華貴知足亦欲抽
送金王簿赴吳江
美人結飛璫明月
之錫貢自南海有
嗽漱眾赤子望望
疲水煩魚不滋往
西望姑蘇臺近臨
百露正為霜行人
不可留但感鴻雁

蘇平仲文集 卷十五

集不傷廉鹿遊月明歌子夜民生庶其康
遶客京城中賴有之子並出處靡不俱豈異形與影倪仰忍不
樂蹤難生俄頃執手臨路岐話語不知永
明明天上月既盈還復缺聚散諒如斯無為晴內熱同氣恒相
求豈限吳越精靈風然合不見雙巨闕

送李丞赴堂邑

堂邑古壯跡地濱白通河戒等遊燕冀襟丹河上過路廷而又
老白髭鬚歸自自言今斯邑前後如幾何道弟如父母張令良
不多往者不可作來者誰同科吏治日蒸穢民病日沉病語罷
運太息繼以涕洟沱何况十年來無歲無干戈黃塵迷道路白
骨被波陀原田自膻腥孰種參與未遺黎轉悖悖短褐不至脛
念此衣亂際思治意則那今焉亦已幸得見義與城版之塗炭
中所重在撫摩視民有如傷 聖德無偏頗載報往賑給下令
獨項苛之子青雲秀綠髮顏如配壯志在經海夙學崇丘軒一
旦被推擇賦此非由他 丈夫責立事歲月如奔波丞乎豈負子
行矣勿踉蹌贈以辛苦辭酌以金叵羅報政仰何日 天門器
豈成

流福園同龍子高作

薄言宮京園終爾三四給愧非軒冕姿更切丘壑情及能攬園
寓振策欲遊征襍館既窺崇山復嶂壘丹崖散春綺碧樹含
秋清芳辰良茲會群賢俱合并列坐藉綠褥舉觴泛清冷極景
趣已頌染翰詩遠成窮彼一日歡垂此千載名誰能繼先蹟
望增屏營

送饒彦材還野江二首

阿翁鬢髮已星星遊子何心更遠征
嗟夜客戀風雨冷寒衣收
拾寄行營
塞上風塵脫不驚將軍博令且休兵
林曰收機多為酒早脫還
家共太平

送陳思可主簿赴淮賢任

一別十五年倏忽若昏旦相連京城中幸脫戎馬亂登遊我何
成發鬢髮已換留連一尊酒寂莫四門誰剪鬚寒雨浩蕭蕭
夜半居然消百春莞爾成一粟難子才且賈文采甚煥爛起延
有道政 國尤方缺觀請宜真館鴻猷藉宣贊如何奉
明命鈞考親吏案繁庶乃邦本疾痛資補按要將速猶數可以
小邑斷心懷簡書長跡遂牽捷撤帶掛過頓風潮生失遠津昨
夕替云蓋今朝快還判後會復何時臨岐重嗟美

長江送別圖餞宋仲雅赴山西省幕

班馬數江諸日夕群山蒼對酒不能離非念川途長朔雨自
統鴻燕不同翔別長會自短載裝燕燕草

中丞劉先生齋閣前山茶一枝並帶因效相果休呈

朔風剪冰雨雪雲萬木蕭條凍且僵青萸文人餞開傍山茶作
花紅錦香中有一枝並蒂芳持彩纘若雙鸞翥然占盡三春
光皇政來自雲中失亦根翠郎兩作行阿母笑執珪花露仙童
雙雙吹鳳凰綠女齊綰珊瑚瑤屨色照耀青霞紫芳氣氤氳
湘中堂 大君尺初定八荒牛歸桃林馬華陽百變既貞四維
張摯華誰云謙未達制作直欲追履唐又人今之杜與房
主臣合德真明良朝夕左右扶維綱絲子議論安敢當一朝嘉
惠錫后皇乃是人文發續祥玉局仙子喜欲任更祝文壽而

東翰駭鴻歌吳天章山茶之瑞雲無疆

陪諸公郊行

忽憶兒童唱大堤便攜條交出金闈清溪曉那穿魚市瘦馬尋
芳踏蕙泥酒美得醉花下醉詩成設向竹間題始知遊術來應
晚岸正打揚色已齊

絕句

幽花陣陣隨風感芳草萋萋處兩添悶倚瓊窗感味無不知粉
蝶過朱簾

送王希賜編修使文趾

曆數歸 具主群方若綴旒外藩須詞續 當宁重褒表

芝檢文亦盈茅封禮更優代言欣爾馬將指副于未製下層霄
去真成萬里遊官袍裁白紵馬出聯關望重皇華使名高好
時侯榜標題越鳥祖帶贈且納自覺尤輝速那知駭勝情幾旬
行嶺矯何處是交州山擁魚鱗集江分燕尾流西燕為從貼則
亮自叨叨綠認沈柳浦紅看荔子洲馬人偏好客蛋戶總能舟
日上扶桑表天筆輝煌頭音聞銅作柱今見雲南樓柳葉符文
壁沙虫或暗投由來宜 至德直教被恩 疎亦能迎吏使標城
拱道周陪臣偵同謹瞻華往來綱祭作聆銅鼓衣更聞具表
羞羅過錯妙舞維巴 舞蕉實蠻蠻重柳枝益益浮括震熱意以
莊口却扶蔓事大無虛禮新玉事只好修有東官 唐訓餘事及
冥投足仗誠心服端非候煩伴 上方恩子切難敢為王留別
杖逢梅兩歸期指參秋論思金馬日頃獻書難不

即日

午門同出獨歸尋立斷銅壺漏下時添得綠荷千萬柄兩聲強

半在四池

贈徐季子

百金不惜市袍靴兩耳不辭聽未越人情如此亦何以我無見
之獨慨然夫君懷管是濟右掉鞅觀光來自邊風學人言破萬
春新製我喜親幾編金五露足秋爽林花開草爭春好粉紛
牛毛豈不多振振麟角兩箇尊楊濟詞垣朝合置採斤卿洗仍
留連所好考年設者慈猶柄以方鑿以圓陳平半奔若冠手耶
生辨口如阿賡禮意殷勤自三接華言故歷歲九遷由來利
保遺過未必急智殊天附禁育著我亦已重况乃亦持敢不度
去國不賦北門什理家程上東吳船大材小試吾竊數冷官不
厭子乃賢譽子聞世係四十守官太學于垂五年包差待問成荷
席畢亦不坐乘無國動業空期望時變悅而却榮發文俸蛟龍或
浮榮勿復道歸歎學爭言誰宜會稽雲門草幽絕鑑明刺水交
漪漣玄猿嘯呼山近羣白鳥明滅江吞天雲間往往得靈蕙月
下時時聞來連多暇應為的水會乘朗便作東山賦村翁溪友
總愛客歡穿草菜不計鏡酒酣更功錄絲繪草就遠騰騰置
五遊只許戴冠子同載應懷玉蜀山願言留榻以相待一曲
乞君王前

朱澤民畫

朝朝謀隱地忽見好山川堆蘆肯衝嶺幽隙有側澤羊賦松下

石虹掛屋頭泉使欲抽簪去依崖結數椽

方壺雲山爛熳國同胡主恭博士題

我家海嶽之畫圖乃是小米手折筆舟崖翠壘走雲氣北連恒
碣南樹蘆長風中來吹不斷疑有鬼物陰卷舒石林候開復冥

滌雷雨欲至愁鬱鬱分張尚覺天北望慘澹直與造化俱斯人
 一去三百載流傳筆力到方壺清聞山岩二十四雲窓露隔仙
 者都錦溪朝朝玉氣合瓊林夜夜丹光嘔方壺揮毫托真趣生
 紙染出纔尺餘天高不見青鳥下樹老似有玄猿呼上清羽士
 欣入手珍重不減千明珠侵窺使我長太息如此雲山何處無
 武陵桃花春正開淮南桂樹秋不枯強顏笑傲金馬署嗟我豈
 是東方徒乞歸何幸 優詔許遠遊便以雲為車蒼梧既醜
 帝墓會稽更探神禹書左擊東嶽若木枝右折西華青天渠尋
 真徑度弱水去飛行安用叩杖扶豈無清冷可洗耳亦有沆瀣
 堪充虛我自持孟酌阿母誰能搔痒招麻姑鬢髮不受晴雪交
 日月任使跳丸如玄圃羅浮若解石擬出海嶽相傲埃
 庚戌七月九日晡時飲奉 御筆宣喚賦此
 玄霜濕露動龍香水殿書題殘晚涼幾氣小臣惟感愧姓名老
 披五雲章

明日入見於 奉天門有 國史編摩之命口號
 聖代何曾有棄材 選掄猶自及蒿萊 玉階俯伏聆
 天語金匱抽書亦許陪

明日詣相府控辭述懷
 玉署高寒切 玉清不材豈不應 恩榮只緣多病無似自
 合山林送此生

越三日丞相以辭職歸養 聞欽家 俞允志喜
 朝中又戀葉軒寵膝下深慚返哺私新荷
 君王賜骸骨家人須信有歸期

尋被留校離元史

聖主超修前代史史官鑄筆總名流胸中本藏楊雄字白向蘭
 臺李校讎

奇天文明憲副

已過風雨節不得故人書自斷千山外神史五更初繡衣天下
 士白鷺使君車風采能應滿知君獨起予
 贈王孝和檢校還北平四首

拜表趨 舟闕承 恩宴 紫衣羽儀江左秀晉絳模中真玉
 液金盃出瑞筵錦瑟便陳門恩管在翅鸞政逸巡

擬封開書省地勢控全燕雪重陰山近星低瀚海連藩屏付
 托畫諾仗材賢門虱家聲舊應須有 奏綸

避地依先龐閔居隔短牆紫荊花下醉白紵水邊涼午夜看華
 月中流故野帆應滄元自好誰遣飯鷓行

乘傳歷長途齊封接魯墟頻年經戰鬪幾處連新組小市尋多
 酒甌象飯有魚重來 朝覲日為報 玉階除

連兩雜書三首

江雨殊未已江風生早寒今我病不禁喟然起長嘆決去胡不
 早無營尚盤桓徒貽父母愁最畏衣裳單

東髮學為文志在秦漢上異彼經濟具持此特安往自悲還自
 慨云胡常養養不見力因者罕復計荒穰

爵爵苦無聊起坐讀古書一篇未云畢感觸增嗟吁儀秦為文
 夫丘柯見謂迂是事古已然優養欲何如

史館雜書

蔓草寒煙漢苑秋書被金匱更誰收禮仁樂飲無窮恨地老天
 荒有限愁筆削自從尼父後文章無過馬遷休坐銷官燭如何

補綠絳翻漸進庶羞

東漸夕書

幽居得自怡野性方慳素高枕一酣眠長夜獨閉步白且誰云
長青山忽已暮皓月照前階涼風颯高樹隔臥鶴行看見歐
螢度即此有餘歡何況山中去

絕句

落葉滿街門蕭蕭風雨夕一燈淡上明何處獨歸客

雪夜聯句

消夜群芳集社虛館一燈閃輝白雪積更霏玄雲俱逾曉
薄絢琉璃瓦素伴瓊珠珠跳間投隙王立每因文竹管鏗金
琅瑤壁水銀漱曉曉庭相凍不僵官魂望逾微
屋高羞燕燕軒簾翠席既秋語求興方初紅芬郁雜桂椒圓方
薦萎茨甜酣醉驩驚詭吟互夜焚燈爐爐火益益益益益
冉冉疏岸情極情其吮毫綠謾險思湧若有神文成不加點
乃吾嗜池鱗念誰卷仲青指感木炭黑白悲絲染瑤振衣編
健船緊英魚喝噉盡蛇肯赤足持整不遺壓仲燕用樂鷄
能任拘檢野欺舞良已放拊押詎云詭瓏更移燭雙續生文狂
終欽駐小草漢張芝清談宋王儉
刺和公平打總馮余也爾何添假寐云小憇仲夢垂恐成覺
城折或罷擊風葉忽聞颯仲虹光射斗牛
藏地礙此歲月傷淫再野起舞聽恐雞啼呼
無荒留碑後何憐相對總忘東方已
映映仲

蘇平仲文集卷之十六

章貢縣議校兵重刊

別集

空同子晉說二十八首

秦穆公使三帥襲鄭及滑鄭商人強高過之以乘章牛十二梳
師且遽告于鄭孟明謂鄭有恃或滑而還皇武子言于鄭穆公
曰輕財之謂賢制勝之謂能其強高之謂矣夫高將市于周
秦師于滑知其包藏禍心求逞於我不愛其乘章牛十二用
之搗帥以息鄭國可謂輕財既搗帥矣遂奪其心三帥知或有
備氣沮計窮暴骨是快敵兵而退可謂制勝不然秦師奄豈誰
其禦之我之弗知何以能備孟明西乞白乙攻我于外杞子逢
孫楊孫應之於內存亡之數未可知也今甲兵不戢邊鄙不寧
劫敵遠却社稷用寧高力之以功莫大焉譽費用能賞功所以
爲國也君請圖之以勸來者穆公曰無遺於善而民知所適何
以弗爲遂召弦高賜爲高稽首曰臣草莽之臣未嘗獲面君之
與諫惟是貨過有無以利民用臣之職也方秦師之東也不虞
相遇于滑不及以聞于執事報致君之命有備于其師出臣之
位矯君之命死有餘罪君惠免之而不以戮爲幸已甚何賜之
敢觀觀先君桓武莊文獻在王室天鑒其忠許我子孫恤其苗
而捍其惠秦師之不克逞志于我則由此故也臣何力之有而
君歸功於臣而賜馬使人謂君以臣之故而賞借也無乃不可
乎貪天之功以爲己功猶竊人之物以爲己物也罪又甚焉其
敢幸秦師之退而自爲功乎若曰不賦章牛臣之自輸於是乎
竭爲臣雖買豎又敢取之以祀不義乎臣聞爲人子不敢於其

則義也故雖子之財父實有之子之道臣之道也如是自臣角
至于事學私聚執非君之有幾寓於臣而已非君實寓則臣焉
取之牛常在臣猶在君也輸以共用固其所也若私君之有曰
我之有而求歸焉夫豈義乎獲賜而亡義又焉用之且微社稷
之實先君主君之福秦師有進而無退傳于城下其誰獲事於
執干戈以事得禦卒臣將覆亡之不暇而况能有牛與草乎今
微福于君不惟全其首領亦完其室家矣其為賜也不亦大乎
宜獨臣受賜雖國人皆受賜而臣重有賜焉人將謂臣無歡而
懼且以為露矣君無庸賜之是免臣于憐而納之于義也請辭
之穆公曰成子之名而救民以義何故不為濤詩而君子於是
謂鄭穆公君矣皇武子臣矣弦高民矣聞善而能從明也見賢
而能推忠也有功而不德讓也明以蘇黎君之道也忠以事上
臣之職也謙以自居民之行也君明臣忠民讓求國無治不可
得也此卿之所以免於秦之師也

魯宣公稅於孟獻子諱曰魯諸侯之望也諸侯之望魯也曰秉
周禮也今稅訛是棄周禮也以秉禮聞而弁之諸侯其為我何
先君愿公以我許田易鄭之枋君子猶且非之曰有王制在王
更君以疆場為問待何以辭其大討別取民有制而可逞君之
欲子昔者先王經土地而非教其田野計百為大夫九為井井
九為邑邑四為丘丘四為甸甸四為縣縣四為都都以任地事而
今貢賦凡稅飲之制於是乎定焉大國食者半中參之一小四
之一而其取民也皆什一焉什一制之謂也制所以律食而禁
暴也夫先王封建諸侯使治民而食其力以利民也豈為民
故為之制食於人者雖貪富弗使過焉食人者雖鄙而弗使不

友焉是故制猶水之防焉防猶不可決而况先王之制乎上所
以取乎下所以奉乎上也不過什一為日久矣而君過取焉
譬勸決水之防也夫君人者上承天王下撫庶民而諭制於財
其無乃非義乎諭制庶君斂財毒民戕君君怒蓋民民怒若怒
怒並與禍亂將至抑國豈之不能安靖而君焉逞欲越有魯
公無封于少皞之墟十九世矣土田是賦以給公室有自來矣
載其儉德百事攸共臣未聞其不足也而今不足焉庸非奇惡
奢淫之日新乎四者所謂蠹也府庫空虛則賦此也不然矣豈
不見仇敵之時入則足用在三事而已一日室欲二日即用三
曰由禮三者之中禮為之解必由乎禮而后動焉非禮不欲非
禮不用如是則什一無弗足也若動不由乎禮非禮亦用非禮
亦欲則雖什二又何足之有詩曰無念爾祖率爾曠德無亦益
子先公而惟三事之是務焉用稅訛論怒速怨示會臣悉所獲
不知所殺也君其圖之弗從遂絕許君子曰魯之不競也宜哉
沒民以從欲長國豈者愚無民不患無財財有鉅槁之粟
莖之財而曰獨夫無民之謂也君之何浚之古之人君知國本
之在民是以用其賢能為其司故授其田宅教其樹畜圃其衣
食同其好惡恤其疾苦補其闕之遂其庶富致其勸德德興孝
悌忠信本既固矣而後邦寧三代異制厥道一也今縱不能損
上益下而又養民以肥己自伐其本矣而魯之不亡所謂一世
無道國之未艾也

成王問君喪以守成之道對曰恪遵成憲崇信者若無取昔命
令而紛更無應舊規模而改作王曰其要何君對曰在詩有之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書有之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王

無間然余是以累歎而深惜焉

碎聞氏蒲盧氏過義梁氏義梁氏舉錫錫焉碎聞氏心若不決
 中酒羹與歎義梁氏曰吾聞惟酒合歡今子中飲而歡無乃有
 惡憂乎碎聞氏曰吾聞危莫危於上下文征判特之人無有賢
 愚貴賤老弱惟利之是好以故私憂之耳蒲盧氏曰若好利則
 有之矣若謂老弱貴賤皆無不好則言其然乎碎聞氏曰子
 以我為不信吾與子行試之乃俵金錢數十與蒲盧氏義梁氏
 俱出北關外遺其二道上而伏隱處窺焉少頃一樵夫負薪過
 見金錢俯拾以去碎聞氏走從隱處出復遺二金錢而伏有頃
 一童子驅羊過見金錢俯拾以去碎聞氏出遺金錢如初尋一
 強行過不拾而去碎聞氏怪之追問媼曰何之媼曰家貧將入
 城從人乞貸耳曰媼且欲乞貸于人道上有遺金錢何不拾也
 媼曰老矣矣恨不之見耳見之安得不拾而已乎蓬問安在碎聞
 氏指以告之媼方俯拾一人騎而與從奴數人未見曰此我所
 遺也媼何得取命其從奴取之去碎聞氏曰媼非老者乎童子
 非弱者乎媼夫非愚且賤者乎騎者非賢且貴者乎而見金錢
 靡弗取吾之言其弗信矣乎蒲盧氏曰然則奈何曰惟義可以
 治之義明則廉耻興廉耻興則取予不苟矣雖然義其具也非
 其要也曰何謂要曰上之人以身率之儉德是恭辨去滌侈取
 之以道庶富之貧則其要也故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
 上者徒刻以義而不教之以身其焉由知所法也不奪不取矣
 空同子過北山見叢塚焉喟然而嘆曰人乎人乎其王侯將
 相乎其巨束富子乎其百工技藝乎其俠客釋氏乎其盟會乎
 其叱核乎其操觚者乎其人奴之類乎其函簿鼓吹而悅後擁

而歸之斯乎其束縛而遺之斯乎其埋之斯乎其始將銅
 三泉而天文地理之畢具乎將便房做道門關果思之擇其壯
 麗乎將妙器臣妾之備置乎村穿不及泉而丘壘之巖處子將
 不封而不樹乎其中將珠襪玉匣黃腸題奏乎將桐木為槨焉
 萬為城乎將享衣以新乎將僕而反其真乎嗚呼噫嘻善哉不
 可知矣况乎其主名色里可得而辨乎但見華表摧折宮碑剝
 落土花磷磷牛羊彌角可憐也夫故豎縱橫汎掃不至漆灯已
 破陰磷昭刺可悲也夫高某遺垣破缺飲例翁仲燕吉白日自
 沒可悲也夫衰草離離露冷風凄四象出沒孤狸嗚啼可悲也
 夫言未卒傍有推者曰矣又何足悲哉人歸論百如電之流如
 駒之馳方其生存或窮或達或盛或衰而貴者賤者尊者卑者
 富者貧者智者愚者雖欲伏得夫用舍天壽參差不齊及大期
 之奄及復長道而莫追計如桑孔辯如秦儀雄如項藉巧如工
 儻歷歷章綬手執璧圭布視錦綉塊塊珠璣雖故不同為蟻
 之謁得半快歲月荏苒寒暑推移則其有毛齒八亦將漸盡而
 塵飛頽然獨存者第敗壞之費累而已而四五世後不復能守
 則丘墟壑域又將亦耕而我犁者然如故者特空山之巍巍而
 已而此理勢之必然從振古其如茲夫子何乃不能忘情為之
 佇立而歎歎也雖然萬物之間衆人之中雖賢維哲立德立功
 坤有乳張塔地極穹有生有死雖衆彼同其來免靈靈則不隨
 草木而腐壞其令聞廣譽則長並天地以無窮苟能如是則若
 矣尚何彼之悲為嗚呼宙有不朽而不務之方蠅管但詠舞女
 用機競浮榮於旦暮較強弱於錙銖俯有拾仰有取爭勢利計
 榮辱將其肉未寒而名已泯何舉世之汲汲蚩蚩也空同子曰

善哉去其健美脫其放露故手山林弦琴誦詩進德修業慎

後時

海買謂漁者曰我之買于江海也大舟如山後不見前橋高入
雲帆廣折天奇貨其室委其間其願流求川蜀荆楚乘風駕
浪朝性夕逐獲利至速以博用力至逸以安尔何不排我之舟
以利天下以濟不通乃駕舳舻而浮將漢河之中低桅短蓬坎
運其容輕如浮便迅若飛鴻使依我類也緣長縱勢湧平潮激
之商獲繁中滿善也業學皆得燈投于取網以給衣食以活妻
孥抑何陋歟抑何愚歟漁者曰貨室者盜賊之餌也江海者風
波之區也分薄而利厚未有不困者也力小而圖大未有不成
者也與其冒風波之險孰若即安於浦渚之有餘與其微賤
之憂孰若取足於魚蝦之無虞大舟之利吾豈不知願力有所
不足而分有所拘耳使吾各漁又何親親乎乃敢曰我舟一葉
兮可安居兮我魚數寸兮可充虛兮候之豐兮憂之大兮我何
以涉江海為尔毋我愚兮我寧尔適空同子聞之曰漁者其實
乎夫能量力者必守已能知分者必安命安命則不貪守已則
不競不貪近乎仁不競近乎義義且仁漁者果賢乎使令皆尔
也又何至冒利而墮貨希龍而拘勢輕性命而覆危幾味廉耻
而重汚穢皇皇而不知老之役彼以至于變也哉
空同子行於河漢見漁者規其納則稽也觀其所得之魚宛轉
嗚鳴鱗鬣竟辨則其大者才如拍而已稱謂門弟子曰先王登
政網罟之目必四寸而魚之鬚于市者必滿尺何其仁也當是
之時魚龍之類咸遂其生又何幸也今權以爲網而魚之如拍
大者登船阻焉甚哉乎魚之不幸也甚哉乎漁者之不仁也流

者曰嘻是何足怪古者取民率什一後世則大半矣古者後民
歲三日後世則終歲矣古者山澤蕪禁閑饑不征後世則以山
澤開市之征爲經費矣然則不幸豈直魚哉不仁豈直漁者哉
空同子乃歌曰列彼下泉溟彼苞浪慨我躑躅念彼周京歎已
而歸歸而擗蹙者思曰

於慶生問曰黃帝堯舜禹夏而天下治信乎曰信曰自商帝
堯舜以來居其位未有不履其履者而天下之隆平何以弗若
唐虞曰大哉問矣衣裳之制始於黃帝而備於堯舜其禮於上
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虫焉其飾于下裳有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焉所以象德也夫豈爲身之章以起人之羨觀乎是故明目
達聰無遠不燭日月星辰之照臨也禁已無爲萬國咸寧山之
鎮也聖神文武之難名膺哲湯桀之不測龍之變也命九官以
熙庶績而禮樂刑政粲然華虫之文也宗廟享之子孫休之宗
彙之享也惟精惟一蕩之際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火之明也
十二枝之壽谷六府三事之允治燕民之粒食米之養也珠四
肉而不疑舉十六相而不惑輔之斷也足天下五服十二州主
牧而建長內卑而外夷徽之辨也然則聖王之爲衣裳也所以
象德也非聖德之有似乎十二章由十二章而聖德爲之昭焉
故也服其服而有其德此乃天下之所以虛平也服之在身德
之不足而垂拱焉殆與被偶人以文誇而坐之徽廊之上備其
矣故天下虛平豈可得乎居堯舜之位履堯舜之服備堯舜之
德而治不唐虞之若吾未之信也於陵子曰服以象德德教於
服夫子之言至矣非獨天子爲然公侯大夫皆當然也不然
幾何其不爲彼已之子也哉

空同子曰三代之後取天下不必皆由仁義其才智高出於天下則取之矣至於維持天下係乎風俗維持風俗係乎政教則無古今一也故政教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乃天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國勢之強弱弗與焉何以知其然耶西漢十有二君而其六君者賢君也成衰雖失德然猶不及氏其國勢可謂強固難動而王莽以斗筭穿齋之材不下坐而取之所以然者由高帝自謂得之馬上安事詩書其政教不備其風俗不美也東漢自安順以下日入于衰亂而桓靈之虐與三季之主無大相遠宜其勢之易動而董卓呂布袁紹表術皆有絕人之姿曾操功蓋當世而才百倍於莽此數人者莫不竭其智力而終莫能得焉所以然者由世祖較尚學術與儒名即以表正之明帝嗣設學校尊禮而傳以作新之政教脩於上風俗美於下也然則政教風俗之於天下豈細故哉時君世主之務宜莫此之急乎或者者乃以為取天下既無難則保天下宜亦易易然而於凡天關漠乎其不留意也可乎哉可乎哉

空同子過鍾離氏鍾離氏方以油松脂為膏塗竹枝九盤五几席蕭蕭忽戶間無不對之空同子曰何為曰吾以除蠅也油香而松脂粘蠅逐香群集焉燕得脫者曰蠅蠅子手足乎曰否曰蠅蠅子血肉乎曰否曰然則子何疾之甚而務除之至于此極也曰彼雖不善蠅人而善蠅人衣之白也涅之而黑生焉冠之黑也點之而白形焉吾疾其黑白而白黑也以故禁采虛餘之不止也曰子知蠅蠅之善眩而不知人蠅之善眩无甚也曰何謂人蠅曰厲耳子垣陰側言語非人蠅而何巧言如簧離間骨肉非人蠅而何以佞為賢以詐為忠非人蠅而何以正

直為回邪以剛方為專恣非人蠅而何子奈何不務除之也曰地吾知所以除之矣人蠅遇焉將何以除之哉曰公以存心德以為聽好惡之不作情為之灼知是非之莫或九人說而地行者不悟之而怒之不懲之而誅之則彼雖欲白吾黑而白吾得而加焉矣雖欲黑吾白而黑無得而措焉矣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無遠沮君子如社亂靡盬已巷伯之詩曰采芣謂人豈異射虎射鹿不食豕豕有此有地不受豕豕有異

空同子掩善而趨惡以而蔽曰黜善知任吾真使吾形抱吾神兩耳之存六用之泯人乎天乎天乎人乎吃者闕翁聞之粲然謂空同子曰夫子殆非故夫子矣何今之歌者異乎昔之歌者也空同子曰今者造物補我一竅吾逐與含聽氏為妄無形之龍以適無象之野而遊乎無聞之郊處乎無聲之境春乎無情之庭吹萬變作而吾宵兮無知疾衝破山而吾振焉無覺况乎震響吁俞嘆歌呻吟足感吾之心乎夫我一竅之完也而我適吾適也若此庸能知吾之七竅而造物不皆吾補乎我其為空同乎子將求我於空同之上乎吃者闕翁曰子遊心於墨墨也久矣願就轍而從夫子之後也

射蓬楚好為文詢空同子曰政問文有跡乎曰何辨之有甚有以詩者詩有以書者書有以禮者何辨之有方法乎曰切何法與漢訓詰國風雅頌切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况情高物在辭達字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繩之於管如唇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

如履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絳攝也如置陳如橋若弟如建國
却何也曰蓬布直也如草木為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絕何
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
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
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滄海焉波濤湧
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宛徑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
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烟霧鮮而雲霞相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
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采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
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
也曰萬末也如灑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復馳騁也如羊腸
如鳥道何也曰象迂曲折也如魯矣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
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交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
人之慶親則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
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品陽城之
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頌雅也如藜藿
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
磨礪雕琢也將焉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立明
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謂焉為焉為風焉味焉習焉斯得
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為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乎外故
其言不文而文聲信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養善
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為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天
之奇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非其所
請言亦且不能至矣射遠楚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
猶在山徑之間數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恆恆於

是盡心焉特於文間焉無難能者矣

東郭氏之猶群聚于庭首以相枕足以相戲古以相
嗜甚相狎也技之商鼠皆誕而起得者馳而去不得者或逐其
後或據其前或就其右或覆其左相與鬪且噬矣空同子曰利
之豈移心術也如此夫物交於前欲矣於中恐已不得而人得
之也雖商鼠之微甚狎之猶鬪而噬弗顧矣而况有大於鼠者
乎今之人平居相與握手附耳以致歡竹洽愛自謂骨肉良不
過是及乎勢位一接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為義既欲而深排陰
擠而陽奪不得之不已心術之移於利也智矣則與東郭氏之
猶何異哉

空同子曰賢者謀道而不謀食故賢者難進而易退也其君知
之至然後起禮之恭然後留信之篤然後用故君得之而君以
正國得之而國以安天下得之而天下以平或過之不以其道
則納養去不終日矣蓋君子出非苟進也道合則出也廉非苟
退也道不合則歸也吾知謀道而已吾庸知富貴乎哉至貴不
待爵至富不待祿特祿而富特爵而貴外也非內也道德以為
貴仁義以為富斯內也非外也古之賢者明乎內外之分是以
難進而易退也世之所謂賢者知之不至愔然而起禮之不恭
怡然而留信之不篤樂然而用而過之不以其道不去也夫豈
非以外者為足重歟吾見其患得患失之不暇而囑國謀國
家利安百姓哉庶焉而辭職忽焉而拜官善而厲朝而出彗蓬
而妻匹其於道何如也

空同子曰君子不以卑賤而耻教人亦不以尊貴而耻教於人
故君子能成己而成人也人由教而成德猶器以範模而成器

也吾之德誠足以成乎人也則吾之位雖卑且賤固教人者也
 吾之德誠待乎人而後成也則吾之位雖尊且貴固教於人者
 也是故教人者存心於成人也夫庸計其位之卑貴於吾乎教
 於人者存心於成已也夫庸計其位之卑賤於吾乎居堯也虞
 舜也夏禹也商湯也文王也武王也齊桓也魏文也可謂尊貴
 矣而教於君時務成昭西王國成子伯時子思魏叔管仲卜商
 曾無難色君時也務成昭也西王國也成子伯也時子思也魏
 叔也管仲也卜商也可謂卑賤矣而教者堯虞舜夏禹商湯周
 文武齊桓魏文曾無艱容豈非存心於成已成人也哉之八君
 者不耻教於人故不賈者以賈而賈者以聖之八士者不耻教
 人故能聖其賢而賢其不賢是故教人者其重已守道必若古
 之為教者然後能成人教於人者其心下禮恭必若古之受教
 者然後能成已今也在下位而為教則憊然不安而人且以為
 俗在上位而受教則闕然不肖而人且以為辱不中者終於不
 中不材者終於不材不賢者不至於賢賢者不至於聖不知卑
 賤者耻教人之過耶不知尊貴者耻教於人之過也

聖同子曰土苴易得之物也在天地之間庸詎知其限乎然使
 一人聚之而十人取之烏有不盡者哉以無限之物聚之者無
 而取之者衆然且盡焉况乎粟米布帛出於人力而有限乎今
 所在耕者穡者恒不滿數百家而食者衣者恒數萬家物力安
 得而不屈乎人之力多者莫如鳥獲數百人之中力如鳥獲者
 不能二三人君使二三有力人而代數百人者服奔走轉移之
 勞未有不德者也多田之家譬則多力之人也大抵一邑之間
 一鄉之內數百力之中田多者切不過三四戶今也服役于官

惟多田之家而已其餘或買于市或商于途或執百工技藝雖
 種苗有餘以其無田也役未嘗及焉則與使二三有力人服教
 百人奔走轉移之勞無異矣欲巨室無困其可得乎何如則物
 力不屈曰貴農何如則臣室不困曰均役不然南訃之民且相
 率逐末田多之家且胥為棄入國將奈之何哉

空同子曰休徵休徵天之所以禍福 國家者有五福六極天
 之所以禍福人民者也而莫不有以致之 國家之政人民之行
 非有以致福也而福至蓋有德德也 國家之政人民之行非
 有以致禍也而禍至蓋有惡惡也 人不念福本於德德而見其
 得福也則以為無妄之福焉人不念禍基於惡惡而見其得禍
 也則以為無妄之禍焉是徒知有形之惡而不知無形之惡也
 徒知有名之善而不知無名之善也無名之善隱德是也無形
 之禍隱惡是也皆明乎念慮兩常存乎心者也而政之臧否行
 之誠偽莫不由之一心之微貫徹三極自萬乘至於匹夫無貴
 賤一也善惡之萌迹雖未著念則甚烈已知之人莫知也人莫
 之知天夫嘗不知也天知之是以天得而禍福之也故天之福
 惡德禍福惡酒聖人之誅心也善觀人者惟觀其所得所得福
 也則其以善存心必矣所得禍也則其以惡存心必矣善格天
 者惟慎其所存心存乎善則福應之必矣心存乎惡則禍應之
 必矣天非穹然蒼然之謂也理而已矣理無不在故天無不體
 隨乎理逆乎天也順乎理順乎天也逆順者善惡之機也善惡
 者禍福之門也而禍福未有無妄者也故德德之報不自其身
 則自其祖父隱惡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而况萬乘為夫
 之子居天之位用天之道執天之行其感應又當何如故漢高

祖心乎寬仁唐太宗心乎仁義而呂后不能移其詐樂始
皇心乎殘暴漢武帝心乎兵刑而扶蘇揚樞機所請出乎亦
者這乎尔者豈獨兩物懷寒風見於歲月日時之間而已善惡
之機不可以弗之慎也是以唐虞三代之聖人莫不兢兢業業
孜孜慄慄翼翼豈直不能一息寧也皆所以順乎天也是故君
子不必求福也不必避禍也夫亦順天而已矣詩曰昊天曰明
及尔出往昊天曰且及尔游衍而順天則在慎獨也行乎人之
所不見猶人之所見發乎己之所獨知猶人之所知敬義以自
持誠一而毋貳身之所履無弗履心之所存無非善斯君子之
所以免禍也斯君子之所以受福也

空同子曰古之所謂貴者不待爵命而貴也道德有諸已而已
矣古之所謂富者不待貨財而富也道德有諸已而已矣貴不
待爵命故雖處賦計為齊民而貴莫加焉富不待貨財故雖衣
不完食不足而富莫加焉處賦計為齊民而貴無以如此之謂
天貴衣不完食不足而富無以加此之謂天富天貴天富富者
之在內者也其得之自我其失之自我人不得而與之外不得
而奪之故貴富以天者過不榮而窮不醜有不驕而無不戚今
之所謂貴者非道德之謂也爵命而已矣今之所謂富者非道
德之謂也貨財而已矣爵命以為貴故朝居位而暮去位則暮
得而賤之矣貨財以為富故朝有餘而暮不足則暮得而貧之
矣譽去位而暮以為賤此之謂人貴暮不足而暮以為貧此之
謂人富人貴人富富貴之在外者也其得之非我其失之非我
人可得而與之亦可得而奪之故富貴以人者通則榮而窮則
醜有則驕而無則戚君子也者天之貴富人之貴富愚為者有

之矣小人也者天之貴富人之富貴焉者未之有也是故君
子有人貴而無天貴無寧有天貴而無人貴有人富而無天富
無寧有天富而無人富有天之富貴無寧為聖賢孔顏之徒是
已有人之富貴無放於狂愚桀紂之徒是已於戲吾身有幸
富者存而世之人乃舍而求之外悲夫

空同子曰有求於人而不加親無求於人而不加疎此其人君
子也有求於人而惟恐不親無求於人而惟恐不疎此其小
人也其人誠君子也其友也必不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
於人失時之後亦不加疎於已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已失志之
時其人誠小人也其友也必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於人
失時之後亦必加疎於已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已失志之時是
故君子之友謂之真小人之友謂之偽偽友者常多有也其友
者常鮮有也鮮真友是以友而有始終者十不能一二也多為
友是以友而無始終者十常有八九也蓋君子友以道義而道
義無陰無管者也與道義俱無陰管則君子之心也小人之友以
勢利而勢利有陰有管者也與勢利俱其陰管則小人之心也
此小人之存心所以無恒而君子存心所以有恒也以有恒之
心而與人友雖禍福死生而不能親疎之也况小者乎以無恒
之心而與人友雖葷食且莩而能親疎之也况大者乎是故君
子不苟友人亦不苟友於人友人必察其所以友也友於人必
慎其所以友也慎友在始察友在微察友不於微則不能得其
心之所存也慎友不於始則不能得其身之所宗也夫自古及
今終而相枝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仇相殘者皆始而相求相
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者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

相許於其始而相枝相軋相毀相競相傾相仇相殘於其終偏
友者則為之也真友者固不為之也故君子察之慎之友焉而
出于真者則內交焉而鄰於偽者則絕絕偽友所以率天下薄
勢利也內真交所以率天下敦情義也敦道義薄勢利民德其
有不厚乎支道其有不終乎

士為以晉獻公志垣莊之疾備謀去群公子乃與群公子謀使
謂富子其一公子謂群公子曰不可詐愚鬼域何可信也宗族
骨肉何可疏也信鬼域不智疏骨肉不仁仁智不足拘惠行至
救社之風角弓之推乃所知也不假饋告政以細事開于左右
曲沃之與有神叢叢大木也焉與女羅附焉神志焉羅之遊置
也欲去之乃謂焉羅古人有言曰大木之下無灰草傷於陰之
多也今木之幹且數圍而亦之豈不濶寸則其枝葉實存也

焉與女羅亦自見其甚受不如木之頑也疾之見多千里人曰
梓非沖之為惟木之性里人邊伐木木之既伐焉羅意德是以
亦齊富子者大木也吾儕者焉羅也豈可去哉富子尚去我亦
何所利焉群公子不聽遂請富子而去之士焉又與之謀使故
游氏之二子其一公子又曰不可人之為復其中列德其四阿
後列德以相夾輔也域其一楹棟必撓去其一楹寢必動如是
寢之所倚固在楹之衆矣我之有族猶人之有復也而吾與海
氏楹之謂也昔者之謂富子一楹去矣去其一也且懼壓焉現
可再半而又欲殺二子竹吾族之不畜臣惟二子而不改圖可

乎群公子不聽遂殺二子既士焉使盡殺游氏之族其一公子
又曰不可耳目手足之於身一脰也目視耳聽患生故能知手
擇足防難至故能備此身之所由全也若四者亡焉謂所絕

物也何能為哉身之全者群矣今譬之一體游氏之族在吾族
吾族之手是耳目也富子之去而吾手亡矣二子之殺而吾足
亡矣今又欲合其族而盡殺之是并吾耳目亡矣游族亡吾族
必從之蓋釋之以圖存乎不然悔無及矣群公子不聽遂盡殺
游氏之族士焉乃城聚而慶群公子獻公果圖眾盡殺群公子

君子曰強宗翰也同姓戚也其可自壞之乎故曰大宗維翰又
曰宗子維成又曰無俾城壞無獨斯長群公子縱不是思一人
托物而致意三焉言切而利害昭矣亦易指也哉而終不所以
及于難群公子所謂取譬不遠昊天不弔回過其德俾民大棘
者矣此計所以為事之本聽所以為存亡之機而貴乎聽也詩
曰其為拓人告之詰言維德之行

齊王問陳幹曰大臣竊推重以作威福何自知之幹曰此非小
臣之所知也雖然臣乃者過淄水淄水土有兩叢祠水東之祠
人持酒脯饗之者終日不絕水西之祠終日未嘗見一人饗之
以酒脯者問其故其一神能為禍福其一神不能為禍亦不能
為禍今夫大臣者神業也大臣之門神祠也持酒脯者趨勢利
者也王欲知權重之所在亦惟觀酒脯之所在而已矣王曰善
明日朝群臣問曰淄水上有兩祠有諸對曰有之其一微福者
如市其一無一人陳福者有諸對曰有之此何以故對曰由其
能降災降祥與不能降災降祥故也今公門可羅雀而諸大夫

門車鼓常擊其無乃似之乎群臣咸伏而莫敢對君子曰陳幹
之取譬也善矣而齊王之詰群臣也則過矣夫亦自強而已耳
湯武之朝不聞主柄下移伊周之佐不聞執國之命已不自強
而惟患政不自已出授人以太阿而故無其割得乎

而自然安焉豈惟憂慮哉慶富貴亦然是以得失不患也世之人皆有所顧故皆有所慕有所畏畏慕交于中此其臨財則義不明臨陳則戰不力而不思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莫非命也又何必臨事皇皇然計其美惡而就避哉祇足以亂方寸焉耳公乘化曰余聞慶憂患而得行己之道其殆所謂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請者請紳

中庸生問空同子曰學何務曰治心曰心何以治曰養之曰有道子曰有曰道何如曰少思寡欲主敬少思則靜寡欲則明主敬則一靜其本也明其本也一其要也今夫水其一人撓之而其一一人不之撓若苟一撓一不撓則斜遺亦墮而可指取也必於其不撓者為苟自不撓者可指取則是以靜為本矣今天鏡其一塵翳之而其一塵不之翳若苟一翳一不翳則妍醜並照而無遁形也必於其不翳者為苟自其不翳者無遁形則是以明為體矣今天路其東多岐而其西無岐則較堅過之而亡其半也必於其岐多者為苟自其岐多者亡半則是以一為要矣一故靜靜故明靜明一學之務畢矣卒故少思未遽靜也少思則故不動而無思可至焉寡欲未遽明也寡欲則情不勝而無欲可至焉主敬未遽一也主敬則有主而無貳可至焉無思則靜矣無欲則明矣無貳則一矣而學之務畢矣故曰其道在少思寡欲主敬此非余言也先民之訓也力行則行乎人

右督說若干篇空同子之所作也空同子習於六藝之學天子選為太學官居太學六年諸生從之授經皆曰空同子誠吾師也東西行者至京師欲求當世文章必于其門京師之學士大夫亦多惟之皆曰空同子吾畏友也而空同

子退然若不反人視之咕畢一儒者耳

天子知之親權翰林國史院編脩得告而歸金華奉其父母處於兄弟之間愉愉然間讀書無文不玩也余於是時其督說讀之託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繳情以見義明於國家之體達於人情之變如鈞探物連牽不絕其出不窮登其故之所始要其勢之所必至感感然思以注之極之必承天子聖化而指之乎太平之治余乃歎曰美哉乎空同子也人之所不及知者余知之矣軍襄公曰忠文之賢也知文之與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督說者本乎仁發乎義有進戒之忠有慮遠之智非若世之爵也悲憤不平而鳴者比也蓋其先世之遺風於是而有焉昔長公少公之事未知無不言言必中天下之過空同子似之矣蘇氏之秀曾淮在廷誠惜不令復督直見之而余深為之擊節云洪武八年五月十日金華胡翰書

